

第一章

乾隆年间，北京。

紫薇带着丫头金琐，来到北京已经快一个月了。

几乎每天每天，她们两个都会来到紫禁城前面，呆呆的凝视着那巍峨的皇宫。那高高的红墙，那紧闭的宫门，那禁卫森严的大门，那栉比鳞次的屋脊，那望不到底的深宫大院……把她们两个牢牢的，远远的隔开在宫门之外。皇宫，那是一个禁地，那是一个神圣的地方，那是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紫薇站在宫外，知道不管用什么方法，她都无法进去。更不用说，她想要见的那个人了！

这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可是，她已经在母亲临终时，郑重的答应过她了！她已经结束了济南那个家，孤注一掷的来到北京了！但是，一切一切，仍然象母亲经常唱的那首歌：

“山也迢迢，水也迢迢，山水迢迢路遥遥！

盼过昨宵，又盼今朝，盼来盼去魂也消。”

不行，一定要想办法。

紫薇这年才十八岁，如此年轻，使她的思想观念，都仍然天真。从小在母亲严密的保护和教育下长大，使她根本没有一点儿涉世的经验。丫头金琐，比她还小一岁，虽然忠心耿耿，也拿不出丝毫主张。紫薇的许多知识，是顾师傅教的，是从书本中学习来的。自从发现有一个衙门叫作“太常寺”，专门主管对“礼部典制”的权责，她就认定只有透过“太常寺”，才能见到想见的人。于是，三番两次，她带着金琐去太常寺门口报到。奇怪的是，那个太常寺的主管梁大人，几乎恨本不上衙门。她求见了许多次，就是见不到。

这天，听说梁大人的官轿，会经过银锭桥，她下了决心，要拦轿子！

街道熙来攘往，十分热闹。

紫薇带着金琐，站在路边张望。她的手里，紧紧的攥着一个长长的包袱。包袱里面，是她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两样东西。这两样东西，曾经把大明湖边的一个女子，变成终身的俘虏。

紫薇，带着一份难以压抑的哀愁，看着那行人来往穿梭的街道。心里模糊的想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和方向，只有她，却这么无助！

行人们走去走来，都会不自禁的深深看紫薇一眼。紫薇，她是相当美丽的。尽管打扮得很朴素，穿着素净的白衣白裙，脸上脂粉不施，头上，也没有钗环首饰。但是，那弯弯的眉毛，明亮的眼睛，和那吹弹得破的皮肤，那略带忧愁的双眸，在在都显示着她的高贵，和她那不凡的气质。再加上紧跟着她的金琐，也是明眸皓齿，亮丽可人。这对俏丽的主仆，杂在匆忙的人群中，依然十分醒目。

街道虽然热闹，却非常安详。

忽然间，这份热闹和安详被打破了。

一阵马蹄杂沓，马路上出现了一队马队，后面紧跟着手拿“肃静”“回避”字样的官兵。再后面是梁大人的官轿，再后面是两排整齐的卫队，用划一的步伐，紧追着轿子。一行人威风凛凛，嚣张的前进着。

马队赶着群众，官兵吆喝着。

“让开！让开！别挡着梁大人的路！…紫薇神情一振，整个人都紧张起来，她匆匆的对金琐喊：

“金琐！我得把握机会！我出去拦轿子，你在这儿等我！”

紫薇一面说，一面从人群中飞奔而出。金琐急忙跟着冲出去。

“我跟你一起去！”

紫薇和金琐，就不顾那些官兵队伍，直奔到马路正中，切断了官兵的行进，拦住轿子，双双跪下。紫薇手中，高举着那个长形的包袱。

“梁大人！小女子有重要的事要禀告大人，请大人下轿，安排时间，让小女子陈情……梁大人……梁大人…”轿子受阻，被迫停下，官兵恶狠狠的一拥而上。

“什么人？居然敢拦梁大人的轿。”

“把她拖下去！…“滚开！滚开！有什么事，上衙门里说……”

官兵们七嘴八舌，对两个姑娘怒骂不已。

金琐忍不住就喊了出来：

“我们已经去过衙门好多次了，你们那个太常寺根本就不办公，梁大人从早到晚不上衙门，我们到哪里去找人？”

一个官兵怒吼着说：

“我们梁大人明天要娶儿媳妇，忙得不得了，这一个月都不上衙门。”

紫薇一听，梁大人一个月都不上衙门，就沉不住气了，对着轿子情急的大喊：

“梁大人！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我也不会拦住轿子，实在足求助无门，才会如此冒犯，请梁大人抽出一点时间，听我禀告，看看我手里的东西……”

官兵们早已七手八脚的拉住紫薇和金琐，不由分说的往路边推去。

“难道梁大人，只管自己儿子的婚事，不管百姓的死活吗？”紫薇伸长脖子喊。

“呼啦”一声，轿帘一掀，梁大人伸了一个头出来。

“那儿跑来的刁民，居然敢拦住本官的轿子，还口出狂言，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紫薇见梁大人露面，就拼命挣扎着往回跑。

“大人！听了我的故事，你一定不会后悔的……请你给我一点点时间，只要一点点就好……”

“谁有时间听你讲故事？闲得无聊吗？”梁大人回头对官兵吼着：“另耽搁了！快打轿回府！”

梁大人退回轿子中，轿子迅速的抬了起来，大队队伍，立刻高喊着“回避…肃静”向前继续前进。

紫薇和金琐被官兵一推，双双摔跌在路旁。

围观群众，急忙扶起二人。一个老者，摇头叹气的说：

“有什么冤情，拦轿于是没有用的，还是要找人引见才行。”

紫薇被摔得头昏脑胀，包袱也脱手飞去。金琐眼明手快，奔过去捡起包袱，扑掉灰尘，拿过来，帮紫薇紧紧的系在背上，一面气冲冲的说：

“这个梁大人是怎么回事？他儿子明天娶媳妇，就可以一个月不上衙门，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见着他呢？小姐，我们的盘缠已经快用完了，这样耗下去，要怎么办啊？我看这个梁大人凶巴巴的，不大可靠，我们是不是另外找个大人来帮帮忙比较好”路边那个老音，又摇头叹气：

“大下的‘大人’都一个样，难啊！难啊！”

紫薇看着那消失的卫队和轿子，摸摸自己背上的包袱，不禁长长的叹了口气。片刻之后，她整整衣服，振作了一下，坚决的说：

“不要灰心，金琐。我一定可以想办法来见这个梁大人的！见不着，再想别的门路！”说着，她忽然想到什么，眼睛一亮。“他家明天要办喜事，总不能把贺客往门外赶吧？是不是？”

“小姐，你是说…”

“准备一份贺礼，我们明天去梁府道贺！…紫薇并不知道，她这一个决定，就决定了她的命运。因为，她会在这个婚礼上，认识另一个女子，她的名字叫作小燕子。

小燕子是北京城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小人物。今年也是十八岁。

在紫薇拦轿子的这天晚上，小燕子穿着一身“夜行衣”，翻进一家人家的围墙。这家人第二天就要嫁女儿，正是要嫁进梁府。用小燕子的语言，她是去“走动走动”，看看有什么东西“可拿”！新娘子嫁妆一定不少，又是嫁给梁府，不拿白不拿！她翻进围墙，开始一个一个窗子去张望。

她到了新娘子的窗外，听到一阵呜呜咽咽的饮泣声。舔破了窗纸，她向里面张望，不看还好，一看，大惊失色，原来新娘子正爬在一张凳子上，脖子伸进了一个白绞圈圈，踢翻了椅子在上吊！她忘了会暴露行藏，也忘了自己的目的，想也没想，就一推窗子，穿窗而入，嘴里大叫：

“不好了！新娘子上吊了！”

梁府的婚礼非常热闹。

那天，紫薇穿了男装，化装成一个书生的样子，金琐是小厮。自从去年十月离开济南，她信一路上都是这样打扮的。虽然，她们自己也明白，两个人实在不大像男人，但是，除了女扮男装，也不知道该怎什办才

好，女装未免太引人注目了。好在，一路上也没出什么状况，居然就这样走到了北京。

婚礼真是盛大非凡。她们两个，顺利的跟着成群的贺客们，进了梁府的大门。

吹创打打，鼓乐喧天。，新娘子被一顶华丽的大轿子抬进门。

紫薇忍耐着，好不容易，等到新娘凤冠霞帔的进了门，三跪九叩的拜过天地，扶进洞房去了。梁大人这才从“高堂”的位子走下来，和他那个趾高气昂的儿子，眉开眼笑的应酬着宾客。紫薇心想，这个机会不能再放过了，就混在人群中，走向梁大人。

“梁大人”紫薇扯了扯梁大人的衣袖。

“你是？”梁大人莫名其妙的看看紫薇。

紫薇有所顾忌的看看闹哄哄的四周。

“我姓夏，名叫紫薇。有点事想麻烦梁大人。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借一步说话？为什么”这时，梁大人的儿子兴匆匆的引着一名老者过来，将紫薇硬给挤了开去。

“爹，赵大人来了！”

梁大人惊喜，忙不迭迎上前去。

紫薇不死心的跟在梁大人身后，亦步亦趋。心里实在很急，说话也就不太客气：

“梁大人，该上衙门当差你不去，到你家里跟你说句话也这么困难，难道你一点都不在乎百姓的感觉吗？”

梁大人看着这个细皮白肉，粉妆玉琢的美少年，有些惊愕。

“你是那家的姑娘，打扮成这个模样？去热热，你至外面玩去！亲戚们的姑娘都在花厅里，你去找她们，别追在我后面，你没看到我在忙吗？”

“昨大才见过，你就不记得了吗？拦轿子的就是我，夏紫薇！”

“什么？你混进来要做什么”梁人大惊，这才真的注意起紫薇来。。

谁知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突发的状况，惊动了所有的宾客。

一个红色的影子，像箭一般直射而来，闯进大厅。大家一看，不禁惊叫，原来狂奔而来的竟是新娘子！她的凤冠已经卸下了，脸上居然是清清爽爽，脂粉不施，她的背上，背着一个庞大的、用喜樟包着的包袱。在她的身后，成群的喜娘、丫头、家丁追着她跑，喜娘正尖声狂叫着：

“拦着她！她不是新娘子！她是一个女飞贼呀那个“女飞贼”正是小燕子。她横冲直撞，一下子就冲了过来，竟然把梁大人撞倒在地。所有的宾客都惊呼出声。紫薇和金琐也看得呆了。这个局面实在太可笑了。新娘子穿着一身红，背着红色大包袱，在大厅里跳来跳去，一群人追在后面，就是接近不到。

她，看来，她还有一些身手。

梁大人从地上爬起来，被撞得七荤八素。

“这是怎么回事？”

喜娘气极败坏的跑着，追着小燕子喊：

“新娘子不见了呀！她不是程家小姐，是个小偷 快把她抓起来呀！”

满屋子的客人发出各种惊叹的声音。

“什么”、新娘广被掉包了？岂有此理！”梁大人大叫：“新娘子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呀，我刚才进房里的时候，看到这丫头穿着新娘的衣裳在偷东西！她把整个新房都 掏空了，全背在背上呢！”喜娘喊着。

“来人呀！”梁大人怒吼着：“快把她给我抓起来！”

一大群家丁，冲进房里来抓人。

小燕子在大厅里碰碰撞撞，一时之间，竟脱身不得。身上的大包袱，不是撞到人，就是 撞到家具，所到之处，桌翻椅倒，杯杯盘盘，全部跌碎，落了一地。宾客们被撞得东倒西 歪，大呼小叫，场面混乱已极。当家丁们冲进来之后，房间里更挤了。小燕子忙拿起桌上的 茶杯糖果为武器，乒乒乓乓的向家丁们掷过去。嘴里大喊着：

“你们别过来啊！过来我不客气了！看招！”

梁大人又羞又怒，气得跺脚。

“新娘子一定被她藏起来了！快抓住她！仔细审问！”

家丁大声应着，奋勇上前，和小燕子追打。

不料，这个“女飞贼”还有一点武功，身手敏捷，背着个包袱，还能挥拳踢腿，把那些 家丁打得唏哩哗啦，跌的跌，倒的倒。可惜背上的包袱太大，东撞西撞，施展不开。她忽而 跳上桌。忽而跳下地，把整个喜气洋洋的大厅，打得落花流水。

紫薇和金锁看得目瞪口呆，对这个“女飞贼”折服不已。金锁忍不住对紫薇低语：

“哈！这个女飞贼，帮我们报了拦轿子的仇了！

这就叫…

“恶人偏有恶人磨！”紫薇笑了。心想，这个女飞贼，还不一定是“恶人”呢！

小燕子几次想冲到窗前，都破背上的包袱报阻。家丁却越来越多。她四下一看，见情势 不妙，当机立断，飞快的卸下包袱，一把拉让，金银珠宝顿时满天洒下。她大嚷：

“看呀！梁贪官的家里，什么都有，全是从老百姓那儿搜刮来的！大家见到的都有份！ 来呀！来抢呀！谁要谁拿去，接着啊… 不拿白不拿！”

宾客见珍珠宝贝四散，惊呼连连，拥上前去观看，忍不住就抢夺起来。

小燕子乘隙逃窜。逃到紫薇和金琐身边，紫薇看了金琐一眼，双双很默契的遮了过去，挡住了她，小燕子顿时穿窗而去。

梁大人拧不可遏，暴跳如雷。

“反了反了！天了脚下居然有这样荒唐的事… 追贼呀！大家给我追呀…

厅里的人，追的追，跑的跑，喊的喊，挤的挤，捡的捡… 乱成一团。

紫薇拉拉金琐，在这一片混乱中，出门去了。

出了梁府的大门，紫薇和金琐走在路上，两人虽然没办成自己的事，却不知道为了什么，兴奋得很“这天下之大，真是无奇不有，这个婚礼，真让我大开眼界！”紫薇说。

“那个父飞贼，胆子不小，可惜武功不高，这下要空作而回了！可惜可惜！… “空手而回还没关系，别被抓起来才是真的！”

正说着，街上就传来一阵吆喝声，一队官兵冲散行人，其势汹汹。

“让开！让开！不要碍着咱们抓贼！有没有人看到一个红衣女子？有没有？谁藏着女贼，和女贼一起抓起来！知道的人快说！”官兵们嚷嚷着。

行人摇头，纷纷走避。

官兵走到紫薇金琐身前，仔细看二人，挥手说道：

“让开让开！别挡着路！到一边去！”

紫薇、金琐往路边一退，紫薇撞到路边一只遭弃置的藤篮。忽然觉得有人拉了拉自己的衣襟，紫薇低头一看，吓得差点张口大叫。

原来藤篮中，赫然躲着那个“女飞贼”！

小燕子仰头看着紫薇，清秀的脸庞上，有对乌黑乌黑的眸子，闪亮闪亮的。紫薇对她，竟然生出一种莫名的好感来。此时，她虽然狼狈，脸上仍然带着笑，双手合十，拼命对紫薇作揖，求她别嚷。

紫薇眼看官兵快要走近，藤篮又无盖遮掩，她急中生智，猛然一屁股坐在篮子上，打开折扇，好整以暇的扇着风。

官兵经过两人身边，打量紫薇、金琐数眼，见两人气定神闲，便匆匆而去。

紫薇直到官兵转入巷道，不见踪影，这才站起。

“人都走光了，你出来吧！”紫薇低头喊。

小燕子夸张的揉着脑袋，从篮子里站了起来。瞪着紫薇，大大一叹。

“完了完了！给你屁股这样一坐，我今年一定会倒楣！”

“喂，你这人懂不懂礼貌呀！”金琐不服气的冲口而出：“如果不是有我们帮你，这会儿你早就被官兵抓走了呢。”

小燕子拉着那件长长的礼服，揖拜到地。

“是，小燕子一天之内，被你们帮了两次，不谢也不成！我谢谢两位姑娘救命之恩，这总行了吧？”

小燕子，原来她的名字叫小燕子。紫薇想着，又奇怪的问：

“你怎么看出我们是女的？”

刚才在梁家，我一眼就看出你们两个女扮男装来了，要不，怎么对着你笑呢？我劝你别扮男装了，紫薇拉拉金琐，在这一片混乱中，出门去了。

出了梁府的大门，紫薇和金琐走在路上，两人虽然没办成自己的事，却不知道为了什么，兴奋得很“这天下之大，真是无奇不有，这个婚礼，真让我大开眼界！”紫薇说。

“那个女飞贼，胆子不小，可惜武功不高，这下要空手而回了！可惜可惜！…“空手而回还没关系，别被抓起来才是真的！”

正说着，街上就传来一阵吆喝声，一队官兵冲散行人，其势汹汹。

“让开！让开！不要碍着咱们抓贼！有没有人看到一个红衣女子？有没有？谁藏着女贼，和女贼一起抓起来！知道的人快说！”官兵们嚷嚷着。

行人摇头，纷纷走避。

官兵走到紫薇金琐身前，仔细看二人，挥手说道：

“让开让开！别挡着路！到一边去！”

紫薇、金琐往路边一退，紫薇撞到路边一只遭弃置的藤篮。忽然觉得有人拉了拉自己的衣襟，紫薇低头一看，吓得差点张口大叫。

原来藤篮中，赫然躲着那个“女飞贼”！

小燕子仰头看着紫薇，清秀的脸庞上，有对乌黑乌黑的眸子，闪亮闪亮的。紫薇对她，竟然生出一种莫名的好感来。此时，她虽然狼狈，脸上仍然带着笑，双手合十，拼命对紫薇作揖，求她别嚷。

紫薇眼看官兵快要走近，藤篮又无盖遮掩，她急中生智，猛然一屁股坐在篮子上，打开折扇，好整以暇的扇着风。

官兵经过两人身边，打量紫薇、金琐数眼，见两人气定神闲，便匆匆而去。

紫薇直到官兵转入巷道，不见踪影，这才站起。

“人都走光了，你出来吧！”紫薇低头喊。

小燕子夸张的揉着脑袋，从篮子里站了起来。瞪着紫薇，大大一叹。

“完了完了！给你屁股这样一坐，我今年一定会倒楣！”

“喂，你这人懂不懂礼貌呀！”金琐不服气的冲口而出：“如果不是有我们帮你，这会儿你早就被官兵抓走了呢。”

小燕子拉着那件长长的礼服，揖拜到地。

“是，小燕子一天之内，被你们帮了两次，不谢也不成！我谢谢两位姑娘救命之恩，这总行了吧？”

小燕子，原来她的名字叫小燕子。紫薇想着，又奇怪的问：

“你怎么看出我们是女的？”

刚才在梁家，我一眼就看出你们两个女扮男装来了，要不，怎么对着你笑呢？我劝你别扮男装了，这么细皮白肉的，那像呢？”说着，就得意起来：“我不骗你们，这不管是男扮女，还是女扮男，扮老扮少，扮俊扮丑，我最内行了！改天有机会，我再传授你们两招，告辞了。”

小燕子脱下红色的礼服，打个结往背上一背，转身要走。

“等一下！我问你，你把人家新娘子藏到哪儿去了？”紫薇好奇的问。

“这个嘛，恕我不便奉告。”

“你劫持新娘，盗取财物，又大闹礼堂，害得梁家的婚礼结不成，你会不会太过分了？难道你不怕闯出大祸来？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是犯法，要破关起来的。”

“我犯法？你有没有搞错，我小燕子向来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女英雄，我会犯法？犯法的是梁家那对父子，你懂不懂？”她瞪着大眼睛，抬高声音说着，看到紫薇一脸茫然，恍然大悟。“你们是从外地来的吧？”

紫薇点点头。

“那就难怪了，你们知不知道，梁家父子根本就不是好东西！看人家姑娘长得深亮，也不管人家订过婚没有、愿不愿意，就硬是要把程姑娘娶进门。”

“你怎么会知道的？”

“事情就是巧极了，昨儿夜里，我一时高兴，到程家去‘走动走动’，就给我撞到一件大事，原来新娘子正在上吊，被我救下来了！那个程姑娘才哭哭啼啼，告诉我的！你想，我小燕子碰到这种事，怎么可能不帮忙呢？”

“有这种事？”紫薇悚然而惊。

“我骗你干什么！现在我可以走了吧？”

“那程姑娘人呢？”

小燕子瞧瞧四周，发现没有人在注意她们的谈话。就压低嗓子说：

“她已经连夜逃走了！现在，早就到安全的地方去了！”

“逃得掉吗？梁家一找，不就知道了你们是一党了？”

还会放过程家人吗？”

“我们早就套好词子，程家现在正准备大闹梁府，问他们要女儿呢！反正一口咬定，女儿被梁家弄丢了就对了！”

“你真是胆大包大，你不怕被逮住呀？紫薇真是又惊又稀奇。

“我？我会那么容易就叫人逮住？！哼！你们也太小看我了，我小燕子是出了名的来无影，去无踪，天不怕地不怕，没人留得住我的。”

“这会儿都走光了，当然由得你歇喽！……”金锁笑了。

小燕子也笑了。紫薇和小燕子，就忍不住彼此打量起来。紫薇看到小燕子长得浓眉大眼，英气十足，笑起来甜甜的，露出一口细细的白牙。心里就暗暗喝采，没想到，“女飞贼”也能这样漂亮！小燕子看到紫薇男装，仍然掩饰不住那种娇柔妩媚，心想，所谓“大家闺秀”，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两人对看半晌，都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但是，小燕子是没什么耐心的，这街道上还有追兵，不是可以逗留的地方。就看了看那件缀满珠宝的新娘装，一笑说：

“幸好还捞到一件新娘衣裳，总可以当个几文钱吧！再见喽！”

小燕子就头也不回的，扬长而去了…紫薇看着她的背影，这样的人，是她这一生从来没有见过的。她活得那么潇洒，那么门信，那么无忧无虑！一时之间，紫薇竟然羡慕起小燕来了。

紫薇并不知道，小燕子注定要在她生命里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小燕子、她和紫薇，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应该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可是，命运对这两个女子，已经作了一番安排。天意如此，她们要相遇相知，纠缠缠。

第二章

紫薇和小燕子第二次见面，是在半个月以后。

那天，她的心情低落。到北京已经一段日子了，自己要办的事，仍然一点眉目都没有。眼看身上的钱，越来越少，真不知道是不是放弃寻亲，回济南去算了。金锁看到紫薇闷闷不乐，就拉着紫薇去逛天桥。

到了天桥，才知道北京的热闹。

街道上，市廛栉比，店铺鳞次，百艺杂耍俱全。

地摊上，摆着各种各样的古玩、磁器、字画。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紫薇、金琐仍然是女扮男装。紫薇背上，背着她那个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包袱。紫薇不时用手勾着包袱的前巾，小心翼翼的保护着。

两人走着走着，忽然听到群众哄然叫好的声音，循声看去，有一群人在围观着什么。两人就好奇的挤进了人群。

只见，一对劲装的年轻男女，正在拳来脚去的比画着。地下插了面锦旗，白底黑字绣着“卖艺葬父”四个字。

那一对男女，一个穿绿衣服，一个穿红衣服，显然有些功夫，两人忽前忽后，忽上忽下，打得虎虎生风。

金琐忽然拉了紫薇一把，指着说：

“你看你看，那个大闹婚礼的小燕子也在那，你看到没有？”

紫薇伸头一看，原来小燕子也在人群中看热闹。

两人眼光接个正着。小燕子愣了一下，认出她们两个了，不禁冲着她俩咧嘴。一笑，紫薇答以一笑。小燕子便掉头看场中卖艺的两人。

此时，两人的卖艺告一段落，两人收了势，双双站住。男的就对着围观的群众，团团一揖，用山东口音，对大家说道：

“在下姓柳名青，山东人氏，这是我妹子柳红。

我兄妹两随父经商来到贵宝地，不料本钱全部赔光，家父又一病不起，至今没钱安葬，因此斗胆献丑，希望各位老爷少爷、姑娘大婶，发发慈悲，赐家父薄棺一具，以及我兄妹回乡的路费，大恩大德，我兄妹来生做牛做马报答各位。”

那个名叫柳红的姑娘，就眼眶里蓄满了泪水，捧着一只钱钵向围观的群众走去。

群众看热闹看得非常踊跃，到了捐钱的时候，就完全不同了，有的把手藏在衣袖里不理，有的干脆掉头就走。只有少数人肯掏出钱来。

“他们是山东人，跟咱们是同乡呀！”紫薇转头看金琐，激动的开了口。

金琐对紫薇摇摇头，按住紫薇要掏钱包的手。

这时，小燕子忽然跃入场中，拿起一面锣，敲得“眶眶”的好大声。一面敲着，一面对群众朗声的喊着：

“大家看这里，听我说句话！俗话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各位北京城的父老兄弟姐妹大爷

大娘们，咱们都是中国人，能看着这位山东老乡连埋葬老父、回乡的路费都 筹不出来吗？俗语说，天有什么雨什么风的，人家出门在外，碰到这么可怜的情况，我看不 过去，你们大家看得过去吗？我小燕子没有钱，家里穷得答答滴，可是… ”她掏呀掏的， 从口袋里掏出几个铜板来，丢进柳红的钵里。“有多少，我就捐多少！各位要是刚才看得不 过瘾，我小燕子也来献丑一段，希望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务必让这山东老乡早日成 行！柳大哥，咱们比画比画，请大家批评指教，多多捐钱啊！请！”

小燕子朝柳青抱拳一揖，然后就闪电一般的对柳青一拳打去。

柳青慌忙应战，两人拳来脚往，打得比柳红还好看。小燕子的武功，显然不如柳青，可 是，柳青大概是太感动了，不敢伤到小燕子，难免就顾此失彼。小燕子有意讨好观众，一忽 而摘了柳青的帽于，一忽而又把帽子戴到自己头上，一忽而又去扯柳青的腰带，拉柳青的衣 领，像个淘气的孩子。弄得柳青手忙脚乱，应接不暇。

围观的群众，不禁哈哈大笑。

柳红趁此机会，捧着钱钵向众人走去。

紫薇再也忍不住了，伸手掏钱。金琐急忙提醒她：

“我们剩的那些钱，已经快不够付房钱了…”

“看在都是山东人的分上，也不能不帮呀！何况，连小燕子都慷慨解囊了！我怎么能袖 手旁观呢？紫薇有些激动的说，已经掏出一小锭银子放入钵中。

“喏，这个给你！姑娘，我诚心祝福你们兄妹能够早日回乡。”

柳红看到紫薇出手就是银锭子，不禁一怔，有些不安的看看紫薇，弯腰道谢，便匆匆向 前继续募捐。

经过小燕子的起哄，紫薇的慷慨，群众也都感动了，纷纷解囊，钱钵里渐渐装满。

紫薇似金琐浑然不知，自己的出手，和背上的包袱已经引起歹徒的注意。有个大汉，一 声不响的蹭到两人身后，轻悄、熟练的抽出匕首来，割断紫薇背上包袱的两端，拿着包袱， 转身就跑。

小燕了和柳青的表演赛正在高潮，小燕子要偷袭柳青，不料却被柳青揪住裤腰，单手举 在半空中，小燕子吓得哇哇大叫：

“好汉饶命，我下次不敢了！救命啊！”

众人哈哈大笑。

小燕子在半空中，忽然看见歹徒偷了紫薇的包袱，正要溜走。不禁放声大喊：

“那儿来的小偷！别走！你给我站住！”

小燕子这样一喊，歹徒拔腿就跑，柳青大吼一声，用力把小燕子向外一掷，小燕子如纸 鹞般飞过众人的头顶，落下地，就向歹徒追去。

紫薇这才惊觉，伸手一摸，包袱已经不翼而飞，吓得魂飞魄散。

“天啊！我的包袱！”

“快大追啊！”金琐喊着，拉着紫薇，没命的奔向歹徒的方向。”

柳青和柳红两兄妹，也顾不得卖艺了，两人脚不沾尘的，也追向小燕子。

紫薇和金琐，跌跌冲冲的跑了好半天，这才看到，在一条巷子里，小燕子、柳青、柳红 三个围住了歹徒，正打得天翻地覆。小燕子一面打，一面痛骂不已。

“在我面前卖功夫，你简直瞎了眼！还不给我把包袱放下！”

柳青也破口大骂：

“大胆毛贼，居然敢对我们的客人动手！看掌！”

歹徒那里是这三人的对手，被打得七零八落。几下子，就被小燕子抓住了衣领。

“你要偷要抢，也要看看对象，人家也是出门在外的人，你偷了别人的盘缠，教人怎么 回家？简直是个下三滥！”

歹徒知道今天栽了，愤愤不平的大嚷：

“大家都是走江湖，怎么你们可以用骗的，我不可以用偷的？”

“你还有得说？我们是让人家心甘情愿拿出来，你算什么？”小燕子大喊。

“还不把东西交出来？想送命吗？”柳青一拳打过去。

“不给你点厉害的瞧瞧，你不服气，是不是？”

柳红又一拳打过去。

歹徒知道没戏可唱了，大吼一声，抛出手中包袱，乘机飞逃而去。

紫薇看着包袱画过空中，不禁狂奔过去接包袱。

紫薇尚未接到包袱，小燕子已飞掠过去，稳稳的托住包袱，笑嘻嘻的一站。

“姑娘！谢谢你，为我追回了包袱，如果这些东西丢了，我就活不成了！”紫薇喘着气，气极败坏的说。

“这么严重？里面有多少金银珠宝呀？你赶快看看，有没有被掉包啊？”小燕子挑着眉毛说。

一句话提醒了紫薇和金琐两个，立刻紧张张张的拆开包袱，小燕子好奇的伸头一看，只见包袱里还有包袱，层层包裹；紫薇一层层解开，里面，赫然是一把折扇和一个画卷。紫薇 见东西好好的，不禁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把字画紧贴在胸口抱了抱。眼眶都湿了。

“谢天谢地！东西都在！”

小燕子睁大了眼睛。

“搞了半大，你这里面没有金银财宝，只有破字画，早知道就不帮你追了！费了我们那 么大的劲儿！”

“你不知道，这些可是我们小姐的命，此任何金银财宝都重要！”金琐慌忙解释。

“谢谢你们们捐了那么多银子，不好意思！现在，帮你们追回字画，算是回敬吧！”柳 红对紫薇笑了笑。

“好了，东西找回来，就没事啦。小燕子，咱们还去‘卖艺葬父’呢？还是今天就收工 了？”柳青问小燕子。

紫薇这才惊觉，原来三人是一伙的，愕然的看着三人。

“原来……你们不是卖艺葬父，是在演戏？”

小燕子嘻嘻一笑，满不在乎的说：

“演得不坏吧？我的武功虽然不怎么样，我的演技可是一流的！”

紫薇啼笑皆非。

小燕子看看紫薇主仆，见两人文文弱弱，一副很好欺负的样子，不知怎的，就对两个人 有点不放心。

她那爱管闲一的个性，和生来的热情就一起发作了，摔了摔头，她豪气的说：

“你们住哪里？我闲着也是闲着，送你们一程！”

就转头对柳青柳红挥挥手：“今儿不用干活了，大杂院见！”

当小燕子走进紫薇客栈的房间，忍不住就惊叫：

“哇！住这么讲究的房间，你们一定是有钱人！”

“什么有钱人，已经快要山穷水尽了。”紫薇叹口气，抬头看着小燕子：“姑娘，再谢 你一次！”

“别姑娘姑娘的乱叫，叫我小燕子就成了。上回你们帮过我，咱们一报还一报，算是扯 平了。我走了！”转身就要走。

“等…一下！”紫薇喊着，诚挚的看着小燕子，柔声的说：“为什么要骗人呢？赚这种 钱，你不会问心有愧吗？”

“问心有愧？为什么要问心有愧？我又演戏给大家看，又表演武术给大家看，还要宝给 大家看，今天还奉送了一场‘捉贼记’，这么精彩，值得大家付费欣赏吧！”

紫薇见小燕子振振有词，不禁失笑。

“我从没见过你这样的人，骗了别人，好像还狠心安理得的样子！我觉得，你利用大家 的同情心，骗取钱财，多少有点不够光明，我看你和那柳家兄妹；年纪轻轻，又有一身好功 夫，为什么不做一点正经八百的事？”

“哈！你算什么女学究，动不动就训人？我们靠本事赚钱，有什么不对？”

“骗人就不对。”～“那你们主仆两个，一天到晚穿着男装到处晃，不是在骗人吗？”

紫薇一怔，竟答不出话来。

“活在这个世界上，想要不骗人，实在是不太容易的事！你想想看，你从小到大，没撒过谎吗？不可能的！我们本来就生在一个人骗入的世界里！我知道你是读过书的大家小姐，可别被那些大道理，弄成一个书呆子！如果你不会骗人，你就会破别人骗！骗人和被骗比起来，还是骗人比较好！嘻嘻！”

紫薇惊异而稀奇的看小燕子。

“哇！你的大道理比我还多！我说一句，你说了好多句！听起来，好像我还很没道理似的！”

“道理是一回事，生活是另外一回事！道理可填不饱肚子！”

紫薇深深的凝视着小燕子。

“我们萍水相逢，真是有缘。虽然两次见面，情况都满离谱，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你竟然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好喜欢你的潇洒，好欣赏你的自由。所以，忍不住就讲出心里的话来了！你不要介意，我觉得你这种过日子的方式，实在有些旁门左道！为什么不去找个工作做呢？”

“找工作？你说的容易！到哪儿去找？柳青柳红也找过，要不就被人当奴才，要不就被人当把戏，受气不说，还吃不饱，穿不暖！再说，我们那大杂院里，住了一院子老老小小，都是无依无靠的可怜人，如果我们不照顾他们，他们靠谁去？”小燕子耸耸肩，看紫薇。“没办法！你说那个什么门？什么道？”

“旁门左道！”紫薇一愣，接口。

“旁门左道？哈！我学了一个新词！这个门和道大概不是好门道，可好歹还能混点钱，咱们虽然骗得大家掏腰包，并没有强迫谁一定要拿出来！你知道吗？有钱做好事的人，都不是没饭吃的人！比起我们那个大杂院，就强太多了！”

“你那个大杂院，住了好多无家可归的人呀？”紫薇听得一愣一愣的。

“可不是吗？大家常常饿肚子，生了病，也没钱治，好可怜啊！上个月，季老奶奶就在没钱买药的情况下，凄凄惨惨的走了。”

“哦！”

“算了，别说了，说了”你也不懂的！”

“不，我懂，我全都懂！”

“你懂什么？你有爹有娘，有吃有穿，还有丫头侍候，你根本就不知道人间疾苦，不知道天高地厚，也不知道挨饿受冻是什么滋味的千金大小姐。”

紫薇叹了口气。

“我虽然没有挨饿受冻，可是，我娘死了，我逼不得已，离乡背井，千里迢迢来北京找我爹，爹没找

着，却到处碰钉子，受人气……几乎已经走投无路了，我也有我的辛酸啊！”

“你说什么？你不是偷偷带着丫头溜出来玩，玩腻了就要回家的大小姐？”

紫薇苦笑摇头。

“我早就没有家了，你要我回哪去？”

小燕子怀疑的盯着紫薇看，又看看金锁。

金锁忍不住插嘴了。

“我们小姐，是来北京寻亲的！离开济南的时候，已经做了破釜沉舟的打算，把房子卖了，才有路费来北京！谁知道一走就走了半年，现在，路费都快要完了，如果再找不到她爹，就简直不知道要怎么办了。”

小燕子同情的看着紫薇。

“原来，你也没有娘，又找不着爹……唉！比我也差不了多少！我是连爹娘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到处流浪着长大的！”

紫薇和小燕子，彼此深深互视，都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之感。

“北京城可大着呢，要找个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你爹到底住哪儿？你有谱没有？”小燕子问。

紫薇犹豫了一下，想说什么，金锁深怕紫薇在一个冲动之下，说出大大的秘密，就急忙接口说：

当然有一些线索，只是失散的时间太久，找起来要费一点功夫！恐怕还不是短时间办得到的。”

小燕子立刻豪气的一笑。

如果用得着我，我一定全力帮忙，打听人和事，我还有点办法……不过，都是‘旁门左道’的办法哟！我队在柳树坡狗尾巴胡同十二号，一个大杂院里，有事，尽管找我！”就伸手给紫薇：“你的名字你已经知道啦！小燕子！你呢？”

紫薇好感动，将小燕子的手紧紧一握。

我姓夏，名叫紫薇。就是紫薇花那个紫薇！”

“好美的名字，人和名字一一样美！”

“你还不是！”

小燕子大笑，紫薇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笑完了，两人彼此看着看着，虽然出身不同，背景不同，受的教养更是完全不同，两人之间，竟然闪耀出一种神奇的友谊。人间，这种“神奇”，是所有故事的原动力。是人与人之间最微妙最珍贵的东西。

紫薇就这样认识了小燕了。改变了两个女子以后的命运。

紫薇和小燕子第三次见面，是在狗尾巴胡同的大杂院里。

那天，紫薇特地来到大杂院，拜访小燕子。在一群孩子的包围下，在柳青柳红的惊讶中，小燕子从房间

里奔出来，拉着紫薇的手乐不可支。

“找不着你爹，所以来找我了？需要我的‘旁门左道’来帮忙，是不是？”小燕子叽哩 叭啦的喊着。金锁插嘴了：

“我们小姐不是来求助的，是来‘助人’的！”

“啊？小燕子不解。

紫薇笑笑，从怀里拿出一个钱袋，塞进小燕子的手里。诚挚的说：

“这儿是几锭碎银子，我凑合出来的！上次听你说，这儿好多人都没饭吃，没钱看病，心里一直很难过……可惜我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没办法多拿出什么来，尽一点点自己的力量而已，你收着！给大伙儿用！”

小燕子惊愕极了，睁大了眼睛，不敢相信的看着紫薇。

“你上次不是说，你也快走投无路了吗？你哪儿来的钱？”

“小姐把太太留给她的一对翡翠耳环，和翡翠镯子，都给卖了。”金锁说。

柳青。柳红不相信的看着紫薇。

“你把你娘给你的纪念品给卖了？”

“反正我也用不着！搁在身上挺碍事的，我整天跑来跑去的，都不知道藏在哪儿好。说不定那一天，就被小偷偷走，或者，被强盗抢走！卖了反而干净。”

紫薇笑笑说。

小燕子一眨也不眨的看着紫薇。

“我从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的人！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你是绝无仅有的了！难道……你不怕，我是装穷来骗你的？”

紫薇看看院子里的老人和孩子。

“我知道你不是骗我的。”

小燕子太感动了。从小，她无父无母，成长的过程，充满了苦难和艰辛，这是第一次，她遇到这么“高贵”的人，对她没有轻视，只有信任。这使她整颗心都热腾腾起来。一把握住紫薇的手，她就热情洋溢的喊道：

“我看，你干脆搬到我这来，和我一起住吧！”

“搬到这儿来？”紫薇一怔。

“怎么？你嫌这地方太破烂，配不上你大小姐的身分？”

“你又来了，我跟你说过，我现在的情况还不如你呢，你至少还有这么个地方住，还有好多朋友作伴，

我是什么都没有！”

“那么，你还犹豫什么？搬过来算了！我这里虽然简陋，但是还宽敞，多你们两个人绝不成问题！你不是说不知道那年那月才能见到你爹吗？现在，你把你娘给你的首饰也卖了，住客栈每天要钱，你还够撑多久？再说，那个客栈里人来人往，复杂得很！我看你们两个一点心机都没有，搞不好被人骗去卖了，都说不定！”

紫薇失笑了。

“…哪有那么笨？又不是傻瓜，怎么会被人骗去卖了呢？”

小燕子拼命点头。

“会换换！我看就换！你瞧，对于一个从不认识贼，你都把贴身家当拿出来了，你不知道我一天到晚在骗人吗？你这么天真，怎么从济南走到北京的，我都奇怪得很，应该老早就出事了！”

“你把人心想像得太坏了！你看，你对我还不是一点都不了解，就邀我来家里住，可见，人间处处有温情呢！”紫薇笑着说。

“我不同！我是江湖豪杰，你碰到我，是你命里遇到贵人啦！”

“是！”紫薇更是笑。

“说了半天，你到底要怎样呢？还要住客栈？”

紫薇挑起眉毛，干脆的说：

“当然搬过来，和我的‘贵人’一起住啦！”

就这样。紫薇和金琐，也搬进了大杂院。成为大杂院里，三教九流里的另一类人物。成为小燕子的好友、知己和姐妹。

一个月以后，紫薇和小燕子就在大杂院中，诚诚恳恳的烧了香，拜天拜地，结为姐妹。金琐、柳青、柳红和大杂院里的孩童们、老人们全是见证。

小燕子跪在香案前，对着天空说了一大串话：

“天上的玉皇大帝，地下的阎王菩萨、还有柳青柳红金琐和所有看得见我们。看不见我们的人，还有猫儿狗儿鸟儿老鼠蚰蚰儿……各种动物昆虫，还有花儿树儿云儿月儿……你们都是我小燕子的见证，我今天和夏紫薇结为姐妹，从今天起，有好吃的一起吃，有好穿的一起穿，和亲姐妹一模一样，如果违背誓言，会被乱刀砍死！五马分尸！”

小燕子说完后，清澈的双眸看着紫薇。

“紫薇，该你了！”

紫薇诚心诚意的也拜了八拜。

“苍天在上，后土在下，我夏紫薇和小燕子……”

紫薇顿了顿，转头看小燕子：“小燕子，你姓什么？”

小燕子皱皱眉头。

小时候，我被一个尼姑庵收养，我的师傅说，我好像姓江，可是无法确定！到底姓什么，我真的不知道！”

紫薇心中一阵惻然。

“那你今年多大了？几月生的？”

“我只知道我是壬戌年生的，今年十八岁。几月就不清楚了。”

“我也是壬戌年生的！我的生日是八月初二，那么，我们谁是姐姐，谁是妹妹呢？”

“当然我是姐姐，你是妹妹！你是八月初二生，我就算是八月初一生的好了！”小燕子一股理直气壮的样子。

“可以这样‘算是’吗？”紫薇怔着。

“当然可以！我决定了，我就是八月初一生的！”

小燕子直点头。

于是，紫薇虔诚焚香，拜了再拜，诚心诚意的说道：

“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我，夏紫薇和小燕子情投意合，结为姐妹！从今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患难扶持，欢乐与共！不论未来彼此的命运如何，遭遇如何，永远不离不弃！如违此誓，天神共戮！”

紫薇说完，两人便虔诚的拜倒于地，对天磕头。

结拜完了，紫薇看着小燕子，温柔的说：

“小燕子，现在我们是姐妹了，以后别人问你姓什么，你不要再说不确定，不知道！我姓夏，你也跟小燕子感动得落泪了，用力的一点头。

“夏，好极了！夏天的紫薇花，夏天的小燕子！”

好！从今以后，我有姓了！我姓夏！我有生日了，我是八月初一生的！我有亲人了，就是你！…两个姑娘含泪互视，心里都被温柔涨满了。

旁观的人，也都深深的感动了。

紫薇和小燕子结拜的当晚，紫薇就向小燕子全盘托出了自己的大秘密。

桌上，摊着紫薇那从不离身的包袱。包袱里，一把画着荷花，题着词的折扇，摊开着。另外，那个画卷也打开了，画着一幅“烟雨图”。

紫薇郑重的开了口：

“小燕子，我有一个秘密，一定要告诉你！你看这把折扇，上面有一首诗，我念给你听。”就一字一字的念着：。

“雨后荷花承恩露，满城春色映朝阳；大明湖上风光好，泰岳峰高圣泽长。”

小燕子仔细的看着扇面，看得一头雾水。

“这可把我给考住了！画，我还看得懂，是一枝荷花！这字吗？写得这样鬼画符似的，我就不知道写的是什么了。”

紫薇慌忙接口：

“你不认得没关系！我只是要给你看看这把折扇，和那个画卷，都是我爹亲自画的，上面的诗，是我爹亲自题的！折扇上面这枝荷花和诗，暗嵌着我娘的名字，我娘，名夏雨荷！”

紫薇说着，便指着那画卷的题词，念着：

“辛酉年秋，大明湖畔，烟雨蒙蒙，画此手卷，聊供雨荷清赏。你看，这是画给我娘的。”又指着下款：“这是我爹的签名！”她看了看小燕子，压低嗓音，慎重已极的轻轻念道，“宝倦绘于辛酉年十月！这儿还有我爹的印鉴！印鉴上刻的是长春居士。”

小燕子专注的听着，仔细的看着。听得也糊里糊涂，看得也糊里糊涂。

“原来这些是你爹的手迹！你爹名字叫宝历？”

“嘘！声音小一点！”

小燕子困惑极了，瞪了紫薇一眼。

“你干嘛神秘兮兮的？你和你爹到底是怎么失散的呢？失散多久了呢？”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爹！我想，我爹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个我。”“阿，怎么会呢：？难道你爹和你娘成亲就分开了？”

“我爹和我娘从来没有成过亲！”

“啊？难道……你爹和你娘，是……私订终身？”

“也不完全是这样，我外公和外婆当时是知道的，我想，他们心里想成全这件事，甚至是希望发生这件事的！我外公当时在济南，是个秀才，听说，那天，我爹为了避雨，才到我 家小坐，这一坐；就遇到了我娘，后来小坐就变成小住。小住之后，我爹回北京，答应我 娘，三个月之内，接我娘来北京。可是，我爹的诺言没有兑现，他大概回到了北京，就忘掉 了我娘！”

小燕子听得义愤填膺。

“岂有此理！这痴心女子负心汉，是永远不变的故事！你外公怎么不找他呢？”

“我外公有自己的骄傲，一气、就病死了！我外婆是妇道人家，没有主意。过了几年，也去世了！我娘

未婚生女，当然不容于亲友，心里一直呕着气，跟谁都不来往。也从来不告诉我有关我的身世，直到去年，她临终的时候，她才把一切告诉我，要我到北京来找我爹！”

小燕子气得哇哇大叫：

“算了！这样的爹，你还找他干什么？他如果有情有义，就不会让你娘这样委委屈屈的过一辈子！十八年来对你们母女管都不管，问都不问，就算他会画两笔画、会作几首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认了吧！这样的爹，根本不可原谅，不要找了！就当他根本不存在！”

紫薇眼睛湿了，酸楚的说：

“可是，我娘爱了他一生，临终的时候，再三叮嘱我，一定要找到我爹，问他一句，还记得大明湖边的夏雨荷吗？”

“你娘太傻了！他当然不记得了，记得，还会不回来吗？这种话，你不用问了！搞了半天，你和我还真是一样苦命，原来你这个夏是跟你娘姓，你爹姓什么，你大概也搞不清楚！”

紫薇瞪着小燕子，用力点点头，清清楚楚的说：

“我搞得清楚！他姓‘爱新觉罗’！”

小燕子大吃一惊，这才惊叫出来：

“什么？爱新觉罗？他是满人？是皇室？难道是个贝勒？是个亲王？”

紫薇指着画卷上的签名，说：

“你知道，宝历两个字代表什么？宝是宝亲王，历是弘历！你总不会不知道，咱们万岁爷名字是“弘历”，在登基以前，是‘宝亲王’。”

“什么？你说什么？”小燕子一面大叫，一面抓起折扇细看。

紫薇对小燕子深深点头。

“不错！如果我娘的故事是真的，如果这些墨宝是真的……我爹，他不是别人，正是当今圣上。”

小燕子这一惊非同小可，手里的折扇“砰”的一声落地。

紫薇急忙拾起扇子，又吹又擦的，心痛极了。

小燕子瞪着紫薇，看了好半天，又“砰”的一声，倒上床去。

“大啊！我居然和一个格格、拜了把子！天啊紫薇慌忙奔过去，蒙住她的嘴。

“拜托拜托，不要叫！当心给人听到！”

小燕子睁大眼睛，不敢相信的，对紫薇看来看去。

“你这个爹…来头未免太大了，原来你找梁大人，就为了想见皇上。”

紫薇拼命点头。

“后来，我知道他是个贪官，就没有再找他了！”

“可是……你这样没头苍蝇似的，什么门路都没有，怎么可能进宫？怎么可能见到他呢？”

“就是嘛！所以我都没辙了，如果是只小燕子，能飞进宫就好了！”

小燕子认真的沉思起来。

“如果你进不了宫，就只有等皇上出宫……”

紫薇大震，眼中亮出光彩。

“皇上出宫？他会出宫？”

“当然！他是一个最爱出宫的皇帝。”

紫薇看着小燕子，深深的吸了口气，整个脸庞都发亮了。

第三章

乾隆，那一年正是五十岁。

由于保养得好，乾隆仍然看起来非常年轻。他的背脊挺直，身材颇长。他有宽阔的额头，深透的眼睛，挺直的鼻梁，和坚毅的嘴角。已经当了二十五年的皇帝，又在清朝盛世，他几乎是踌躇满志的。当然，即使是帝王，他的生命里也有很多遗憾，很多无法挽回的事。但是，乾隆喜欢旅行，喜欢狩猎，给了他一个排遣情绪的管道，他活得很自信。这种自信，使他自有一股不怒而威的气势。骑在马背上，他英姿焕发，风度翩翩，一点也不逊色身边的几个武将，鄂敏、傅恒、福伦都比他年轻，可是，就没有他那种“霸气”，也没有他那种“书卷味”。能够把霸气和书卷味集于一身的人不多，乾隆却有这种特质。

现在，乾隆带着几个阿哥，几个武将，无数的随从，正在西山围场狩猎。

乾隆一马当先，向前奔驰。回头看看身边的几个小辈，豪迈的大喊着：

“表现一下你们大家的身手给朕看看！别忘了咱们大清朝的天下就是在马背上打下来的，能骑善射是满人的本色，你们每一个，都拿出看家本领来！今天打猎成绩最好的人，朕大大有赏！”

跟在乾隆身边有三个很出色的年轻人。永琪是乾隆的第五个儿子，今年才十九，长得漂亮，能文能武，个性开朗，深得乾隆的宠爱。尔康和尔泰是兄弟，都是大学士福伦的儿子。尔康恂恂儒雅，像个书生，但是，却有一身的功夫，深藏不露。现在，已经是乾隆的“御前行走”，经常随侍在乾隆左右。尔泰年龄最小，身手也已不凡，是永琪的伴读，也是永琪的知己。三个年轻人经常在一起，感情好得像兄弟。

乾隆话声才落，尔康就大声应着：

“是！皇上，我就不客气了！”

“谁要你客气？看！前面有只鹿。”乾隆指着。

“这只鹿是我的了！”尔康一勒马往前冲去，回头喊：“五阿哥！、尔泰！我跟你们比赛，看谁第一个猎到猎物！”

“哥！你一定会输给我！”尔泰大笑着说。

“且看今日围场，是谁家天下？”永琪豪气干云的喊，语气已经充满“王子”的口吻了。

三个年轻人一面喊着，一面追着那只鹿飞骑而去。

福伦骑在乾隆身边，笑着对三人背影喊道：

“尔康！尔泰！你们小心保护五阿哥啊！”

乾隆不禁笑着瞪了福伦一眼：

“福伦，你心眼也太多了一点！在围场上，没有大小，没有尊卑，不分君臣，只有输赢！你的儿子，和朕的儿子，都是一样的！赢了才是英雄！”

福伦赶紧行礼：

“皇上圣明！我那两个犬子，怎么能和五阿哥相是并论！”

“哈哈！朕就喜欢你那两个儿子。在朕心里，他们和我的亲生儿子并无差别，要不，朕怎么会走到那么都把他们两个带在身边呢？你就别那么放不开，让他们几个年轻人，好好的比赛一下吧！”乾隆大笑着说。

“喳！”福伦心里，洋溢着喜悦，大声应着。

马蹄杂沓，马儿狂嘶，旗帜飘扬。

乾隆带着大队人马，往前奔驰而去。

同一时间，在围场的东边，有一排陡峻的悬崖峭壁，峭壁的另一边，小燕子正带着紫薇和金锁，手脚并用的攀爬着这些峭壁，想越过峭壁，溜进围场里来。

悬崖是粗野而荒凉的，除了嗟峨的巨石以外，还杂草丛生，布满了荆棘。

小燕子手里拿着匕首，不停的劈着杂草。

紫薇仍然背着她的包袱，走得汗流浹背，狼狈极了。

金锁也气喘吁吁，挥汗如雨。

“小燕子，我们还要走多久？”紫薇往上看，见峭壁高不可攀，胆战心惊，问小燕子。

小燕子倒是爬得飞快，这点儿山壁，对她来说，实在不是什么大问题。

“翻过这座山，就是围场了。”

“你说翻过这座山，是什么意思？”

“就是从这个峭壁上越过去。”

“要越过这座峭壁？”金琐大吃一惊，瞪大眼看着那些山壁。

“是呀！除了这样穿过去，我想不出别的办法！

皇上打猎的时候，围场都是层层封锁，官兵恐怕有几千人，想要混进去；那是门儿都没有！可是，从这峭壁翻越过去，就是狩猎的林子了！我以前也来偷看过，不会有错的。”

“天啊！我一定做不到！那是不可能的！我的脚已经快要断了！”金琐喊着。

“金琐！”你拿出一点勇气来，别给你家小姐泄气！”

紫薇脸色苍白。

“可是……我和金琐一样，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是我能力范围以外的事，我绝对没办法翻这座山。”

“胡说八道！你翻不过也得翻，爬不过也得爬！”

小燕子拼命给两人打气：“你听你听……”她把耳朵贴在峭壁上。“峭壁那边，号角的声音，马蹄的声音，都听得到！你和你爹，已经只隔着这一道山壁了！”

紫薇也把耳朵贴上去。可怜兮兮的喘着气：

“我什么都听不见！只听到我自己的心跳，‘噗通噗通’的，快要从我嘴里跳出来了！”

“你争点气好不好？努力呀，爬啊！爬个山都不敢爬，还找什么爹？”小燕子大叫。

紫薇无奈，只得勉强的奋力往上爬去。她的手抓着山壁上的石头；脚往上爬，忽然间，脚下踏空，手中的石头居然应手而落，她尖叫了一声，整个人就往山壁下面滑落。小燕子回头一看，大惊失色，立刻飞扑过来，抱住了紫薇，两人向下滚了好半天，才煞住身子。

紫薇挣扎着抬起头来，吓得脸色惨白。她的衣服已经撕破，脸上手上，都被荆棘刺伤，但她完全顾不得伤痛，只是惊恐的喊着：

“我的包袱！我的包袱怎样了？”

小燕子惊魂甫定，慌忙检查紫薇背上的包袱。

“真的扯破了，赶快解下来看看。”

两人找了一块大石头，爬上去。小燕子帮紫薇解下包袱。

紫薇急北的打开画卷，发现完好如故，这才松了一口气。

小燕子也已打开折扇，细细检查。

“还好还好，字画都没有撕破……你怎样？摔伤没有？”

紫薇这才发觉膝盖痛得厉害，卷起裤管一看，膝上已经流血了。

“糟糕！又没带药，怎么办？”

紫薇看着小燕子，再抬头看看那高不可攀的山壁，当机立断的说：

“听我说，小燕子！我们三个人要想翻这座山，恐怕翻到明天早上，还翻不过去！但是，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就轻而易举了！事实上，山的那一边，到底是怎样一个局面，我们谁都不知道！也很可能翻了半天的山，依然见不到皇上！所以，我想，不如你带着信物，去帮我跑一趟吧！”

小燕子睁大眼睛看着紫薇。

“你要我帮你当信差！”

“是！”

小燕子想了想，抬头也看看那座山，重重的一点头：

“你说得对！再耽误下去，天都快黑了，就算到了围场，也找不着人了！”她决定了，有力的说：

“好！就这么办！”她郑重的看着紫薇：“你相信我，我会把这件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这些东西……，她拍拍字画，严肃的说道：“东西在，我在，东西丢了，我死！”

金琐早已连滚带爬的过来了。听到小燕子这样郑重的话，感动得一塌糊涂。

“小燕子！我代我们小姐，给你磕一个头！”金琐往地上一跪。

小燕子慌忙拉住金琐。

“别这样！紫薇是我妹妹，紫薇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不管，谁管？好了，我必须争取时间，不能再耽搁了！你们回大杂院去等我吧……我这一去，会发生什么事，自己也不能预料，所以，如果今晚我没有下山，你们不要在围场外面空等，你们先回北京，在大杂院里等我！”

紫薇点头，十分不舍的看着小燕子。

“小燕子！你要小心！”

“我会的！你也是！…小燕子便将包袱牢牢的缠在腰际。

紫薇一个激动，紧紧的抱了小燕子一下。

小燕子便飞快的去了。

一只鹿在丛林中奔窜。

马蹄飞扬，号角齐鸣。

尔康一马当先，大嚷着：

“这只鹿已经被我们追得筋疲力尽了！五阿哥，对不起，我要抢先一步了。”

尔康拉弓瞄准。尔泰却忽然惊叫起来，对左方一指：

“哥！那边居然有一只熊！快看快看！我以为围场里已经没有熊了，这只熊是我的了，你可别抢尔康的箭，立刻指向左方。

“熊？熊在哪里？”

永琪急忙拉弓，瞄准了那只鹿，哈哈大笑着说：

“尔泰，谢谢帮忙！今天‘鹿死谁手’，就见分晓了！承让承让！哈哈！”

尔康一笑，对尔泰很有默契的看了一眼，什么有熊？不能抢五阿哥的风采，才是真的。

永琪拉足了弓，咻的一箭射去。

到底，那个姑娘是从那儿冒出来的，尔康。尔泰和永琪谁都弄不清楚。到底那只鹿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伏在草丛里的竟然变成一个女子，大家也都完全莫名其妙。只知道，永匡那一箭射去，只听到一声清脆的惨叫：

“阿……”

接着，是个身穿绿衣的女子，从草丛中跳起来，再重重的坠落地。永琪那把利箭，正中女子的前胸。

变生仓卒，尔康、尔泰、永琪大惊失色。三个人不约而同，快马奔来。

永琪见自己伤到了人，翻身落马，低头一看，小燕子脸色苍白，眼珠黑亮。永琪想也没想，一把就抱起小燕子。

小燕子胸口插着箭，睁大了眼睛，看着永琪。

“我要见皇上！”

当小燕子被带到乾隆面前的时候，已经气若游丝，奄奄一息了。

“什么？女刺客？这围场重重封锁，怎么会有刺客！”乾隆不信的喊着。

侍卫、大臣、鄂敏、傅恒、福伦全部围了过来，看着躺在地上的小燕子。

永琪气极败坏，直着喉咙喊。

“皇阿玛！李太医在不在？让他赶快看看这位姑娘，还有救没有！”

“这就是女刺客吗！”乾隆瞪着地上的小燕子。

“女刺客？谁说她是刺客！”永琪无意间射伤了人，又是这样一个标致的姑娘，说不出心里有多么的懊恼，情不自禁，就急急的代小燕子解释起来：“我看她只身一人，说不定是附近的老百姓……不知道怎么会误入围场，被我一箭射在胸口，只怕有生命危险！李太医！赶快救人要紧！”

李太医是每次打猎，都随行在侧的，这时，奔出了行列，大声应着：

“臣在！”

福伦滚鞍下马，奔上前去看小燕子：

“等一下！这件事太奇怪了，怎么会有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单身在围场？还是先检查一下比较好！”

小燕子躺在那儿，始终还维持着神志，她往上看，黑压压的一群人，个个都盯着自己。皇上？谁是皇上？死了，没有关系，紫薇的信物，不能遗失！她挣扎着，伸手去摸腰间的包袱，嘴里断断续续的喊着。

“皇上……换换换换换上……”

尔康觉得奇怪，对永琪说道：

“你听她嘴里，一直不停的在叫皇上！显然她明知这里是围场，为了皇上而来！这事确实有点古怪！”

福伦顺着小燕子的手，眼光锐利的扫向小燕子腰间，大吼道：

“不好！她腰间鼓鼓的，有暗器！大家保护皇上要紧！”

福伦情急，一脚踢向小燕子，小燕子滚了出去，伤上加伤，嘴角溢出血来。

鄂敏拔剑，就要对小燕子刺去。

“阿玛！鄂敏！手下留情啊！”永琪情急，一把拦住了鄂敏。

“审问清楚再杀不迟！”尔泰也喊。

“鄂敏！住手！”乾隆急呼。

鄂敏硬生生收住剑。

小燕子又惊又吓又痛，气若游丝，仰头望着乾隆，心里模糊的明白，这个高大的、气势不凡的男人，大概就是乾隆了。她使用尽浑身力气，把紫薇最重要的那句话，凄厉的喊了出来：

“皇上！难道你不记得十九年前，大明湖畔的夏雨荷了吗！”

小燕子喊完这句话，身子一挺，昏了过去。

乾隆大震。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永琪、尔康、尔泰围了过去。

“皇上，她已经昏厥过去了！”，尔泰禀道。

“小心有诈！”福伦提醒着大家。

永琪伸手一把扯下小燕子的包袱。

“她一路用手按着这个包袱，看看是什么暗器？”

包袱倏然拉开，画卷和扇子就掉了出来。

“是一把扇子和一卷画。”永琪惊愕极了。

乾隆的心，怦然一跳，有什么东西，重重的撞击了他的心。他震动已极，大喊：

“什么？赶快拿给朕看！”

永琪呈上扇子和画卷。

乾隆打开折扇，目瞪口呆。他再展开画卷，更是惊心动魄，瞪着地上的小燕子，他忘形的大喊出声。

乾隆的心，怦然一跳，有什么东西，重重的撞击了他的心。他震动已极，大喊：

“什么？赶快拿给朕看！”～永琪呈上扇子和画卷。

乾隆打开折扇，目瞪口呆。他再展开画卷，更是惊心动魄，瞪着地上的小燕子，他忘形的大喊出声。

“永琪！抱她起来，给朕看看！”

“是！”永琪抱起小燕子，走到乾隆身边。

乾隆震动无比的看着那张年轻的、姣好的面孔，那弯弯的眉，那长长的睫毛，那苍白的脸，那小小的嘴，和那毫无生气的样子……他的心陡然绞痛，一些尘封的记忆，在一瞬间翻江倒海般的涌上。他喘着气，一叠连声的大喊道：

“李太医！赶快诊视诊视她！朕要我听着：治不好，就小心你的脑袋！”

小燕子有一连串的日子，都是神志不清的。

模糊中，她睡在一床的锦被之中，到处都是软绵绵，香喷喷的，模糊中，有数不清的医生在诊治自己，一会儿打针，一会儿喂药。模糊中，有好多仙女围绕着自己，仙女里，有一个最美丽温柔的脸孔常常在她眼前出现，嘘寒问暖，喂汤喂药。模糊中，还有一个威严的、男性的面孔常在满屋子的跪拜和“皇上吉祥”中来到，对自己默默的凝视，轻言细语的问了许多问题。

小燕子就在这些“模糊中”，昏昏沉沉的睡着，被动的让人群侍候着。她并不知道。就在她的迷迷糊糊里，乾隆已经在无数的悔恨和自责中，肯定了她的身分。

那一天，乾隆来到小燕子床前，小燕子正发着热，额上冒着汗，嘴里念念有词。

“疼……好疼…扇子，画卷……别抢我的扇子……东西在，我在。东西丢了，我死……”

乾隆听着这些话，看着那张被汗水弄湿的脸庞。心里涨满了怜惜。

“喂喂！醒一醒！”乾隆拍拍小燕子的面颊：“朕说话你听得到吗？能不能告诉朕一些你的事？你几岁啦？”

小燕子在“模糊”中，还记得和紫薇的结拜。

“我十八，壬戌年生的……”她被动的答着，好像在作梦。

乾隆掐指一算，心中震动，继续问道：

“那……你几月生的？”

我有姓了，我姓夏。我有生日了，我是八月初一生的……

“我……八月初一，我有生日……八月初一……”

乾隆再一寻思，不禁大震。没错了，这是雨荷的女儿！

“你姓什么？”乾隆颤声的，柔声的问。

小燕子神思恍惚，睁眼看了看乾隆。

“没有……没有姓……”

“怎么会没有姓呢？你娘没说吗？”乾隆一阵心痛。

“紫薇说……不能说不知道，不确定……我有姓，我有我有……我姓夏……、’乾隆这一下，完全坐实了自己的猜测，激动不已。忍不住，就用袖子为小燕子拭汗，声音哑哑的，再问：

“你叫什么名字呢？”

“小……小燕子……”

乾隆愕然。这也算名字吗？这孩子是怎样长大的呢？受过委屈吗？当然，一定受过很多委屈的。雨荷，居然没有进京来找过自己！居然孤单档的抚养这个孩子长大！现在，雨荷在哪里？为什么小燕子会这样离奇的出现？太多的问题，只能等小燕子神志清醒了，才能细问。但是，这是雨荷的女儿，也是自己的女儿，没错了。

“小燕子，小燕子！”乾隆点点头，仔细的看小燕子，不禁越看越爱。“小燕子……从湖边飞来的小燕子……好，朕都明白了！你好好养病，什么都不要担心了！朕一定要让你好起来！”

小燕子在一连串昏昏沉沉的沉睡以后，终于有一天，觉得自己醒了。

她动了动眼睑，看到无数仙女围绕着自己。有的在给她拭汗，有的轻轻打扇，有的按摩手脚，有的拿冷帕子压在她的额上……好多温柔的手，忙得不得了。她再扬起了睫毛，看到那个仙女中的仙女，最美丽温柔的那个，正对着自己笑。

“你醒了吗？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令妃娘娘！”

令妃娘娘？原来这个大仙女名叫“令妃娘娘”。小燕子再向旁边看，几个白发的仙人第太医章，都累得东倒西歪，兀自不断的低声商量病情。她再转头环视，香炉里，袅袅的飘着轻烟轻雾。

小燕子觉得好舒服，好陶醉。

“好软的床啊！好舒服的棉被啊！好豪华的房间啊！好多的仙女啊！好香的味道啊……哇，我一定已经升天了，原来天堂里面这么舒服！我都舍不得离开了……”

小燕子眨动眼睛，朦胧的环视。

仙女们立刻发出窃窃私语。

“醒了？是不是醒过来了？”

“眼睛睁开了！眼珠在动呢！”

“她在‘看’咱们，娘娘，她大概真的醒了！”

仙女们正骚动间，门外，忽然有声音一路传来。

“皇后驾到！皇后驾到……”

一屋子的仙人仙女，便全部匍匐于地。大家齐声喊着：

“皇后娘娘吉祥！”

那个“大仙女”也慌忙起身行礼，恭恭敬敬的说道：

“令妃参见皇后娘娘。”

小燕子一惊，慌忙把眼睛紧紧闭上。

“怎么有个‘皇后’来了？难道这儿不是‘天堂’？这个‘皇后’好神气……”

小燕子心里想着，睫毛就不安分的动了动，悄悄的眯着眼睛，去偷看那个皇后。只见那 皇后珠围翠绕，大概四十来岁，细细的眉毛，丹凤眼，挺直的背脊，好生威严。那眼光…… 小燕子一不留神，眼光竟和皇后的眼光一接，不知怎的，小燕子机伶伶的打了个寒战，那眼 光好凌厉，像两把刀，可以把人切碎。

在她身后，还跟着一个更加严肃的老太婆。眼光和皇后一样，冷得像冰，利得像箭。

“大家都起来吧！”皇后的声音，和她的眼光一样，冷峻而严厉。

一屋子仙女仙人，纷纷起立。

皇后站在床前，仔细审视着小燕子。小燕子几乎能“感觉”到她的眼光，冰凉冰凉的掠 过自己的眼耳口鼻。

“这就是围场上带回来的姑娘吗？”皇后冷冷的问着。

“是！”令妃仙女答着。

“怎样？伤势有没有起色？”

“回皇后，脉象已经平稳，没有生命危险。”一个仙人急忙趋前，躬身说道。

“唔……太医果真医术高明！”

“谢皇后夸奖！是这位姑娘福大命大！有皇天保佑。”

“嗯，福大命大？有皇天保佑？是吗？”语气好严厉。

满屋子都安静了，没有人接口。

小燕子越听越惊，心里想着：

“从围场带回来的姑娘？这说的是我吗？难道……难道我进了宫？原来，这儿不是‘天堂’，是‘皇宫’！”小燕子的意识真的清醒了，记忆也回来了。

“天啊！我进了宫，紫薇想尽办法，进不了宫，可是，我却进来了！…“你们先下去！ 待会儿再来，别一个个杵在这儿。”

皇后对众人挥手说道。

“喳！”一屋子的人都退下了，令妃仙女也往门口退去。

“令妃，你留下！我有活问你！”皇后命令的喊了一句。

“是。”

“你过来。”

令妃走到床边来。

皇后那锐利的眼光，又在小燕子脸上溜来溜去。

“宫里已经传得风风雨雨，说她和皇上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怎么我瞧着一点都不像！你说，她那儿长得像皇上？”皇后回头一瞪令妃。

令妃仙女似乎吓了一跳，呐呐的说道：

“是皇上自己说，越看越像！”

“容嬷嬷，你说像吗？”皇后问身后的老太婆。

那容嬷嬷也对小燕子仔细打量起来。

“回皇后，龙生九种，个个不同！想阿哥和格格们，也都是每一个人，一个长相！这样躺着，又闭着眼，看不真切。”

皇后冷笑了。

“可有人就看得很真切，说她眉毛眼睛，都像皇上！”皇后再瞪着令妃仙女。“你不要为了讨好皇上，顺着皇上的念头胡诌！这个丫头，来历不明，形迹可疑！只身闯围场，一定有内应！我看她没有一个地方像皇上，八成是个冒充货！你不要再信口雌黄了！如果查明白，她不是万岁爷的龙种，她是死罪——一条，你难道也跟着陪葬吗？”

“皇后教训得是！臣妾以后不敢多嘴了！”令妃仙女答得诚惶诚恐。

“你知道就好！这事我一定要彻查的！仅仅凭一把折扇，一张字画，就说是格格，也太荒唐了吧？”

“是！适适适！令妃一叠连声的应着。

“我看清了，看够了！容嬷嬷，走吧。”

皇后带着容嬷嬷转身而去。

“臣妾恭送皇后娘娘！”

“别恭送了！你跟在皇上身边，眼睛要放亮一点！

这皇室血统，不容混淆！如果有丝毫破绽，是砍头的大事，你懂吗？”

“臣妾明白了！”

一阵笃笃的脚步声，终于，那个威严的皇后，带着威严的容嬷嬷，威风十足的走了。

小燕子急忙睁开了眼睛，看到令妃一直恭送到门口。小燕子整个人都清醒了，心里直是叫苦：

“不好了！原来他们把我当成了格格，又以为我是冒充货，商量着要砍我的头！”她心里不禁大叫了一声：“紫薇，你害死我了！”

第四章

小燕子并不知道，在她这些昏昏沉沉的日子里，紫薇、金琐、柳青、柳红几乎已经把整个北京城都找翻了。小燕子像断了线的风筝，一去无消息。紫薇把自己骂了千遍万遍，后悔了千次万次，也回到围场附近去左问右问，什么音讯都没有，小燕子就此失踪了。最让紫薇痛苦的是，还不能把真相告诉柳青他们。柳青不止一次，气极败坏的追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三个，为什么跑那么远的路，到围场去？又怎么会跟小燕子走散了？这不是太奇怪了吗？”

紫薇有苦说不出，只能掉着眼泪说：

“我不能告诉你们为什么要去围场，如果你们不追问，我会很感激。反正事情就变成这样了！”她急切的看柳青：“柳青柳红，拜托你们，赶快去皇宫附近，打听打听，有没有小燕子的消息？”

“皇宫？你们好大胆子，居然去招惹皇室？你要我怎么打听？”柳青问。

“你认不认得什么公公？什么嬷嬷的？”

“公公和嬷嬷都不认得，只认得皇上！和几位阿哥！”柳青没好气的说。

“啊？”紫薇睁大了眼睛。

“没事的时候，我跟皇上下围棋，跟阿哥们比画拳脚！”

柳红一跺脚。

“哥！这是什么时候了，紫薇急得掉眼泪，你还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话！你到底有没有门路，有没有办法嘛！”

柳青对柳红一瞪眼。

“我有几两重，你不是不知道！我怎么会和宫里的人认识呢？”他转眼看紫薇，大声的说：“我也着急，我也生气啊！小燕子以前，什么事都跟我有商有量，自从有了你这个妹子，就变得神秘兮兮了！你们去

围场，无论要干什么，总应该把我们兄妹也算一份，大家帮 着一点，或者办得成事！结果，你们完全瞒着我，简直把我当外人，气死我了！”

紫薇已经急得没有主意，又被柳青一骂，眼泪扑簌簌直往下掉。

“是，我知道都是我的错，不应该这么鲁莽，这么没计划……可是，小燕子好像很有把握，说她小时候在围场附近长大的，对围场熟悉得不得了……”

“小燕子爱吹牛，你又不是不知道！”柳红跺脚。

“她那个人。胆大心不细；有勇没有谋，花拳绣腿，功夫也只有那么一点点，就是心肠 热！你跟她拜了半天把子，还不了解她吗？怎么什么都听她的…”柳青接口。

兄妹二人，一人一句，都怪紫薇。紫薇除了掉泪，还是掉眼泪。时间一天天过去，找到 小燕子的机会就越来越渺茫。私下无人的时候，她会害怕的抱住金琐说：

“说不定小燕子已经死了！…

“呸！排排排排小姐，你别咒她呀！”金琐连忙啐着。

“她如果没死，为什么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都怪我，太自私了，只顾着自己，却没 替小燕子想想她的安危！”

“话不能这么说啊，又不是我们逼她这么做的，是她自己愿意去的嘛！”

“所以我心里头才更难过啊。这些年除了娘以外，我只有你。好不容易有了个知心的小 燕子，可以陪我说话解闷，讲心事！回想起来，和她在一起的这段日子，我过得好快乐！早 知道我宁可不认这个爹，也不要她去冒险。”

金琐皱着眉头，心里还有另一份深刻的痛。

“你别在那儿钻牛角尖了！小燕子遇到什么事，我们完全不确定！唯一可以确定的事， 是你那两样比生命还重要的信物，现在和小燕子一起失踪了！”

紫薇惊看金琐，听出金琐的言外之意，不禁激动起来：

“你好像还在怪小燕子？她现在是生是死都不知道，你担心的，居然是那些身外之 物？”

金琐也激动起来。

“什么身外之物？你在太太临终的时候，对太太发过誓，你会带着这些东西，去见你 爹！现在东西没有了，即使有机会见到你爹，你也无法证明你的身分了！我想到这个，心都 会痛！”

紫薇一唬的站起身来。

“你好可怕，你在暗示我，小燕子会出卖我吗？”

“我没有暗示什么，我在后悔啊，我在自责啊，我为什么要让你把东西交给小燕子呢？ 我就该拼命保护

那些东西的！是我不好，对不起死去的太太！”

金锁这样一说，紫薇痛上加痛，“哇”的一——声，失声痛哭。

金锁后悔不及，急忙抱住紫薇。

“我不好，我不好，不该说这些，让你伤心了！我相信小燕子，她有情有义，不会辜负 你的；我也相信，老天有眼，会保护小燕子的排小姐，别哭，啊？”说着，就拼命用袖子帮 紫薇拭泪。

紫薇把金锁紧紧一抱，痛定思痛，哭着喊：

“我好懊恼啊！失去小燕子，失去信物，又无法见到我爹，我到底要怎么办呢？”

金锁拍着紫薇的背，此时此刻，实在想不出任何的话，可以安慰紫薇了。

当紫薇心痛神伤，六神无主的时刻，小燕子正熟睡在令妃那金碧辉煌的寝宫里。

乾隆轻轻的走了过来，站在床前，深深的凝视着小燕子。温柔而解人的令妃，看乾隆一 脸的专注，不敢打扰，静静的站在旁边。

“她今天怎样？有没有起色？”半晌，乾隆低问。

“刚刚吃过药睡下了，太医说她复元的情形挺好的，上午已经醒过来了，大概受了惊 吓，眼珠转来转去，就是不说话！”

“是吗？”乾隆俯视小燕子沉睡的面庞，看到小燕子额头上。鼻子上渗出几颗汗珠。乾隆 出自己的汗巾，就去拭着她脸上的汗。

汗巾是真丝的，绣着一条小小的龙。汗巾熏得香喷喷的，混合着檀香与不知名的香气， 这汗巾轻拂过小燕子的面庞，柔柔的，痒痒的，小燕子就有些醒了。

令妃注视着这样的乾隆，如此温柔，如此小心翼翼，这种关怀之情，是她从来没有见过 的。令妃察言观色，知道这个小燕子，在乾隆心底，引起了某种难以解释的感情。就把握机 会，低声说了一句：

“皇后今天来过了！”

“哦？她说什么？”乾隆不动声色的问。

“臣妾不敢说。”令妃低头。

“你尽管说！”

“她说，小燕子这事，一定有诈！查出真相，要……要……”

“她要怎样？”乾隆气往上冲。

“要砍小燕子和我的脑袋！”

“哼！”乾隆怒哼了一声。

令妃便委委屈屈的说道：

“可我真的没说假话，我看看看着，越看就越肯定了，这小燕子真的和皇上像极了，尤其醒过来的时候，那眼神儿，就和皇上您的眼神一个样儿！”

乾隆凝视小燕子，想到那个不苟言笑的皇后，心里就有气。

“谁敢说她是朕的女儿，朕才要砍她的头呢！当朕在围场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就对 她产生了一股不一样的感觉，尤其是她在昏迷前一刻用那双哀怨的眼神瞅着朕，问朕说还记 不记得夏雨荷？朕这辈子都忘不了她那又慌又急又害怕又无助的模样……这种父女天性，难道有假吗？”

乾隆的声音大了些，小燕子睫毛闪动，突然睁开眼睛来。

乾隆忽然和小燕子目光一接，没来由的心里一震。“你醒了？”乾隆问。

小燕子看着这个在梦里出现过好多次的面孔，面对那深透明亮的眼睛，和那威武有力的 眼神，心里陡然浮起一股怯意。

“你……哪哪哪哪是谁？”

令妃忙扑过去，拍拍小燕子的肩。

“哦呀，对皇上说话，可不能用‘你’字！”

小燕子大惊，从床上一挺身子，就要起身、奈何浑身无力，又倒了下去。

“皇上！”小燕子惊呼出声。

乾隆急忙伸手按住小燕子。

“快别动！你身受重伤，太医说哪失血过多，得在床上多躺两天。别忙着起身！也不用 多礼！”

小燕子一眨也不眨的看着乾隆，老天！这是天底下最大的人物啊！是仅次于神的人物 呵！是打个喷嚏就会惊天动地的人物啊！是老百姓从来没有福分接近的人物啊！是整个天下 的主子啊……小燕子喘着气，不敢相信的，小小声的问道：

“你是皇上？你真的是皇上？当今的皇上？乾隆皇上？”

“你怎么还是你呀你的……”令妃在一边干着急。

乾隆怜爱的看着小燕子，小燕子那种…惊喜莫名的表情，更加震动了他。

“别在乎这个！想她在民间长大，怎么懂宫中规矩！”便对小燕子慈祥的点点头。“是 的，朕就是当今皇上！在围场上，你不是已经见过朕了？”

“围场上那么多人，我什么都弄不清楚呀！”小燕子喊着，不敢躺着见皇上，就又急急 的一个挺身，脑袋竟然在床槛上砰的撞了一下。她嘴里惊呼不断：“老大啊……我终于见到 了皇上！”

乾隆急忙揉了揉她的头，再一次，把她的身子按回床上。

“是！你终于见到了皇上，朕知道你这条路走得有多辛苦！”顺手摸摸小燕子的额头， 满意的点点头。

“嗯，还不错，烧已经退了。肚子饿不饿？想不想吃点东西？朕叫他们给你准备 去……”

小燕子看着乾隆，眼睛转都不敢转，呼吸都要停止了。听到乾隆这样轻言细语，间东问 西，简直受宠若惊。她屏息的，不敢相信的，呐呐的说：

“你……哪哪哪哪是皇上，可你……这么关心我！我……我会幸福得死掉！”

小燕子这样崇拜的眼光，这样热烈的语气，让乾隆感动极了。

“你已经被朕救活了，你不会死掉了！我会用幸福包围你，可是，不会让它伤害你！” 乾隆温柔的说。

小燕子痴痴的看着乾隆，竟然傻了，一时之间，根本说不出话来了。

“你既然醒了，朕有好多的问题要问你！”

小燕子睁大眼睛看着乾隆。

乾隆掏出怀中的折扇。

“朕已经知道你的名字叫小燕子，这把折扇和“烟雨图”在你身上搜出来，你冒着生命 危险闯围场，就是为了要把这个东西带给朕？”

小燕子拼命点头。

乾隆心中一片惻然。

“朕都明白了，你娘叫夏雨荷，这是她交给你的？她还好吗？”

小燕子怔怔的，听到后一句，连忙摇头。

“不好？”乾隆一急：“她怎样了？现在在哪里？”

“她……她已经去世了……去年六月，死在济南

“她死了？”乾隆心里一痛。“朕已经猜到了，没听你亲口说，还是不相信。要不然你 不会直到今天才来见朕。好遗憾！”就难过的看着痴痴的小燕子。“这些年来，苦了你们母 女了！”

小燕子大惊，急忙说：

“皇上……皇上……我……我不是……”话未说完，就急得咳了起来。这一咳就咳得上 气不接下气。

乾隆急喊：

“腊梅！冬雪！赶快倒杯水来！”就拼命拍着小燕子的背：“朕问了太多的话，你一定 累了！小燕子，你不知道你的出现，让朕多么安慰，又多么心酸！从今以后，你的苦日子都 过去了，你是朕遗落在民间的女儿，现在，你回家了！”

小燕子咳得更凶了，一面咳，一面急促的说：

“皇上，我……我……咳！咳咳！你你……咳咳

床前一阵骚动，无数宫女拥到床前，端茶的端茶，奉水的奉水，拿药的拿药。腊梅高举 着药碗，恭恭敬

敬的喊着：

“姑娘，请吃药！”

令妃一声怒叱，非常权威的吼着：

“掌嘴！这还没弄清楚吗？听也该听明白了，看也该看明白了！叫格格，什么姑娘姑娘 的！…

腊梅“砰”的一声，在床前跪下。双手高举托盘，大声的喊：

“请格格吃药？”

便有一大群的宫女，高呼着说：

“格格千岁千千岁！让奴婢们侍候格格！”

小燕子看得眼花撩乱，听得惊心动魄。正在迷迷糊糊中，竟然看到乾隆亲自端起杯子，再扶起小燕子。

“让朕喂给她喝！可怜……长了十八岁，才见到爹！还弄得身受重伤！”

小燕子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皇上……这世界上最权威的人，居然在亲手喂她喝水吃药，她会幸福得死掉！这可能吗？她只是一个老百姓，一个跑江湖，混饭吃，经常吃了这顿没下顿的小人物！可是，现在，自己面前黑压压的跪着一群人，皇上，那高高在上，顶儿尖儿的人物。正在“亲手”喂自己吃药！这种荣耀，像潮水一般，把她紧紧的包围着，淹没了。她迷糊了，被催眠了，没有力气再解释什么了，因为整个人软绵绵；都在腾云驾雾了。也没有多余的“嘴”来解释了，因为那唯一的一张嘴，正忙着喝水吃药呢！

终于，小燕子吃了药。也喝了水。

乾隆把杯子放回托盘，把小燕子轻轻放下。

“孩子，别用这样奇怪的眼光看朕，朕知道是朕对不起你娘，你心里有许多怨，你放心，从现在开始，朕一定会加倍补偿你！”

令妃就带笑又带泪的，上前对乾隆一福。

“皇上，恭喜恭喜！父女团圆了！…

小燕子惊怔着。现在有嘴，可以解释了。无奈身子还在云端里，没有下地呢！

令妃推着小燕子，一叠连声的喊着：

“傻丫头，还怔在那儿干什么？快喊皇阿玛啊！在宫里，是不喊爹的，要喊‘皇阿玛’！快喊啊！喊啊！…

小燕子怔忡着，眼睛睁得大大的。不行不行，这样太对不起紫薇了！不行不行！

乾隆见小燕子眼睛越睁越大，眼神里充满矛盾和

“怎么？不想要朕这个爹吗？”他柔声的问。

小燕子受不了了，冲口而出的喊道：

“想！想！太想了，只怕要不起啊！”

乾隆心里更酸了，误会小燕干话中有话。一句“要不起”，代表了千言万语的哀怨。他 叹口气，就哑声的，命令的说道：

“什么要得起要不起！就算你不想要朕这个爹，朕也要定你这个女儿了！快叫朕。一声 “皇阿玛，！ 这是‘圣旨’，不许不叫！”

令妃在一边情急的催促：

“还不赶快‘领旨’！当心皇上生气啊！快叫皇阿玛呀！叫蜒蜒蜒蜒…”

小燕子迎着乾隆宠爱而期盼的眼神。终于，脱口而出的喊了：

“皇… 阿玛！”

小燕子一喊出口，整个人也就放松了。乾隆顿时欣喜若狂。

“好！太好了！哈构构！我在民间的女儿，回来了！真是老天有眼呀！”

此时，众多宫女，全都一拥而上，拜倒在小燕子面前。喊声震天：

“格格千岁乔乔乔千岁！奴才们参见格格！”

门外的一群太监，此时也都哈腰奔进，甩袖跪倒。声音喊得更大：

“恭喜格格，贺喜格格，格格千岁乔岁乔千岁！”

这种气势，这种欢呼，小燕子又飞上云端，飘飘欲仙了。紫薇的面孔在她眼前闪过，她 心里歉然的喊着：

“紫薇，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这么做的，只是… 当格格的滋味，实在太好了！有个 皇上做爹，被宠着爱着，实在太好了！我受不了这个诱惑，你让我先过几天的格格瘾好不好？先借你的爹几天好不好… 我发誓等我病好了，我一定会把你接进宫里来，把你爹还你 的…”

小燕子就这样，糊里糊涂的当起格格来了。

几天之后，小燕子终于走出了令妃的寝宫。

这天，她穿着令妃特地为她做的新衣服，一身艳丽的旗装，略施脂粉。唯独脚下，仍然 穿着平底绣花鞋。

令妃、腊梅、冬雪。和宫女们簇拥着她，正带她参观着御花园。

令妃东指指西指指，介绍着花园中种种景致。

小燕子见所未见，叹为观止。

“这皇宫内院，也不是一时三刻，走得完的，你身体刚刚好，也不能走太多路，随便看 看就好！”令妃说。

小燕子觉得什么都是新奇，忍不住惊叹连连：

“啊呀，这是一个院子还是一个城呀？怎么那么多房子？左一进右一进的？”说着，就走进一条弯弯曲曲的长廊，不禁诧异：“又没有河，造这么长一座桥？”看到处处有匾额，奇怪极了：“又没卖东西，怎么挂那么多招牌？”一抬头看到一个亭子，上面有块匾额，写着“挹翠阁”三个大字。小燕子认识的字不多，看了半天，低档的自言自语：“怎么亭子挂个招牌叫‘把草问’？好奇怪的名字！”

令妃惊愕的看着小燕子，怎么？那个雨荷没有教过她念书吗？心里正在有点疑惑，小燕子叹口气说。

“我好像到了一个仙境，太没有真实感了，将来我出了宫，回到民间的时候，说给人家听，人家大概都不相信！”

令妃一惊，不禁神色一凛。仔细看着小燕子，警告的说：

“格格，我告诉你一句很重要的话！”

“什么话？”小燕子满不在乎的问。

“你现在已经被皇上认了，你就再也不是当初的小燕子了！皇上有那么多的格格，我还没看过他喜欢那一个，像喜欢你这样！被皇上宠爱，是无上的荣幸，也是件危险的事，宫里，多少人眼红，多少人嫉妒……”说着，就压低了声音：“我不得不提醒你，你一个不小心，被人抓着了小辫子，你很可能，糊里糊涂就送掉一条小命！”

“那有这么严重？”小燕子不信。

“你最好相信我！”令妃眼神严肃。

小燕子眼前，不禁浮起皇后的脸和声音：

“这皇室血统，不容混淆！如果有丝毫破绽，是砍头的大事，你懂吗？”

小燕子机伶伶的打了个寒战。突然着急起来：

“可是…娘娘，我…我迟早要出宫回家的

令妃好紧张，慌忙四面看看，打断了小燕子：

“嘘！这话就是犯了忌讳，什么‘回家’，这儿就是你家了！从此以后，你的荣华富贵，是享用不尽的！可是，你千万别说，你还怀念民间生活，或者是…有关你爹娘的疑惑。现在，皇上认定了你是格格，你就是千真万确的格格了！你自己也要毫无疑问的相信这点！”

小燕子大急，那，紫薇要怎么办？她忍不住就冲口而出：

“那…万一我不是格格，那要怎么办？”

令妃一惊，脚下一个踉跄，差点摔一跤。腊梅冬雪急忙扶住。

令妃站稳了，将小燕子的胳膊紧紧的一握。脸色有些苍白，眼睛死的盯着她。

“如果你不是格格，你就是欺君大罪，那是一定会砍头的！不止你会被砍头，受牵连的人还会有一大群，像鄂敏，像我，像福伦…都脱不了干系…所以，这句活，你咽进肚子里，永远不许再说！”

小燕子被令妃的语气和神色吓住了，知道令妃所言不虚。不禁张口结舌，心里苦极了。紫薇，紫薇，这一下要怎么办呢？我怕死，我不要死！我实在舍不得我这颗脑袋啊！

正在此时，永琪和尔泰结伴走来。

永琪一眼看到穿着旗装的小燕子，眼睛一亮。

“这不是被我一箭射来的格格吗？”

令妃见到永琪和尔泰，立刻脸色一转，眉开眼笑。

“五阿哥！”又对尔泰招呼道：“尔泰，好久没见到你额娘了，帮我转告一声，请她没事的时候，来宫里转转！”

尔泰连忙对令妃躬身行礼，应道：

“娘娘吉祥！我额娘也天天念叨着娘娘呢！但是，全家都知道，娘娘最近好忙，要照顾这位新来的格格…”说着，就转眼看着小燕子，一笑。

永琪凝视小燕子，赞叹不已。

“你穿了这一身衣服，和那天在围场里，真是判若两人！没想到，我有一个这么标致的妹妹！”

小燕子看着永琪，蓦然想起，那天在围场中。将自己惶急抱起的永琪，心中竟没来由的一热。

“原来，你是五阿哥！”

令妃招呼着众人：

“咱们到亭子里坐一下，格格大病初愈，只怕站得太久了不好！”

大家进了亭子，纷纷落座。宫女们早就忙忙碌碌，来不及的上茶上点心。

永琪见小燕子明艳照人，一双大眼睛晶亮晶亮，竟无法把视线移开。

“你身体都好了吗？那天在围场，我明明看到的是一只鹿，就不知道怎么一箭射过去，会射到了你！后来知道把你伤得好重，我真是懊恼极了！”

小燕子看到永琪和尔泰，和自己差不多年纪，都是一脸和气，笑嘻嘻的。自己的情绪就高昂起来，把那些宫中忌讳，都忘掉了。坦率的喊着说：

“你不用懊恼了！亏得你那一箭，才让我和皇上见了面，我谢你还来不及呢！”

“那你就谢错人了，你应该谢我！”尔泰大笑说道。小燕子惊奇的看着尔泰。令妃连忙对小燕子介绍：“这位是福伦大学士的二公子，他和大公子尔康，都是皇上面前的红人，尔泰是五阿哥的伴读，两个人可是焦不离孟！”

什么“焦不离孟”，小燕子听不懂。对那天自己中箭的事，仍然充满好奇。

“为什么我该谢你呢？”她问尔泰。

“如果不是我分散尔康的注意力，可能你就逃掉一劫，五阿哥瞄准的时候，已经晚了一步，这才射到了你！所以，你应该是被我们两个‘猎到’的！”尔泰嘻嘻哈哈的说。

永琪便对小燕子举着茶杯敬了敬：

“我以茶当酒，敬‘最美丽的小鹿’！”

小燕子听了半天，对于自己怎么中箭的，还是糊里糊涂。却被两个人逗得哈哈大笑。就豪气的举杯，嚷着说：

“敬最糊涂的猎人！”仰头一口干了杯子，这才发现杯子里是茶不是酒，不禁埋怨：“为什么不用真酒呢？喝茶有什么味道？满人都是大口喝酒，大块吃肉的，不是吗？”

“说得是！”

永琪回头一看腊梅和冬雪，和环侍在侧的小太监们。

“奴才这就去取酒来！”太监宫女们嚷着，立刻纷纷行动。

好快的速度，小菜、酒壶、酒杯、碗筷全上了桌。

小燕子这一下可乐坏了。当“格格”的滋味真好！一声令下，就有一群人为您服务，太过痛了！紫薇，你只好再委屈几天了！她甩甩头。把那份“犯罪感”硬给甩在脑后，就站起身来，高举酒杯，浅笑盈盈，对众人欢喜的说道：

“谢谢你们大家，对我这么好。虽然莫名其妙挨了一箭，差点把小命送掉，却得到了许多一生没有得到过的东西！我每天都新奇得不得了，真的忘了自己姓甚名谁了！今天，我会和一个阿哥，一个官少爷，一个皇妃娘娘，坐在御花园的亭子里喝酒，说出去都没有人会相信，简直像做梦一样！”看着永琪和尔泰：“我好高兴认识了你们，真想跟你们拜把子！”。

永琪大笑起来：

“不用拜把子了，我是阿哥，你是格格。咱们本来就是兄妹！至于尔泰呢，他的额娘，是令妃娘娘的表姐，所以，沾亲带故，也可以算是你的哥哥了！”

“看样子，我有了一大堆的皇亲国戚！”

“不错！我听皇阿玛说，要用三个月的时间，让你把这些亲属关系，弄清楚！”

“这以后可忙了，多少规矩要学起来，头一件，你这汉人的鞋，是不能再穿了！”令妃笑着说。

“还有咱们的语言，满人不能不会满洲话！”尔泰接口。

“这宫中礼节，也要一样样的学！”令妃又说。

“还要和咱们一起上书房，皇阿玛能诗能文，对子女的要求也高！”永琪再说。

小燕子越听越怕，眼睛越睁越大。听到这儿，不禁把酒杯往桌上一放，脱口说道。

“完了，完了！我完了！”

众人被她这句话，吓了一跳。

“什么叫、‘你完了’，永琪问。

“如果要我学这么多规矩；我就不要当格格了！”小燕子认真的说。

令妃慌忙用力将小燕子衣襟一扯，笑笑说：“又在胡说八道了！”

永琪深深的看着小燕子，对这个，‘民间格格’有说不出来的惊奇和好感。

“在宫里，不可说我完了，这是忌讳的！以后不要再说了！他提醒着小燕子。小燕子 一呆。

“那我要说‘我完了’的时候，我怎么说呢？”

尔泰大笑接口：

“你怎么会‘完’呢？你是，千岁千岁千千岁，是‘没完没了’的！是‘长命百岁’的！是不会‘完’的！”

“那我‘死的’时候，也不会‘死’吗？”小燕子又冲口而出。

令妃一把蒙住了小燕子的嘴。

众人瞪大了眼睛，面面相觑，连那些太监和宫全，都忍俊不禁。

尔泰和永琪，对这样一个没章法的格格，都不能不叹为观止了。

几天后，乾隆把几个心腹大臣，全部召到书房里来，商量小燕子的事。。

“朕实在是没想到事隔多年，凭空多出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格格来！哈哈……说起来冥冥中自有定数。那时，朕因接到太后懿旨，不得不匆匆离开济南返回北京，临行前，朕答应 雨荷，会派人将她接回宫里来往，不料苗疆叛变，这一仗足足打了一年多才算平定，朕国事 匆忙，也就把雨荷的事给耽搁了，想不到事隔十九年，朕的沧海遗珠，居然失而复得了！”

“此事足以证明皇上的真情感动了大地，阖家才得以团圆，可喜可贺；格格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福伦弯腰说道。

众臣也都躬身祝贺道：

“恭喜皇上！贺喜皇上！”

“朕今天召见各位贤卿，是想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朕觉得对这个女儿，有点愧疚，想 公开给她一个‘格格’名分，各位觉得如何？”

纪晓岚排众而出。

“皇上！臣以为，济南一段往事，难以取信天下。皇上是万民表率，也不宜有太多韵事 传出，不如对外宣称，格格是皇上在民间所认的‘义女’，如此一来，给予“格格”称谓，也就名正言顺了！”

“算是‘义女’？岂不太委屈她了！”乾隆有些犹豫，福伦诚恳的接了口：

“晓岚的顾虑，确实有理，当初，既是“微服出巡，知道的人不多。如果把这件佳话， 传闻天下，只怕多事的人，渲渲染染，对皇上和格格，都是不利！说是‘义女’，万无一失！”

“也罢，就依两位贤卿的意思！那么，朕封她为和硕格格，如何？…

“皇上！这也不妥！和硕格格必须是王妃所生，这位格格来自民间，生母又是汉人，身 分特殊，如果封为和硕格格，恐怕引起议论和猜忌，让其他格格不平。不如给她一个特别的 称谓，让她超然一点，也与众不同一点！”纪晓岚又说。

“纪贤卿考虑得很周到，但是，什么称谓才好呢？”、

纪晓岚沉吟片刻。抬头说：

“‘还珠格格’如何？”

乾隆想了想，不禁大喜。击掌叹道：

“还珠格格！哈哈！好一个‘还珠格格’，朕喜欢！太喜欢了！就是这样了！还珠格格！她是朕的还珠格格！”

小燕子就这样，名分已定。不管她自己还怎样迷迷糊糊，她却再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她成为皇上面前的新贵，还珠格格！

第五章

在“册封”之前，小燕子还有一关要通过。

这天，小燕子被带到“承乾”宫，来见乾隆和皇后。令妃陪着她。

乾隆的这位皇后，姓乌喇那拉氏，是乾隆的第二个皇后。乾隆第一个皇后“孝贤皇后”，为人谦和，人人喜欢，长得非常美丽，和乾隆伉俪情深。可惜不长寿，在乾隆十三年 死了。乾隆伤心得不得了，作了很多的诗来悼念她。在他的内心，没有人再能继任“皇后” 的位子。但是，六宫不能没有统摄，在太后的示意下，立了现在这个皇后。固为有“孝贤皇后”在前，大家都会把两个皇后作一番比较，乌喇那拉氏就输给孝贤皇后了。乾隆自己对这 个皇后，也有很多不满意。既不像对孝贤皇后那么“敬爱”，也不像对令妃那

样“宠爱”，所以，这个皇后是很失意很落寞的。为了要证明自己聪明能干，她事事要强；为了皇后的尊严，她经常声色俱厉。在她心里。确实有很多的不平衡。这些不平衡，把她变成了一个尖锐而难缠的人物。

小燕子对这些一无所知。走进大厅，就看到乾隆和皇后了。

乾隆和皇后端坐在桌前，乾隆面带微笑，皇后却非常严肃。小燕子一见到皇后，心里就七上八下，充满不安。她知道，如果说她在宫里有什么敌人，那就是这个皇后了。她硬着头皮上前，胡乱的屈了屈膝。

问：

“你们叫我？”

皇后脸一板，看了令妃一眼。

“这像话吗？”就锐利的盯着小燕子问：“你到现在，连‘请安问好’都不会吗？见了皇上皇后，居然用‘你们’两个字？”

小燕子一呆。

“那……不是‘你们’，是什么？”

乾隆急忙打哈哈：

“慢慢教，慢慢教！”他看了令妃一眼，眼光却是柔和的。“你累一点，一样样跟她说明白！”

“是！”令妃应着。

“小燕子！你坐下！”乾隆说。

早有宫女搬了一张小凳子过来，让小燕子坐下。

乾隆就和颜悦色的说：

“今天，朕和皇后叫你过来，是因为关于你的身世，还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需要你说说清楚！这些疑问弄清楚了，你就是朕的，还珠格格了！”

小燕子的心猛的一沉，睁大眼睛看着乾隆。疑问？弄弄清楚？这些“疑问”弄清楚了，管他什么“还珠格格”“送珠格格”，我都不是了！这怎么办？

或者，干脆招了！把真相说出来算了！她心里想着；眼珠转来转去，正好接触到皇后的眼光，那眼光不怀好意的瞪着她，似乎在说：“看我揪出你的狐狸尾巴来！看你的脑袋还保得住保不住！”小燕子的心，“砰”的一声，几乎跳出喉咙口。我才不要被你逮住！

我一定一定不能被你逮住！她咽了一口口水，看着乾隆：一“是！皇阿玛尽管问！”

“你娘有没有告诉你，朕和她，是怎么认识的？”

乾隆柔声问。

小燕子神色一松，慌忙说：

“有啊！她说，皇阿玛为了躲雨，去她那儿‘小坐’，后来，雨停了，皇阿玛也不想走了！‘小坐’就变成‘小住’了！后来……”

乾隆震动了，在两位后妃面前，“提起往年韵事，也略有一些尴尬。就忙着打岔，掩饰的咳了一声：

“正是这样，避雨，避雨。没错！”

皇后的脸色很不好看。

“小燕子，你是什么时候离开济南的？什么时候到北京的？”皇后问。

小燕子转动眼珠，算着紫薇的日子：

“去年八月我从济南动身，今年二月才走到北京。”

“哦？这么说，你到北京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你怎么讲着一口道地的京片子？听不出一点儿山东口音？”皇后问得敏锐。

小燕子答得机警：

“皇后，你不明白，我娘从小就给我请了一位老师，教我说北京话，我到现在才知道我娘为什么要这样做！原来，她早已知道，我可能有一天，要到北京来，要说北京话！”

乾隆好感动，频频点头。

令妃长长一叹，同情的接口说：

“真是用心良苦啊！”

皇后阴沉的瞪了令妃一眼，再锐利的转向小燕子。

“原来如此！那么，你总不至于不会家乡话吧！

说几句山东话，给我们听听！”

小燕子愣了愣，心里一阵窃喜。要考我山东话有什么问题？柳青柳红都是山东人呀！卖艺的时候，我还常常装成山东人呢！想着，便脸色一正，用山东腔拉长声音叫卖起来：

“包干，馒头，豆沙包……又香又大的包干，馒头，豆沙包……热呼呼的包干，馒头，豆沙包……”

宫女们拼命忍住笑。

乾隆和令妃对看，有些啼笑皆非。

皇后听得眼睛都张大了。

“好了好了，说点别的！”皇后打断了她。

“别的？”小燕子想了想，就用山东话流利的说了起来：“在下小燕子，山东人氏。我为了寻亲来到贵宝地，不料爹没找到，我又生了一场大病，差点送掉小命！身上的钱，全体用完，因此斗胆献丑，在这儿表演一点拳脚功夫给大家看看！希望北京的老爷少爷，姑娘大婶，发发慈悲，有钱出钱。让我筹到回乡的路

费，各位的大恩大德，小燕子来生做牛做马， 报答各位！”

皇后皱着眉头：

“这词儿真新鲜！讲得也挺溜！”

“我练过好多次了！”小燕子一得意，冲口而出。

皇后立即问：

“练这个做什么？”

小燕子吃了一惊，张大眼睛，飞快的转着念头。

“如果再找不着爹，我身上又没钱，只好去街头卖艺了！”她说。

乾隆听得心酸极了。令妃也是一脸的怜惜。只有皇后，越听越疑惑。

“你还会一点拳脚功夫？你娘居然教你这个？”

小燕子撒谎本来就是一个“专家”，这会儿已经不怕了，越说越溜：

“是啊！我娘说，姑娘家不学一点功夫，容易被人欺负，要我学拳脚，可惜我不用功， 什么都没学好。”

皇后冷冷的看着小燕子，有力的说：

“你娘这样栽培你，你的学问一定挺好！你的皇阿玛能文能武，诗词歌赋样样强，想必 你也学了诗词歌赋！背两首诗来听听吧！”

小燕子吓了一跳，这才觉得问题来了，她看看皇后，又看看乾隆，有些慌了。

“我娘没教我作诗……”她结舌的，吞吞吐吐。

皇后陡的提高声音：

“这就怪了！你娘教你说北京话，教你拳脚功夫，不教你作诗？那么，四书五经总读过 吧？”

“什么书什么经”她想了起来，眼睛一亮：“我会背几句‘三字经’“还有呢？总不会 只有三字经吧？”

小燕子额上冒汗了，发现这个皇后实在很难缠。

心里一急，撒赖的功夫就出来了。背脊一挺，老羞成怒的，豁出去的喊了起来：

“我是没有什么学问，也没念过多少书！皇后这样审我，是不是皇阿玛不要认我了？不 认就算了嘛！用不着考我！”

皇后又惊又怒：

“皇上！您看她这是什么态度？难道我问问她都不行吗？”

乾隆早已认定了小燕子，一句“避雨”，又说中了乾隆往事，他心里，再也没有怀疑， 只有怜惜。看到

小燕子被皇后逼得手足无措，更是心有不忍。他全心向着小燕子，代她着急，还来不及说什么，小燕子已经大声接了口：

“我娘，她就是很奇怪嘛！她教我这个，教我那个，就没有好好的教我做学问！她说，姑娘家学那么多干什么？她现在已经死了，我也没办法问她为什么？反正，我也弄不清楚，我也不明白……你再问，我还是不明白……”

乾隆听到这里，心中酸楚，揣测着雨荷的心态，再也按捺不住，面色凄然的说：

“你不明白，朕明白！”

小燕子吃了一惊，眼睛睁得好大，我都不明白，你居然明白？她愕然的问：

“阿？皇阿玛明白？”

乾隆重重的一点头。

“是，朕什么都了解了！”他叹了口气：“唉！你娘是个真正的才女呀！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都行！当初，就是她的才气让朕动了心，可是，却让她付出了整个的一生！她的怨，是这么深刻，她不要你再像她一样……唉！女子无才便是德，真是用心良苦呀！”

小燕子喉咙里咕嘟一声，咽了一口口水，如释重负。

皇后疑惑极了，却抓不着把柄。

“那么，小燕子、你娘临终，是怎样对你说的？”

除了交给你的两件信物以外，还有什么‘夜半无人私语时’的话吗？”

“夜半什么？半夜什么……”小燕子头昏脑胀：

“半夜没人的时候，我娘就死啦！”她哀怨的看乾隆：

“皇阿玛，我可不可以不说我娘临死的事？我……我…我……”声音颤抖着，一半由于害怕，一半由于技穷。

令妃看看小燕子，再看乾隆，委婉的插嘴了：

“皇上！咱们别问了吧！这不是很残忍吗？您瞧，小燕子已经快哭了，何必再折磨这孩子呢？她才十八岁，已经受过这么多痛苦了，好不容易，冒着生命危险，从鬼门关转了一圈，才找着了亲爹，现在，咱们还她一件一件的说，一件一件的回忆，不是让她再痛一次，难道她的伤口还不够多、不够深吗？”

乾隆早已心痛极了，令妃的字字句句，更是敲进他的心坎里，立刻大声说：“小燕子，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朕已经完完全全的相信了你，肯定了你！再也没有丝毫的怀疑！从今以后，谁都不许再盘问你什么，你就是朕失而复得的‘还珠格格’！”就回头喊：“令妃！”

“臣妾在！”令妃大声应着。

“你帮朕好好的教她！”

“臣妾遵命！十天之内，一定给您一个仪态万千的格格！”令妃答得有力，充满信心，面有得色。

皇后对令妃恨得牙痒痒，对小燕子一肚子狐疑，她知道，这个来历不明的小燕子疑窦重重，绝对绝对有问题！但是，在乾隆的百般庇护和自圆其说下，她却充满了无可奈何。

小燕子知道过关了，好生得意。睁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忍不住胜利的扫了皇后一眼。

十天以后，令妃带着宫女们，细心的把小燕子打扮成一个“格格”。

梳好了头，钗环首饰，一件件的插上发际，再把那顶缀着大红花的“格格”头，给她戴好。耳环珠钗，一一上身。当然免不了画眉染唇，胭脂水粉。最后，是那双“花盆底”鞋，代替了平底的花鞋，穿上了小燕子的脚。

小燕子被动的坐着，已经很不耐烦。但是，腊梅冬雪她们忙得不亦乐乎。令妃跑前跑后，不住的拿来这个，又拿来那个，拼命往小燕子头上身上戴去。人家一番好意，她只得勉为其难的忍耐着。

终于，令妃满意了，站在她面前，左打量，右打量。

“真是佛要金装，人要衣装！这样一打扮，才真是一位格格了！镜子！”

冬雪捧了镜子，送到小燕子面前。

小燕子对着镜子一看。这一惊非同小可，大叫一声，整个人直跳了起来。

“哇！这怎么可能会是我？”

冬雪吓得镜子差点落地，幸好一手接住。

正给小燕子上胭脂的腊梅，运气没那么好，吓得手一松，胭脂盒坠地。

“奴婢该死！”腊梅急忙跪下。

小燕子伸手去拉腊梅，真受不了大家动不动就下跪！

“不是你该死，是我这样打扮太奇怪了，不行不行…”她抓起桌上的帕子，就去擦着脸孔。“太红了，简直像猴儿屁股！”

令妃急忙拉住小燕子的手，又急又好笑，阻止着小燕子：

“别动别动！你看那一位格格，不是这样打扮，连我身边的七格格和九格格，也是这样 的！待会儿皇上要来，你就规矩一点，给皇上看看你的格格样子！”

说着，又俯身在小燕子耳边说：“还有，这‘屁股’两个字，身为格格，是不能说的。”

小燕子掀眉瞪眼，冲口而出：

“难道‘格格’就没有‘屁股’？皇阿玛还不是要用‘屁股’坐。”

腊梅冬雪和宫女们掩着嘴，拼命要忍住笑。

令妃啼笑皆非。

“怎么规矩那么多！烦都烦死了！哦”想了起来：“这‘死’字格格也不能说…可是宫女们动不动就说‘奴才该死’，真是奇怪？她动了动手脚，脸拉得比马还长：“你们在我身上，涂了太多东西，这个头就有几斤重，这不是打扮，这是受罪嘛… …

说着，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想走动，一抬脚，差点摔跤，慌忙扶住桌沿，颤巍巍的站着。“头上有高帽子，脚下有高鞋子… 这比练把式还难！”

小燕子的议论还没发完，门外太监们的声音，已经一路嚷来：

“皇上驾到，皇后驾到！”

令妃一凛，急忙走出去迎接。

“臣妾恭请皇上吉祥。皇后吉祥。”

乾隆笑着扶起了令妃，说道：

“皇后特别要来看看你调教的成绩。小燕子怎样？

这规矩都学会了没有？”

令妃笑笑，朝里屋看看，心里实在有点不放心。

乾隆已经和皇后走了进去。宫女太监立刻趴了一地，大喊着：“皇上吉祥！皇后吉祥！”小燕子像个雕刻一样，直挺挺站在那儿，动也不敢动。令妃急忙喊：

“格格，还不快向皇阿玛。皇后娘娘行礼！”

小燕子听见令妃的吩咐，有些尴尬苦笑。那个‘花盆底’，弄得她连站都站不稳，还行什么礼？她心里直叫苦，眼看乾隆和皇后盯着自己，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学着满人敬礼的方式，帕子一挥，嘴里喊着：

“是！皇阿玛吉祥，皇后娘娘吉祥… 哎呀！”

小燕子两手往腰间一插，正要屈膝时，因为双手离开桌面，骤然失去了重心，一个无法平衡，话还没说完，人已整个的趴在地上了。

乾隆惊愕得瞪大了眼睛。

皇后掩口而笑。幸灾乐祸的说：

“这个礼，也行得太大了！”便瞟了令妃一眼，不满的问：“连个‘请安’都还没教好吗？那… ‘走路’会吗？”

令妃又慌又窘，上前扶起小燕子。惭愧的低下头去。

“是臣妾调教无方… …

令妃话未说完，小燕子已经从地上一跃而起，稳住身子，傲然的说：

“别怪令妃娘娘了，她已经教过几百遍了，谁会连‘走路’都不会呢？让我走几步给你们看看！”

小燕子一面说，一面往前就“走”，这次有了防备，把练武的一套都搬出来了，脚不沾尘的，飞掠过乾隆和皇后的面前。竟然穿房而过，窜到外间去了。

乾隆和皇后错愕间，小燕子又飞掠而回，“刷”的一声闪了过来，一个大转身，稳稳的站在乾隆和皇后的面前。

“这是表演功夫，还是怎么的？”皇后惊得目瞪口呆。

乾隆惊愕之余，却哈哈大笑起来了。

“怪不得你的名字叫‘小燕子’，原来走起路来，是用飞的，飞过去，又飞回来，真是一只小燕子呀！哈哈#####”

乾隆这样一乐，众人如释重负，全都配合着笑。

只有皇后，一脸的不以为然。

“既然已经册封为‘还珠格格’，这种规矩，还是要学会！总不能见了王公大臣，也是这样‘飞过去，飞过来’吧？”

“臣妾知罪，一定加紧训练。”令妃说。

乾隆不大高兴了，对皇后皱皱眉：

“你也太严肃了一点，小燕子来自民间，不能用宫中规矩，要求太多#”

“皇上这话错了，小燕子已经贵为格格，马上就要让百官参拜，还要游行到天坛祭天，去雍和宫酬神，那么多的场面，如果她有一些失态，岂不是让皇上丢脸吗？”皇后义正辞严。

乾隆愣了愣，脸色不大好。

“小燕子急忙一甩帕子，稳稳的请下安去，这次，却得丝毫不错。

“皇阿玛不用操心，皇后娘娘也不用着急，我一定尽快学会规矩，不让皇阿玛丢脸。”

乾隆一怔，又忍不住笑了，怜爱备至的看着小燕“好一个‘还珠格格’，真是冰雪聪明呀！”说着，就看令妃。“朕已经把漱芳斋赐给小燕子住！明儿起，她不必挤在你这儿，可以让她‘自立门户’了。”

这下，轮到皇后的脸色不好看了。

“漱芳斋”是宫里的一个小院落，有大厅，有卧室、有餐厅厨房，自成一个独立的家居环境。在宫里，每个宫都有名字，皇后住的是“坤宁宫”，令妃的是“延德宫”，永琪住的是“景阳宫”，乾隆住的是承乾宫。另外还有“钟粹宫”、“永和宫”、“永宫”、“翊坤宫”……和许多小燕子叫不出名字，也认不得字的宫，里面住着乾隆的众多妃嫔和阿哥们，格格们。

小燕子搬进了“漱芳斋”，才知道自己不再是一“附属品”了。随着她的搬迁，明月、彩霞两个宫女就

跟了她。小邓子，小卓子两个太监也跟了她。小卓子本来不姓卓，姓杜。小燕子一听他自称为“小杜子”，就笑得岔了气。…“什么小肚子，还小肠子呢#”于是，把他改成了小卓子。因为既然有个“小凳子”不妨再配个“小桌子”。小杜子有点不愿意，小邓子拍着他的肩说：

“格格说你是小卓子，你就是小卓子，你爹把你送进宫来，还指望你‘传宗接代’吗？”于是，小卓子就磕下头去，大声“谢恩”。

“小卓子谢格格赐姓#”

这样，这个“漱芳斋”就很成气候了。再加上厨房里的嬷嬷，打扫的宫女太监们，这儿严然是个“大家庭”了。然后，乾隆的赏赐，就一件件的抬了进来。珍珠十串，玉如意一支，玉钗十二件，珍玩二十件，文房四宝一套；珊瑚两件，金银珠宝两箱，银锭子一百两……看得小燕子眼花撩乱，整个人都傻住了。

“哇！这么多金银珠宝，以后再也不用去街头卖艺了……够大杂院里大家过好几辈子#”小燕子想着，就心痒难搔了。“怎样能出宫一趟才好！怎样能把这些东西送去给紫薇才好！”

小燕子想着想着，就像患了相思病一样，想起紫薇来。紫薇，紫薇，我要怎样才能让你明白，这个事情的经过？我要怎样才能把格格还给你呢？午夜梦回，夜静更深的时候，小燕子也会被“自责”折磨得失眠了。看着那栉比鳞次的屋檐，听着一声声的更鼓，她好想好想大杂院啊！

当乾隆来到“漱芳斋”，对小燕子关怀的问：

“这房子还满意吗？能住吗？”

小燕子挑起眉毛，夸张的喊：

“能住吗？住起来真有点困难呢#”同来的令妃吓了一跳，急忙问：

“怎么？缺什么吗？我赶快叫人给你办#”

“就因为什么都不缺，才奇怪呢#睡在这样的房子里，想着大杂院……我是说，想着许多我进宫以前的朋友，我就睡不着了。”

乾隆深深的着着小燕子。

“你进宫以前，还有很多朋友吗？”

“那可不#”

乾隆点点头。

“等朕有时间的时候，应该跟你好好的谈一谈。”

便怜爱的问：“还有什么需要没有？你尽管说#”

“小燕子对着乾隆，“碰咚”一跪。哀求的喊着：

“皇阿玛#”

“怎么？怎么？有什么不称心的吗？”乾隆着急的问。

“我想到宫外走走#”

“宫外”乾隆怔了怔。“你想出宫，并不是不可以！但是，最近这段日子还不行，你有那么多礼节规矩还没学会，何况，马上要带你去祭天酬神了，那可是一个大日子……”想了起来，对小燕子安慰的笑着：“对了，那天你就到宫外了！被大轿子抬着，从皇宫一路抬至天坛去！会很热闹的！你就忍耐两天吧。”

那天真的是个大日子。

在旗帜飘飘下，仪仗队奏着鼓乐，马队迤迤向前。

街道两旁，万头钻动，大家争先恐后的拥挤着，要争睹皇上和格格的风采。”乾隆盛装，坐在一顶龙舆内，在永琪及其他阿哥贝子们的簇拥下，威武的前行。乾隆拉开轿帘，不住对夹道欢呼的民众挥手。

小燕子真是神气极了，穿着满清格格的盛装，坐在一顶十多人所抬的大轿上，四周有侍卫保护和大臣簇拥，沿街缓缓行进。小燕子在如此壮观的游行中，不不得意洋洋，把轿帘全部拉开，恨不得连脑袋都伸到窗外去，不住的对群众挥手示意。

群众们你推我挤，叫着，嚷着，人人兴奋着。大家的欢呼不断，吼声震天：

“皇上万岁屯屯屯万岁！格格千岁乔乔乔千岁！”

一路有群众匍匐于地。

小燕子听到群众这样的欢呼，激动得一塌糊涂她是小燕子呀！以前。走在街上，没有几个人会对她正眼相看，现在，竟然人人对她欢呼！她太感动了，太震慑了，大兴奋了！多么可爱的人群啊！她恨不得跳下轿子，去拥抱那些群众，去跟他们一起欢呼。

小燕子陶醉在人群的叩拜和欢呼里，完全没有发现，紫薇、金琐、柳青、柳红也挤在人群里观望。紫薇瞪着那顶金碧辉煌的轿子，瞪着那个掀开轿帘，珠围翠绕的“格格”，震惊得目瞪口呆。

金琐扶着紫薇，眼珠都快要眼眶里掉出来了，她摇着紫薇，不相信的喊着：

“小姐！小姐！你看，那是小燕子呀！坐在轿子里的是小燕子呀！她成了格格了！是不是？是不是？”

紫薇瞪着小燕子，整个人都吓傻了。不不！这不可能！小燕子不会这样对我！

柳青看着轿子，忍不住大跳大叫起来：

“小燕子！小燕子！那是小燕子呀！”

柳红也挥着帕子大叫：

“小燕子！小燕子！看这边呀……你怎么会变成格格呢？”

小燕子什么都没有听到，外面的人群太多，人声鼎沸；各种欢呼，各种议论，早把紫薇的声音淹没了。

在那黑压压的人群中，紫薇他们四个，像是四粒沙尘，那么渺小而不起眼。小燕子坐在轿子中，在轿夫的晃动下，在乐队的吹奏中，几乎要手舞足蹈了。

她很忙，忙着笑，忙着对群众不停的挥手。

群众们继续高喊着：“恭祝皇上万岁屯万岁！恭祝还珠格格千岁乔千岁！”

“还珠格格！还珠格格？”紫薇这才大梦初醒般，震动的低喊着。

柳青急忙问一位群众：

“什么是还珠格格？”

群众立刻七嘴八舌的接了口：

“你还不知道吗？万岁爷收了一个民间女子作‘义女’，封为‘还珠格格’，今天，是带还珠格格去祭天酬神呀！”

“听说这位，还珠格格神通广大，万岁爷喜欢得不得了！”

“我叔叔在宫里当差；我最清楚了！这位格格…来头不小，说是说‘义女’，搞不好就是金枝玉叶！谁都知道，皇上最喜欢‘微服出巡’了，东南西北到处跑……就跑出一个格格来啦！…紫薇听着这些议论，震动已极。

金琐已经气极败坏，摇着紫薇，痛喊道：

“小姐！她骗了你！她拿走了信物，她做‘格格’了！”

紫薇瞪大眼睛，整颗心都揪起来了。她对前面看去，那威武的乾隆皇帝已经走远了，小燕子的轿子也慢慢的走远了。但是，小燕子那打扮得无比美丽的脸庞，那得意的笑，那挥舞着的手……全在她眼前扩大，览览览览到无穷无尽。

“还珠格格千岁千岁千千岁！”

群众的欢呼，震动着紫薇的耳膜。声音响得盖天盖地。还珠格格，还珠格格？是沧海遗珠？是还君明珠？紫薇的心，紧紧的抽痛了，痛得翻天覆地。

轿子，马队，仪队，乐队……络绎向前。

尔康、尔泰骑着大马。不断巡视过来，严密的保护着皇上和“还珠格格”。

尔康叮嘱着尔泰：

“老百姓太多了，要小心一点，严防刺客！”

“我知道！”

队伍缓缓前行。

紫薇的眼光，始终直勾勾的看着前面。小燕子的脸，群众的欢呼，卫队的簇拥；和在前面舆轿中的乾

隆，那和她这么接近又这么遥远的乾隆……交叉叠印，在她眼前，如万马奔 腾……

紫薇蓦然间，发出一声撕裂般的狂喊，排众而出，没命的追向小燕子的轿子。嘴里，疯 狂般的大叫着：

“她不是‘格格’！她是骗子！她是骗子！皇上，你被骗了！皇上……我才是‘格格’ 呀！小燕子……你好狠呀，我们不是结拜的吗？你怎么可以这么欺骗我……你怎么可以这样 对我？”

紫薇这样一叫，群众骚动，卫队骚动。

尔康急忙勒马奔来。一眼看到紫薇，年纪轻轻，美貌如花，却像着了魔，疯狂般的向前 冲，势如拼命。

尔康大惊，急忙喊：

“侍卫！把她抓起来！”

尔泰也勒马过来，察看发生了什么大事。尔康挥手喊道：

“尔泰！你保护皇上和格格，不要让他们受到惊扰，这儿有我！”

“是！”

尔泰便带着官兵，簇拥着乾隆和小燕子，隔断了紫薇的骚扰，向前行去。小燕子和乾 隆，依然笑着，依然挥手，浑然不知身后的混乱。

紫薇立刻身陷重围，已有一群侍卫，一拥而上，七手八脚的抓住了紫薇。

紫薇拼命挣扎，痛喊着：

“小燕子！你回来，你跟我说明白……我对你这样挖心挖肝。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 做了格格，你要我怎么办……。要我怎么办？”她在侍卫的手中，扭曲着身子，奋力想冲出 去，嘴里继续狂喊：“不要抓我！我要见那个格格！我要问问清楚，我要见皇上…，我要见 皇上……”

尔康怒叱：

“那儿来的疯子？敢在今天闹场！给我拖下去！

关进大牢去！”

“喳！”侍卫们大声应着，拖着紫薇走。

金琐陷在人群之中，眼看紫薇要被抓走，惊得全身冷汗。她努力的冲着，挤着，想穿过 重围，去保护紫薇，在人群里尖叫着。

“小姐！小姐呀… ”

柳青柳红看到紫薇被捉，也都大惊失色，柳青狂叫道：

“紫薇！赶快回来呀！”。

官兵怒吼，拦着老百姓，人群挤来挤去，要看热闹，场面完全失控，一片混乱。

紫薇在侍卫手中，徒劳的挣扎，惨烈的呼号：

“皇上… 你认错人了… 皇上… …

尔康见紫薇狂叫不已人群也越挤越多，生怕惊动乾隆，急喊：

“让她住口！快抓下去，不要惊扰到圣上和格格就在此时，柳青柳红竟然飞过人群，一路扫了进来。柳青大吼着：

“放下那位姑娘！看掌！”

柳红跟着杀了进来，一路把人撂倒在地。

尔康又急又气，又惊又怒。怎么可能？这么高兴的场合，万民同欢的场面，居然有人捣乱？他勒住马，大叫：… “喀什汗！把他们都拿下来！”

“喳！”

便有一个大汉，率了一队高手，立刻将柳青柳红团团围住。。

紫薇被侍卫拖着走，她已经没有挣扎的力气，嘴里仍在凄厉的喊着：

“皇上… 折扇是我的，“烟雨图”是我的… 夏雨荷是我娘呀… ”

听到这样几句活，尔康惊然一惊。她知道折扇，知道“烟雨图”，知道“小燕子”，还知道“夏雨荷”！

这个狂叫的年轻女子，到底是什么来历？他不禁注意的、仔细的看向紫薇。

侍卫见紫薇狂叫不休，对紫薇一拳挥去。顿时间，众侍卫便对紫薇拳打脚踢起来。紫薇不支，倒在地上，嘴角溢出血来。

尔康翻身落马，冲上前去，一把抓住侍卫。

“住手！不要打！”

侍卫停手，惊看尔康。

紫薇抬起头来，看着尔康。她满面是伤，嘴角带血，但是，那对盈盈然的大眼睛，清清澈澈，凄凄楚楚，带着无尽的苦衷和哀诉，瞅着尔康。她挣扎着爬向他，伸手抓住他的衣摆。

“告诉皇上，请你告诉皇上，‘雨后荷花承恩露，满城春色映朝阳’… 皇上的诗… 写给夏雨荷的紫薇说到此处，不支的倒在尔康脚下。

尔康大震。她知道皇上的诗，还能背出这首诗！

这是什么女子？

就在此时，金琐终于冲出重围，一见紫薇倒地，肝胆俱裂，以为紫薇已被打死，扑奔上前，哭倒在紫薇身上。

“小姐！你不能死！你死了，我如何对得起死去的太太… 早知道会这样，我们就待在 济南，不要来北京

了… ”

尔康更加惊疑。济南？死去的太太？小姐？

此时，福伦勒马过来。

“尔康，到底怎么回事？有个疯女人吗？”

尔康怔怔的看着脚下的紫薇主仆，回头看看福伦，当机立断的说：

“阿玛，事有可疑，我把她们都带回府里去，再慢慢审问！”

福伦点头。

前面，乾隆踌躇志满，一脸的笑，对于身后的打斗争吵，一点也不知道。对于有个和自己关系密切，可能是他真正的“沧海遗珠”，正被自己的卫队打得半死，更是连影子都没看到。他兴高采烈的接受着群众的欢呼，心底涨满了喜悦和欢欣。但是，那被层层队伍簇拥着，包围着的小燕子，却不知怎的，似有所觉，频频回顾，微笑里透着不安。“好像有紫薇的声音…”她想着。往前看，仆从如云。往后看，卫队如山。往左右看，群众如蚁。那儿有紫薇？

小燕子用力甩头，甩不掉紫薇的影子。紫薇，这是暂时的！等我保住了脑袋，等我过够了“格格瘾”，我会把你爹还给你的！一定，一抖抖抖抖丁

群众仍一路拜倒，高声呼叫着：

“恭祝皇上万岁屯屯屯万岁！恭祝还珠格格千岁乔乔乔千岁！”

第六章

紫薇屯万没有料到，学士府竟是一个温馨的、亲切的地方。

福晋是一个高贵而温婉的女子。看到伤痕累累的紫薇，她什么话都没问，立刻拿出自己的衣裳，叫丫头们侍候紫薇梳洗更衣，又忙不迭的传来大夫，给紫薇诊治。几个时辰以后，紫薇已经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也重新梳妆过了，躺在一张舒适的雕花大床上。她神情憔悴，看来可怜兮兮。

福晋弯腰看着紫薇，微笑的说：

“好了，衣服换干净了，人就清爽好多，对不对？”

大夫已经说了，伤都是一些外伤，还好没有大碍，休养几天，就没事了。紫薇见福晋这么慈祥，不禁痴痴的看着福晋，在枕上行礼，说：

“福晋，夏紫薇何德何能，有劳福晋亲自照顾，紫薇在这儿给您磕头了！”

福晋听紫薇说话文雅，微微一怔，连忙笑着说：

“不敢当！姑娘既然到了我们府里，就是咱们家的贵客，好好养伤，不要客气！”

金琐捧着一个药碗，急急的走到床前。

“小姐，赶快把这个药喝了，福晋特别关照给你熬的，大夫说，一抖要喝！”

紫薇看着金琐，想到小燕子，就忍不住悲从中来，推开药碗，伤心的说：

“小燕子这样背叛我，我心都凉了，死了！信物没有了，娘死了，爹… 也没指望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不能这样说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呀！”

金琐急急安慰着。

这时，尔康、尔泰，和福伦一起进来。

金琐急忙起立。

“她好些了吗？”福伦问福晋。

“好多了。”

尔康走到床前，深深的看了紫薇一眼。惊奇的发现，这个紫薇，虽然脸上带伤，脸色苍白，眼神中，盛满了无助和凄楚。但是，她的秀丽和高雅，仍然遍布在她眉尖眼底，在她一举手一投足之间。那种典雅的气质，几乎是无法遮盖的。尔康凝视着紫薇，微笑的说道：

“让我先介绍一下，这是我的阿玛，官居大学士，被皇上封为忠勇一等公。我的额娘， 你已经见过了。

我是福尔康，是皇上的‘御前行走’。负责保护皇上的安全。这是我弟弟福尔泰，也在 皇上面前当差！你都认识了，就该告诉我们，你到底是谁了？”

紫薇见尔康和颜悦色，心里安定了一些。就掀被下床，请下安去。

“夏紫薇拜见福大人！给福大人请安了！”又回头对尔康尔泰各福了一福，不亢不卑的 说道：“见过两位公子！”

福伦同样被紫薇那高贵的气势震慑了，慌忙接口：

“姑娘不必多礼！今天姑娘大闹游行队伍，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说来话长！”紫薇激动起来。

“你尽管说，没有关系！”

紫薇有所顾忌，四面看看。

尔康回头看婢女们，挥手道：

“大家都下去！”

婢女退出，房门立刻合上了。

福伦、尔康、尔泰、福晋都看着紫薇。福晋扶着她坐下，大家也就纷纷落座。只有金琐不敢坐，侍立在侧。紫薇就开始说了：

“我姓夏，名叫紫薇，我娘名叫夏雨荷，住在济南大明湖畔。从小，我就知道我是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孩子，我没有爹，我娘也不跟我谈爹，如果我问急了，我娘就默默拭泪，使 我也不敢多问。虽然我没有爹，我娘却变卖家产，给我请了最好的师傅，琴棋书画，诗词歌 赋，都细细的教我。十二岁那年，还请了师傅，教我满文。这样，一直到去年，我娘病重， 自知不起，才告诉我，我的爹，居然是当今圣上！”

大家看着紫薇，房间里鸦雀无声。

紫薇继续说：

“我娘临终，交给我两件信物，一件是皇上亲自题诗画画的折扇，一件是那张“烟雨 图”！要我带着这两样东西，来北京面见皇上，再三叮嘱，一定要我和爹相认。我办完了娘 的丧事，卖了房子，带着金琐，来到北京。谁知到了北京，才知道皇宫有重重守卫，要见皇 上，那有那么容易！在北京流落了好多日子，也想过许多办法，都行不通。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认识了充满侠气的小燕子，我俩一见如故，我就搬到狗尾巴胡同的大杂院里，去和小 燕子同住，两人感情越来越好，终于结为姐妹……

“等一下！你和小燕子结为姐妹，她怎么会跟你同姓”尔康追问。

“小燕子无父无母，姓什么，那时生的，都搞不清楚。她为了要抢着作我的姐姐，决定 自己是八月初一 生的，因为她没有姓，我觉得好可怜，就要她跟着我姓夏。”

“原来如此！”大家都恍然大悟，不禁深深点头。

“我和小燕子既然是姐妹了，也没有秘密了！我就把信物都给小燕子看了，把身世告诉 了她。小燕子又惊又喜，整天帮我想主意，怎样可以见到皇上？然后就是围场狩猎那天。事 实上，我们三个都去了围场，小燕子带路，要我翻越东边那个大峭壁，是我和金琐不争气， 翻来翻去翻不动，摔得一身是伤。没办法了，我就求小燕子，带着我的信物，去见皇上！把 我的故事，去告诉皇上！小燕子就义不容辞的带着我的信物，闯进围场去了！从此，我就失 去了她的消息，直到今天，才在街上看到她，她却已经成了‘还珠格格’！”

紫薇说到这儿，已经人人震动。大家都惊讶不止，紫薇的故事，几乎毫无破绽，太完整 了。大家呆呆的看着紫薇，研究着这个故事的可信度。金琐站在一边，紫薇说一段，她就哭 一段，更让这个故事，充满了动人的气氛。

“我的故事，就是这样。我发誓我所说的话，一字不假。可是，我自己也知道，要你们 相信我的故事，实在很难。现在，我身上已经没有信物了，一切变得口说无凭。可是，小燕 子不是济南人，她是在北京长大

的，住在狗尾巴胡同十二号，柳青柳红和她认识已久，她的 身分实在不难查明。如果福大人肯明查暗访一下，一定会真相大白。我到了今天，才知道人 心难测，我和小燕子真心结拜，竟然落到这个后果。

想到自从小燕子失踪，我为她流泪，为她祷告，为她祈福，为她担心… 我现在真的很 心痛。我已经不在乎自己是不是格格，只可惜失去一个好姐妹，又误了父女相认的机会！” 紫薇说到这里，痛定思痛，终于流下泪来。

大家听完，彼此互视。好半天，都没有人说话。

过了一会儿，福伦便站起身来。

“夏姑娘的故事，我已经明白了！我想，如果夏姑娘所言，都是真的，我们一定会想办法，给你一个公道！目前，就请夏姑娘留在府里，把身于先调养好，一切慢慢再说！” 说着，回头看福晋：“拨两个丫头照顾夏姑娘！”

“你放心，我会的。”

福伦起身离去，尔泰相随。

尔康跟着福伦，走了两步，不知怎的，又退了回来。

尔康摸着桌上已经凉了，还没喝过的药碗，看着紫薇。温柔的说：

“药已经凉了，我待会儿让丫头去热！药一定要吃，身上的伤，一定要养好！今天… 在街上，实在是冒犯了，当时那个状况，我没有第二个选择！”

紫薇凝视尔康，含泪点头：

“不！你没有冒犯我，是你救了我！如果我今天落在其他人手里，大概已经没命了！谢 谢谢你肯带我回府，谢谢你肯听我说这么长的故事！”

尔康深深的看着紫薇，看着看着，竟有些眩晕起来。

学士府有一段忙碌的日子。

尔康马不停蹄，立刻去了大牢。柳青柳红那天和侍卫大战，怎么打得过那么多大内高 手，已经失手被捕。尔康什么话都没说，就把两人放了出来。接着，尔康去了大杂院，参观 了小燕子和紫薇往过的房间，见过了大杂院里的老老小小，又和柳青柳红长谈了一番。什么 都真相大白了！紫薇是真格格，小燕子是假格格！

尔康实在太震动了。再也想不到，小燕子这么大胆，冒充格格，犯下欺君大罪，这是要 诛九族的事！

但是，想那小燕子，一生贫困，混迹江湖，又没受过什么教育，碰到这么大的诱惑，可 以从一无所有，摇身一变，变成什么都有，她大概实在无法抗拒这个机会吧！至于犯罪不犯 罪，杀头不杀头，她大概也顾不得了。

尔康证实了紫薇的故事以后，第一件要处理好的，就是柳青柳红。

“我想，你们对于小燕子怎么会变成格格，一定充满了疑问。这件事确实很离奇！她是 那天闯围场，被皇上拿下了，带进宫里，是她的缘分吧，皇上居然十分喜欢她，就收了她做 ‘义女’！事情是很简单的，但是，她既然已经是“格格”了，两位最好守口如瓶，不要把 格格的往事，拿出来招摇，免得惹祸上身。”

柳青一挺背脊，粗声说：

“什么惹祸上身？她变成格格也好，她变成天王老子也好，她就是变不出她自己那个 样！孙悟空不管怎么变，还是一只猴子！”

“这话错了！”尔康正色的，严重的说：“她有了头衔，有了封号，有了皇上的宠 爱……她已经成了金枝玉叶、不是当初走江湖的姑娘了，即使是我，也不敢直呼她的闺名， 你们也收敛一点！否则，像今天这种牢狱之灾，恐怕会源源不绝而来，那时候，就不能像今 天这样轻松了厂柳青怔忡着，脸色阴晴不定。

柳红已经听出尔康话中的厉害。慌忙对尔康说道：

“我们明白了！从此以后，不会乱说了！”

“那就好！”尔康看着二人：“至于夏姑娘，暂时住在我们府里，大概不会回到这儿来 住了！你们心里，也该有个谱！”说着，就从怀中掏出一锭银子，放在桌上。“这个，请给 大杂院里的老老小小，买点吃的穿的！是……夏姑娘的一点心意。”

柳青满面狐疑，瞪着尔康，知道对方的来头，听出对方的“言外之意”，他就算有一千 个，一万个怀疑，也只有咽进肚子里去。他深吸了一口气，冲口而出：

“看样子，不止小燕子当了“格格”，紫薇也变成凤凰了！我们什么都不问。这个大杂 院，和紫薇小燕子她们，大概是缘分已尽了！”

尔康回到学士府，把经过都说了。福伦一家，实在是震撼到了极点。

尔泰对小燕子，充满了好感，怎样都无法相信，那个天真无邪、毫无心机的小燕子，会 是一个出卖结拜姐妹，雀巢鸠占的假格格！

“怎么可能呢？”他不住口的说：“那个‘还珠格格’天真烂漫，有话就说，一点心机 都没有，举止动作之间，完全大而化之，什么规矩礼仪，对她来说，都是废话。上次和她在 御花园里相遇，她居然就在亭子里面，和我们喝起酒来，简直像个男孩子一样，又淘气又率 直，是个非常可爱，也非常有趣的人。她怎么可能背叛紫薇，做下这样不可原谅的大事？”

“不管你相不相信，事实就是事实！”尔康懊恼的说。“假格格在宫里，真格格在府 里！这件事，是件大大的错误！”

福晋思前想后，不禁着急起来。

“这事有点不妙！皇上对这个还珠格格好像爱得不得了，现在连酬神都酬过了，祭天也祭过了，等于昭告天下了……如果搞了半天，居然发现是个假格格，皇上的面子往哪里搁？恐怕有一大群人要受到牵连，头一个，就是令妃娘娘！皇后和令妃已经斗得天翻地覆，拿着这个把柄还得了！”

福伦神色一凛，接口说：

“夫人，你想的，正是我想的。”

“阿玛的意思是……”尔康看着福伦。

福伦眼光锐利的看着尔康：

“不管怎样，我们先把这个夏姑娘留在府里，免得她在外面讲来讲去，闹得人尽皆知！至于她是真格格这件事，只有我们几个知道，一定要严守秘密！目前，什么话都不能泄露……”

“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做吗？”尔康着急的问：

“已经知道了真相，还让那个假格格继续风光吗？我觉得，应该把真相禀告皇上！”

福伦一凛，急忙说道：

“事关重大，千万不能操之过急。我们是令妃的娘家人，有个风吹草动，大家都会惹祸上身！”

“这么说，紫薇的身份就永远没办法澄清了！何至于皇上知道被骗，就要迁怒给令妃娘娘呢？”尔康问。

“皇上不迁怒，总有人会迁怒！还是小心点比较好！何况，我看那还珠格格长得如花似玉，一天到晚眉开眼笑，逗得皇上高高兴兴，如果真砍了头，也有点于心不忍啊！”

福伦此话一出，尔泰就忙不迭的点头。

“是啊！皇上每次看到还珠格格就笑，如果发现她是假的，说不定会老羞成怒呢！我看，咱们先不要说，我找一个机会，把五阿哥带到家里来，让他见紫薇，再跟他研究一下，好不好”福伦慎重的点了点头。

“尔泰说的不错，别忘了，皇上有错也是没错！”

皇上喜欢的人，不是格格也贵为格格！我并不是要将错就错，把真相遮盖下去，而是要摸清很多状况，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你们这些天，到宫里多走动走动，先探探风声。或者，私下里，跟还珠格格谈一谈，问她认不认识夏紫薇，看她怎么说？”

“是！”尔泰应着。

福伦严肃的扫了尔康一眼。

“家里住着一个夏紫薇，这是福家的大秘密！她是福是祸，咱们目前都不知道，得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所以，我要求你们，把你们的嘴，都闭紧一点，知道吗？尔康虽然觉得，这样对紫薇有点过意不去，可

是，他是聪明的，有思想和判断力的，他知道，福伦所有的顾虑，都是真情。这件事，只要一个弄得不巧，就是全家的灾难。伴君如伴虎，难啊！当下，也就心服口服的答应了福伦：

“是！我们见机行事，绝不轻举妄动。”

但是，总得有一个人，把这个暂时“按兵不动”的结论告诉紫薇。尔康想着，叹了一口气长气。

夜，宁静而安详。紫薇正坐在桌前，抚着琴，轻声的唱着一首歌：

“山也迢迢，水也迢迢，山水迢迢路遥遥。

盼过昨宵，又盼今朝，盼来盼去魂也消！

梦也渺渺，人也渺渺，天若有情天也老！

歌不成歌，调不成调，风雨潇潇愁多少？”

紫薇的歌声，绵绵逸逸，婉转动听。

有人敲门，金锁把门一开，尔康正托着一个药碗，站在门外。

“好美的琴，好美的歌！”尔康笑吟吟的看着紫薇，由衷的赞叹着。

紫薇的脸一红，慌忙让进尔康。

“让福公子见笑了！我看到墙上挂着这把琴，一时无聊，就弹来解闷！”看到尔康手里的药碗，就有些失措起来：“你亲自给我送药来？这怎么敢当？”

“如果不敢当，就趁热喝了吧！”

金锁急忙接过药碗，帮紫薇吹冷。

“身上的伤，还疼不疼？”，尔康凝视紫薇。

紫薇在这样的温存下，有些心慌意乱。

“好多了！谢谢。”

“不要谢！想到那天让你受伤，我懊恼得要死。

你还左一个谢，右一个谢”尔康正视着紫薇，把话题一下于切入了主题：“我已经和柳青柳红都谈过了！

也去过了你们住的大杂院！”

紫薇震动着，凝神看着尔康。

“那么，你的结论是什么？”

“请先吃药，我再说。”

紫薇心急，端起药碗，咕嘟咕嘟的喝了。喝完，放下药碗，睁着一对明亮的眼睛，询问的看着尔康。

“你已经说服了我，我相信你的故事！正像你说的，见过了柳青柳红，就真相大白了！可是，现在的状

况非常复杂，你已经没有信物，只有一个故事，如果小燕子咬定她是真格格，你反而是个冒牌货！如果皇上不相信你，你就有杀身之祸！”

“如果皇上不能相信我，你为什么会相信我？”

“我的相信里，还有一大部分是我的直觉！”尔康坦率的看紫薇：“你的本人，就是最大的说服力！”

紫薇微微一震，心里很着急。

“你的意思是说，我的故事，以及人证物证都不见得有用！”

“对！柳青、柳红和大杂院里那些人，可能都是和你串通好的！你们看到小燕子轻轻松松就当了格格，大家眼红，就编出来这样一个故事！，’在一边的金琐，听到这儿，就气极败坏的喊了起来：

“岂有此理！福大少爷。你要为我们小姐申冤呀！”

“金琐别急，这只是我在举例！但是，事实上可能性很大，皇上毕竟是皇上，我阿玛有一句话说得最中肯，皇上就算‘错了’，也是‘没错’！他已经‘先入为主’，认定了小燕子，现在又跑出来一个夏紫薇，他一定想，他认了一个还珠格格，现在，阿猫阿狗都想当格格了！所以，我们不敢贸然让你出面，除非我有把握，能够保护你的安全，能够让皇上完全接受这个故事！”

紫薇听得心都冷了，脸色灰败。

“那么，我是百口莫辩了？”

“那倒也不尽然！我和全家都研究过了，现在，只有请你稍安勿躁，在我们府里委屈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我们会去宫里，试着接触小燕子，现在，关键还是在小燕子身上，解铃还须系铃人！”

紫薇两眼发直，脚一软，乏力的倒进一张椅子里。

“她已经当了格格了，这个铃，她早就打了死结，现在还会去解铃吗？”

尔康深思，慢慢的说了一句：

“那也说不定！”

紫薇一怔，想着小燕子，侠义的小燕子，热情的小燕子，爱抱不平的小燕子，心无城府的小燕子，和她结拜的小燕子……小燕子小燕子啊，她心里苦涩的喊着，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小燕子在宫里好难过。

祭天已经祭过了，风光也已经风光过了。她这两天，眼皮跳，心跳，半夜作梦，都会喊着紫薇的名字醒过来。她要出宫去，她要去大杂院，她要找紫薇！

她要对紫薇忏悔，把整个故事告诉她！想办法把这个“格格”还给紫薇。

可是，她怎么样都没想到。那重重宫门，进来不容易，出去更不容易！

“带着小邓子、小卓子，她也尝试大大方方出去，才走到宫门前面，就被侍卫拦住。小燕子一掀眉，一瞪眼。

“我是还珠格格呀！”

侍卫一齐弯身行礼，齐声喊着：

“奴才参见还珠格格！”

小燕子一挥帕子。

“不要行礼，不要参见，只要让开几步，我要出去走走。”

“皇上有旨，要还珠格格留在宫里，暂时不能出宫。”

小燕子一急：

“皇阿玛说，‘祭天’之后，就可以出宫了！你们让开吧。”

侍卫毕恭毕敬的站立着，像一根根铁杵，丝毫不动，大声应道：

“奴才没接到圣旨，不敢作主！”

小燕子还待争辩，小邓子和小卓子上前。

“格格就回去吧！奴才说了，格格还不信！上次容嬷嬷特别把咱们两个叫进去，说要咱们好好侍候格格，不能让格格出宫！”

小燕子出不了宫，生气了。

“容嬷嬷是个什么东西？”

小邓子慌忙四看，赔笑的警告道：

“容嬷嬷可是皇后跟前的红人，就是格格，也得听她的！”

“笑话！我小燕子从来就没听过谁的！”

小燕子噘着嘴，气呼呼的一甩袖子，回头就走。

小邓子、小卓子慌忙跟随。

小燕子走到另一道宫门前，又被侍卫挡住了。

“你们看清楚，我是还珠格格呀！”她气冲冲的喊：“我不是你们的犯人啊！你们不认得我吗？”

侍卫们全部弯下腰去，齐声大喊，行礼如仪：

“格格吉祥！”

小燕子气得一跺脚，差点把“花盆底”跺碎。

“你们不让我出去，我还吉祥个鬼！我就‘不吉祥’啦！”

当天夜里，小燕子梦到紫薇。她腾云驾雾般走向小燕子，眼中带笑，嘴角含愁。

“小燕子，你好不好？”她温柔的问。

“我……好……不好……好……”小燕子挣扎的，碍口的答。

“你偷了我的折扇，你偷了我的画卷，你偷了我的爹，你很得意啊？”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解释……”

紫薇蓦然间扑向小燕子，伸手去掐她的脖子，尖声大叫：

“你这个骗子！把我的爹还给我！还给我……我掐死你！”

小燕子大骇，张口狂叫：

“紫薇！你听我解释……紫薇……不要这样，我们是姐妹呀……救命呀……”小燕子一惊而醒。明月、彩霞睡在炕下，都被她的尖叫惊醒过来。

明月、彩霞跳起身子，双双扶住她，不断拍着，喊着：

“格格！没事没事！你又作梦了！”

小燕子怔忡的眨着眼睛，四面观望。

“我在哪里？”她迷迷糊糊的问。

“回格格，当然在宫里了。”

“宫里……我好想大杂院啊！”她出神的说。

明月、彩霞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不敢接口。

小燕子推开明月彩霞，赤脚跳下床来。

明月、彩霞慌忙给她披衣服，穿鞋子。

“不用！腾腾腾腾要管我！”小燕子推开她们两个，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来看去。“现在几更了？”

“回格格，刚打过二更。”

小燕子转动眼珠，满房间东张西望。忽然拍了拍手，喊：

“小卓子，小邓子！快来#####”

小卓子和小邓子一面应着“喳”，一面屁滚尿流般弯腰冲进房，兀自睡意朦胧。

“奴才在！”

“你们以后，在我面前，不要自称‘奴才’！”

“喳！奴才知道了。”小邓子大声答道。

“奴才遵命！”小卓子喊得更响。。

明月掩口一笑。

小燕子瞪了明月一眼，没好气的问：

“笑什么笑？”

明月“噗通”一跪。

“奴婢该死！”

燕子大为生气，拼命跺脚。

“什么奴婢该死？为什么该死？以后，都不可以说‘奴才该死！奴婢该死！’谁都不是‘奴才奴婢’，听到没有！”

四人便异口同声的回答：

“奴才、奴婢听到了！”

小燕子无可奈何，叹了一口气。放弃这个题目了。

“小卓子、小邓子！你们把那个帐子上的铜钩给我拆下来。”

“帐子上的铜钩？”

“对抖抖！两个不够，再给我多找几个来#还有，把你们的衣裳给我一件，再去给我找一些绳子来#粗的细的都要，越牢越好！”

“现在就要吗？”

“现在就要！快去！”

小邓子和小卓子急忙大声应道：

“喳！”

快四更的时候，小燕子穿着一身太监的衣服，用一条灰色的帕子蒙住脸，只露出一对亮晶晶的眼睛。

轻乔悄悄的来到西边的宫墙下，这儿是宫里最荒凉的地方。

她蛰伏着，隐藏在黑暗的角落，四面张望。

几个侍卫，巡视之后，走了开去。

小燕子又等了一会儿，见四下无人，便站起身来，走到墙边，仰头看着宫墙。

她试着跳了几跳，根本上不了墙。心里不禁呐咕：

“每天吃啊扯！吃得这么胖，弄得我轻功都不灵了！墙又那么高！幸好我有准备！”

她就从怀里，掏出一条用帐钩做的工具来。她甩着帐钩，对着墙头抛了好几下，钩子终于抓住了墙头。

她立刻顺着绳子，往上攀爬。她爬了一半，忽然看到一队灯笼快速移近。

“不好！侍卫来了！快爬！”她心里叫着，慌忙手脚并用，往上攀爬。谁知帐钩绑的飞爪不牢，“卡答”一声，有个钩子松开了。

侍卫们立刻站住，四面巡视，大声问：

“什么声音？有刺客！什么人？出来＃”

灯笼四面八方照，小燕子大惊。

侍卫们尚未发现吊在半空的小燕子，谁知，那帐钩一阵“卡答卡答”，全部松掉，小燕子便从空中直落下来，正好掉在侍卫的脚下。

“刺客！刺客！”侍卫们哄然大叫。

刹那间，十几支长剑“喇”的出鞘，全部指着小燕子。

小燕子魂飞魄散，大叫道：

“各位好汉，手下留情！”

“是个女人？…一个侍卫用剑“呼”的挑开了小燕子脸上的帕子。

侍卫们的长剑顿时“眶啍眶哪”全部落地。大家惊喊出声：

“还珠格格！”

第七章

天亮没多久，乾隆就被侍卫和小燕子惊动了。

乾隆带着睡意，揉着眼睛，无法置信的看着那穿着太监衣服的小燕子。衣服大大，完全不合身，太长的袖子，在袖口打个结，袖子里面鼓鼓的。太宽的衣服，只得用腰带在腰上重重扎紧，扎得乱七八糟，拖泥带水。脸上东一块脏，西一块脏，狼狈万分。那儿像个格格，简直像个小乞丐。却挺立在那儿，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乾隆惊愕得一塌糊涂。

“什么事，一清早就把朕吵醒？你怎么又变成女刺客了？你简直乐此不疲啊！这是一身什么打扮？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拿起侍卫交上来的那些帐钩绳子，看得一头雾水。“这一堆又是什么东西？”

小燕子嘟着嘴，气呼呼的答道：

“这是‘飞爪百练索’！”

“啊？‘飞爪百练索’？这还有名字呀？”乾隆更加惊异。

“当然不是正式的啦！我临时做的嘛！小卓子小邓子气死我了，跟他们说那些绳子不够牢，太细了，他们就是找不到粗的！害我摔下来…”

站在一边的令妃，忍不住插嘴问：

“你从哪里摔下来？”

“墙上啊！摔得浑身都痛！还差点给那些侍卫杀了！”

乾隆一脸的不可思议。

“你半夜三更去翻墙？还带了工具去？你要做什么？”

小燕子委屈起来。

“我跟皇阿玛说过了，我要到宫外去走走！可是，大家都看着我，每一道门都守了一大堆的侍卫，我就是出不去！这皇宫是很好玩，可是，我想我的朋友了，我想紫薇，柳青，柳红，小豆子…我真的不能忍耐了！”

乾隆瞪着小燕子，有些生气了：

“胡闹！太胡闹了！你现在已经封了。‘格格’，不是江湖上的小混混呀！你娘怎么教你的？你打那儿学来这些下三滥的玩意？”看钩子绳子：“哼！飞爪百练索！”

令妃见乾隆生气，急得不得了，对小燕子拼命使眼色。奈何小燕子也越来越生气，越来越委屈。根本不去注意令妃的眼光。

“朕记得你娘，是个温柔得像水一样的女子，怎会教你一些江湖门道？你这些三脚猫的武功，是那个师父教的？”乾隆的声音，严厉起来。

小燕子听乾隆又问到“娘”，难免有些心虚，想想，却代紫薇生起气来。没有进宫，还不知道乾隆有多少个“老婆”，进了宫，才知道三宫六院是什么！

小燕子背脊一挺，完全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对乾隆一阵抢白：

“你不要提我娘了，你几时记得我娘？她像水还是像火，你早忘得干干净净了！你宫里有这个妃，那个妃，这个嫔，那个嫔，这个贵人，那个贵人…我娘算什么？如果你心里有她，你会一走就这么多年，把她冰在大明湖，让她守活寡一直守到死吗？”

乾隆这一生，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顶撞，顿时脸色发青，一拍桌子，大怒道：

“放肆！”

乾隆这一拍桌子，房里侍立的腊梅冬雪和太监，全部“噗通噗通”跪落于地，只有小燕子仍然挺立。

令妃急忙奔过来，推着她说：

“快给你皇阿玛跪下！说你错了！”

小燕子脑袋一昂，豁出去了。

“错什么错？反正谁生气都要砍我的脑袋！自从我进宫以来，我就知道我的脑袋瓜子在脖子上摇摇晃晃，迟早会掉下来！”说着，一个激动，就大声的冲口而出：“皇阿玛！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根本不是‘格

格’，你就放了我吧！”

此话一出，人人震惊。令妃吓得花容失色，心惊胆战，脱口就喊：一“格格！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跟你皇阿玛斗气要有个分寸，毕竟不在民间，你的‘阿玛’是皇上啊！”

谁知，小燕子答得飞快，想也不想的说：

“我的阿玛不是皇上，我的阿玛根本不知道是谁？”

乾隆瞪着小燕子，见小燕子一脸的倔强，满眼的怒气，一股“绝不妥协”的模样，那份傲气和勇敢，竟是自己诸多儿女中，一个也不曾有的。想想，这孩子的指责，却有她的道理啊！他瞪着瞪着，不禁内疚起来。他叹口气，再开口时，声音竟无比的柔和：

“小燕子，朕知道是朕对不起你娘，其实，朕在几年后，又去过济南，想去接你娘的！但是，那次碰上孝贤皇后去世，什么心情都没有了！那种风月之事，也不能办了！朕知道你心里，一直憋着这口气，今天说了出来，就算脾气发过了！‘不是格格’这种呕气的话，以后不许再说！朕都明白了，你娘…她怪了朕一辈子，恨了朕一辈子吧！”

小燕子目瞪口呆，无言以答了。睁大眼睛，愣愣的看着乾隆。

乾隆误会这样的眼光，是一种“默认”，心中立即充满了柔软、酸楚和难过。

“老实告诉你吧，朕的众多儿女中，没有一个像你这样大胆，敢公然顶撞朕！今天看在你娘面子上，朕不跟你计较了！”便柔声的喊：“你过来！”

小燕子没有上前，反而本能的一退。

“真的跟阿玛呕气吗？”乾隆的声音更加温柔了，几乎带着歉意。

令妃见乾隆竟如此赔小心，简直见所未见，就把小燕子拉上前去，笑着打哈哈：

“皇上，您瞧格格这张脸，跟小花猫似的！闹了一夜，又翻墙，又摔跤，还差点被侍卫杀了……在这儿等您起床，又等了好半天，难怪脾气坏，吓着了，又太累了嘛！”

乾隆伸手，托起了小燕子的下巴，仔细的凝视她，深深一叹。

“你这个坏脾气，简直跟朕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小燕子睁大了眼睛，注视乾隆，本来以为，被乾隆逮到，一定会受到重罚，没料到乾隆居然这么温柔！她忽然热情奔放，张开嘴，“哇”的一声哭了。

“怎么了？怎么了？”乾隆大惊。”小燕子一伸手，攥住乾隆的衣服，这一下，真情流露，呜呜咽咽的说道：

“我从来不知道，有爹的感觉这么好！皇阿玛，我好害怕，你这样待我，我真的会舍不得离开你呀！”

乾隆的心，被小燕子这种奔放的热情，感动得热烘烘的，前所未有的有一种天伦之爱，竟把他紧紧的攫住

了。

乾隆就把小燕子温柔的拥在怀中，眼眶湿润的说：

“傻孩子，从今以后，你是朕心爱的还珠格格，朕也舍不得让你离开呀！”

小燕子听了这样的话，又喜又忧又感动，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片刻，乾隆拍了拍小燕子的头，说：

“以后想到宫外去，就大大方方的去！不要再翻墙了！咱们满人生性豪放，女子和男人一样可以骑马射箭！你想出宫，也不难！只是，换个男装，带着你的小桌子小邓子一起去！不能招摇，还要顾虑安全！”

小燕子一听，大喜，推开乾隆，一跪落地，“碰排排”磕了好几个响头。

“谢谢皇阿玛！谢谢皇阿玛！”

”不过，有个条件！”乾隆笑了。

“什么条件？”

“过两天，去书房跟阿哥们一起念书！我已经告诉纪晓岚，要他特别教教你！纪师傅学问好得很，你好好学的学！你娘没教你诗词歌赋，咱们把它补起来！

纪师傅说你学得不错，你才可以出宫！”

小燕子脸色一僵，心又落进谷底去了。

“啊？还要念书啊！”她心里叫苦不迭。当个格格，怎么这样麻烦！

小燕子走出乾隆的寝宫，仍然穿着她那身太监的衣服，嘴里念念有辞，一路往漱芳斋走。“念好了书，才许我出宫，根本就是唬弄我嘛！小时候在尼姑庵，师傅教我念个三字经，已经要了我的命，现在再念，搞不好弄个一年两年，都念不好，那岂不是一年两年都出不去了？这要怎么办才好……”

迎面，尔泰和永琪走了过来。

永琪看到来了一个小太监，就招手道：

“你给我们沏一壶茶来，放在那边亭子里！我和福二爷要谈一谈！”

小燕子见是他们两个，心中一乐，什么都忘掉了，就想跟他们开个玩笑。用手遮着脸，学着小太监，一甩袖子，哈腰行礼。

“喳！”

小燕子这一甩袖子，甩得太用力了，袖口的结都散开了，几个藏在袖子里，准备带给紫薇的银锭子，就骨碌骨碌的从袖子里滚了出来，滚了一地。另一个袖子里的一串珍珠和金项链，也稀哩哗啦落地。小燕子急忙趴在地上捡珍珠项链和银锭子。

永琪大惊，喊道：

“呔！你是哪一个屋里的小贼！身上藏着这么多的银子和珠宝，一大清早要上哪里去？”

永琪说着，就飞窜上前，伸手去抓小燕子的衣领。

小燕子回手，就一掌对永琪劈了过去。

永琪更惊，立刻招架，反手也对她打去。

小燕子灵活的翻身飞跃出去，永琪也灵活的跃出，紧追不舍。

尔泰一看，不得了，宫里居然有内贼，还敢和五阿哥动手！就腾身而起，几个飞窜，稳稳的拦在小燕子面前。

“小贼！看你往哪里跑？”

小燕子抬头，和尔泰打了一个照面，眼光一接，尔泰吓了一跳。怎么是小燕子？尔泰还没反应过来，小燕子乘他闪神之际，一脚飞踢他的面门。

尔泰急忙应变，伸手去抓她的脚。

她刚刚闪过尔泰，永琪已迎面打来。她想闪开永琪，奈何永琪功夫太好了、避之不及，就被永琪拎着衣服，整个提了起来。她还来不及出声，永琪举起她，就想往石头上面掼去。

这一下，小燕子吓得魂飞魄散，尔泰已经大喊出“五阿哥！千万不可！那是还珠格格啊！”

小燕子也在空中挣扎着，挥舞着手，大喊大叫：

“五阿哥！我认输了！不打了#####”

永琪大惊失色，急忙松手。

小燕子翻身落地，站稳了，对永琪嫣然一笑，一揖到地。

“五阿哥好身手！上次被你射了一箭，我心里一直不大服气，因为我当时东藏西躲的，完全没有防备！所以，刚刚就想跟你斗斗看！没想到，差点又被你砸死，现在服气了，以后不敢惹你##”

永琪目瞪口呆，瞪着小燕子，惊愕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样一闹，就惊动了侍卫，大家奔来，七嘴八舌的喊：

“怎么？出了什么事？又有刺客吗？”

尔泰大笑，对待卫们挥手。

“去热热！没事了！是还珠格格跟咱们闹着玩！”

侍卫们惊奇着，一面行礼，一面议论纷纷的散了。

永琪目不转睛的看着小燕子。

“你到底要给我多少意外，多少惊奇呢？这样的‘格格’，是我一生都没有见过的！”他上上下下的打量小燕子：“你为什么穿成这样？带着那些银子和珠宝要干什么？”

尔泰心中藏着“真假格格”的秘密，更是深深的注视着小燕子，问：

“侍卫说，你昨天晚上，又闹了一次刺客的把戏，真的吗？”

小燕子看着两人，心中一动。压低了声音说：

“你们帮我好不好？我有事要求你们！”

“什么事？”

“我们到漱芳斋去谈！”

永琪和尔泰交换了一个视线，一语不发。就跟着小燕子到了漱芳斋。

小邓子、小卓子、明月、彩霞慌忙迎过来，四个人都是哈欠连天，不曾睡觉的样子。见到永琪和尔泰，连忙行礼下跪喊“吉祥”，小燕子对这一套好厌烦，挥手对四人说：

“你们四个，通通去睡觉！”

四人异口同声的回答：

“奴才不敢睡？”

小燕子听了就生气，大叫：

“掌嘴！”

四人就立刻左右开弓，对自己脸上打去。小燕子大惊，怎么真打？又急喊：

“不许掌嘴！”

四人这才住手。

小燕子瞪着四个人，严重的说。

“跟你们说说多少次了，这‘奴才不敢，叙婢不敢，奴才该死，奴婢该死’在我这个漱芳斋，全是忌讳，不许说的！以后谁再说，就从月俸里扣钱！说一句，扣一钱银子，说多了，你们就白干活了，什么钱都拿不到！”

四人傻眼了。小邓子就一哈腰说：

“奴才遵命”，‘记下！记下！小邓子第一个犯规，小卓子，你帮我记下！’小卓子立即回答：

“喳！奴…”想了起来，赶快转口说：“小的遵命。”

小燕子摇头，没辙了，挥手说：

“都下去吧！我没叫，就别进来。”

“喳！”四个人全部退下了。

永琪和尔泰看得一愣一愣的。永琪不解的问：

“为什么他们不能说‘奴才’？”

小燕子不以为然的对永琪瞪大眼睛，嚷着说：

“你当‘主子’已经当惯了，以为‘奴才’生来就是奴才，你不知道，他们也是爹娘生 的，爹娘养的，也是爹娘捧在掌心里长大的，只因为家里穷，没办法。才被送来侍候入，够 可怜了！还要让他们嘴里，不停的 说‘奴才这个，奴才那个’，简直太欺负人！我不是生来 的格格，我不要这些规矩！他们说一句‘奴才’，我就难过一次，我才不要让自己一天到晚，活在难过里！”

永琪和尔泰，都听得出神了。两人都盯着小燕子看，永琪震惊于小燕子的“平等”论， 不能不对小燕子另眼相看。这种论调，是他这个“阿哥”从来没有听过的，觉得新鲜极了， 小燕子说得那么“感性”那么“人性”，使他心里有种崭新的感动。尔泰知道她不是真格格，对她的“冒充”行为，几乎已经‘定罪’。这时，看到的竟是一个热情、天真，连“奴才”都会爱护的格格，就觉得深深的迷惑了。

“你说得有理！我们这种身份，让我们生来就有优越感，以至于从来没有考虑过别人的 感觉，确实，这 对他们，是一种伤害吧！”永琪说。

小燕子的正义感发作了，越说越气：

“尤其是太监们，先伤害他们的身体，再伤害他们的…他们的…，想不出来应该怎么措 辞。

尔泰接口：

“再伤害他们的‘尊严’？”

“对！就是‘尊严’什么的！反正，把他们都弄糊涂了，连自己是个和我们一样的人， 都不明白了。

怎么跟他们说，他们都搞不清楚！”小燕子叹口气，脸色一正，看着二人：“言归正 传，你们要不要帮我？”

“帮你做什么？”尔泰问。

小燕子才诚诚恳恳的看着永琪和尔泰，哀求的说：“带我出宫去！我化装成你们的跟班 也好，小厮也好，小太监也好… 你们把我带出去，因为皇阿玛不许我出去！”

永琪一愣，面有难色，看尔泰：

“这个… 好像不大好…”

尔泰盯着小燕子：

你要出去干什么呢？如果你缺什么，告诉我，我帮你去办！要做什么，我也可以帮你去 做！要送个信什么的，我帮你去送！”

小燕子心里急得不得了，满屋子兜着圈子，跺脚说：

“你们不懂，我一定要出去呀！我有一个结拜姐妹，名叫紫薇，我想她嘛！不知道她好 不好？我急都急死了，我要去见她呀！我要给她送银子首饰去，还有一大堆的话要告诉她 呀！”

尔泰大大一震。紫薇！结拜姐妹！原来，她的心里，还是有这个夏紫薇的！

当天，尔泰就把小燕子的话，原封不动的告诉了紫薇和尔康。

“她说她想我？有一大堆话要告诉我？”紫薇震动的喊。

“是！而且为了要出宫，昨天夜里去翻围墙，差点又被当成刺客杀掉了！连皇上都给惊动了！”

“你有没有告诉他，夏姑娘在我们家呢？”尔康急急问尔泰。

“我当然没说，没跟你们商量好，我怎么敢泄露天机呢？不过，随我怎么看，随我怎么研究，我都没办法相信，还珠格格是个骗子，是个很有心机的人！

她看来天真得不得了！”

金锁忍不住插口了：

“两位少爷不知道，她骗人的功夫老到家了，当初我们也着了她的道儿，她在北京好多地方，都设过骗局，反正骗死人不偿命！”

“金锁！你别插嘴！”紫薇回头叱责着。

金锁不说话了。尔康凝视紫薇，沉思着问：

“你要不要见她一面呢？”

“见得到吗？怎么见呢？”紫薇屏息的问。

“有两个办法。一个是，你混进宫去！一个是，她混出宫来！”

“可能吗？”紫薇眼睛一亮。

“只要安排得好，当然可能！额娘随时可以进宫，我们把你扮成丫头，跟额娘一起进宫，到了宫里，必须靠五阿哥里应外合……”尔康转眼看尔泰：“恐怕我们瞒不了五阿哥！你得把这件事告诉他。”

“这办法好像有点冒险！宫里的人太多了，眼线太多了！还珠格格出了不少的事，现在宫里对她都很注意……尤其皇后，等着要抓她的小辫子！我和五阿哥，今天在她那儿坐了坐，我们都怕会被人一状告到皇后面前，说她行为不检呢。”

“我们用第二个办法！照她所要求的，把她打扮成小太监，带出宫来吧！这也需要五阿哥帮忙才行。带出来之后，还得送回去！”尔康积极的说。

“我们信得过五阿哥，他一定不会泄露机密的！”

“夏姑娘……”尔康再度凝视紫薇。

“能不能请你们不要叫我‘夏姑娘’，如果不见外，就叫我紫薇吧！”

“行！那么，你也不要公于少爷的喊，叫我尔康，叫他尔泰吧。”

“好，”紫薇注视尔康：“你刚刚要说什么？”

“你要心里有个谱！不管小燕子是怎么做到的，她确实做到了！她已经让皇上心服口服，认了她，还非常宠爱她！昨夜她在皇宫里翻墙，皇上都不肯追究，你就知道她的能耐了！可是，如果皇上发现她是假格格，以皇家律例，她是死罪一条！你，真想置她于死地吗？”

紫薇心里一酸，寻思片刻，坦白而真诚的说：

“小燕子和我是结拜过的，她是我的姐姐！在结拜的时候，我就诚心诚意的向皇天后土禀告过，将来无论我们两个的遭遇如何，我一定对她“不离不弃”！

现在，她顶替了我的地位，当了格格，我虽然懊恼生气，可是，她还是我的姐姐！如果，为了要证明我自己的身份，而把她置于死地，我是绝对绝对不愿意的！我现在想见她一面，主要是想弄清楚，到底这是怎么回事？这个疙瘩卡在我心里，我是坐立不安，只要她给我一个解释，让我了解真相，我就回济南去，当一辈子的夏紫薇！”

这一篇话，使尔康深深的感动了，他一眨也不眨的看着紫薇，一叹：

“那……你也不必回济南，人生的际遇，有时是很奇怪的。老天或者有它的安排，也说不定！”

紫薇一怔，凝视尔康，尔康的炯炯双眸，也正灼灼然的看着她。两人目光相接，都有着深深的震动。

“那么，让我和阿玛再研究一下，和尔泰再部署一下，你相信我，我一定尽快安排你和小燕子见面！”尔康说。

紫薇感激不已，期待得心跳都加速了。

“我先谢谢你了！”

于是，这天下午，永琪和尔泰结伴来到漱芳斋，两人的神色都非常严肃，一进门，永琪就把自己贴身的太监小顺子、小佳子都安排在院子外面。又极其慎重的叫来小邓子、小卓子、明月、彩霞，让他们全体分站在门外把风。两人这才走进大厅，把窗窗门门一一关好。小燕子困惑的看着他们，等到尔泰一说出紫薇的下落，她才惊叫起来，激动无比的喊：

“你说，紫薇住在你家里？我所有的故事你都知道了，你唬我吧？真的还是假的？”她转头看永琪：

“五阿哥！你也知道了？”

永琪急忙制止她：

“你声音小一点！这是何等重大事，你还在这里嚷嚷！你真的不要命了吗？是的，我也知道了！尔泰把什么都告诉了我，现在这儿没有外人，我和尔泰要你一句真话，你坦白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格格？”

小燕子狐疑的看永琪和尔泰，不敢说话。

“你可以完全信任我们，如果我要跟你作对，我就不会来问你了！直接把紫薇送到皇上面前去就好了！”尔泰着急的说。

小燕子听到紫催蔽的名字，一颗心就全悬在紫薇身上了。急切的问：

“紫薇好吗？她骂我吗？，恨我吗？”

“她怎么会好？那天在街上看着你游行她追在后面喊，被侍卫打得半死，幸好我哥把她 救进府里进了府到现在，每天都精神恍惚，眼泪汪汪的！”尔泰说。

小燕子眼圈一红，咬着嘴唇，忍住眼泪。

“那……。她一定恨死我了！”

“她说，只想见你一面，听你亲自告诉她，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她还说，就算你骗 了她，你还是她结拜的姐姐！”

小燕子这一下把持不住了，顿时间，眼泪啼哩哗啦的滚滚而下。

“我不是存心的！我不是存心的……”她哭着说：

永琪不相信的瞪着她：

“难道她的故事是真的？你不是格格，她才是？”

小燕子泪眼汪汪，拼命点头。

永琪、尔泰都睁大了眼睛。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小燕子急急解释：“当时我被一箭射伤，病得昏昏沉沉，皇阿 玛看了我身上的东西，不知怎么就认定我是格格了。等我醒来，皇阿玛对我好温柔，问这 个，问那个，我就有些迷迷糊糊起来……然后，一屋子的人过来跟我跪下，大喊‘格格千岁 千千岁！’我就昏了头了！”

永琪脚下一个踉跄，脸色苍白。

“天啊！你怎么能昏头呢？这是要诛九族的欺君大罪啊！”

“我没有九族，我只有一个人，一个脑袋……”

永琪跺脚。

“这个脑袋已经快保不住了！”便心慌意乱的看尔泰：“你说要怎么办？这事是绝对不 能说穿的！”

永琪脸色那么苍白，尔泰的脸色也就也苍白起来。

“或者，我们可以说服紫薇，让她放弃身份，将错就错，回济南去……”

“她会肯吗？她不是路远迢迢到京里来，就为了找皇阿玛吗？”永琪瞪着小燕子。“这 样吧！我们掩护你溜出宫去，出了宫，就不要回来了！我给你安排几个高手，保护着你，你 连夜逃走吧！”

“你别糊涂了！”尔泰着急的说：“这是什么烂主意？那怎么成！宫里丢了一个格格， 多少人要倒媚！你和我，也脱不了干系！”

小燕子见永琪和尔泰神色紧张仓皇，这才知道事态严重。

“难道…皇阿玛真的会砍我的头”她不由自主的放低了声音，不相信的问。

尔泰和永琪不约而同的，严重的点头。

“皇阿玛对我这么好，他怎么舍得杀我？”她还是不信。；“他对你好，是因为他相信了你的故事，以为你是他的骨肉！如果他知道你骗了他，他气你恨你都来不及，还会原谅你吗？”永琪说：“你对于我们王室的事，了解得也太少了！”

小燕子这才急了。

“那……我们还等什么？我这就去换衣裳，你们带着我，马上逃走吧。”小燕子说着，就往寝室里冲去。

尔泰急忙拉住她。

“你不要说是风，就是雨，尔泰说得对，这样做不行的，何况什么都没安排……”永琪 话说到一半，外面，忽然传来小顺子、小桂子、小卓子、小邓子……他们紧张而大声的通报，一进一进的喊进来。

“皇后娘娘驾到……皇后娘娘驾到……”

永琪、尔泰、小燕子全都倏然变色。

第八章

皇后昂首阔步，带着容嬷嬷疾行而来。一走进漱芳斋的院子，就觉得气氛诡异。小顺子、小桂子、小邓子、小卓子、明月、彩霞全都在房间外面，伸头探脑。一看到她们两个，喊得比什么都大声。皇后心里疑惑，脚下不停，才迈进大厅，就看到永琪跟尔泰，带着小燕子匆匆的迎了出来。纷纷请安：

“儿臣恭请皇额娘金安！”

“小燕子恭请皇后娘娘金安！”

“臣福尔泰叩见皇后娘娘！”

皇后看了三人一眼，眉头一皱，心中又是纳闷，又是怀疑。

“原来五阿哥和尔泰在这儿！”眼光扫视三人，语气尖锐：“你们三个，有什么秘密吗？为什么把奴才们都安排在门外？我是不是来得不大凑巧？”

永琪慌忙机警的答道：

“皇额娘多心了！今天书房下课比较早，就和尔泰到格格这儿坐坐，聊聊家常。格格对宫中规矩，至今

不大习惯，不喜欢奴才们在面前侍候！”

皇后哼了一声，看向小燕子。

“这样吗？我看，我得想个法儿，让你对这宫中规矩，尽快的熟悉起来！”

皇后说着，就昂首向厅里走去。容嬷嬷等一行人紧随。

永琪见小燕子掀眉瞪眼，用手在脖子上一比画，表示“小心脑袋”。

皇后蓦然一回头，这个动作，就看得清清楚楚。

皇后心中有气，先藏住自己的种种怀疑，瞪着小燕子，严厉的问道：

“听说格格前晚又大闹皇宫了？还带着武器，想翻墙出去，是吗？”

小燕子一怔，嘟着嘴说：

“怎么一点点小事，也会弄得人人都知道呢？皇阿玛已经教训过了！以后不敢了就是 嘛！”

皇后见小燕子既不认错，也不害怕，说得还挺大声，气不打一处来。

“你这是什么态度？一个‘格格’，半夜去翻墙，还叫作‘一点点小事’。那么对你而言，什么才是大事？”

小燕子对这个皇后，早就有气，立刻冲口而出的说：

“砍头就是大事啊！听说皇后娘娘很想砍我的头啊！”

皇后变色，勃然大怒，一拍桌子，怒声喊：

“你听谁说，我要砍你的头？是谁在我后面造这种谣言？你说！你说！”

一屋子的人全吓傻了，大气都不敢出。

尔泰和永琪交换视线，急死了。

“没有人告诉我，是我自己‘听说’的！”

“你‘听谁说’？马上招出来！”皇后大声命令。

“我不要说！说了你也不相信！就是听你说的！”

皇后怒极，简直无法控制了。厉声大喊：

“给我跪下！”

小燕子一怔，还来不及表示反抗，容嬷嬷上前，对她膝弯处很有经验的一踢，她一个站不住，就跪下了。

“掌嘴！”皇后再叫。

小燕子又惊又怒，就大喊出声：

“皇后！你别弄错了，我不是你的奴才，你要打要骂，都随你的便！我是皇阿玛封的格格，你要打狗，

也要看主人是谁！”

皇后气得快发疯了，瞪大了眼，不敢相信的说：

“你居然搬出皇上来压制我！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野丫头！我今天就代皇上教训 你！”便抬头喊：

“容嬷嬷！”

“奴婢在！”容嬷嬷答得响亮。

“掌她的嘴！看她说不说！”

容嬷嬷就一步上前，对着小燕子，一耳光抽去。

尔泰和永琪双双大惊。永琪大叫：

“皇额娘，使不得！”

小燕子实在没有防备到容嬷嬷说打就打，在毫无准备下，猛的挨了容嬷嬷一耳光，立刻 气得暴跳如雷。

对容嬷嬷大喊了一声：

“你是那一棵葱，居然敢打我？”

一面喊着，一面就握紧拳头，砰的一拳对容嬷嬷打去。容嬷嬷碎不及防，“咕咚”一 声，栽倒在地上，抱着肚子直叫“哎哟”。小燕子乘此机会，一跃而起，向后飞窜了好几 步，竟飞身而起，爬在一根柱子上，对容嬷嬷喊：

“有种！你就上来抓我！你来呀！来呀！”

满屋子的人，个个又惊愕又意外，全部张大了眼睛，仰头看着小燕子。

皇后这一下，气得快要昏倒了，回头大声喊：

“来人呀！去叫大内侍卫，通过来！宫里要清理门户！”

太监们一叠连声的回答：

“喳！奴才遵命！”

永琪和尔泰，见闹得这样不可开交，迅速的交换了一个视线。尔泰对永琪点点头，做了 一个手势，两人之间，默契十足。尔泰留下帮小燕子，永琪溜到门边，一溜烟的去找乾隆 了。

当乾隆带着令妃，气极败坏的赶来时，只见皇后怒冲冲的站在室内，小燕子依然紧抱着 柱子，高踞在柱子顶端，已经涨得脸红脖子粗，快要抱不住了。而一群大内高手，都在柱子 下环伺，显然已经和小燕子僵持了一段时间。

一屋子的人，惊见乾隆赶到，全都匍匐于地，高声大喊：

“皇上吉祥！”

小燕子看见乾隆到了，如见救星，在柱子上面叫：

“皇阿玛！我没办法给您行大礼了，也没办法给您请安了……您快救救我，这儿有一大 群人要杀我！”

乾隆见到这个局面，简直惊得目瞪口呆。生气的喊：

“这……成何体统？”抬头对小燕子喊：“你快下来！” “你保证我不会丢脑袋，我 才要下来！”

“丢什么脑袋？谁要你的脑袋了？朕保证没有人敢伤你……”

”还要保证我不受罚…”小燕子居然和乾隆讲起价来。

皇后气得发昏，一步上前，对乾隆说：

“皇上！您不能再纵容这个小燕子了，她礼貌没礼貌，规矩没规矩，水准没水准，教 养 学问更是谈不上！连我的教训，她都公然顶撞，说话不三不四，还制造谣言，我让容嬷嬷教 训她一下，她居然出手打人。”

皇后的话还没说完，小燕子已经支持不住，大叫：

“皇阿玛！我快挂不住了……”

乾隆仰头，看着摇摇欲坠的小燕子，担心得不得了。

“挂不住，还不快下来！”回头急喊：“尔泰，永琪，你们两个上去，把她给弄下来， 可别让她摔了！”

永琪和尔泰，便高声答应：

“喳！”

两人双双飞身上去，一人抓着小燕子的一只胳膊，三人像一只大鹏鸟一般的飞了下来， 准确的落到乾隆面前。。

小燕子一下地，立刻跪在乾隆脚下，委屈的喊：

“皇阿玛，我在民间十八年，日子虽然过得苦，可从来没有人打过我一下，今天进了 宫，破题儿头一道，被人甩了一个耳刮子！这个格格当得好辛苦，宫里一大堆人不服气，恨 不得把我五马分尸！说我来历不明，名不正，言不顺！皇阿玛，如果你真要保护我，让我回 到民间去算了！”

乾隆生气，怒扫了皇后一眼，问：

“是谁甩了她一个耳刮子？”

容嬷嬷“碰咚”一跪。

“回万岁爷，是奴才！”

乾隆瞪着容嬷嬷，气冲冲的说：

“容嬷嬷！你是皇后面前的老嬷嬷，皇后任性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你都得劝着一 点，怎么不劝？朕就知道，平时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就是你们！”

容嬷嬷一惊，立刻左右开弓，打着自己的耳光。

“奴才知罪……奴才该死……”

皇后气得脸色惨白，往前跨了一步。

“皇上！打还珠格格是臣妾的命令，容嬷嬷不过是执行而已，皇上这样，是在惩罚臣妾 吗？”

乾隆瞪视着皇后，感慨万千的说：

“朕没有要任何人碰容嬷嬷一下，皇后也会心痛，你对容嬷嬷尚且如此，还不能宽容小 燕子吗？” 就说：

“容遗姣！起来吧！”

容嬷嬷慌忙磕头，起身，灰头土脸的说：

“谢皇上恩典！谢皇上恩典！”

皇后气得咬牙切齿。

“如果朕不及时赶到，你预备把小燕子怎样？” 乾隆看皇后。

“交给宗人府发落！” 皇后傲然的挺着背脊。

“你会不会太过分了？她只是小孩脾气，毫无心眼！你贵为皇后，怎么跟一个孩子认 真？她犯了什么罪，要送宗人府？” 乾隆问。

“件逆罪！” 皇后冷冷的回答。

这时，令妃忍不住上前，对皇后说：

“皇后，您别生气了！格格粗枝大叶，不懂规矩。

可是，心眼是好的，对人也挺热心的！进宫这些日子，人缘一直很好，几个小阿哥、小 格格都很喜欢她，今天冲撞了您，大概是个误会。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别跟她计较了，让她 给您赔个不是吧！”

“对抖抖！小燕子，你给皇后磕个头吧！” 乾隆附和着说，不愿闹得皇后太下不了台。 毕竟，她统摄三宫六院，一切宫中规矩，是她的权责。

小燕子看了看乾隆，乾隆悄悄的跟她使了个眼色。小燕子不愿件逆乾隆，转身对皇后磕 了一个头，嘴里还叽咕着说：

“反正磕一个头，又不会少一块肉！”

话“叽咕”得挺大声，皇后脸色铁青。小燕了不情不愿的磕完头，站起身就走到乾隆身 边去找寻“庇护”。皇后心里的不平，像烧旺的火，熊熊然的冒着火苗。她回头面对乾隆和 令妃，义正词严的说：

“皇上！臣妾有几句话，不能不说，忠言逆耳，如果会让皇上不高兴，我也顾不得了！ 这个还珠格格，既然已经被封为“格格”，一举一动，代表的是皇家风范，假若做出什么荒 唐的事情，会伤害皇上的尊严！

现在，她已经闯了一大堆的祸，闹了许多笑话，再加上她胆大妄为，没上没下！宫里人多口杂，对她的行为，已经传得乱七八糟！如果再不管教，只怕会变成宫里的大问题，民间的大笑话！所以，我认为今天她用这种态度对我，就算不送宗人府，也该惩罚惩罚，让后宫妃嫔格格们，做个警惕！”

皇后这几句话，正气凛然，合情合里，乾隆也不能不沉默了。

令妃听到还要惩罚，一急，忍不住又开了口：“皇后！小燕子虽然行为鲁莽，但是，她毕竟不是宫里长大的，情有可原！再加上，她的率直和天真烂漫，正是皇上最珍惜的地方，如果一定要用礼教来拘束，岂不是把她的优点，全部抹杀了！咱们宫里，规规矩矩的格格，还不够多吗？”

令妃这几句话，可说到乾隆的心窝里去了，乾隆急忙点头称是。

“正是正是！令妃说的，就是朕想说的！这还珠格格，既然来自民间，让她保持一点‘民风’不好吗？至于管教，朕也有这个意思，不过，别操之过急，把她给吓唬住了，慢慢来吧！”

皇后见令妃和乾隆一唱一和，气极，却不便发作，瞪了面有得色的小燕子一眼就对皇上请了一个安，说：

“皇上这么说，就这么办吧！臣妾先告退了！”

乾隆点点头，皇后便带着她的人，全体退出去。

皇后一走，小燕子笑开了，对乾隆和令妃心甘情愿的磕了一个头，大声的说：

“小燕子谢皇阿玛救命之恩！谢令妃娘娘袒护之恩！来生做牛做马，做猪做狗，再报答你们！”

乾隆又好气又好笑，弯腰拉起小燕子。凝视着她：

“你不要太得意了，皇后说的话，也有她的道理！”

她是国母呀，你怎么连她也顶撞呢？你这样没轻没重，到处树敌，还随时做些奇奇怪怪的事，朕要把你怎么办才好呢？”

小燕子冲口而出：

“您多疼我一点，少要求我一点，就好啦！”

乾隆瞪着她，笑了。

乾隆这样一笑，满屋子的人，全体跟着笑了。一场风波，就这样烟消云散。永琪看着小燕子，对于这个精灵古怪、花招百出的“假格格”，实在不能不甘拜下风，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当天，在学士府，永琪见到了他真正的妹妹，夏紫薇！

紫薇穿着旗装，雍容华贵，轻轻盈盈的走过来，抬起澄澈的大眼睛，对永琪深深一凝眸，屈膝行礼。

“夏紫薇见过五阿哥！”

永琪目不转睛，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下紫薇，心中暗暗喝采。

“我的名字是永琪。你应该知道，我们这一辈，排行是‘永’字辈。算年龄，我比你大 了些，应该算是你的五哥！”

紫薇听到永琪这样说，眼眶一热。凝视着永琪，又感动，又感慨的说：

“你这一句“五哥”，虽然只有两个字，对于我，却有千斤重啊！我从济南到这儿，路 上走了半年，在北京又折腾了好几个月……想尽办法，到处碰壁！你是我第一个见到的亲 人！我没办法告诉你，我现在有多么激动，虽然我无缘得到皇上的承认，我依然对上苍充满 感恩，因为你已经承认了我！”

永琪好感动。这个紫薇，和小燕子简直是两个世界里的人，小燕子没章没谱，大而化 之；紫薇却纤细温柔，如诗如画。永琪诚挚的说：

“我真没想到，我在宫里。多了一个小燕子那样的妹妹，在宫外，还有一个像你这样的 妹妹！我和尔泰，一路都在谈你和小燕子两个！”

“你相信我的故事吗？你不怕我是一个骗子吗？”

你不认为小燕子才是真的格格，而我是冒牌的吗？”

紫薇问。

尔康对紫薇点头说：

“现在已经完全没有怀疑了，因为小燕子对五阿哥和尔泰两个，把什么都招了！”

紫薇大震，颤声的问：

“她招了？她承认了？”

“是！她承认了！她说，情非得已，当时，有很多状况，很多误会，才造成今天的局 面！她哭了，说是对不起你！”尔泰接口。

紫薇踉跄了一下，金锁急忙扶住。紫薇心中痛楚：

“这种大事，她用‘对不起’三个字，就解决了吗？”

尔康走上前去，对紫薇诚恳的说道：

“我想，现在，我们的传话都没有意义，只有等到你和小燕子见了面，才能澄清种种问 题！刚刚尔泰告诉我、小燕子在宫里发生很多事情，现在已经是危机重重，目前，能不能出 宫还不知道。可是，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安排！”回头看永琪：“是吗？五阿哥会帮我们的， 对不对？”

永琪拼命点头。

“是！我一定想办法！小燕子也一直求我，让我带她出来见你！你知道吗？为了要见 你，她半夜翻墙，差点又被侍卫当成刺客打死了！她还带了好多珠宝和银子，说是要送来给 你用！”

“是吗？”紫薇又震动了。

“是！”永琪注视紫薇，眼神诚挚而深刻，一直看进紫薇的眼神深处去。“紫薇，我可不可以有一个要求呢？”

“五阿哥不要这么客气，你有什么吩咐，就直说吧！”

“请不要伤害小燕子！不管现在的事实是怎样，我都相信小燕子情有可原！事关生死，你还是要三思而行才好！”

紫薇震动的看着永琪，忽然在那张俊秀的脸庞上，在那明亮发光的眼神中，看出了某种让人感动的深情。他好喜欢小燕子啊！她模糊的想着。为了保护小燕子，或者，他宁愿没有自己这个妹妹吧！小燕子，她就有这种魔力，让身边的人，都不由自主的去喜欢她，去保护她。一时之间，她不知道是该嫉妒小燕子，是该恨小燕子，还是已经原谅小燕子，还是在继续喜欢小燕子？真的，听了小燕子在宫中的种种，看到永琪和尔泰对小燕子的忠诚，她的心已经软了。

恨小燕子？她居然没办法恨小燕子！她迷糊了，半晌，都默然不语。

三天后，永琪和尔泰，带了一封厚厚的信，到学士府来交给紫薇。

紫薇惊奇得睁大了眼睛，激动的喊：

“小燕子给我一封信？她写的信？她怎么会写信？”

“是啊！好厚的一封信，她再三叮嘱我，要我亲自交给你！说她‘写了’一个通宵才写出来的！”永琪说。

紫薇接过信来，尔康、尔泰、永琪、福伦、福晋、金琐全都忍不住好奇的观望。尔康看着紫薇，问：

“你不是说，小燕子没念过什么书吗？”

“是啊！当初教她写我的名字，教了好多天才会，一直怪我的名字笔画大多了！所以，她写信给我，我才觉得好稀奇呀！”

大家伸头去看，只见信封上歪歪倒倒的写着“紫薇”二字。

紫薇裁开信封，急忙抽出一叠信笺。

紫薇一看，是好几幅画。

第一张画，画着一只小鸟儿，胸口插着一支箭，倒在地上，周围围着一些人。

第二张画，画着小鸟儿睡在床上，一个穿着龙袍的人含泪在拔箭。远处有一朵小花在流泪。

第三张画，画着小鸟儿靠在床上，瞪着骨溜滚圆的眼睛，一群人把格格头饰放在小鸟儿的头上，穿龙袍的人站在旁边微笑。

第四张画，画着一朵花，小鸟儿衔着格格头饰，正给花儿戴上。

紫薇看完四张画，早已热泪盈眶，把画交给尔康，她激动得一塌糊涂，嚷着说：

“我现在都明白了！我就知道小燕子不会欺骗我，我就知道一定有原因！她受伤了？你们没有一个人告诉我，她受伤了？你们怎么不说？她被箭射到了吗？

伤得很严重吗？”

尔康等人，大家抢着看了看那些画，看得一知半解。永琪惊愕的问大家：

“你们没有告诉紫薇，小燕子是抬着进宫的？”便抬头看紫薇：“是我一箭射中了她，当时，四个太医会诊，皇阿玛说，治不好小燕子，要太医‘提头来见’。治了整整十天，才治活的！”

“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们谁都没说过！”紫薇喊。

“我们以为你知道，我以为我哥告诉过你了！”尔泰惊讶的说。

“我以为尔泰说过了，居然我们谁都没说吗？”尔康也惊讶的问。

“这个经过慢慢再告诉你…”尔康摇了摇手里的信笺：“你都看懂了？”

紫薇含泪而笑。

“看懂了！”

福伦和福晋，接过信笺也看了看。福伦忍不住问：

“她说些什么？”

紫薇郑重的接过信笺，扫开，看着信笺说：

“你们可能看不懂，我念给你们听！”便正色的，动容的，充满感情的念起信来：“满腹心事从何寄？画个画儿替！小鸟儿是我，小花儿是你！小鸟儿生死徘徊时，小花儿泪洒伤心地！小鸟儿有口难开时，万岁爷错爱无从拒！小鸟儿糊糊涂涂时，格格名儿已经昭大地！小鸟儿多少对不起，小花儿千万别生气！还君明珠终有日，到时候，小鸟儿负荆请罪酬知己！”

紫薇念得抑扬顿挫，头头是道，大家听得目瞪口呆。尔康凝视着紫薇，在一片震动的情怀里，还有说不出的佩服。大家都听得感动极了，震动极了。

紫薇念完信，对众人含泪一笑。

“就是这样了，她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清楚了！”

永琪瞪着紫薇，心服口服的喊：

“所谓格格当如是！”

“哇！什么叫‘出口成章’，我今天是领教了！”

尔泰喊。

尔康热烈的看着紫薇，叹了口气，自言自语的说：

“天下的奇女子，都被咱们碰上了！”回头看永琪：“五阿哥，谢谢你那一箭！射得好！”

永琪一愣。

“你谢得有点古怪！”

紫薇不由自主的脸一热，眼睛里亮晶晶的。

福晋拿起那些画，左看右看，纳闷的说：

“一个字都没有，居然有这么多的词，也只有你看得懂！真难为了你，怪不得你会和她 结拜，只有姐妹，才会这样心灵相通吧！”

福伦瞪着紫薇，起身，对紫薇一拜。到了此时，才真正承认了紫薇。

“福伦有幸，能让一位真格格住在我家，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你一定要说！”

紫薇跳起身子，涨红了脸，对众人喊：

“你们不要这样，弄得我不好意思！接到小燕子的信，我实在太兴奋，忍不住就‘卖弄’了一下，你们千万不要笑我！不过是文字游戏而已！”

“我打赌，你如果在皇阿玛身边，他会喜欢得发疯的！”永琪说。

紫薇脸色一暗，忽然走到房间正中，面对众人，跪了下去。诚诚恳恳的说：

“不瞒大家，自从我发现小燕子是格格以后，我对小燕子真是又恨又怨又生气，可是，这些日子以来，听你们大家跟我分析利害，我已经越来越明白，我的存在，不止威胁到小燕子的生命，还威胁到很多无辜的人！今天，我看了小燕子的信，我不再恨她了，也不怪她了！”抬头看了尔康一眼：“你说过，老天这样安排，可能有它的意义！我终于相信了这句话！”

尔康目不转睛的看着紫薇。

“现在的情势，如果我要认爹，可能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我爹相信了我，那么，是小燕子死！另一个是，我爹不相信我，那么，是我死！”

福伦不禁深深点头。

“你分析得很对，足以见得，你已经想得非常透彻了！”

“无论是我死，还是小燕子死，都是不值得！上苍既然把小燕子送进宫，让她阴错阳差的做了格格，又让她帮我承欢膝下，做了女儿该做的事，我还有什么好埋怨呢？所以，我决定了，从今以后，还珠格格是小燕子！我是夏紫薇，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现在，知道这个秘密的，就是你们各位，请你们帮我一个忙，永远永远，咽下这个秘密！”

大家激动着，感动着，一时无语。

尔康便就手扶起紫薇，动情的说：

“你起来吧！你的这篇话，事实上，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盘旋了一段时间，只是没有人敢跟你讲。

今天，你自己说出来了，我想，五阿哥和我们，都松了一口气！你能为大局着想，能为小燕子着想，牺牲你自己，你这种胸襟和气度，让我实在太佩服了！紫薇，我跟你保证，你不会白白牺牲的。老天会给你另一种幸福，一定会！”

尔康说得坦率坚定，紫薇凝视尔康，不禁动容。

福伦和福晋对看一眼，都若有所觉而惊异着。

室内，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感动。只有金琐，不禁流下泪来，轻轻的喊了一声：

“小姐！你娘的遗志…”

紫薇回头看金琐，微笑的打断了金琐：

“金琐，你不必帮我委屈，我娘要我带给我爹的东西，小燕子已经帮我带到了！从我爹对小燕子的态度来看，我爹并没有完全忘掉我娘，我想，我娘应该可以含笑九泉了！”

紫薇说完，就对永琪说：

“五阿哥，请你把我的话，说给小燕子听！”

永琪心悦诚服的答道：

“你放心！我会一字不漏的讲给她听！”

所以，当天下午，在漱芳斋，小燕子已经听到了整个念信的经过。别提小燕子有多么激动了，她瞪着永琪，一直不敢相信的问：

“她原谅了我？她不恨我了？她说的？她真的这么说？”

永琪目不转睛的看着欣喜如狂的小燕子，叹口气，说：

“小燕子，我坦白告诉你，我生在帝王家，家里姑姑多，姐妹多，我是在一群‘格格’中间长大的！

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两个格格，一个是你！一个是紫薇！你的率直坦荡，紫薇的诗情画意，你们两个真是绝配！看多了我家那些方方正正的‘格格’，真欣赏你这个不在格子里的‘格格’，和紫薇那个玲珑剔透的‘格格’！”

左一个格格，右一个格格，可把小燕子听得头昏脑胀。她大叫一声，说：

“不要跟我发表你的‘格格’论了！只要告诉我，紫薇真的没有骂死我，恨死我，气死我…还把我的信，念成一首歌…你没有骗我吧？我作梦都梦到紫薇要掐死我呢！”

“不嗝你，她说，她已经原谅你了！”

“哇！”小燕子腾空一跃，几乎穿窗飞去：“紫薇原谅了我！紫薇原谅了我！”就满室飞舞，乐不可支：

“我就说嘛，拜把子是拜假的吗？上有玉皇大帝，下有阎王老爷，全都看着呢！可是…”又急急的抓住

永琪的袖子：“我还是要把这个‘格格’还给紫薇！”

我一定要还的！你帮我想想办法看，我怎么样可以把‘格格’还给紫薇，不用砍头丢脑袋？我对自己这颗脑袋，其实还满喜欢的！”

永琪慌忙四面看看。

“小声一点！小声一点！你要叫得人尽皆知吗？”

你已经把皇后得罪了，说不定四面八方都是皇后的眼线，你还在这儿嚷嚷！”小燕子盯着永琪，有个疑问，憋在心里好久了。

“你叫皇后皇额娘，她是你的娘吗？”

“不是的！因为她是皇后，我必须这样叫她！我的亲生额娘是愉妃，已经去世了！皇后的亲生儿子，是十二阿哥，不是我！”

小燕子呼出一大口气，连忙喊：

“阿弥陀佛！谢天谢地！”

“你别阿弥陀佛了，如果是的话，还可以帮你讲讲话，不是才糟呢！皇后平常对我就已经忌讳了，现在又加一个你！”

“为什么皇后忌讳你？”

“自古以来，宫闱的倾轧都是同一个理由……咱们不要谈这个了！”凝视小燕子：“你眼前最大的危机，总算有惊无险，只要紫薇放你一马，你就安全了！你安心当你的还珠格格，不要东说西说，知道吗？”

“说实话，我已经当得不耐烦了，你们赶快帮我想一个脱身的办法！”

“好，我帮你想脱身的办法，没想好以前，你答应我不闹事！”

小燕子胡乱的点点头。永琪认真的叮嘱道：

“你和皇后，最好不要作对！在宫里，有宫里的生存法则，你这样任性，迟早会吃大亏的！我请求你，学着保护自己，好不好？”

永琪语气中的温柔，让小燕子心里热呼呼的，眼中闪着喜悦。就伸手很男性化的，用手背“啪”的在永琪胸口打了一下，打得永琪好痛。

“你放心，我没给你那一箭射死，就死不掉了！”

永琪摇头苦笑：

“我还真不放心！如果你最后会丢脑袋，还不如当初一箭射死你，免得牵肠挂肚！”

“你说什么？”小燕子眼睛一瞪。

永琪慌忙掩饰的看向窗外。

“没什么！”

“不要东拉西扯了，你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安排我出宫去见紫薇？”

“稍安勿躁！”

“什么安什么躁？你叫我不要急是吗？怎么可能不急呢？我急得不得了！刚刚皇阿玛把 我叫去说，明天要我跟你们一起去书房念书，我听到念书，一个头就胀成两个大，我那会念 书呢？大字都不认得几个，什么纪师傅，好像很有学问的样子，我一定会大出洋相，怎么办 嘛？”

永琪看着她，笑了笑。

“怕什么？有我和尔泰，我们会帮你的！到时候，纪师傅一定会先考考你，你看我们的 眼色就对了！我们不会让你下不来台的！”

“什么？还要考我呀？我完了！真的完了！”小燕子苦着脸叫：“当个格格，怎么这么 麻烦？还是让紫薇来当比较好！”

小燕子往椅子里一倒，好像天都塌下来了。

第九章

其实。清朝的格格们是不上书房的。上课，是阿哥们的事，不是格格的事。乾隆虽然嘴 里说，满人对女儿和儿子的教养差不多，不会拘束女子。事实上，女儿和儿子的待遇是绝对 不一样的。女儿念不念书没关系，儿子就必须都是文武全才。但是，格格们都有妃嫔们自我 要求，自我教育。乾隆是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人，格格们当然也个个都是出口成章的人 物。所以，乾隆对于小燕子，居然没念什么书，觉得是个大大的缺陷，他自己常说，人如果 不读书，就会粗鄙，而他，最受不了的就是粗鄙。

所以，还珠格格是第一个走进书房的格格。

这天，乾隆为了慎重，也为了要看看纪晓岚如何“教育”小燕子，特别带着小燕子到书 房。一群阿哥 们，和伴读的王公子弟们，见小燕子来了，万绿丛中一点红，把书房带来了一 份活泼的气氛，不禁个个都有些兴奋。但是，看到乾隆坐镇，大家又都惴惴不安了。

纪晓岚看着小燕子，关于小燕子的种种脱序行为，早已传遍宫中。看到小燕子正襟危 坐，如临大敌，大眼睛不住左顾右盼，而尔泰和永琪，一边一个，频频给她使眼色，觉得有 些稀奇。心想，乾隆亲自督阵，这个“师傅”，责任重大。不管怎样，先试试小燕子的程度 再说。

纪晓岚就清清嗓子，微笑的说：

“今天是格格初次入学。臣想，不妨抛开那些又厚又重的书本，做些轻松有趣的事儿，格格以为如何？”

小燕子一听不碰书本，不由喜逐颜开，忙不迭的就连连点头。

“咱们先来一个文字游戏，来作‘缩脚诗’，总共四句，第一句七个字，第二句五个字，第三句三个字，第四句只有一个字，四句里头，格格随意接那一句都行…”便看着阿哥们说：“那一位先帮格格开个头？”

小燕子苦着一张脸，听得完全莫名其妙，什么“缩脚诗”，还叫伸头诗”呢！看样子，自己得找一个地洞，到时候，来个“地洞诗”，钻下去算了！正在想着，永琪已经大声的接了口：

“我先来！”便看看小燕子，又看看尔泰，朗声念：“四四方方一座楼！”

“挂上一口钟！”尔泰就刻接口，看小燕子，表示已从七字，降为五字。

“撞一下！”永琪见小燕子一脸糊涂，赶快接了三个字的，现在只要接一个字就可以了，永琪把茶杯倒扣，拿折扇做撞击状，暗示着。

小燕子瞪大眼睛看着，本能的就接一声：

“噙…！”

永琪、尔泰、阿哥们不禁热烈鼓掌叫好：

“哈哈…！对了对了，就是这样！”

小燕子惊喜莫名，不相信的问：

“真的吗？我真的接对了吗？”

“接得好极了，接得妙极了！”永琪首先赞美。

乾隆笑着摇摇头。

“这不是接出来的，这是蒙出来的！不能算数，师傅再另外出题吧！”

纪晓岚出了第二个题：

“接下来，咱们来填诗，我提下半句，听好啊‘圆又圆，少半边，乱糟糟，静悄悄。’格格要用这几个字，填成一首诗！五阿哥！我看你跃跃欲试，你就再给格格示范一下！”

永琪想了想，看着小燕子，不能用字太深，要浅显，要是小燕子能够了解的。就念了出来：

“十五月儿圆又圆，初七初八少半边，满天星星乱糟糟，乌云一遮静悄悄！”

“唔！填得不错！”纪晓岚点头；心里，可不怎么满意。太口语了！还没来得及要小燕子作，尔泰已经忙不迭的接口：

“我也示范一下！”看着小燕子，心想，永琪说的还是“太诗意”了，应该从生活中取材，还要是小燕子能了解的生活。就念了一首：“一个月饼圆又圆，中间一切少半边，惹得老鼠乱糟糟，花猫一叫静悄悄！”

尔泰这样的诗，惹得阿哥们情不自禁的大笑。纪晓岚和乾隆相对一看，明知永琪和尔泰在千方百计的帮小燕子，两人也不表示什么。纪晓岚就催着小燕子说：

“格格！该你了，试一试吧！”

小燕子一震，为难的说：

“不试不行吗？”

“要试要试，这没有什么好难为情的！”纪晓岚鼓励着。

“那…要是填得不对、不好…”

“没有关系，不对可以更正，不好可以修饰啊！”

小燕子看看永琪他们，两人都对她点点头，鼓励着。小燕子知道赖不掉了，只得吸了一口气，豁出去了。

“好吧！试就试！”就看着纪晓岚，大声念着：

“师傅眼睛圆又圆…”一句话刚刚出口，阿哥们窃笑四起。小燕子硬着头皮继续念：“一拳过去少半边…”满堂的窃笑立刻变成了哄堂大笑，大家笑得东倒西歪。小燕子四面看看，完全就地取材，念了第三句：“大家笑得乱糟糟…”

这一下，大家实在忍不住了，笑得前俯后仰，气都喘不过来了。课堂上从来没有喧闹成这样子过，何况乾隆在场！纪晓岚气得吹胡子瞪眼睛，急得又咳嗽又拍桌子，满屋子的笑声就是无法控制。乾隆又好笑、又好气，不得不板起面孔重重一哼：

“哼！”

阿哥们顿时收住笑，小燕子瞅了乾隆一眼，可怜兮兮的接完最后一句：

“皇上一哼静悄悄！”

大家又迸出大笑声，有的胆子小，拼命憋着笑，憋得脸红脖子粗。

乾隆哭笑不得，只有化为一声长叹：

“唉！”

小燕子看看乾隆，又看看纪晓岚，忽然间灵机一动，想起紫薇曾经教过她一副对子，当时觉得好玩，就记住了。现在，不妨拿出来试一试！当下，就又委屈。又不服气的，朗声说：

“皇阿玛别叹气呀！书上这些文诌诌的玩意儿我是外行，可是外头活生生的世界我可内行了，不相信，

我也来出个对子，只怕你们谁都对不出来！”

乾隆顿时大感兴趣。

“哦？好大的口气，晓岚！你听见没有啊？”

“臣听见了，请格格尽管出题！”纪晓岚看着小燕子。

“好，听着啊！‘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角，咩！’”最后一声羊叫，惟妙惟肖。

纪晓岚一呆。这是什么东西？怎么对？

阿哥们纷纷窃窃私语。

连乾隆也露出了困惑之色。

眼看大家讨论、思考、皱眉、抓头，表情不一而足，小燕子真是好不得意。

“怎么样啊？”小燕子笑嘻嘻的问大家。

阿哥苦笑、摇头、摇头。

“纪师傅？”小燕子得意的看纪晓岚。

纪晓岚涨红了脸，不得不拱拱手说：

“请教格格！”

“这下联嘛！就是…”小燕子笑嘻嘻的接了下联：“水牛下水，水淹水牛鼻，眸！”最后的一声牛叫，也惟妙惟肖。

乾隆不禁抚掌大笑：

“哈哈…！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

纪晓岚也笑了出来，明知道小燕子不可能对出这样的对子，一定是什么文人的游戏之作，但是，看到乾隆那么高兴，也就凑趣的说：

“真所谓教学相长也，还珠格格！今日，我算是服了你了！”

阿哥们都鼓掌起来，轰然叫好。永琪和尔泰相对一看，与有荣焉。

小燕子眼睛发光，脸孔也发亮，笑得好灿烂，心里却在叽咕着：

“还好，跟紫薇学了这么一招，把师傅也唬住了！”

乾隆听到纪晓岚赞美小燕子，更乐了。

“哈！博学多才的纪晓岚，居然也有甘拜下风的一天啊！哈哈…！”

在一片哄闹声中，小燕子飘飘然着，永琪和尔泰用力鼓掌，都满眼激赏的凝视她，书房中难得这样热闹，大家兴奋，其乐融融。

小燕子上书房的趣事，几乎立刻就轰动了整个宫廷，更是大臣们茶余酒后的笑谈。大家对于这个毫无学

问，却能让乾隆开怀大笑的“民间格格”，传说纷坛。对于她的来历，更是 揣测多端，各种说法，莫衷一是。

不管大家的议论如何，小燕子还是心心念念要出宫。出不了宫，见不到紫薇，难免心浮 气躁，觉得当格格越来越不好玩了。

同一时间，紫薇已经下定决心，让小燕子的格格当到底，她要彻底“退出”了。

这天，尔康走进紫薇的房间，发现紫薇把一叠洗得干干净净的衣裳放在床上。她和金锁 两个，打扮得整整齐齐，正准备出门。

尔康一惊，急急的问：

“你们要去哪里？”

“正要去大厅，看福大人，福晋，和你们兄弟两个！”紫薇说。

“有事吗？阿玛去拜访傅六叔了，还没回家；尔泰进宫了，也还没回来！”

“啊！”紫薇一怔。

“什么事呢？告诉我吧！”

“我是要向大家道谢，打扰了这么多日子，又让大家为我操心。现在，情势已经稳定 了，我想我也应该告辞了！我把福晋借我穿的衣裳，都洗干净放在床上了…”

尔康一震，看看收拾得纤尘不染的房间，着急的问：

“为什么急着走呢？难道我们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吗？”

紫薇摇摇头，赶紧说：

“没有没有！就因为你们太周到了，我才不安心！

真的，打扰得太多了，我也该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去了！”

尔康凝视紫薇，忽然间，就觉得心慌意乱了。一急之下，冲口而出：

“什么是‘属于你自己的地方’？你是说那个大杂院？还是说皇宫？还是你济南老家？ 什么是属于你的？能不能说清楚？”

一句话问住了紫薇。她的脸色一暗，心中一酸。

“是，天下之大，居然没有真正属于我的地方！

但是，‘不属于’我的地方，我是很清楚的！”

尔康看了金锁一眼。

金锁就很识趣的对尔康福了一福，说：

“大少爷，我先出去一下！您有话，慢慢跟小姐谈！”

金锁走出门去，关上了房门。

紫薇有些不安起来，局促的低下头去。尔康见房内无人，就一步上前，十分激动的盯着 紫薇。

“紫薇，我跟你说实话，我不准备放你走！”

紫薇大震，抬头看尔康。

“为什么？”

“因为… 我们大家，包括五阿哥在内，都或多或少，给了你很多压力，使你不得不委 委屈屈，放弃了寻亲这条路！我们每个人都明知你是金枝玉叶，却各有私心，为了保护我们 想保护的人，把你的身世隐藏起来，我们对你有很多的抱歉，在这种抱歉里，只有请你把我们家当你的家，让我们对你尽一份心力！”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其实，你们一点都不用对我抱歉，是我自己选择放弃这条路， 我也有我想保护的人！你们全家对我都这么好，我会终生感激的！”

但是，它毕竟不是我的家，我住在这儿，心里一直不踏实，你还是让我走吧！”

尔康情急起来。

“可是，你的身分还是有转机的！说不定柳暗花明呢？住在我家，宫里的消息，皇上的 情况，甚至小燕子的一举一动… 你都马上可以知道，不是很好吗？何况，我们还在安排， 要把你送进宫，跟小燕子见面呢！”

“我心里明白，混进宫是一件很危险的事，说不定会让福晋和你们，都受到责难！看过 小燕子的信以后，我已经不急于跟小燕子见面了！只要大家都平安，就是彼此的福气了！”

“可是，可是……你都不想见皇上一面吗？”

紫薇一叹：

“见了又怎样呢？留一点想像的空间给自己，也是不错的！”

尔康见讲来讲去，紫薇都是要走，不禁心乱如麻。

“那……你是走定了？”

“走定了！”

尔康盯着紫薇，见紫薇眼如秋水，盈盈如醉，整个人就痴了。顿时真情流露，冲口而出 的说：

“所有留你的理由，你都不要管了！如果……我说，为了我，请你留下呢？”

紫薇大震，踉跄一退，脸色苍白的看着尔康。

尔康也脸色苍白的看着紫薇，眼里盛满了紧张，期盼和热情。

这样的眼光，使紫薇呼吸都急促起来，她哑声的问：

“你是什么意思？”

“你这么冰雪聪明，还不懂我的意思吗？自从你在游行的时候，倒在我的脚下，攥住我的衣服，念皇上那两句诗……我就像是着魔了！这些日子，你住在我家，我们几乎朝夕相处，你的才情，你的心地，你的温柔……我就这样陷下去，情不自禁了！”尔康一口气说了出来。

紫薇震动已极，目不转睛的看着尔康，呆住了。

两人互看片刻，紫薇震惊在尔康的表白里，尔康震惊在自己的表白里。

尔康见紫薇睁大眼睛，默然不语，对自己的莽撞，后悔不迭。敲了自己的脑袋一下，退后了一步，有些张皇失措。

“我不该说这些话，冒犯了你！尤其，你是皇上的金枝玉叶，我都不知道你会怎样想我”紫薇愣了片刻，低低说：

“我郊在还算什么金枝玉叶呢？我说过了，我只是一个平常的老百姓，一个没爹没娘的孤儿，甚至连一个名誉的家庭都没有……真正的金枝玉叶是你，大学士的公子，皇上面前的红人，将来，一定也有真正的金枝玉叶来婚配……我从小在我娘的自卑下长大，不敢随便妄想什么！”

尔康听得非常糊涂：激动的说：

“如果你可以‘妄想’呢？你会‘妄想’什么？”

紫薇大惊，再度踉跄一退。

尔康见紫薇后退，受伤，懊恼，狼狈起来。脸上青一阵，白一阵。

“是我脑筋不清，语无伦次！你把这些话，都忘了吧！如果你决定要走，待我禀告过阿玛和额娘，我就送你回大杂院！”

尔康说完，不敢再看紫薇，就伸手要去开门。

紫薇心情激荡，一下子拦了过去，挡在门前，哑声的说：

“我留下！”

尔康大震，抬头盯着紫薇：

“你脱什么”紫薇睁着黑白分明的眼睛，一眨也不眨的看着尔康，自从来到福府，对尔康的种种感激和欣赏，此时，已参融合成一股庞大的力量。她无法分析这股力量是什么，只知道，她的心，已经被眼前这个洵洵儒雅的男子，深深的打动了。她清晰的说：

“为了你最后那个理由，我不走了，我留下！”

尔康太激动了，一步上前，就忘形的握住紫薇的手。

紫薇脸红红的，眼睛水汪汪的，也忘形的看着尔康。

两人痴痴的对视着，此时此刻，心神皆醉，天地俱无了。到这时候，紫薇才知道，尔康常说，紫薇和小

燕子的阴错阳差，是老天刻意的安排。她懂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如果 她顺利进了宫，就不会进府！和尔康的这番相知相遇，相怜相惜，大概就不会发生了！她定 定的看着尔康那深邃的眸子，突然间，不再羡慕小燕子了。

这时的小燕子，确实没有什么可羡慕的，因为，她正陷在水深火热中。

到底，皇后用什么方式，说服了乾隆，小燕子不知道。她只知道，忽然间，乾隆不止对 自己的“学问”关心，对于自己的“生活礼仪”，也大大的关心起来。而且，他居然派了和 小燕子有仇的容嬷嬷来“训练”她，这对小燕子来说，是个大大的意外，更是个大大的灾 难！

事有凑巧，乾隆带着皇后和容嬷嬷来漱芳斋那天，小燕子正趴在地上，和小邓子、小、 明月、彩霞四个人，在掷骰子，赌钱。四个宫女太监，全都听从小燕子的命令，趴在地上， 正玩得不亦乐乎。

谁知道，乾隆等一行人，会忽然“驾到”呢？门口又没派人把风，等到乾隆的贴身太监 小路子，一声“皇上驾到，皇后驾到”的时候，乾隆和皇后已经双双站在小燕子面前了。

小燕子吓了一跳，慌忙从地上跳了起来。

小邓子、小卓子、明月、彩霞全部变色，吓得屁滚尿流，仓皇失措。大家纷纷从地上爬 起来。还没站稳，抬眼看到乾隆和皇后，又都“噗通噗通”跪下去。这一起一跪，弄得手忙 脚乱，帽子、钗环、骰子、铜板……滚了一地。

小燕子倒是手脚灵活，急忙就地一跪。

“小燕子恭请皇阿玛圣安，皇后娘娘金安！”

皇后见众人如此乱七八糟，心中暗笑。

“格格在做什么呢？好热闹！”皇后不温不火的说。

乾隆皱着眉头，惊愕极了，看着满地的零乱。

“小燕子，你这是……”看到骰子。气不打一处来，对小邓子四个人一瞪眼，大声一 喝：“是谁把骰子弄进来的？”

小燕子生怕四人挨骂，慌忙禀告：

“皇阿玛！你不要骂他们，是我逼着他们给我找来的，闲着也是闲着，打发时间嘛！”

乾隆听了，简直不像话！心里更加不悦，哼了一声。瞪着太监和宫女们，大骂：

“小邓子，小卓子！你们好大胆子！好好的一个格格，都被你们带坏了！”

小邓子、小卓子跪在地上，簌簌发抖。

“咱们……奴才该死！”

皇后眉毛一挑，立刻接口：

“什么叫‘咱们奴才该死’？谁跟你们是，‘咱们’？”

小燕子又急忙喊：

“是我要他们说‘咱们’，不许他们说‘奴才该死’！皇阿玛，皇后，你们要打要骂，冲着我来好了，不要老是怪到他们头上去！”

乾隆看了皇后一眼，气呼呼的点点头：

“你说对了！小燕子不能再不管教了！”便转头对小燕子，严厉的喊：“小燕子！你过来！”

乾隆的脸色这么难看，小燕子心里暗叫不妙，只得硬着头皮走了过去。

“从明天起，你双日上书房，跟纪师傅学写字念书；单日，容嬷嬷来教你规矩！容嬷嬷是宫中的老嬷嬷，你要礼貌一点，上次发生的那种事，不许再发生了！如果你再爬柱子，再打人，朕就把你关起来！君无戏言，你最好相信朕的话！”

容嬷嬷就走上前来，对小燕子行礼。

“容嬷嬷参见格格，格格千岁千千岁！”

小燕子蓦的一退，脸色惨变，急喊：

“皇阿玛！您为什么这样做？”

“朕知道什么叫‘恃宠而骄’，什么叫‘爱之，适以害之’！不能再纵容你了！”

乾隆一用成语，小燕子就听得一头雾水，心里又着急，想也不想，就气极败坏的喊着说：

“什么‘是虫儿叫’，什么‘暖吱暖吱’？皇阿玛，你不要跟我拽文了，你不喜欢我赌钱，我不赌就是了，你把我交给这个容嬷嬷，不是把鸡送给黄鼠狼吗？下次你要找我的时候，说不定连骨头都找不到了！”

容嬷嬷面无表情，不动声色。

皇后摇摇头，一股“你看吧”的样子，注视着乾隆。

乾隆听到小燕子的“是虫儿叫，暖吱暖吱”，简直气得发昏。对这样的小燕子，实在忍无可忍，脸色一板，厉声一吼：

“朕已经决定了！不许再辩！朕说学规矩，就要学规矩！你这样不学无术，颠三倒四，让朕没办法再忍耐了！”便回头喊：“容嬷嬷”“奴才在！”容嬷嬷答得好清脆。

“朕把她交给你了！”

根本是“有力”的！

小燕子的灾难，就从这一天开始了。

容嬷嬷教小燕子“规矩”，不是一个人来的，她还带来两个大汉，名叫赛威，赛广。两人壮健如牛，虎背熊腰，走路的时候，却像猫一样轻悄，脚不沾尘。小燕子是练过武功的，对于“行家”，一目了然。

知道这两个人，必然是大内中的高手。

容嬷嬷对小燕子恭恭敬敬的说：

“皇上特别派了赛威、赛广兄弟来，跟奴婢一起侍候格格。皇上说，怕格格一时高兴，上了柱子屋檐什么的，万一下不来，有两个人可以照应着！”

小燕子明白了，原来师傅还带着帮手，看着赛威、赛广那两人像铁塔一般，些心里更是暗暗叫苦。

她看着容嬷嬷，转动眼珠，还想找个办法推托。

苦思对策。

“容嬷嬷，我们先谈个条件……”

容嬷嬷不疾不徐的接口：

“奴婢不敢跟格格谈条件，奴婢知道，格格心里，一百二十万分的不愿意学规矩！奴婢是奉旨办事，不能顾到格格的喜欢或不喜欢。皇上有命，奴婢更不敢抗旨！如果格格能够好 好学，奴婢可以早点交差，格格也可以早点摆脱奴婢，对格格和奴婢，都是一件好事！就请 格格不要推三阻四了！”

容嬷嬷讲得不亢不卑，头头是道；小燕子竟无言以驳，无奈的大大一叹：

“唉！什么‘格格’‘奴婢’的搞了一大堆，像绕口令似的，反正，我赖不掉就对 了！”

小燕子第一件学的，竟是“走路”。容嬷嬷示范，一遍又一遍的教：

“这走路，一定要气定神闲，和前面的人要保持距离！甩帕子的幅度要恰到好处，不能 太高，也不能太低，格格请再走一遍！”

“格格，下巴要抬高，仪表要端庄，背脊要挺直，脸上带一点点笑，可不能笑得太多！ 再走一遍！”

“格格，走路的时候，眼睛不能斜视，更不能做鬼脸！请再走一遍！”

小燕子左走一遍，右走一遍，一次比一次不耐烦，一次比一次没样子。帕子甩得忽高忽 低。容嬷嬷不慌不忙的说：

“格格，如果你不好好学，走一个路；我们就要走上十天半月，奴婢有的是时间，没有 关系！但是，格格一天到晚，要面对我这张老脸、不会厌烦吗？”

小燕子忍无可忍，猛的收住步子，一个站定，摔掉手里的帕子，对容嬷嬷大叫：

“你明知道我会厌烦，还故意在这儿折腾我！你以为我怕你吗？我这样忍受你，完全是 为了皇阿玛，你随便教一教就好了，为什么要我走这么多遍？”

容嬷嬷走过去，面无表情的拾起帕子，递给小燕子。

“请格格再走一遍！”

“如果我不走呢” “格格不走，容嬷嬷就告退了！”

容嬷嬷福了一福，转身欲去。小燕子不禁大喊：

“慢着！你要到皇阿玛面前告状去，是不是？”

“不是‘告状’，是‘复命’！”。

小燕子想了想，毕竟不敢忤逆乾隆，气呼呼的抓过帕子。

“算了算了！走就走！那有走路会把人难倒的呢？”

小燕子甩着帕子，气冲冲迈着大步向前走，帕子摔得太用力，飞到窗外去了。

小邓子、小卓子等六人，拼命忍住笑。

容嬷嬷仍然气定神闲，把自己手里的帕子递上，不温不火的说：

“请格格再走一遍！”

小燕子第二件学的是“磕头”。和“走路”一样，磕来磕去，磕个没完没了。

“这磕头，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是有学问的！格格每次磕头，都没磕对！跪要跪得端正，两个膝盖要并拢，不能分开！两只手要这样交叠着放在身子前面，头弯下去，碰到自己的手背就可以了，不必用额头去碰地，那是奴才们的磕法，不是格格的磕法。

来！请格格再磕一次！”

“格格错了！手不能放在身子两边……再来一次！”

“格格又错了，双手要交叠，请格格再磕一次！”

小燕子背脊一挺，掉头看容嬷嬷，恼怒的大吼：

“你到底要我磕多少个头才满意？”

容嬷嬷温和却坚持的说：

“磕到对的时候就可以了！”

小燕子就跪在那儿，磕了数不清的头。

小燕子第三件学的事，居然是如何“坐”。

“所谓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这‘坐’也有规矩的！要这样慢慢的走过来，轻轻的坐下去。膝盖还是要并拢，双手交叠放在膝上。格格，请坐！”

格格请起，再来一遍！坐下去的时候。绝对不能让椅子发出声音！”

“格格请起，身子要坐得端正，两只脚要收到椅子下面去！请再来一遍！”

“格格请起，头要抬头，下巴不能下垂，两只脚不要用力！请再来一遍！”

于是，小燕子又起立，又坐下，整整“坐”了好多天。

小燕子终于爆发的那一天，是练习了好久的，“见客”之后，好不容易，到了吃饭的时间。她累得脚也

酸了，手也酸了，脖子背脊无一不痛。看到吃饭，如逢大赦，高兴得不得了。坐在餐桌上，她吃着这个，看着那个，狼吞虎咽。一面忙着自己吃，还要一面忙着招呼小邓子、小卓子等人。

“哇！总算可以吃饭了，我现在吃得下一只牛！”

稀哩呼噜的喝了一口汤，满意的喘了口大气，再含着一口菜，回头说：“大家坐下来一起吃吧！我相信大家都饿了，都累了，这一桌子的菜，我一个人怎么吃得下？来览览！吃饭！吃饭！累死事小，饿死事大小燕子话没说完，容嬷嬷清脆的接口：

“格格，请放下筷子！”

小燕子一怔，抬起头来，气往脑袋里直冲。

“干嘛？规矩已经教完了，我现在在吃饭呀！难道你连饭也不让我好好吃？”

“这‘吃饭’也有规矩！嘴里含着东西，不能说话！更不能让奴才陪你吃饭，奴才就是奴才！格格身分高贵，不能和奴才们平起平坐，这犯了大忌讳！格格拿筷子的方法也不对，筷子不能交叉，不能和碗盘碰出响声！喝汤的时候，不能出声音！格格，请放下筷子，再来一遍！”

这一下，小燕子再也无法忍耐了，“啪”的一声，把筷子重重的往桌上一拍，跳起身子，大叫：

“我不干了！可以吧！这个还珠格格我不当了！”

早就不想干了！什么名堂嘛？坐也不对，站也不对，走也不对，跪也不对，笑也不对，说也不对……连吃都吃不对！我不要再受这种窝囊气！我受够了！我走了，再也不回来了！”

小燕子一面喊着，一面摘下了“格格扁方”，往地上一摔，扯掉脖子上的珠串，珠子唏哩哗啦的散了一地，小燕子就冲出房去。在她身后，小邓子、小卓子、明月、彩霞、容嬷嬷嘴里喊着格格，拼命的追了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乾隆、皇后、令妃，带着永琪和尔泰走进漱芳斋的院子。

小燕子像箭一样的射出，嘴里乱七八糟的喊着：

“帽子，不要了！珠子，不要了！耳环，不要了！”

金银财宝，都不要了！这个花盆底鞋，也不要了……”就伸脚一踢一端，一双花盆底鞋子飞了出去。

乾隆惊愕的一抬头，只见一只花盆底鞋，对他脑门滴溜溜飞来。乾隆大惊：

“这是什么？”

永琪出于直觉反应，跳起身伸手一抄，抄到一只鞋子。

乾隆瞪大了眼睛。皇后、令妃、永琪、尔泰都是一阵惊呼。小燕子嘴里还在喊：

“不干了，总可以吧！什么‘还珠格格’，简直成了‘烤猪格格’……”

乾隆惊魂未定，怒喊：

“小燕子！你这是干什么？”

小燕子这才猛然煞住脚步，睁着大眼，气喘吁吁的看着乾隆。

奔出门来的容嬷嬷、小邓子、小卓子、明月、彩霞、赛威、赛广噗通噗通的跪了一地，纷纷大喊：

“皇上吉祥！皇后娘娘吉祥！令妃娘娘吉祥！五阿哥吉祥！福二爷吉祥……”

在这一片吉祥声中，小燕子却涨红了脸，瞪大了眼珠子，气鼓鼓的光脚站着，一句话都不说，也不请安。皇后一挑眉，厉声问：

“这是怎么回事？容嬷嬷！”

挥舞着手大叫：

“皇阿玛！救命啊……我知错了！知错了……”

痛得泪水直流。

永琪急坏了，跪行到乾隆面前，磕头喊：

“皇阿玛！手下留情呀！”

乾隆怒不可遏，喊道：

“说了不许求情，还有人求情！加打二十大板！”

永琪和尔泰，再也不敢求情，急死了。眼睁睁看着板子噼哩叭啦，打上小燕子的屁股。

令妃眼看小燕子那一条葱花绿的裤子，已经透出血迹，又是心痛，又是着急。自从小燕子进宫，令妃还是真心疼她。这时，什么都顾不得了，抓着乾隆的手，一溜身跪在乾隆脚下，哀声喊着：

“皇上，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小燕子的亲娘，在天上看着，也会心痛的！皇上，你自己不是说过，对子女要宽容吗？看在小燕子娘的分上，您就原谅了她吧！再打下去，她就没命了呀……”

令妃的话，提醒了小燕子，当下，就没命的哭起娘来。

“娘！娘！救我呀！娘…娘……你为什么走得那么早？为什么丢下我…”一哭之下，真的伤心，不禁悲从中来，痛喊：“娘！你在哪里啊！如果我有娘，我就不会这样了…娘！你既然会丢下我，为什么要生我呢…”

乾隆一听，想着被自己辜负了的雨荷，心都碎了。急忙喊：

“停止！停止！别打了！”

太监急急收住板子。赛威、赛广也放开小燕子。

小燕子哭着，从板凳上瘫倒在地。

令妃、明月、彩霞都扑过去抱住她。

乾隆走过去，低头看了小燕子一眼，看到她脸色苍白，哭得有气无力。心里着实心痛。掩饰住自己的不

忍，色厉内荏的说：

“你现在知道，‘君无戏言’是什么意思了！不要考验朕的耐心，朕严重的警告你，再说‘不当格格’，再不守规矩，我绝对不饶你！如果你敢再闹，当心你的小命！不要以为朕会一次又一次的纵容你！听到没有？”

小燕子呜呜咽咽，泪珠纷纷滚落，吓得魂飞魄散，拼命点头，却说不出话来。

乾隆见小燕子的嚣张，变成全然的无助，心中侧然，回头喊：

“赛威！赛广！去传胡太医来给她瞧瞧！容嬷嬷，去把上次回疆进贡的那个‘紫金活血丹’，拿来给她吃！”

乾隆说完，便一仰头，转身而去。

皇后、容嬷嬷、赛威、赛广、太监、宫女跟随，都急步而去了。

永琪和尔泰，见到乾隆和皇后已去，就跳起身于，奔过去看小燕子。

永琪看到小燕子满脸又是汗，又是泪，奄奄一息，裤子上绽着血痕，心都揪紧了。掩饰不住自己的心痛和关怀，低头说：

“小燕子，你怎样？现在，皇上和皇后都已经走了，如果你想哭，就痛痛快快哭一场吧！不要憋着！”

小燕子闭着眼，泪珠沿着眼角滚落，嘴里叽哩咕噜，不知道说了一些什么。

“她说什么？”尔泰听不清楚，问永琪。

“她说，幸好打的不是紫薇！”

第十章

知道小燕子挨了打，紫薇激动得一塌糊涂，不相信的看着大家。

“皇上打了小燕子？怎么可能？他不是很喜欢小燕子的吗？他不是心存仁厚的吗？他不是最欣赏小燕子那种无拘无束的个性吗？为什么打她呢？打了，是不是表示皇上不喜欢她了？那…小燕子有没有危险呢？”尔康见紫薇急得魂不守舍，急忙安慰她：

“你先不要急！皇上其实和一般人没有两样，也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管教小燕子应该是爱。而不是不爱！”

永琪摇摇头，担心的接口：

“尔康说得对，但是也不对！”

“什么又对。又不对的？”紫薇问。

“皇阿玛是我的爹，我太了解他了！小燕子完全不明白‘伴君如伴虎’这句话，皇阿玛 这一生，从来没有人敢顶撞他，敢跟他说‘不’字，他早已经习惯这种生活了！他的话是圣 旨，是命令，是不可违背的！小燕子头几次顶撞他，皇阿玛觉得新鲜，忍了下去，次数多 了，皇阿玛就受不了了！”

福伦不禁拼命点头：

“五阿哥分析得对极了！想想宫里，不论是那位娘娘，那位阿哥和格格，不是对皇上千 依百顺，还想尽法子讨好，皇上对小燕子能够忍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何况，小燕子还 有敌人，这些敌人在皇上面前，叽叽咕咕一下，皇上的面子，也挂不住呀！不管也得管！”

紫薇更急了。

“这么说，小燕子根本就有危险嘛，她向来就喳喳呼呼，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她脾气还 硬得很人绝不会上一次当，学一次乖！过几天，她又会原形毕露的！今天是挨打，下次，岂 不是要砍头了？”便对永琪尔泰说：“五阿哥，尔泰，你们两个常常在宫里，一定要想办法 保护她才好！”

“你以为我不想保护她吗？但是，这内宫之中，还是有礼法的！虽然是兄妹，也男女有 别，我和尔泰，去漱芳斋的次数大多，一样会惹起是非和议论的！”永溥说。

紫薇越想越急，便走到福晋面前，哀求着说：

“福晋，你上次说，可以把我打扮成丫头，带进宫里去！你就冒险带我进去吧，好不 好？本来，我以为小燕子这两天就可以混出宫来了，现在，她又被打伤了，肯定出不来，我 好想进去看看她！”

福晋一怔。

“这… 还是太冒险了吧？万一被发现了，咱们怎么说呢？何况，现在刚刚发生了事， 咱们更不能轻举妄动了！”

“额娘说得对！小不忍则乱大谋，你一定要忍耐！”尔康接口。

紫薇急得心烦意乱：

“知道小燕子挨了打，我怎么还能忍耐呢？她一个人在宫里，身上受了伤，连个说知心 话的人都没有，她怎么办呢？她越说越急切，越想越难过：“‘她每次出事，原因只有一 个，就是心里还记挂着我，要把格格还给我，才会说些‘不当格格’、‘不是格格，这种 话…’”抬头看尔康：“你以前说，她是我的‘系铃人’，”其实，我才是她的‘系铃人’ 呀！”我得去开导她，我得去帮她‘解铃’呀！”

永琪凝视紫薇，深深一叹：

“你和小燕子，真是奇怪，她挨了打之后，说的第一句话是‘还好打的不是紫薇！’而 你，为了她，弄

得家没有家，爹没有爹，你还记挂着她的安危！想到皇室中，兄弟之间，为了大位之争，常常弄得骨肉相残，真觉得不如生在民间，还能得到真情！”

“紫薇对永琪的感慨，还无法深入，只是关心小燕子：

“你们要不要帮我呢？我真的想进宫去看小燕子呀！我有预感，如果不去见她一面，把我的心态说清楚。小燕子会出大事的！皇上的爱，这么孤傲，小燕子就算有一百颗脑袋，也想不明白的！你们让我进宫去见她一面吧！我发誓，我会很小心很小心，，绝对不出错！只要进去两个时辰，就够了呀！你们大家成全我吧！”

福伦和福晋，彼此看着，实在顾忌太多了。尔康就走上前去，对紫薇郑重的。诚恳的说道：

“不是阿玛和额娘不愿意帮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帮你，不止帮你，还要帮小燕子！可是，你不能弄巧成拙是不是？你仔细想一想看，现在进宫合适吗？

小燕子刚挨了打，一肚子委屈，见到你之后，还会心平气和吗？以她的个性，以你的个性，你们说不定会抱头痛哭，泪流成河！如果那样，岂不是惊动了宫里所有的人？现在，小燕子身边，也是宫女太监一大堆，一个不小心，小燕子是杀身之祸，你也不见得‘有理说得清’！你想想，我们怎么放心让你进宫呢？”

尔康一篇话，说得合情合理，大家都纷纷点头。

永琪尤其赞同：

大家的顾虑，真的对极了！现在，皇阿玛对小燕子已经动了板子，如果小燕子再有什么风吹草动，问题就大了。你就算为了小燕子的安全，也要忍耐！

你放心，我和尔泰，会每天去探望小燕子的，宫里又有太医，又有最珍贵的药材，她很快就会好的！”

尔泰接口说：

“是呀，你虽然见不到小燕子，可是，我每天都会把消息带回来给你！”

金锁也插嘴了：

“小姐，你也可以写信给她呀！她能画画给你，你也可以画画给她！请五阿哥送进去！”

“我心甘情愿，作你们两个的信差！”永琪急忙说。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得仁至义尽，紫薇心里再急，也无可奈何了。

这天晚上，乾隆心绪不宁，奏折看不下去，书看不下去，事情做不下去，连打棋谱的兴趣都没有。想写写字，写来写去写不好。最后，什么事都不做了，到延禧宫去看令妃。令妃不在，他也不叫人找，也不叫人传，只是在那儿背着手，走来走去，耐心的等待着。·令妃好晚才进房。看到乾隆，吓了好大一跳。

“她怎么样？乾隆劈头就问。

令妃一愣，急忙请安。

“皇上！怎么这样晚了，还不睡觉？”

乾隆不耐的摇摇头：

“朕不困！你不是从小燕子那儿回来的吗？” “是！”

“她怎样呢？” 令妃轻轻一叹：

“好像不太好！”

，‘什么叫‘不太好’？不过打了几板子，能有多严重？总不会像上次当胸一箭，来得 严重吧！”

令妃悄悄的看了乾隆一眼，唉声叹气：

“皇上啊！上次当胸一箭，只是外伤，现在，可是外伤加内伤啊！”

乾隆一惊：

“怎么还会有‘内伤’呢？谁打的？”

“皇上打的啊！”

“朕何时打过她？” 乾隆又一愣。

“皇上，女儿家的心思，您还不了解吗？在这么多人面前，皇后、容婉姣、太监、宫 女、侍卫……还有五阿哥和尔泰，大家瞪大眼睛瞧着，她当众被打板子，面子里子都挂不 住了！最让那孩子伤心的。是皇阿玛的‘疾言厉色’、‘非打不可’啊！所以，人也伤了， 心也伤了！”

乾隆震动了，真的，是个女儿呢，怎么也用板子？他心中实在后悔，嘴里却不愿承认。

“她太过分了，简直无法无天，不打不行呀！”说着，就不安的看令妃：“是不是打重 了？”

令妃点点头：

“皮开肉绽了！”

乾隆一呆，立刻怒上眉梢，大骂：

“可恶！是那个太监打的板子，明知道是打‘格格’，也真下手狠打吗？“那可不能怪 太监，皇上一一直在旁边叫‘重重的打’！”令妃坦率的说。

“胡太医怎么说呢？要紧吗？” 乾隆急了。

“格格不给胡太医诊视！”

“为什么不给诊视？你也由着她吗！” 乾隆简直生气了。

“皇上呀，格格是姑娘家呀，冰清玉洁的！伤在那种地方，又是板子打的，她怎么好意 思让太医诊治呢？瞧都不许瞧，就哭着叫着把太医赶出去了！”令妃瞅着乾隆，婉转的说。 乾隆一想，也是，伤在屁股上呀，怎么看大夫呢？

“那‘紫金活血丹’有没有吃呢？伤口有没有上药呢？” 乾隆更急了。

“不肯吃药，也不肯上药，谁的话都不听！丫头太监们跪了一地求她，她把药碗全给砸了！”

“什么？脾气还是这么坏？打都打不好？乾隆大惊。

“也难怪她，发着高烧，人都气糊涂了，烧糊涂“怎么会发高烧呢？乾隆越听越惊了。

“胡太医说，发烧是伤口引起的；再加上什么‘急怒攻心，郁结不发’……这热就散不出来，说是吃两帖药就好了！开了药方，也熬了药，可是，这个牛脾气格格，就是不吃……口口声声说，死掉算了！”

乾隆再也按捺不住，往门外就走。

“她敢不吃？朕自己去瞧瞧！”

令妃慌忙喊：

“腊梅！冬雪！小路子……大家跟着！”

小燕子趴在床上，昏昏沉沉的躺着，哭得眼睛肿肿的。明月、彩霞在床边侍候着，擦汗的擦汗，擦泪的擦泪，两人苦苦的劝解着：

“格格，不要伤心了，我让厨房熬一点稀饭来吃，好不好？”明月问。

小燕子不睁眼睛，也不说话。

“格格，你这样不行呀，药也不吃，东西也不吃，就是铁打的身子，也禁不起呀……令妃娘娘哪拿了最好的金创药膏来，五阿哥又特地送了一盒‘九毒化瘀膏’来，说是好得不得了，让奴婢帮你擦一擦吧！”

彩霞哀求着。

小燕子动也不动。

门外忽然传来小邓子和小卓子的大叫声：

“皇上驾到！”

接着，是乾隆的声音：

“通通站在外面，不要跟着！朕自己进去！”

乾隆声到人到，已经大步跨进房。

小燕子大惊，蓦的睁开眼睛，见到乾隆，吓得从床上一跃而起，想跪下身子磕头，奈何一个头昏眼花，竟跌落在地，砰然一响，撞到伤处，痛得失声大叫。

“哎哟！”

明月、彩霞正跪在地上喊“皇上吉祥”，见到这等局面，急忙连滚带爬冲过来，要扶小燕子。

谁知乾隆比明月彩霞都快，已经一弯腰，抱起小燕子。

乾隆凝视着臂弯里的小燕子，小燕子觉得丢脸，不敢看乾隆，用袖子蒙住自己的脸、把整个脸庞都遮得密不透风。

乾隆一语不发，轻柔的把小燕子放上了床，知道她不能仰卧，细心的将她翻转。

小燕子呻吟着，只能趴着身子，觉得丢脸已极，沮丧已极。她现在终于知道“皇上”的意义和权威了，对乾隆是又爱又怕。她把棉被一拉，把自己连头蒙住，从棉被中呜呜咽咽的说：

“皇阿玛，跪地磕头，学了三天，还是没磕好！”

你别生气……我在棉被里给您磕头！”她的脑袋，就在棉被中动来动去。

乾隆又是心痛，又是困惑，又是好笑，又是好气。

“干嘛蒙着脸？把棉被拉开！”

“我不！”小燕子蒙得更紧了。

“这样蒙着头，怎么透气？”乾隆命令的喊：“拉开！”“不能透气就算了……”

乾隆回头看明月、彩霞：

“给你们主子把棉被拉下来！”

“是！”明月、彩霞便上前去拉棉被，谁知小燕子死命扯住棉被，就是不肯露面，和明月彩霞拉拉扯扯。挣扎的喊着：

“不要！我不要！让我蒙着！”

乾隆忍无可忍，推开明月彩霞，一伸手，把棉被从小燕子头上拉下。

“你到底在闹些什么？不要见皇阿玛了吗？”

小燕子没有棉被“遮羞”，就慌忙把脸孔埋在枕上，哽咽说：

“小燕子没有脸见皇阿玛！没有脸见任何人了！”

“那么，你预备从今以后，就蒙一床大棉被过日子吗？”

小燕子埋着脸不说话。

乾隆瞪着她，声音不知不觉的柔和下来：

“给皇阿玛打两下、有什么不能见人的？”说着，就伸手去把她的脸从枕头上扭转过 来，一面摸着她的额头。摸到满头滚烫，不禁大惊：“烧成这样子，为什么不吃药？为什么 不看大夫？”小燕子偷眼看乾隆，泪，忍不住就纷纷滚落。

“不想吃！”

“什么叫不想吃？药也由得你想吃才吃，不想吃就不吃吗？”乾隆生气的说。

“反正……迟早是会给皇阿玛杀掉的，吃药也是白吃！早点死了早超生！”

乾隆瞪着小燕子，看到她烧得脸庞红红的，眼睛里泪汪汪，虽然痛得不能动，还是一副“要头一颗，要命一条”的样子，看起来真是又可怜又让人无奈。

乾隆是皇帝，所有的人对他言听计从，他从来没有应付过这样的格格，竟然觉得自己有些手足无措，招架不住了。

“这是什么话？打你几下，你就负气到这个程度，你的火气也太大了吧”他咳了一声，清清嗓子，勉强板起脸来，用力的说：“朕要你吃药！听到没有？”

朕命令你，听到没有？这是‘圣旨’，听到没有？”便抬头对明月彩霞吼道：“你们还不赶快去把药重新熬过，端来给格格吃！你们两个，会不会侍候？”明月彩霞吓得魂飞魄散，慌忙连声应着：

“喳！奴婢该死，奴婢遵命！”一面急急出房去。

乾隆见房中已无人，就收起了那股“皇上架势”，俯身对小燕子温柔的说：

“今天打你的时候，令妃说，‘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其实，爹和娘是一样的！‘打在儿身，也痛在朕心’！当时，你也实在太不像样了，你逼得朕不能不打你！你这种个性，就是会让自己吃亏呀！现在，打过了，也就算了，不要伤心了，好好的吃药，知道吗？”小燕子听到乾隆这么温馨的几句话，再也熬不住，“哇”的…一声，放声痛哭。

“别哭呀！你这是怎么了？疼吗？很疼吗？”乾隆急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以为……我以为，皇阿玛再也不喜欢我了！”

小燕子抽抽噎噎的喊。

乾隆眼中一热，眼眶竟然有些潮湿起来。

“傻孩子，骨肉之情是天性，那有那么容易就失去了？”

乾隆一句“骨肉之情是天性”，让小燕子又惊得浑身打冷战。

乾隆见小燕子打冷战，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心里实在焦急。

“怎么？为什么发抖？冷吗？朕得宣太医来，不看伤口，总得把把脉！那个‘紫金活血丹’是救命良药，怎么不吃？”小燕子又是感动，又是害怕，对乾隆真的“敬畏”极了。

“我吃药，我待会儿马上就吃药，不敢不听话了，不敢‘抗旨’了……可是……可是……”

“可是什么？”“我终有一天，会让皇阿玛失望的……会让皇阿玛砍我脑袋的……”小燕子越想越怕，痛定思痛。

乾隆凝视她，纳闷的说：

“朕这次真的把你吓坏了，是不是？朕又不是暴君，怎么会动不动就砍人脑袋呢？你为什么老是担心朕会砍你脑袋呢？放心吧！朕不会的！你的脑袋还是长得很牢的！”

“可是……可是……”

、“又可是什么？”

“可是…那些规矩，我肯定学不会的……过两天，我又会挨打的……”

乾隆见小燕子眼神悲戚，泪眼凝注，平日的神采焕发，趾高气扬，已经完全消失无踪，心里就紧紧的一抽。

“唉！”他长叹一声：“不能要求你太多，这宫中规矩吗，学不会，也就算了！你，把心情放宽一点吧！快快好起来，才是最重要的！知道吗？”

小燕子眼睛蓦的一亮。

“我可以不学规矩了？乾隆因小燕子眼睛这“一亮”，心里也跟着“一亮”。

“是！你可以不学规矩了！”

小燕子急忙在枕上磕了一个头，说：

“谢皇阿玛恩典！”

乾隆深深的看着小燕子，看到她身子一动，难免痛得咬牙咧嘴，脸上又是泪，又是汗，好生狼狈。想到自己把一个生龙活虎，欢欢喜喜的女儿，折腾成这样，他的心里，就更加柔软，更加心痛和后悔莫及了。

当小燕子无奈的躺在床上养伤的时候，紫薇也陷进了一份深深的无奈里。

紫薇没办法进宫，懊恼极了。所幸，知道小燕子身体逐渐复元，皇上依然宠爱，居然免除了她“学规矩”的苦差事，总算小燕子因祸得福。可是，紫薇仍然觉得惴惴不安，一天到晚，代小燕子捏把冷汗。尔康看她这么不快乐，一连几天，都带她出门去。他们去了大杂院，给孩子和老人们送去了无数的东西，吃的穿的都有。柳青柳红看到尔康对紫薇那么小心翼翼，两人就心知肚明了，许多疑问，在紫薇的难言之隐中，也都咽下去了。

紫薇的不快乐，其实不止是为了小燕子，也有一大部分，是为了尔康。尔康察言观色，将心比心，对紫薇的心事，也体会出来了。自从紫薇那天一句“我留下”，他就想了千遍万遍，如何“留”她？越想，心里也越乱。

这天，尔康带她来到一个幽静的山谷。这儿，像个世外桃源。群山环绕，满心苍翠，风微微，云淡淡，水漏漏。有条清澈的小溪，从绿树丛中。蜿蜒而过。小溪旁，几株桃花，开得一树灿烂，微风一过，落英缤纷。

尔康和紫薇站在水边，两人迎风而立，衣袂飘飘。

“哇！怎么有这么美丽的地方？简直是个仙境！”

紫薇喊着。

“这是我常常来的一个地方，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幽幽谷’，是我秘密的藏身之处。小时候，每当心里不痛快，就会至这儿来！看看山，看看水，听着风声，听着鸟叫，一待就是好几个时辰，然后，所

有的烦恼就都没有了。今天，难得带你出来，就忍不住要把 这个好地方，跟你分享！”

“像你这样什么都不缺的人，也会有不痛快和烦恼吗”紫薇问。

“喜怒哀乐是每一个人的本能，应该没有阶级之分，大家一样的，我当然也有我的烦恼！”

紫薇点点头，看着山色如画。不禁出起神来。

010 “你有心事！”尔康凝视她。

紫薇一笑。

“从你认识我那天开始，我就一肚子心事！”

尔康一叹。

“本来，你只有进宫的心事，现在，又添了我！”

紫薇震动了，看看尔康，不说话。尔康紧紧的凝视她，似乎想一直看到她内心深处去，半晌，才真挚而诚恳的说：

“紫薇，有几句心里的话，一定要跟你说！”

紫薇点点头。

自从那天，我向你表明了心迹，这些日子，我想了很多很多！”

紫薇专注的听着。

“我第一句要告诉你的话是，我要定了你！”

紫薇一震。

“可是，如何要你，成为我现在最大的难题。你知道，在我这样年龄的王孙、公子，早就成婚了，我之所以还没成亲，是因为皇上迟迟没有指婚！”

紫薇睁大眼睛看着尔康。

“你或者还不知道，我和尔泰的婚姻，都不操在父母手里，而是操在皇上手里！事实上，皇上早在五、六年前，就看上了我，曾经要把六格格指给我，阿玛和额娘心里都有数，只等我们长大。谁知道，六格格却生病夭折了，皇上难过得不得了、我的婚事，就这样耽误下来了！”

“我懂了！”紫薇轻轻的说。

尔康对紫薇摇摇头：

“不！你没有懂！我要告诉你的是，我和尔泰，都是皇上看中的人选；因为皇上的宠爱，就连父母，都没有办法为我们的婚姻作主，更别说我们自己了！”

“我懂了！”紫薇又说。眼神里已经透着凄凉。

“你还是没有懂！我要说的是，不论你是格格，还是一个民间女子，不论你未来怎样，我的心念已定，

我要娶你为妻！但是，皇上一定不会把你指给我，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世上有一个你！这件事好像是老大开我的玩笑，我身边有一个格格，皇上要我当额驸，我却没办法告诉他，请把紫薇指给我！”

紫薇的眼睛亮晶晶的，一眨也不眨的看着他。

“你的心我懂了，你的意思我也懂了！一直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你还没成亲，现在都明白了！我早就知道，你的地位和身份，一定会娶一个金枝玉叶！我也说过，我没有奢望。为你留下，只是情不自禁！事实上，这些日子，我也想了很多。我第一句要告诉你的话就是，请放了我吧！”

尔康大震，变色了。

“你是什么意思？”“我想来想去，我们之间，是没有未来的！一个没有未来的‘相遇’，是一个永远的折磨！我们结束它吧！”

尔康激动起来：

“怎么会没有未来？我要告诉你的就是，我们有一条艰苦的路要走，我希望你在各种恶劣的情势下，都不要退缩！请你相信我，我的心有如日月，你一定要对我有信心！现在，皇上并没有指什么人给我，我左思右想，我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在指婚之前，找个机会，对皇上坦白。告诉他，我爱上了一个民间女子，请他成全。”

紫薇吓了一跳，瞪着尔康：

“他怎么会成全呢？他会生气的！你千万千万不要说！”

“你何以见得他不会成全呢？”尔康反问：“如果他生气，我就问他，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紫薇大大的震动了，睁大眼睛看着尔康，惊喊着说：

“你不要吓我！你把我弄得心慌意乱了！我已经为了小燕子，在这儿六神无主，你又说这些异想天开的话！我听得，心惊胆战，你不能这样做的！皇上就是皇上，他可以做的事，你不能做！何况…”她痛苦的吸了一口气，用力的说出来：“他从来没有‘娶过’夏雨荷！”～这句话像当头一棒，敲得尔康一阵晕眩。是啊！

乾隆对雨荷只是逢场作戏，事情过了就“风过水无痕”了。自己的举例，实在该打！

“好好，我说得不对！我不会冲动，去将皇上的军！怎么办、，我再慢慢想办法，我说了这么多，主要就是要告诉你，我的处境，和我的决心！请你千万千万要相信我，要给我时间去安排一切！”

尔康说着，便伸手握住紫薇的手。

紫薇震动了一下，便矜持的，轻轻的把手抽开，难过的低下头去。

尔康受伤了。

“怎么？忽然把我当成毒蛇猛兽了？”

紫薇眼中含泪了。

“不是这样，因为你提到我娘，我想起娘临终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说完那句话，她就闭目而逝了！”

“是什么？”

“她说… ‘紫薇，答应我，永远不做第二个夏雨荷！’”尔康大震，不由自主，退后了一步。立刻了解到紫薇那种心情，私订终身，只怕历史重演，步上夏雨荷的后尘。如果自己跟乾隆一样，只有空口白话，不管多少承诺，对紫薇而言，都是一种褻读！

尔康凝视着紫薇，但见紫薇临风而立，自有一股不可侵犯的高贵与美丽。他被这样的美丽震慑住了，不敢冒犯，只是痴痴的看着她。心中，却暗暗的发了一个誓，除非明媒正娶，洞房花烛，否则，决不侵犯她！决不让她变成第二个夏雨荷！

溪水潺潺，微风低唱，花自飘零水自流。

两人默默伫立、都感到愁肠百折。体会到情之一字，带来的深刻痛楚了。

第十一章

小燕子在床上是躺不住的、没有几天，就下了床。书房也暂时不去了，规矩也不学了，她整天在漱芳斋里转来转去。固为伤还没好，是名符其实的：‘坐立不安’。何况，她心烦意乱，想的是紫薇，念的是紫薇。脑子没有片刻休息，看着窗外的天空，心里痒痒的，真恨不得自己变成一只真正的小燕子，飞呀飞的，就可以飞出那绿瓦红墙。

这天，永琪和尔泰结伴而来。

“身上的伤好了没有？还痛不痛？我上次送来的那个‘九毒化瘀膏’，对外伤有很神奇的效果，是傅六叔从苗疆带回来的灵药！用九种毒虫子制造的，可以以毒攻毒，灵得不得了！你用了没用？”永琪仔细的看小燕子，见她行动不便，脸色也依然苍白，就关切的问。

“用了用了！”小燕子含含糊糊的点点头。

尔泰看小燕子心不在焉；忍不住大声说：

这个药很名贵，很希奇的那！上次大阿哥问五阿哥要，五阿哥都舍不得给，你不要把它随随便便扔了！”

“我怎么会把它扔了呢？用了就是用了嘛！”

永琪打量小燕子，着急起来：

“我看你就是没用！要不然，怎么走路这么不灵活？真拿你没办法，伤在你身上，咱们又不能帮你上药！如果你是男孩子，我早已把你按下来上药了！”

永琪这句话一出口，小燕子想到“按下来上药”的情景，苍白的脸颊竟漾出一片红晕。

永琪见十分男儿气概的小燕子，忽然显出女性的娇羞，心里不禁一阵激荡。想到自己那句话说得未免大造次了，脸上也是一红。

尔泰看着二人的神情，心里震动了，若有所觉。

同时，一股微妙的醋意，就从心底升起。受不了他们两个眉来眼去，他大声喊：

“好了好了！”他看永琪：“你不是信差吗？信呢！”

永琪忙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

“什么信！”小燕子又好奇，又惊讶，兴奋起来：

“谁给我的信？是不是紫薇，赶快给我看！”

“紫薇说，你看完以后，一定要烧掉。不能留下来……”永琪说，忙着去关门关窗，察看小邓子。小卓子等人有没有把好风。

小燕子迫不及待，伸手一把抢过信，三下两下的撕开信封，抽出信笺，一看。只见也是几幅画。

第一幅画着一只小鸟被关在笼子里，一朵花儿在笼外关心的观看。

第二幅画着一只小鸟在挨打，一朵花儿在流泪。

第三幅画着小鸟飞出笼子，拉着小花在跳舞。

第四幅画着小鸟儿戴着格格头饰，小花笑嘻嘻的，隐入云层，飘然而去。

小燕子看完了信，脸上顿时急得一阵红，一阵白，激动的大叫起来：

“不行不行！紫薇不可以这样待我！我就说嘛，她根本不了解状况……我要怎么样才能让她明白呢？

她还在生我的气，你们都骗我，说她原谅我了，她根本没有原谅我！她骂我！还要我永远当格格，怎么可能？我会憋死的！不行不行……”小燕子一面叫着，就一屁股在椅子上坐下，这一坐，碰痛伤口，立刻跳起身子，大叫：“哎哟！哎哟！”

永琪尔泰，一边一个，赶快搀扶住她，同时急声喊：

“你慢一点呀，身上有伤，自己不知道吗？坐，也得轻轻坐下去呀！”永琪喊。

“那个红木椅子硬得不得了；你要坐／也得垫个垫子呀！”尔泰喊。

小燕子又咬牙，又跺脚，把两人摔开：

“不要你们两个来管我怎么坐！”

“好汉汉！咱们不管，你就站着吧！”尔泰关心的伸过头去：“你为什么这样激动？信里写什么？你到底看懂没有？”“怎么不懂？她写得清清楚楚！我讲给你听！”

小燕子拿着信，就气极败坏的说：“她说：小燕子，你这个骗子，你这个混蛋！现在自作自受了，被关在笼子里，飞也飞不出来，动也动不了，还被打得乱七八糟！你害我，现在老天爷帮我惩罚你，这都是你的报应！你想出宫来，再跟我一起笑，一起玩，那是做梦，门都脚没有！你要当格格，我就让你当一辈子，我不理你！我走了，再见！”

永琪和尔泰，双双抽了一口冷气。

“怎么你的解释，跟紫薇说的，完全不一样？你字不认识，看画总看得懂呀！她是这个意思？”

永琪问。“你误会了，紫薇才不会写这些！”尔泰跟着说。

小燕子把画摊在他们面前，指着说：

“你们看！你们看，她就是骂我吗！”

永琪把画，看了一遍，叹了口气：

“我就帮你再译一遍，她说，‘小燕子，我知道你现在好痛苦，关在皇宫里，像坐监牢一样！我好关心，也就是没办法进来看你！听说你挨了打，我急得一直掉眼泪。小燕子，你一定要忍耐，千万不要再闯祸！我相信，很快我们俩个就会见面的！见了面，你就会知道，我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你！至于格格，你已经当了，就只好继续当下去，高高兴兴的当下去！我不论走到那里，都会笑着祝福你！”

小燕子听得发呆了，瞪着眼睛看着永琪。

“她是这个意思吗？真的吗？”

“一点也不错，就是这个意思！”，小燕子拿起那些画，颠来倒去的看，又翻来覆去的看。

“我看不像！她还是气我，还是骂我！她不信的说。

“你怎么变得这么悲观？你仔细看看嘛！永琪生气的喊，”“被皇阿玛打了一顿，我对什么都没有了信心了！”

小燕子拿着画，满屋子走来走去，忽然停在永琪和尔泰面前，噗通跪落地。拼命磕头，喊着说：

“让我出去见紫薇一面！你们想办法让我出去！

我给你们两个磕头！”

永琪和尔泰，慌忙去拉她。

“干什么嘛？你是格格，这样跪在我们面前，给皇上看见了，你又要挨打了。怎么都打不怕呢？”

尔泰喊。

永琪看着这样的小燕子，蓦然之间，下了决心，搀着小燕子，认真的说：

“好了好了！我豁出去了！管他呢！我答应你，你不要再急得五心烦躁了！我带你出宫 去！”

小燕子大喜，眼睛发亮，脸颊发光，整个人顿时精神起来。喘了口气，她一叠连声的， 急如星火的叫了起来：“什么时候？今晚！好不好？要不然，你们商量来商量去，又不知道会拖到那一天？等会儿福大人和福晋不同意，又走不成！咱们干脆不告诉他，说去就去！ 拣日不如撞日，就是今晚！好不好！”

永琪一点头，决定了。

“一不作二不休！就是今晚！让明月装成你，躺在床上装睡，无论谁来，都说刚吃了药 睡着了！你化装成小太监，跟我大大方方的出去，我让小顺子守在皇宫的边门，帮我们开 门。不过，我出去顶多一个时辰，就得溜回来！知道吗？”

尔泰见两人认真的样子，急坏了，跳脚喊：

“你们疯了吗？如果被发现了怎么办？五阿哥，你也想挨一顿板子吗？”

小燕子已经兴奋得不得了，气都喘不过来了：

“尔泰！你有一点冒险精神好不好？了不起是脑袋一颗，小命一条嘛！”

永琪重重的点头，豪气的接口：

“对，了不起是脑袋一颗，小命一条！”

尔泰又是叹气，又是跌脚：

“完了，你们两个都失去理智了，这小燕子会发疯，五阿哥，你怎么也跟着疯？小燕子 刚刚挨过一顿打，你们居然没有一个人会害怕！我跟你们说…”瞪大眼睛看两人：“我只 好……我只好……”

小燕子对尔泰一吼：

“你只好怎样！”

尔泰一跺脚，昂头挺胸，一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样子，大声应道：

“我只好‘舍命陪君子’！跟你们一起发疯了！还不赶快把小邓子、小卓子、明月、彩 霞、小顺子、小桂子通通叫进来，共商大计！希望他们几个靠得住！”

小燕子喜出望外，乐不可支。大叫：

“啊哈！所谓‘生死之交’，就是咱们三个了！”

小燕子欢呼着，乐得忘形一跳，砰然一声，坐在桌上。立即痛得滚下地来。

“哎哟！’’永琪和尔泰面面相觑。又是心痛，又是好笑，又是担忧，又是紧张。

于是，这天晚上，小燕子又打扮成了一个小太监。穿着太监的衣裳，戴了一顶小帽子， 帽檐拉得低档的，衣领拉得高高的，一副畏畏缩缩的样子。坐在永琪那辆豪华的马车上。永 琪和尔泰坐在车里，她和小顺子、小桂子坐在驾驶座上，两个太监一边一个半遮着她，为她 护航。马车踢烫踏踏来到宫门口。小燕子大气

都不敢出，像个小雕像。

侍卫看到是五阿哥和尔泰，几乎连看都没看，问都没问，一切顺利得不得了。马车出了 宫门，潇潇洒洒 往前走。

小燕子看到宫门终于被远远的抛在后面了。就发出“啊哈”一声大喊，也不管马车正在 进行当中，她从 座位上一跃而起，几乎跳了三尺高，放声大叫：

“出来了！出来了！我终于出来了！老天啊！紫薇啊！我出来了！”不禁仰天大笑：“哈哈：哈哈！我 出来了！我又是小燕子了……哈哈……”

车子直接到了福府。

别提福家有多么震动，多么慌乱了。福伦不敢骂五阿哥和小燕子，只能瞪着尔泰，气极 败坏的说：

“尔泰，你们真是胆大包天，怎么也不跟我们说一声？这么突如其来，让我们措手不 及！如果有个闪 失，怎么办？”

尔泰叹口气：

“唉！没办法，五阿哥和还珠格格有命，我只能听命！”

福晋瞪着小燕子，吓得脸色发白，一叠连声问：

“宫里有没有安排好？万一万岁爷发现了怎么办？”

小燕子急急的说。

“你们不要担心，也不要怪尔泰！宫里都安排好了，现在明月躺在我床上……我是假格 格，她是假格格 的假格格……”

小燕子话说到一半，房门一开，紫薇和金琐得到消息，两个人跌跌撞撞的冲进房来。后 面跟着尔康。

小燕子一看到紫薇，整个人就像被钉子钉住，站在那儿，动也不能动。

紫薇看到小燕子，脚下一软，差点跌倒。金琐紧紧的扶着她，眼光直勾勾的落在小燕子 脸上，竟傻住 了，站在那儿，也是动也不动。

尔康把房门关上，紧张的看着二人。

霎时间，房间里鸦雀无声，只有大家沉重的呼吸气每个人的眼光，都集中在小燕子和紫 薇身上。

半晌，紫薇哑哑的开了口：

“小燕子，身上的伤，好了没有？这样出来，安全吗？”

紫薇这样一问；小燕子“哇”的一声，痛哭失声。接着，就一下子扑倒在紫薇面前，双 膝落地，双手抱 住了紫薇的腿。嘴里痛喊着：

“紫薇，你骂我吧！你打我吧！你踢我，踹我，捶我，砍我，杀我……什么都可以，就 是别对我好，你

再对我好，我真想一头撞死！”

紫薇眼中，立刻充泪了，她伸手擦着小燕子的手，哽咽难言。金锁拿着手绢，自己也哭得唏哩哗啦，不知道要先给谁擦泪才好。

大家全体看呆了，各有各的心痛。

紫薇吸了吸鼻子，咽着泪，柔声说：

“我现在都明白了！到围场那天，你受了伤，你也没有办法，身不由主嘛！总之，这是阴错阳差，命中注定的安排，我已经认了，也不生气了，不介意了。你也不要再怪自己了！”

小燕子急切的，拼命摇头。哭着喊：

“你不懂，不完全是这样的！其实我有好多机会可以说明白，我就是没有说！起先，是胆子小，怕他们砍我的头，皇阿玛错认了，我也不敢说明……可是，后来……皇阿玛对我那么好，他亲手喂我吃药，喂我喝水，我从来没有这样被人宠过，他又是皇上！

大家见着他，都磕头下跪，可他却把我捧在手心里，那样疼着……我就发晕了，犯糊涂了！”她仰头看着紫薇，“紫薇，我该死！我真的该死！我抢了你的爹，占据了你的位子！”

紫薇听到小燕子叙述被乾隆宠爱的情形，心中一痛，泪就滑下面颊。颤声问：

“他亲手喂你吃药！”

“是的！还那样低声下气的跟我说话，令妃娘娘拼命要我喊皇阿玛，一屋子的人跪在我面前喊：‘格格千岁千岁！’我就是坏嘛！我就是贪心嘛！我可以说明白的，我就是不能说出口！当时，我想，我先当几天‘格格’再还给你，过过有爹的痛，过过‘格格’的瘾！只要几天就好了！不知道一天天过去，事情越闹越多，我就越陷越深了！”

紫薇咽着泪，心痛已极的，沉浸在一个思想里，对小燕子其他的告白，都没怎么听进去，只是重覆的说：“他亲手喂你吃药？他亲手喂你吃药！”

小燕子呆了呆，看着紫薇，见紫薇神情恍惚，泪不可止，更加强烈的自责起来。

“对不起！紫薇，”对不起！我现在跪在你面前。

随你怎么罚我，怎么骂我！我跟你发誓，我绝对不是要霸占你的爹，不是要永远当格格……”

“他真的亲手喂你吃药，”紫薇低头看小燕子，再问。

“是的！”

紫薇眼睛一闭，长长一叹。

“他如果亲手喂我吃药，我死也甘愿！”

尔康看到紫薇这么难过，再也按捺不住，一步上前，对紫薇心痛的说：

“紫薇，你要明白，当时小燕子病得糊里糊涂，皇上眼中的小燕子，是他流落在民间的女儿，所以对她充满了心痛和怜惜。皇上虽然喂的是小燕子，其实，等于是你啊！如果没有那一把折扇，一张画，小燕子已经被当成刺客给处决了！那还能得到皇上丝毫的怜惜呢？”

紫薇一震，抬眼看尔康，醒过来了。精神一振，如梦初醒的说：

“是啊！我在计较什么呢？不管他喂的是谁，我都可以确定一点，皇上，他有一颗慈爱的心，他没有赖帐，他认了我娘，认了女儿了！”说着，她就伸手拉着小燕子，热情的说。“小燕子，在皇上面前，你就是我！你代我得到他的宠爱，代我拥有这个阿玛，我感同身受！我们是结拜姐妹，当初，我发过誓，我说过，我们是患难扶持，欢乐与共的！我还说过，不论未来彼此的命运如何，遭遇如何，永远不离不弃！”

这些话，你不一定都了解。但是，它是一种真挚的誓言，很美很美的！那个誓言不是假的，那个结拜不是假的！你是我的姐姐，你姓了我的姓，所以，我还跟你计较什么呢？我的爹，就是你的爹，他疼爱你，就等于疼爱我了！”

小燕子睁大眼睛，痴痴地看着紫薇，专心地倾听，听到最后，再也忍不住，伸手把紫薇紧紧一抱，激动的大喊：

“紫薇，紫薇！，我怎么能冒充你呢？我充其量只是阎王面前的小鬼，你才是玉皇大帝身边的仙女啊！你放心！你爹永远是你爹，我会还给你！我一定要还给你！”

紫薇便含泪一笑，伸手拉起小燕子，说：

“现在，只有半个时辰，你就得回宫了，时间真的好宝贵呀！你难道不想到我房里去，跟我说一点‘悄悄话’吗？”

小燕子眼睛发光了，抬眼看着大家：

“我可以吗？”

福伦早已被这两个“格格”感动得鼻中酸楚，立刻一叠连声的说：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不过…”尔康机警的接口：

“我知道，我会去安排，让人守着门！”

两个女孩便看了大家一眼，手拉手的奔出门去。

金琐跟着，也急急的去了。

别提三个女孩，再度聚在一起，是多么激动，多么恍如隔世了。

房门才刚刚关上，小燕子就急急的从怀里掏出几串项链来，塞进紫薇手里。再掏出几个银锭子、放在桌上；再掏出一些耳环首饰，往桌上堆去。

“我本来想再多拿一些东西出来，可是，我身上揣不下！这些给你，本来就应该是你的东西，皇阿玛一

下赐这个，一下赐那个，可是，我在宫里出不来，这些东西用都用不着！你 赶快拿去！”又从口袋里翻出一个首饰来，看着金锁说：“我这里还有个好奇的东西，是个金镶玉的金锁，当时，我看了就说，这是金锁的名字嘛！我就帮你留下了！她追着金锁，塞进金锁手里：“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很好奇？”

金锁忙着把床上的一床被子，折叠着搬到一张椅子上去垫着。躲着小燕子。

“我不要，你给小姐好了！”金锁面无表情的说，对小燕子，她有一肚子的气。

紫薇把把手里的珠珠串串放下，喊：

“金锁！不要这样，好不容易才见到小燕子，再要见面又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你还有时间在这儿闹脾气？”

金锁袖子一抹，拭去了滚出的泪珠。对小燕子福了一福。接过锁片。

“谢‘还珠格格’赏赐！”

小燕子一呆，受不了了，抓着金锁喊：

“金锁，你要我怎样做，你才会原谅我呢？”

“我原不原谅你，有什么关系呢？我不过是个丫头！”

只要小姐原谅了你，我就什么话都没有！小姐很多话都不会说，可是，这些日子以来，掉的眼泪比她一生掉的都多！她没有认到爹，她不心痛，我总可以代她心痛吧！”金锁气呼呼的。

“我知道错了，错了嘛！可我现在怎么办嘛？”小燕子脸色凄楚，痛苦的喊。

金锁已经把椅子垫好了，就把小燕子拉到椅子前面去。

“椅子垫了这么厚的棉被，应该可以坐了！呆会儿，你把衣服退了，房里只有我们，不必害臊，让我帮你看看，到底伤成怎样？我这儿还有柳青给我的半盒‘跌打损伤膏’，我给你擦一擦！好歹有些用！”

小燕子眨巴眼睛，眼泪一掉，把金锁一抱，痛喊出声，。

“金锁！你嘴里骂我，你心里还是对我这么好！”

金锁眼泪落下，和小燕子相拥片刻，金锁便推开小燕子，说：

“我知道小姐有一肚子话要跟你说，我不打扰你们，我去给你们两个沏一壶热茶来！”便匆匆的去沏茶了。

紫薇过来，把小燕子按进椅子上，盯着她的眼睛，急促的说：

“小燕子，你好好的听我说，我们的时间不多，你一定要仔细听我！并且照我吩咐的去 做，算是你欠我的！”

“好！我听你！”小燕子神色一凛。

“听着！你要勇敢，你要负起责任，已经做了的事情，只有硬着头皮做到底，你懂不 懂？”紫薇严重的

问。

“我不懂！我已经后悔得不得了，我也做不好格格，惹得皇阿玛生气，皇后生气，纪师傅生气，一大堆人跟我生气……我常想，如果是你，大家肯定都会喜欢你。你什么都会，我什么都不会，紫薇，我跟你说，我是真心真意要把格格还给你！我现在只想脱身，我最舍不得的；还是皇阿玛！他虽然打了我，可我不恨他，想到跟他分开，我就会好难过！”

紫薇拼命摇头：

“你不会跟他分开，因为你已经是格格了；再也别说要把格格位子还给我这种话，事到如今，你还不起！现在，皇上已经把你当成女儿，那么深刻的爱了你，如果他知道你骗了他，他会多么痛心和失望呢？你造成了这种局面，就再也不能反悔了！皇上，他是我的爹呀！我听了你的叙述，对他真是又崇拜，又喜欢！如果你觉得你已经伤害了我，就不要再伤害我爹！如果你把真相告诉了皇上，让他伤心，我会恨死你！我真的会……”她用力的说：“恨死你！”

小燕子目瞪口呆，睁大眼睛看着紫薇。

紫薇诚挚的，掏自肺腑的继续说：

“小燕子，不要一错再错了！我跟你发誓，我虽然因为没有认到爹而心痛，可是，我现在没有一点恨你！我们还是好姐妹！”听到你在宫里的一些事情，我也跟着忽悲忽喜，听你跟那些规矩挑战，我也以你为荣！现在，有一大群人的生命握在你的手里，这些人。

碰巧也是我最在乎的人！像是福家的每一个人……”

她想着尔康，那她心之所系，情之所钟阿！“像是五阿哥！你不能伤害他，如果伤害了，你就是再害我一次，你不如干脆拿把刀把我给杀了！”

“你确定吗？你不要我说？那么，你就永远做不成格格，认不了爹了！”小燕子脸色苍白的盯着紫薇。

紫薇郑重的点头：

“我确定！我不要你说，只要你努力去做一个好格格！让我爹高兴，让帮助我们的人，不会因为我而遭殃，这就是我的幸福和快乐了！”

“可是……可是……”

紫薇蹲一下身子，把小燕子的双手紧紧的握在自己手中。

、。“不要‘可是可是，了。我知道，这个“格格”你当得也很辛苦，很痛苦！但是，为了我，只好请你勉为其难的当下去了！”

“为了你？我不懂，我不懂……”紫薇含泪而笑：

“傻瓜！我们拜过玉皇大帝，拜过阎王老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果你掉了脑袋，我也活不成的！”

但是，你当了格格，荣华富贵都有了，总有一天，我也会跟着享福的！瞧， 你这不是给我送东西来了吗？我还可以把这些银子，送去给大杂院里的人用，连柳青柳红， 都会沾光的！这样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一定要冒险去丢脑袋呢？”

小燕子凝视着紫薇，眼睛睁得圆圆的，对紫薇真是心服口服，虽然觉得继续当格格仍有许多难处，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小燕子完全不知道，就在她和紫薇难解难分的时候，漱芳斋已经出了问题。

这晚，小燕子乔装出门去，漱芳斋里的几个宫女太监全都慌了手脚。小邓子、小卓子两人像热锅上的蚂蚁，小邓子守在门口，目不转睛的对外看，小卓子满房间走个不停，双手搁在胸前，一会儿拜天，一会儿拜地。嘴里喃喃的说着：

“阿弥陀佛，观世音救苦救难菩萨，保佑格格早点回来，保佑我们几个多活两年……南无阿弥陀佛……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卧室里，明月躺在床上，棉被一直盖到下巴，睁着一对惊慌的大眼，不停的四望着。彩霞魂不守舍的站在床边，伸着头直看外面。

“什么时辰了？怎么还不回来！”明月爬起身来。

彩霞一把将明月按回床上，紧张兮兮的喊。

“躺着别动！格格再三嘱咐，除非她回来，你就不能吭声！你忘了吗？躺好！躺好！不要一直爬起来，弄得我好紧张！”

“我躺得浑身冒汗了……哇！到底还要多久呢？”

格格啊！主子啊……求求你快点回来啊……”明月咕嘟着。

彩霞忍不住，伸头对外喊：

“小邓子！小卓子！你们在不在外面？”

小邓子、小卓子紧张紧张跑进来。

“你们两个干嘛？大呼小叫的？不怕把人引来吗？”

我们不在外面，难道在里面吗？不要说话！”

“咱们把灯通通吹掉好不好？这样，有人要来，一看灯都灭了，肯定都睡了，就不会进来了。小卓子害怕的说。

明月立刻赞同：

“好汉汉 把灯都给吹了，黑呼呼的，就没人看出我是假的了！”

小邓子在小卓子脑袋上狠敲了一下：

“说你笨嘛！你真笨！平常，这漱芳斋总是维持有个亮，整夜灯都不灭的，你忽然把灯灭了，不是告诉大家，咱们这儿有问题吗？走！走！我们还是到外面守着。”

小邓子说着，和小卓子又紧张张张跑出去。到了大厅，小邓子站在大厅门口，对外张望。忽然惊呼：

“有好多灯笼过来了！”

小卓子冲到门口去，对着灯笼拜。

“格格！回来就回来吧，悄悄溜回来就好了，干嘛弄一大堆灯笼啊！”

来人慢慢走近，灯笼照射，如同白昼。小卓子大叫：

“我的天呀！是万岁爷！”

小邓子大骇，“崩咯”一声跪落地，颤抖着大叫：

、“皇上驾到！令妃娘娘驾到！”

乾隆这晚，无巧不巧，一时心血来潮，带着令妃和宫女太监们，来探视小燕子。一走进大厅，就觉得有些怪异。小邓子、小卓子像掉了魂，跪在地上直发抖。

乾隆四下张望，没看到小燕子的人影。

“你们的主子呢？”小邓子抖得牙齿打颤，脸色惨白：

“启禀皇上，启禀娘娘，格格已经睡了”令妃惊愕：“睡了？这么早怎么会睡了呢？是不是又病了？”乾隆看两个太监神色不对，心里一急，就径自往卧室里走去：

“朕看看她去！”

明月和彩霞听到外面的喊声，早已吓得魂不附体，这时，听到乾隆居然进房来了，明月呼噜一声，就用棉被把自己连头带脑蒙住。混身发抖，抖得整个床“咯吱咯吱”响。

彩霞脸色惨白，噗通一跪，抖得语不成声：

“皇上…吉…吉祥…娘娘吉…吉…祥…。”

令妃奇怪极了，担心极了，急问：

“怎么了？你们个个脸色惨白，浑身发抖？是不是格格病得很厉害？怎么不报？”

乾隆更急，大步走向床边，只见棉被盖得密不透风，棉被里的身子抖得连床都一起晃动，不禁大惊。就喊着说：

“小燕子！你这是怎么了？身子不舒服，有没有宣太医？怎么抖成这样？赶快给朕瞧瞧！”

彩霞慌成一团，赶快爬行到床边，用手紧紧压着明月的棉被：

“…格格不许瞧…”

乾隆又惊又疑：

“不许瞧？又犯老毛病了？”就拍拍棉被：“为什么又把自己蒙起来？这次是谁惹你了？怎么每次心里不痛快，就把自己蒙起来？出来！”

明月在棉被里含含糊糊的哼哼着。

“不… 腾腾腾腾出来！”

乾隆生气，着急，喊道：

“出来！朕命令你出来！”

明月死命扯住棉被：

“不 腾腾腾腾出来！”

令妃就说：

“皇上别急，格格又闹小孩脾气了！我来问问她！”她走上前去，伸手按住棉被，立即 心惊肉跳，惊呼：‘“不得了！抖成这样，一定病得不轻，不能由着她，赶快看看是怎么了，赶快宣大医！”一面说着，一面用力掀开了棉被。

明月从床上滚落到床下，整个人抖成一团，匍匐于地，颤声说：

“奴婢…该… 父父父父死”乾隆大惊，眼睛瞪得像铜铃。

第十二章

小燕子浑然不知，漱芳斋已经有变。她陶醉得不得了。

这个晚上，对她来说，实在太珍贵了！终于亲眼见到了紫薇，终于亲耳听到紫薇说不怪她，原谅她了。回宫的一路上，她一直飘飘欲仙。尔康、尔泰、紫薇都上了车，送她到宫门口。大家生怕回宫之后有状况，拼命教她，如果被人撞到，要怎么应付。小燕子’心情这么愉快，听也听不进去，毫不在意的说：

“只要进了宫，就没事了！如果在宫墙里面被逮到，自己就来个死不认帐！谁能证明咱们出过宫？”

一面转头对永琪说：“五阿哥，就说你在教我作诗，明天纪师傅要考！赶快教我一首诗吧！”

“诗？诗？好，你记着，皇阿玛喜欢李白，李白有一首喝酒的诗，是这样写的：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永琪真的教了起来。

小燕子忙着恶补，念道：

“花间一壶酒，不坐不相亲，举杯… 举杯…”

“不是‘不坐不相亲，是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就是举着杯子，邀请你房里那个明月来喝酒…”尔泰赶快帮忙。

“这个我记住了，‘举杯邀明月’！有没有‘举杯邀彩霞’呢？”

尔康觉得这个办法烂极了，急忙说：

“听我说！现在背诗已经来不及，反正，如果被抓到，也是落在侍卫手里。半夜三更，没有人会去惊动皇上！侍卫毕竟好打发，你们一个是阿哥，一个是格格，尽管拿出威风来吼他们！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来得罪皇上面前最得宠的两个人！所以，赖定了，是在宫里走动走动，就对了！我和尔泰，五更就会进宫来看动静，万也出了什么事，我们和令妃娘娘，一定会想办法营救！”

永琪连连点头：

“还是尔康脑筋清楚，就这么办！小燕子，别忘记你是还珠格格，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没人敢惹咱们，知道吗？”

小燕子猛点头。

如果进不了宫，只好先回府去商量大计，我们会看着你们进宫再离去！”

紫薇见皇宫在即，便拉着小燕子的手，非常不放心的叮嘱：／“你在宫里，真的不比外面，你一定要小心，不能太任性了！五阿哥有一句话，伴君如伴虎，你要放在心里呀！不管皇阿玛多疼你，他还是皇帝！

“我知道了！不会再惹他了！”小燕子看着紫薇：

“告诉柳青柳红，我下次出了宫，一定会去看他们！”

“我会的！”

“别依依不舍了！宫门快到了，小燕子，你坐回驾驶座上去！尔康、尔泰、紫薇，你们三个下车吧，不过，没有马车，你们怎么回去呢？”永琪问。

“这么好的月色，散散步就回去了！”尔康说。

小燕子把紫薇一抱，千千万万个舍不得。羡慕已极的说：

“我不要回宫了，我要跟你们一起，在月光下散步！”

“别闹了！你是我们带出来的，如果丢了，大家都完了！赶快，下车的下车，换位子的换位子！尔泰喊。

于是。马车停下。尔泰尔康紫薇下车。

马车向前驶去。小燕子在驾驶座上，拼命对紫薇挥手。

“紫薇过两天我再来看你！不要气我，不要怪我啊！”

“别喊了！我知道，我都知道…快去吧！”

马车停在宫门前，小桂子下车，伸手拍门。

紫薇、尔康、尔泰躲在暗处观望。

宫门开了，侍卫出来。一看是五阿哥，纷纷请安，高喊“吉祥”，对于那个半蒙着脸，缩着头，毫不起眼的小燕子浑然不疑，马车踢烫踏踏进去了。

宫门关上。

尔康、尔泰、紫薇从暗处走出，大家相对而笑，全都吐出一口长气。

小燕子进了宫，好生得意，真是人不知鬼不觉。

下了马车，永琪不放心，一直送小燕子到漱芳斋。

整个漱芳斋静悄悄的，安详极了，窗子上，透出明亮的灯光。

两人四面看看，放了心。彼此互视，相对一笑。

小燕子用手背拍拍永琪：

“成功了，谢谢你，这个晚上对我太重要了，我永远忘不了今晚！你的大恩大德，我记在心上了！”

“你记在心上就好了，别提什么大恩大德了！”永琪眼光停在她脸上，话中有话的说。

“你快回去吧！”小燕子笑笑。

“我看你进去了，我再回去…”想想，又说：

“我送你进去吧！怎么小邓子小卓子都睡死了，一个也不出来接你？这儿黑，小心门槛…”

小燕子推开大厅的门，还回头看永琪：

“我兴奋得很，一点都不困，干脆进来喝杯茶吧！

要不然…”睁着骨溜大眼，异想天开的说：“这样吧！我让小邓子他订烫一壶酒，弄点小菜，咱们庆祝一下，好不好？”

永琪一怔，虽知不妥，但是，这种诱惑力太大了，立刻喜悦的答道：

“好极了！古人秉烛夜游，我们也来，花间小酌’吧！哈哈！”

二人嘻嘻哈哈，进入大厅去。一走进大厅，乾隆那威严的声音，就像焦雷般在两人耳边炸开。

“小燕子，永琪！回来了？要不要烫一壶酒，弄点小菜，咱们大家喝两杯？”

小燕子和永琪，吓得魂飞魄散，大惊抬头，只见乾隆和令妃端坐房中。后面站着一排宫女太监，小邓子、小卓子、明月、彩霞跪了一地。

小燕子和永琪，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两人，崩哆崩哆跪落地。异口同声，惊慌的喊着：

“皇阿玛！令妃娘娘！”

乾隆脸色铁青，瞪视着二人。大喝一声：

“你们到哪里去了？小燕子，你说！”

令妃着急的看着小燕子和永琪，心里也是一肚子的疑惑，没办法给两人任何暗示，急得不得了。

永琪怕小燕子说得不对，急忙插嘴禀告：

“皇阿玛，我和还珠格格…”

“永琪，没问你，你不要开口”乾隆打断了永琪，看着小燕子：“你说！”

小燕子心慌意乱，害怕极了，看永琪，看乾隆，呐呐的说：

“我们没有去那儿，就在这御花园里，走走…

明天纪师傅要考作诗… 五阿哥教我作诗…”

永琪眉头一皱，心中暗叫不妙。

“哦？”乾隆兴趣来了。“永琪教你作诗？教你作了什么诗？”

“这… 这…就是一首诗… 一首诗…”

“那一首诗？念来听听看！”

小燕子求救的看永琪。

“皇阿玛…”永琅忍不住开口。

“永琪！你住口”乾隆厉声喊：“现在不是在书房，你把唬弄纪师傅那一套收起来！”

永琪闭住嘴，不敢说话了。

小燕子没辄了，只得硬着头皮说：

“一首有关喝酒的诗… 是…举杯邀明月…”

“哦？举杯邀明月，怎么样？”

“举杯邀明月… 举杯邀明月”小燕子吞吞吐吐。

“举杯邀明月…到底怎样？”

小燕子冲口而出：

“举杯邀明月，板子就上身！”

乾隆睁大眼睛，惊愕极了。

“什么？你说什么？”

小燕子知道遮掩不过，惶急之下，又豁出去了。

大声说：

“我知道我又惨了，给皇阿玛逮个正着，我说什么都没用了，反正作诗还是没作诗都一样，板子又要上身了！皇阿玛，你要打我，你就打吧！五阿哥是被我逼的，你不要怪他！这次，请你换…一个地方打打，原

来的地方伤还没好，打手心好了… ”吸口气，眼睛一闭，伸出手掌，惨然道：“我已经准备好了！皇阿玛请打！打过了，气消了，再来审我！”

乾隆瞪视着她，真是又生气，又无奈。

“你知道会挨板子，你还不怕？打也打不好。管也管不好，教也教不好，你这么顽劣，到底要朕把你怎样？你的板子，朕呆会儿再打，你先告诉朕，你这样一身打扮，让明月在房里装睡，你到底是做什么？”

小燕子转头看明月。气呼呼的说：

“是谁出卖我？”

“谁都没出卖你，是朕好心来看你，他们一屋子奴才吓得发抖，整个床都咯吱咯吱响，朕还以为你又病得严重了，一掀棉被，明月就滚下床来了！这些奴才真是坏透了！等你挨完打，朕再一个个打他们，然后通通送到火房里去当差！”

小燕子大惊，“崩咯”一声，在地上磕了一个响头，凄楚的喊：

“皇阿玛！我知道我这次错大了，你要怎么罚我都没有关系，可是，不要怪罪到他们身上去！自从皇阿玛把他们四个赐给了我，他们陪我，侍候我，照顾我，帮我解闷，散心，…我挨打，他们比我还难过，对我简直好得不得了…跟我已经成了一家人一样。”

令妃忍不住咳了一声：

“格格！奴才就是奴才…”

“我知道，我知道！”小燕子哀声喊道：“我是金枝玉叶，不可以跟‘奴才’作朋友，不可以说他们是一家人…可是，皇阿玛！在我进宫以前：我不是金枝玉叶，我也吃过很多苦，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我也去饭馆里做过工，也到戏班里卖过艺，我也做过‘奴才’啊！如果每个主子都那么凶，我已经见不到皇阿玛了！”

乾隆听得好惊讶。

“你去饭馆做过工？去戏班子里卖过艺？怎么以前没说过？什么时候的事？”

“就是…就是从济南到北京这一路上的事啊！”

我没说，是因为皇阿玛没问啊！”

乾隆凝视小燕子，觉得小燕子越来越莫测高深了，蹙眉不语。

“皇阿玛！一人做事一人当！今晚，是我鼓动大家帮我，要打要罚，我都认了！请您高抬贵手，饶了不相干的人！小燕子给您磕头，给您谢恩！”小燕子连连磕头，说得诚挚已极，字字掏自肺腑。

乾隆凝视她，颇感震撼。不知怎的，竟严厉不起来了。

“你先告诉朕，你今晚去了哪里？”

小燕子抬头正视乾隆，心想，撒了谎也圆不过去，就老实的招了：

“去了福大人家里！”

永琪吓了一跳，惊看小燕子。

乾隆纳闷极了，也惊看小燕子。

令妃更是吃惊，不住的看永琪，永琪对她暗暗点头，作眼色。令妃一肚子疑惑，又没办法细问，只得忍耐着不说话。

小燕子就激动的喊：

“我跟皇阿玛求过好多次，让我出宫走走！皇阿玛就是不许，我住在宫里，诃最好的、穿最好的，用最好的……可是，真的像坐监牢一样呀！我快要闷死了，烦死了。我好想出去，那怕就是看看街道，看看人群都可以！上次，为了想出去，我连墙都翻了。这次不敢翻墙，只有求着五阿哥和尔泰。带我出去，他们两个看我可怜，就被我说动了！我们也没去别的地方，只去了尔泰家里……”

乾隆狐疑的看永琪：

“她说的是真的吗？你们去福家了？”

永琪不得不承认了。

“是！我们去了尔泰家里，坐了一坐就赶回来了！”

乾隆满心疑惑，纳闷的看两人：

“你们费尽心机，好不容易蒙混出宫，居然那儿都没去，只是去福伦家里坐了一坐？”

“回皇阿玛！实在不敢带她去别的地方！”永琪斗胆说。

令妃急忙打圆场：

“哦，原来去了福伦那儿，好在是自家亲戚，总比出去乱跑要好。”

乾隆在两人脸上看来看去，实在看不出什么破绽。就一拍桌子，厉声说：

“永琪！你是兄长，居然跟着小燕子胡闹！不要以为你是阿哥，朕就会纵容你！小燕子不懂规矩，难道你也不懂吗？”

永琪惭愧的低下头去：

“永琪知罪！凭皇阿玛处罚！”

小燕子看乾隆、心里好急，知道乾隆一生气，连格格都会挨板子，阿哥大概也逃不掉！就磕头说：

“皇阿玛！我说过了，一人做事一人当！罚我就可以了！”

永琪心里也好急，想到小燕子挨打还没好，至今连“坐”都不能坐，如果再挨打，恐怕连命都保不住了！就也磕头喊：

“皇阿玛！小燕子身子单薄，才挨过打，不能再罚！儿臣身为兄长，不曾开导，甘愿受 罚！”

乾隆见两个兄妹抢着愿为对方受罚，而且都是真心真意。心里有些震撼，有些感动，也 有些困惑。

听到更鼓已经敲了三响，自己也闹累了，就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严肃的盯着两个人 说：

“今晚太晚了，朕没有时间审你们！你们两个也可以散会了，至于酒吗？也别喝了，明 天早朝之后、你们两个到我书房里来，朕要好好的跟你们算算帐！”

永琪连忙磕头，嘴里应着“是！”

乾隆一起身，令妃就跟着站了起来。乾隆转身一走，令妃和宫女太监们赶紧跟随。永琪 那里敢继续留在漱芳斋，飞快的看了小燕子一眼，什么话都没办法说，就起身追着乾隆：

“儿臣送皇阿玛回宫！”

乾隆便带着令妃，永琪、宫女、太监们浩浩荡荡的走了。

房间里剩下小燕子、小邓子、小卓子、明月、彩霞。五人面面相觑，全都惊魂未定。过 了好半晌，大家才回过神来，小邓子就对小燕子倒身下拜，夸张的把手高举着再扑下地。嘴 里乱七八糟的喊：

“格格！主子！千岁！祖宗……你饶了咱们吧！

万岁爷随时会来漱芳斋，你再也不要出花样了！咱们实在招架不住啊！”

小燕子坐在地上，睁大眼睛，惊惶的想着，明天早朝以后，乾隆还要审她！天啊！怎 么办？怎么办？

今晚没办法睡觉了，天亮就得去五阿哥那儿，商量对策！

好不容易，天亮了。小燕子又穿上了那身小太监的衣服，遮遮掩掩，闪闪避避，踢 踢踏踏……快步的踩着晨雾，顶着露珠，穿过重楼深院，越过亭台楼阁，直奔永琪住的“景阳 宫”而来。

小顺子看到她又是这副打扮，吓了一跳，赶紧把她带进永琪的书房。原来，这儿还有 比她到得更早的两个人，就是尔康和尔泰。三个年轻人，已经开了半天的会，对于要怎么“招 供”，还没商量出一个结论。

当房门一开，小燕子闪身而入时，三个人都吃了一惊。“小燕子看到他们三个都在， 大喜。急忙说：

“你们三个臭皮匠，一定已经想好办法了！赶快把你们的锦囊妙计告诉我吧！我只能停 一下，快说快说！””尔康抽了一口冷气，盯着小燕子：

“你的胆子未免太大了吧？就这样闯来了？有没有被人跟踪？”

“没有没有啦，我很小心的！你们别耽误时间了，快教我吧，见了皇阿玛，我该怎 么说？”

“过来！过来，我们围拢一点！”永琪喊。

四人便围在一起，紧紧张张的商量大计。

四人正在叽叽咕咕，门外，忽然传来小顺子、小桂子急促的大喊声：

“皇后娘娘驾到！”

四人面面相觑，全部大惊失色。小燕子四面一看，逃都没地方逃，只好往书桌下面一钻。

永琪连忙磕头，嘴里应着“是！”

乾隆一起身，令妃就跟着站了起来。乾隆转身一走，令妃和宫女太监们赶紧跟随。永琪那里敢继续留在漱芳斋，飞快的看了小燕子一眼，什么话都没办法说，就起身追着乾隆：

“儿臣送皇阿玛回宫！”

乾隆便带着令妃，永琪、宫女、太监们浩浩荡荡的走了。

房间里剩下小燕子、小邓子、小卓子、明月、彩霞。五人面面相觑，全都惊魂未定。过了好半晌，大家才回过神来，小邓子就对小燕子倒身下拜，夸张的把手高举着再扑下地。嘴里乱七八糟的喊：

“格格！主子！千岁！祖宗……你饶了咱们吧！”

万岁爷随时会来漱芳斋，你再也不要出花样了！咱们实在招架不住啊！”

小燕子坐在地上，睁大眼睛，惊惶的想着，明天早朝以后，乾隆还要审她！天啊！怎么办？怎么办？

今晚没办法睡觉了，天亮就得去五阿哥那儿，商量对策！

好不容易，天亮了。小燕子又穿上了那身小太监的衣服，遮遮掩掩，闪闪避避，踢踢踏踏……快步的踩着晨雾，顶着露珠，穿过重楼深院，越过亭台楼阁，直奔永琪住的“景阳宫”而来。

小顺子看到她又是这副打扮，吓了一跳，赶紧把她带进永琪的书房。原来，这儿还有比她到得更早的两个人，就是尔康和尔泰。三个年轻人，已经开了半天的会，对于要怎么“招供”，还没商量出一个结论。

当房门一开，小燕子闪身而入时，三个人都吃了一惊。

小燕子看到他们三个都在，大喜。急忙说：

“你们三个臭皮匠，一定已经想好办法了！赶快把你们的锦囊妙计告诉我吧！我只能停一下，快说快说！””尔康抽了一口冷气，盯着小燕子：

“你的胆子未免太大了吧？就这样闯来了？有没有被人跟踪？”

“没有没有啦，我很小心的！你们别耽误时间了，快教我吧，见了皇阿玛，我该怎么说？”

“过来！过来，我们围拢一点！”永琪喊。

四人便围在一起，紧张紧张的商量大计。

四人正在叽叽咕咕，门外，忽然传来小顺子、小桂子急促的大喊声：

“皇后娘娘驾到！”

四人面面相觑，全部大惊失色。小燕子四面一看，逃都没地方逃，只好往书桌下面一钻。

小燕子才钻进去，房门就开了，皇后带着容嬷嬷和宫女们，大步走进房。

三人全部请下安去。

“儿臣永琪叩见皇额娘！”

“臣福尔康、福尔泰恭请皇后娘娘金安！”

皇后看着室内的三人。哼了一一声：

“这么早，你们三个，是在用功呢？还是在商量国家大事呢？”容嬷嬷站在皇后身旁，目光如鹰，在室内搜寻着。

三人全部神情紧张，魂不守舍。尔康勉强维持镇静，答道：

“正和五阿哥谈论回疆的问题。”

“原来如此！”皇后冷冷的接了一句。

容嬷嬷已经发现了小燕子，给皇后使了一个眼色。

皇后不动声色的看过去，只见桌子底下，露出小燕子伏在地上的手指。、。

“难得五阿哥这么关心国事，尔康和尔泰也这么勤快，天才亮，就进宫来商议回疆问题，这真是咱们大清朝的福气……”皇后一边说着，一边已走到书桌前面。她低头看看，就用那厚厚的‘花盆底’鞋，使劲的踩在小燕子的手指上。

小燕子一声惨叫，本用力的一挥手。

“哎哟……我的娘呀……我的天啊……！”

小燕子太用力了，皇后竟跌倒在地。容嬷嬷和宫女们慌忙去扶。皇后摔得七荤八素，狼狈的爬起身子。容嬷嬷已经放声大叫：

“反了！反了！桌子下面有反贼！来人呀！”

外面侍卫一涌而入，纷纷惊问：

“反贼在哪里？反贼在哪里？”

尔康奋力一一拦，挡住侍卫。大吼：

“你们看清楚，”这房间里都是些什么人？怎么可以听一个嬷嬷的叫唤，就随随便便闯进门来？”

永琪立刻和尔康同一行动，也大声怒吼。

“这是我的书房，没有叫传，是谁乱闯？好大的狗胆！”

侍卫们一听，吓得噗通噗通，全都跪了下去。嘴里大喊。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皇后站稳了身子，看到侍卫动都不敢动，气得脸红脖子粗，喊道：

“是我的懿旨！把桌子底下那个小贼，给我抓出来！准敢违抗，就是件逆大罪！快！动手！”

侍卫们见是皇后命令，又都昏头昏脑的答道：

“喳！奴才遵命！奴才遵命……”

侍卫向前冲，尔康、尔泰、永淇一溜挡住。永琪喊：

“那是还珠格格！谁要抓还珠格格，先抓我！”

侍卫被挡，场面乱七八糟。

小燕子再也藏不住，从桌子下面，滚了出来。痛得眼泪直流，拼命摔手。却一挺身站了起来，脸色惨白，高高的昂着头，气势凌人的大吼着说：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要头一颗，要命一条！”

结果，大家又都闹到乾隆面前去了。

乾隆看着又变成小太监的小燕子，头都痛了。再看看跪在地上的尔康、尔泰和永琪，心里更加困惑。一拍桌子，怒声喝问：。

“你们几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昨几个偷溜出宫，今大又开秘密会议，你们好大的胆子！尔康，你身为一等侍卫，居然也跟着他们几个小的胡闹！如此鬼鬼祟祟，到底为了什么？尔康，你说！”

皇后严肃的站在乾隆身边，冷冷的看着他们四个。

尔康不得不整理着零乱的思绪，禀告着说：

“有禀皇上，昨几个还珠格格私下出宫，尔泰不敢将格格和阿哥带到随便的地方去，所以带回了家。今天我们兄弟拂晓入宫，就为了探视五阿哥和格格，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平安过关’了！”

“哦？”乾隆挑着眉毛：“结果呢？”

“结果，发现没有平安过关，听说皇上今天还要追究，大家就乱了章法！还珠格格害怕皇上震怒，一时情急，冒险扮成小太监，也到五阿哥这儿来商量对策。所以，大家就聚在一起。不料给皇后娘娘撞见了！经过情形，就是这样。”

乾隆想了想，觉得尔康所说，合情合理。

“朕料想，你说的都是实话！”乾隆盯着尔康。

“不敢欺瞒皇上！”

乾隆喊：

“小燕子！”

小燕子惊惶的抬头。

“皇阿玛！”

“你到五阿哥那儿商量对策？是不是？”

“是！”小燕子答得清脆。

“你预备怎样‘对付’朕，说说看！”

尔康、尔泰、永琪都紧张起来，全部捏了一把冷汗，提心吊胆的悄看小燕子。

小燕子一怔，就求救的去看三人。

“不要看他们，只要抬头看朕，朕要听你亲口说说！”乾隆瞪着小燕子。

小燕子一急，连思考的余地都没有，话就冲口而出：

“皇阿玛！我那儿有时间商量出‘对策’呢？我前脚才进门，皇后娘娘后脚就进了门…我心里一慌，吓得钻到桌子底下，又被皇后娘娘发现了，一脚踩在手指上，我现在手指大概都断了，痛得直冒冷汗，还有什么策不策呢？我倒媚嘛！做不得一点点错事，自己梳了满头小辫子，还在那儿招摇，以为没有人抓得到我的辫子！现在；满头小辫子被人扯得乱七八糟，头也痛；手也痛，心也痛……什么都顾不得了！

故事编不出来，谎话说不出来，就算有‘对策’，现在也变成‘错策’了！”

乾隆听小燕子说了这么一大串，非常希奇，睁大眼睛。

“手指头怎么会断了呢？过来给朕瞧瞧！”

小燕子便站起身，走上前去，出示手指。乾隆一看，果然，几根纤纤玉指，全部义红又肿。乾隆皱了皱眉，还没开口，皇后就冷冷的说话了：

“小燕子，不要耍心机！你躲在桌子底下，我怎么看得见？无意踩了你一下，也值得跟皇阿玛告状吗？你不要分散皇上的注意力，以为皇上给你唬弄一下，就会对你所有的荒唐行为。都不追究了？”

“是！”小燕子应着，可怜兮兮的看乾隆：“是给皇后娘娘‘无意的，狠狠的’踩了一脚！”

皇后气得牙痒痒。乾隆看得心酸酸。

“手指还能不能动，动一下给朕看看！”乾隆说，盯着那手指。

小燕子动了动手指，夸张的吸气，苦着脸说：

“很痛很痛啊！弯都弯不起来了！”

“待会儿记得给胡太医诊治诊治！”乾隆说。

“是！”

乾隆猛的拍了一下桌子。突然提高了声音，厉声大喊：

“小燕子！别以为你的手受伤，朕就会饶你！”

小燕子一吓，立刻“砰”的一声跪了下去。不巧膝盖又撞在龙椅上，当场痛得咬牙咧嘴。

“哎哟……哎哟……”

尔泰、永琪、尔康三人，都不敢有任何反应，跪得直直的。

乾隆惊看小燕子：

“你又怎么了？”

小燕子眼中含泪：脸色苍白，喊着说：

“皇阿玛……我想，我的八字跟皇宫不合，自从进宫以后，大伤小伤，到处有伤！大痛 小痛，多处都痛！我又很会得罪人，每个人都跟我生气，我觉得好累呀！”

乾隆凝视小燕子。

“你累？我看，你弄得整个皇宫鸡飞狗跳，人人都累！”

小燕子低头不语。

乾隆叹了口气，对地上四个人说：

“你们都起来！”尔康、尔泰、永琪、小燕子就站起身来。

乾隆看着四人，若有所思，沉吟片刻，说：“你们几个，都是皇室子弟，大家感情好，是一件好事！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自己要有一个谱！不要大家跟着还珠格格乱转，没大没小，没上没下！如果朕怪罪起来，伤了亲戚和气，如果不怪罪，岂不是又太便宜你们了？”

皇后见乾隆的意思又活动了，显然要放水，不禁着急：

“皇上！”

乾隆立刻看着皇后说：

“朕自有分寸，皇后不必为他们太操心了！”

皇后被乾隆一堵，气得说不出话来。

乾隆看尔康等三人：

“你们三个，身为兄长，不知以身作则，你们自己说，该当何罪？”

三人还来不及说话，小燕子挺身而出：

“所有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昨儿私自出宫，五阿哥和尔泰都是被我闹的，没有办法！一屋子奴才，也都只有听我的！现在，我已经知道，我的任性、自私会害了每一个人！真的后悔了，知错了！皇阿玛一向疼爱我，我每次闯祸，皇阿玛都会原谅我，您就再原谅我一次吧！从今以后，我一定痛下决心，好好念书，做个让您骄傲的格格！来报答您，好不好？”

小燕子这一篇话，掏自肺腑，说得诚恳之至，乾隆不禁动容。叹了口气说：

“唉！你实在让朕头痛！国家的事，已经有一大堆麻烦，朕操心都操不完了；还要整天 为你烦恼！”

尔康连忙上前问：

“皇上是为边疆的战事烦恼吗？”

“是呀！刚刚在朝上，大臣们纷纷禀告，西藏的吐司又在蠢蠢欲动，缅甸边境，更是战事连连，回疆也

不平静，准葛尔也有麻烦……朕想到边境上的老百姓，连年战争，民不聊生，心里很沉重！”

永琪神色一正，对这样的父亲，肃然起敬，诚恳的说：

“皇阿玛！您整天为国事操劳，常常深夜还在批奏章，儿臣不能为皇阿玛解忧，还为一些生活小事。

让皇阿玛生气，真是不孝极了！现在，我已经长成，不知道可不可以，随兆惠将军出征，或是随傅六叔出征！”

乾隆走近永琪，深深凝视他。

“治国不一定要带兵！你年龄还小，念书第一，国家的事，你不必操之过急！你从小就肯读书，文学武功，都学得挺好！朕对你期望也很深。你不要辜负了朕，就是你的孝顺了！”

几句话说得永琪热血沸腾，又是感动，又是受宠若惊，又是汗颜。就恭恭敬敬的，心服口服的说：

“儿臣谨遵皇阿玛教诲！”

皇后听着，看着，脸色铁青。

乾隆看看小燕子，提起精神，一笑说：

“小燕子！算你运气，朕也不追究你了！免得你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说不定做出更多稀奇古怪的事来！朕告诉你，以后要出宫，不要装成小太监，你跟令妃娘娘说一声；让人跟着你，保护你，你就大大方方出去吧！至于去福伦家，更无须躲躲藏藏，自家亲戚，多走走也好！”

小燕子大喜过望，眼睛睁得大大的，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皇阿玛，您不罚我啦？”她小小声的问。

“朕不罚你了。”

“也不罚五阿哥吗？”她兀自不相信。

“也不罚五阿哥。”

“所有的人都不罚了吗？”

乾隆叹口气：

“都不罚了！”

皇后忍无可忍，冷峻的说：

“皇上！从今以后，这后宫之中，大概就再也没有纪律可谈了！”

乾隆不悦的皱眉。

“小燕子得到过朕的特许，本来就无须受到限制，皇后，你也睁一眼，闭一眼，不就天下太平了吗？”

皇后气得咬牙切齿。

小燕子却对着乾隆，灿烂一笑；在室内翩然一转，大声欢呼着说：

“皇阿玛！您有一颗最宽大、最仁慈的心！我跟你说，你不要为国家事操心了，你这么 好，老天会报答你的！我在民间的时候，听到大家都说：‘国有乾隆，谷不生虫！’您是大 家心中最好的皇帝！国家一定会越来越强的！”

乾隆惊愕的看着小燕子。永琪、尔康、尔泰三人听得有些糊涂，彼此看了看：

“怎样的两句话？怎么朕跟虫子有关系呢？”乾隆听不懂。事实上，没有一个人听懂。

小燕子满脸发光的、振振有词的嚷着：

“国家有了乾隆，连稻谷都不会长虫子啦！大家把您看得跟老天爷一样啊！您不是人， 是神啊！”

乾隆睁大眼睛，有点疑惑，有点惊喜：

“是吗？真有这样两句话吗？”

小燕子拼命点头：

“是啊是啊！你教我编，我都编不出来呀！”

乾隆寻思，不禁笑了：

“你编不出来？说的也是！”看着小燕子，想着那两句话，越想越得意，脸上的阴霾， 竟一扫而空了。

“哈哈！小燕子，你真有一套！”就回头对皇后得意的说：“皇后！这个小燕子，是上 天赐给朕的一个‘开心果’，有了她，朕的烦恼，都被她赶走了！哈哈！朕珍惜着这个‘开 心果’，皇后，你也跟朕一样珍惜吧！”

皇后又气又愣。乾隆便拍拍皇后的肩，再说：

“小燕子的手给你踩了一下，腿，又给朕的椅子撞了一下，就算是打过了罚过了吧！” 又转头看永琪等三人：“至于你们，明天，每人给我交一篇文章来，谈一谈边疆的治理办 法！”

三人喜出望外，异口同声喊：

“遵命！”

一场“偷溜出宫”的大祸，就这样消弥于无形了。四人从乾隆书房走出来，几乎还不敢 相信这个事实。怎么这么容易就过关了？

尔泰回头看看，作挥汗状。

“吓得我一身冷汗！居然有惊无险！”

永琪见无人注意，心里实在困惑，忍不住问小燕子：

“你那两句‘国有乾隆，谷不生虫’，是真的还是编的？”

小燕子转着眼珠子：

“前一句是真的，后面那一句可能有点问题，我记不清楚了！”

尔康惊得瞪大了眼睛：

“啊？到底是怎样两句话？我听起来就怪怪的！”

“我真的弄不清楚呀！可是，我知道，一定是两句好话，因为紫薇听了好得意；你去问 紫薇，就知道了！”

三人你看我，我看你，半晌，尔康呼出一口气来：。：

“我真服了你，这也敢随口就说！居然也错有错着，让皇上听了好开心，好得意！”看 着小燕子，又是摇头，又是笑。

小燕子挥着那太长的衣袖，高兴起来：

“哈哈！没想到这么轻松就过关了，大家练习了半天的台词，一句也没用上！以后，还 可以大大方方出宫去！哈哈…”不禁有些手舞足蹈起来：“我太高兴了！恨不得马上去 告诉紫薇！”

你不要得意忘形啊！这两天，我劝你收敛一点吧！皇阿玛是为了国家操心，没有情绪管 我们！要不然，那会这么容易就放了我们。”永琪说，想起国事，不禁叹了口气。

永琪一叹气，尔康也跟着叹了口气。

小燕子就关心的看着三人。很认真的问，“那个‘西藏、面店、生姜…为什么‘整个 儿’很麻烦呢？让皇阿玛和你们都这么烦恼？”

三人一呆，互看，半天才想明白了，大家失笑。

“你是说‘缅甸，回疆，准葛尔’是不是？”尔泰问。

“就是！就是！你们赶快教教我，搞不好皇上也要我交一篇文章，那就惨了！”

“这个，说起来就太复杂了，西藏、缅甸、回疆、准葛尔都是我们边境的部落…”尔 泰解释着，才起了一个头，见小燕子一脸迷惑，就放弃了。“算了，算了！就是‘整个儿’ 很麻烦！‘面店，生姜”都很麻烦，那些麻烦跟你比起来，你就不够瞧了！只能算是‘芝 麻，绿豆’的小麻烦了！”

尔泰说完，三人都笑了。

永琪就关心的看着小燕子，问：

“你的手指怎样？”

尔泰立刻接口：

“还有你的膝盖，撞伤没有？”

小燕子看着两人，嫣然一笑。

“当然很痛啦！但是，刚刚在皇阿玛那儿，我是夸张了一点，总要让他心痛，才能过关 嘛！”

三人惊叹的看着小燕子，真是服了她！

小燕子却抬头看着天空，开始作起白日梦来。

“如果紫薇能够进宫来，跟我一起住，那就好了！

她什么都懂！”

尔康心里一动，呆呆的看着小燕子，有个念头，在心里朦胧的成型了。

紫薇当天就知道整个的经过情形了。小燕子又度过一个难关！紫薇松了好大的一口气。尔康对于小燕子的“有惊无险”，叹为观止。不住口的说：

“她这个人一定有什么特殊法力，会把危机一一化解，实在不可思议！我们大家吓得魂飞魄散，教她的话，她也记不得，告诉她的事，她也不照做！真是毫无章法，乱七八糟，可是，她就有本领让皇上开心，连边疆战事的隐忧，都给她一语化解了！这个人是个奇人，我 不服都不行！”

紫薇清澈如水的眸子，定定的看着尔康。尔康这才想起来，问：

“到底，这‘国有乾隆，谷不生虫’是什么意思？”

紫薇笑了，说：

“是‘国有乾隆，国运昌隆’”尔康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第十三章

尔康自从和紫薇去过“幽幽谷”之后，就陷进一份强烈的渴望和浓浓的隐忧里了。他对 紫薇的爱，像江河大浪，每天都波涛汹涌来，无法遏止。可是，紫薇的身份那么特别，自己又 是身不由主的人，前途茫茫，到底该怎么办？他每天都在想办法，每天几乎都生活在煎熬 里。他这种神思恍惚的情形，使福伦和福晋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不止一次，他们严重的警告着尔康：

“不可以！你绝对不可以和紫薇认真！你要认清一个事实！紫薇现在的地位实在太特别 了，轻不得，重不得！如果她只是一个民间女子，你们既然有情，就收在身边，作个小妾， 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她又不是普通女子，她是龙女呀！你忍心委曲她吗？”

尔康背脊一挺：

“我不会委曲她，除非凤冠霞帔，三媒六聘，正式娶进门来。我绝不会让她作什么‘小 妾’，除了她，我也不会容纳任何女人！”

“什么凤冠霞被，三媒六聘？皇上根本不知道紫薇的存在，指婚的时候，怎么样都指不到紫薇身上，你如何跟她三媒六聘？正式成亲？”

“你脑筋清楚不清楚？皇上指婚的时候，你能抗旨吗？什么叫除了她，不要任何女人？你已经不是孩子了，在皇上面前当差，身负重任，居然说出这么幼稚和不负责任的话！”

福伦和福晋，你一句，我一句，苦口婆心，要尔康“悬崖勒马”。

尔康知道，父母说的，都是至理名言。只是，他和紫薇，两情相悦，两心相许，既已相遇，何忍分离？

是小燕子一句话提醒了尔康。福晋一句“皇上根本不知道紫薇的存在”第二次提醒了尔康……或者，大家千辛万苦，说服紫薇不进宫是错的！或者，应该让乾隆知道有紫薇这个人！或者，紫薇可以进宫，和小燕子一起存在……

尔康那个朦胧的念头，终于被一件事逼得成型了！

尔康不知道父母到底对紫薇说了些什么，但是，这天，尔康早朝之后回家，发现紫薇和金琐，不告而别了。

在书桌上，紫薇留下一张短笺，上面写着：

“尔康，几千几个对不起，我走了！现在，小燕子已经尘埃落定，我的心事已了，我也应该飘然远去了！虽然我心里有无数无数个舍不得，但是，也有无数无数的安慰！我住在你家这一段日子里，领略到我这一生从来没有领略过的感情，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生死相许’，什么叫做‘刻骨铭心’！我没有白活，没有白白认识你！感谢你对我种种的好，请不要为我的离去难过！我把你对我的恩情全部带走，把我的思念和祝福一起留下！永别了！请代我照顾小燕子！照顾你的父母和尔泰！紫薇留。”

尔康看完了信，脸上已经毫无血色，他的手颤抖着，信笺抖索得像秋风里的落叶。他看着父母，眼睛涨得血红，终于按捺不住，对父母挥着信笺狂叫：

“你们对她说了什么，为什么对这样一个温婉善良的女子，你们没有有一点点同情，一定要把她逼走，你们知道不知道，她没有家，没有爹娘，现在，也没有小燕子，她什么都没有，你们要她走多到哪里去？这样短短一封信，你们知道她有多少血泪吗？你们不在乎失去她，也不在乎失去我吗？”

尔康喊完，抓着信笺，冲出房门，狂奔而去。

接着，是一阵天翻地覆的搜寻。

尔康去了大杂院，柳青柳红咬定了，根本没有见到紫薇和金琐。随尔康怎么询问，甚至是苦苦哀求，两人始终都是摇头。柳青还说：

“她不见了？她不是住在你家吗？怎么你不看好她？”

尔康毫无办法。突然发现，这个世界好大，要在这茫茫人海中，找寻紫薇和金琐，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也在街道上寻寻觅觅，也在市集中寻寻觅觅，也在他们去过的地方寻寻觅觅…紫薇就 是不见了。怕小燕子得到消息，会沉不住气，又大闹起来，他们还不敢让小燕子知道。找了 三天，一点踪影都没有！

再也没有办法，他和尔泰、永琪到了漱芳斋。

小燕子一听，急得三魂六魄，全都飞了。气极败坏的看着尔康他们。

“你们说紫薇走了，不见了，是什么意思！”

尔康一脸的憔悴，一身的疲倦：

“我已经找了她三天三夜，一点头绪都没有！我现在决定要去济南找她，但是，不知道 她在济南的时候，到底住在哪里？老家还有什么亲戚？你赶快把所有你知道的事都告诉 我！”

小燕子跳脚：

“她老家那里还有人？你不知道她是把房子卖了来北京的？她的娘和所有的亲戚，早就 断了关系，大家都看不起她们嘛！紫薇不会回济南的，虽然她偶而会说，找不着爹就回济 南，那只是说说罢了！你想，她老家什么都没有了，她回去干什么？”

“那么，她可能去什么地方呢？在北京，除了你以外，她还认识谁？”

“柳青！柳红！”

“我发现她失踪以后，马上就去了大杂院！柳青柳红都说没有见到她！孩子们也说没见 到！”

小燕子脸色苍白，神情痛楚，跺着脚，自怨自艾：

“我就知道不能这样过下去嘛！她一定是为了我走掉的！她要我安心呆在这里，所以自 己走掉……我……我就知道，不能依她，我该死！”她扬起手来，就给了自己一耳光。

尔泰急忙喊：

“不要什么事都怪你自己…这件事与你无关，是尔康闯的祸！”

小燕子惊看尔康，糊里糊涂，就对尔康一凶：

“你赶她走吗？你为什么这样做？…尔康痛苦得快要死掉了。

“我赶她走？我留她都来不及，我怎么会赶她呢？

为了她，功名利禄，前程爵位，我什么都抛！天涯海角，跟她流浪去，我认了！”

小燕子瞪着尔康，在尔康如此坦白强烈的表示下，恍然了解了一些事情，不禁大大的震 撼了。呆呆的看着尔康，说不出话来了。

永琪急忙一步上前，急促的说：

“尔康！你一向最冷静，今天，你最不冷静！这个漱芳斋，实在不是我们谈话的地方， 容嬷嬷说不定躲在那个角落里，等着逮我们！所以，长话短说，小燕子，你赶快告诉我们， 紫薇还可能去哪里？如果再找不

到紫薇，尔康会发疯的！”

小燕子呆了片刻，忽然向外就跑，一面跑，一面喊：

“我去求令妃娘娘，我马上跟你们出宫去！只有我，才找得到她！你们先去五阿哥那儿等我！我马上就来！”

小燕子就像箭一般冲进令妃寝宫。对着令妃，就噗通一跪。喊着：

“令妃娘娘！皇阿玛说，如果我想出宫，只要跟你说一声就成！我现在就想出去、你让我出去吧！”

“现在？”令妃好惊愕。

“是啊！现在天气又好，太阳又好：我出去透透气，马上就回来，好不好？”

“谁保护你？”

“有尔康和尔泰啊！”

令妃一怔，又是尔康尔泰，看着心急如焚的小燕子，以为自己明白了。尔康和尔泰是她 的内侄，都还没有指婚，如果能和小燕子成亲，那是再好也不过了。她心中想着，也就乐得 放行了。

“让小邓子、小卓子跟着，换一身平民衣裳，不许单独行动，不许去杂乱的地方，吃晚饭前一定要回来！”

“是，适适适适适……”小燕子一叠连声，应了几百个是，磕了好几个头，然后，跳起身子，又像箭一样的射出门外去了。

半个时辰以后，小燕子、尔康、尔泰、永琪带着仆从，驾着马车，来到大杂院。

院子里的孩子和老人们，看到小燕子，一拥而上，别提多么开心和意外了，几千儿万个 问题要问，小燕子没有时间和他话旧，匆匆忙忙的，把柳青柳红拉到一边，尔康、尔泰、永琪都围了过来。

小燕子便对柳青柳红正色说：

“柳青，柳红！这三位是我的好朋友，哥们！和你们一样，我跟他们已经拜了把子！自从我离开大杂院，我发生了很多事，好几次都差一点翘辫子，是他们三个，一次又一次的救了我，他们对我有恩，是自己人！”

柳青的脸色立刻僵硬起来：

“你失踪了这么久，第一次回来，就是为了给我介绍朋友吗？”

小燕子脸一板，声音提高了：

“不是介绍朋友，适向你要两个人！”说着。就对柳青柳红一凶：“你们把紫薇和金琐 藏到哪里去了？”

柳青一呆。

“谁说我藏了她们？你好奇怪！”

“真的没看到她们！不知道她们在哪里！”柳红也说。

小燕子一跺脚，嚷着：

“你们是怎么回事？不认得我是谁吗？不记得我是谁吗？也不记得在这大杂院里，你们两个亲眼看见我和紫薇结拜的吗？她是我的妹妹呀！如果不是事关紧急，我会跑出来找你们吗？你们也知道，我现在待的地方，出来一趟，难得不得了！你们不要跟我打马虎眼了，再不告诉我，我就翻脸了！”

柳青涨红了脸：

“我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小燕子大怒，对柳青就一拳打去：

“你气死我！你如果不知道紫薇在那里，你就是小狗！你在我面前还撒得了谎吗？你满脸都写了字，你知道！你明明知道！”她掉头看柳红，大声喊：“柳红！你们以为在帮紫薇吗？你们在害她呀！你要让她哭死吗？要让她伤心死吗？再不说，我一辈子不理你的了！”

柳红叹了口气：

“好了好了！我告诉你吧！你去银杏坡，土地庙后面的山坡上，有一间小茅屋……”

柳青跺脚，喊：

“柳红！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

柳红抬头看柳青：

“哥！你真的要让紫薇哭死吗？”

尔康、尔泰、永琪彼此一看，立刻掉头跑向马车。

小茅屋顺利找到了。

大家跳下车，纷纷冲向茅屋，小燕子大喊着：

“紫薇！紫薇！你快出来！我来找你了啊！”

尔康已经身先众人，冲到茅屋前，一推门，门便开了。

房内空空如也，只有简单的炊具，四壁萧然，什么人也没有。

尔康一呆，小燕子一呆，随后奔来的尔泰和永琪一呆。

“我们被骗了！这儿那里像姑娘住的地方？”

“就是嘛！连张床都没有，只有稻草堆！”

小燕子回头，很有把握的说：

柳红不会骗我们，她们一定就在这附近！大家分开来找！”便大喊：“小邓子！小卓子！小桂子！你们

都帮忙去找人！”

几个太监苦着脸，小邓子问：

“格格要找谁？高的还是矮的？胖的还是瘦的？”

“两个姑娘！和我一般大，长得像天仙一样的，就对了！”小燕子说。

三个太监应着“喳”，分头去找。

尔康失望的走出茅屋，站在山坡上眺望。四面一看，忽然惊觉：

“这儿离一个地方好近……幽幽谷！”

尔康蓦然之间，冲到马车前，解下一匹马，飞身跃上马背。

“驾！技技技……”

尔康一夹马腹，马儿如箭离弦，飞快的向前奔去。

小燕子和众人，目瞪口呆，纷纷大叫：

“尔康！尔康！你去哪里？尔康……”

紫薇确实在幽幽谷。

本来，只要柳青给她弄个可以住的地方，怎么都没想到，那么巧！小茅屋的后面，走不了多远，竟然是幽幽谷！第一天住进来，百无聊赖，整天在外面走，走来走去，就发现了这个山谷，然后，她就离不开这个山谷了。站在水边，想着尔康，她的心已碎，魂已飞。为什么要相遇呢？为什么相遇又不能相守呢？难道，母亲的命运，要在自己身上重演？终身的等待，终身的相思！却再也见不到面了！她想着母亲的歌：“山也迢迢，水也迢迢，山水迢迢路遥遥！盼了昨宵，又盼今朝，盼来盼去魂也消！”心里真是千回百转，百转千回。

云淡淡，风轻轻，水盈盈。

紫薇就这样默默的站着，动也不动。一任云来云往，风来风去，花飞花落……金琐不敢打扰她，坐在远远的一角的石头上。关心的，同情的，无奈的注视着她。

忽然间，马蹄声传来。

紫薇被马蹄惊动了，蓦然回头，简直不敢相信她的眼睛，是尔康！他正骑马奔来。她挺立着，不能动，不能呼吸。尔康的身影，越奔越近，越奔越近，越奔越近……

金琐站起身来，惊喜交集，看着尔康。

尔康奔到紫薇身边，翻身落马。他喘吁吁的站住，一眨也不眨的看着紫薇。两人都不说话，就这样痴痴对视，好久，好久。然后，尔康张开双臂，紫薇就投进他的怀里去了。两人紧紧的，紧紧的拥抱着，只觉得万籁无声，天地无存。世界上，只剩下他们两个、遗世而独立。

好半天，尔康才抬起头来，看着她，恍如隔世。

“紫薇，你好残忍！留那样一封信给我，写上一句‘生死相许，刻骨铭心’，再写上一句‘永别了！’然后一走了之！你知道这对我是怎样的打击？你安心要我活不下去，是不是？”

紫薇落泪了，定定的看着尔康。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你怎么会找到了我？”她问。

尔康拉着她的手，紧紧的看着她。

“这个，慢慢再告诉你！算是我们心有灵犀吧！”

现在，有一大堆人在等着我们呢！我要你一句话“什么话？”

“你真的要离开我吗？你真的要走出我的生命吗？”

真的吗？”

紫薇一眨也不眨的迎视着他，眼里燃烧着一片炙热的深情。心里的千回百转，百转千回，化成两句最缠绵的誓言。她低档的，坚定的念了两句诗：

“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尔康把她重重一抱，热烈的喊：

“有你这样几句话，我们还怕什么？命运在我们自己手里，让我们去创造命运吧！事在人为啊！我会拼掉我的生命，来为我们的命运奋斗！”

金琐站在一边，流了满脸的泪。

小燕子等一群人，正在茅屋前面着急，找了半天，什么人也没有找到。

忽然，大家听到马蹄答答，抬头一看，只见紫薇和尔康并骑着马，缓步徐行，像梦一样的出现。金琐远远的跟在后面。

小燕子发出一声欢呼：

“尔康找到她了！找到她了呀！”便扬起手帕，跳着脚大叫：“紫薇！紫薇！我在这儿啊！”

紫薇在马背上，也对众人挥手。

永琪见双人一骑，绿野红驹，两人耳鬓厮摩，衣袂翩然。不禁感动的大叹：

“这好像一幅画，画的名字就叫‘只羡鸳鸯不羡仙’！”

尔泰羡慕的接口：

“能够这样爱一场，痛苦一下也值得了！”

尔康见到众人，不好意思再慢慢骑，催马上前。

尔康和紫薇刚刚下马，小燕子就冲上去。拉着紫薇的手，跳脚大骂：

“你搞什么鬼？好端端的闹失踪，要吓死我们每一个人吗？上次才一本正经的教训我，说是什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你现在跑来睡小茅屋，是不是要我跟你一起来睡小茅屋？好嘛，咱们‘有稻草同睡，有茅屋同住’，我今天不回宫了！我得跟你‘有难同当’！”

永琪一听，吓坏了。

“你可别陷害令妃娘娘啊！是她保你出来的！”

“管不着了！”

尔泰见小燕子认真的样子，觉得有点担心，回头看永琪：

“我跟你讲，我们迟早会被这两个格格，弄得天下大乱，人仰马翻！”

“还说什么‘迟早’，已经天下大乱，人仰马翻了！”

紫薇见众人这样劳师动众来找她，已经不安，再听大家这样一说，更加不安，就对众人团团一揖，说道：

“不知道会把你们闹成这样，还惊动了五阿哥，真是对不起！”

小燕子气呼呼的喊：

“什么‘不知道’！你用脚趾头想，也知道会闹成这样！哦…”忽然拉住紫薇，身子转开一点点，就问：“我还没有审你，什么时候和尔康对上眼的，上次见面怎么也不说一声…”

紫薇见众目睽睽，大窘，跺脚，身子一躲，脸一红。

“不要说了嘛！”

这时，金锁已经走来，见这么多人，连忙说：

“要不要进屋里去坐？我去烧壶开水，给大家泡壶茶，好不好？”

小燕子拉住金锁。

“算了，那个屋里，他们也坐不下去，我们就在这草地上坐坐，算是出来郊游吧！”

永琪高兴的说：

“对呀！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大家可以从那个绿瓦红墙里，到这个有山有树的地方来，算我们沾了尔康和紫薇的光！今天是个大日子，离别的人能够重逢，有缘的人能够相聚！太好了！真该好妹庆祝一下！咱们就席地而坐吧！”便回头大喊：“小邓子、小卓子！小桂子！你们把马拉去吃草！走远一点，不要打扰我们！知道吗？”

三个太监，已经很习惯这几个主子的神秘秘，便拉着马，走到远处去了。

尔康见四野无人，正是讨论大事的时候，就对大家郑重的说：

“我有一个大计划要宣布！你们大家听好，这个主意，我已经想了很久，一直只是酝酿着，没有成熟，

今天，我被紫薇逼得非拿主意不可了！方法是有一点冒险，但是，说不定可以解决我们大家的困境，制造出一个全新的局面！”

小燕子又紧张，又兴奋：

“什么方法？快说！快说！”

尔康就郑重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说：

“让紫薇进宫去！”

大家一怔。

“怎么进宫？皇宫这么容易进去吗？”尔泰问。

“这要看小燕子的功夫了，以前，紫薇进不了宫，见不到皇上，因为没有门路，现在不同，她有一个结拜的姐姐当了格格，这个格格在皇上面前很吃得开，那么，要个宫女，总可以吧！就算小燕子看中了我们家的一个丫头，可不可以跟咱们要了，带进宫里去呢？”

这事连皇上都不必惊动，皇上日理万机，那儿管得着宫女的事？小燕子只要去求令妃娘娘，我再让额娘去跟她打边鼓！一定进得了宫！”尔康说。

“我不懂，就算紫薇能够进宫，目的何在？总不能跑到皇阿玛面前去说，小燕子不是格格，我才是格格！那岂不是坐实小燕子的欺君大罪？如果不说真相，进宫去当宫女，岂不是又多一个人陷进宫里？”

尔泰问。

“进了宫，就看紫薇的了！只要有机会接近皇上。

紫薇不必说穿真相，只要慢慢让皇上了解有她这么一个人，见机行事！我觉得，皇上和小燕子的父女之情已经奠定，牢不可破！如果他再发现有个紫薇，似乎更像夏雨荷的女儿，更像自己的女儿…使他不得不喜欢，不得不亲近，到了那一天，我们再把真相告诉他！我的如意算盘是，真假格格，他都喜欢，都舍不得！说不定，他会把她们两个，一起接受！”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认真的思索起来。

尔泰想了想，本能的抗拒：

“不行！不行！你这叫做‘病急乱投医’，！本来，一个小燕子在宫里，我们已经提心吊胆，现在，再加一个紫薇，不是更加混乱了？你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她两个各归各位，让紫薇得回格格的身份，那么，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请求皇上指婚，！你这个圈子兜得太大了，万一弄巧成拙，你会害了小燕子！

我反对！这样太自私，太危险！”

尔泰这样一说，紫薇立刻跳了起来。

“尔泰说得对！我不干！只要威胁到小燕子的事，我通通不干！”说着，就看尔康，责备的说：“你太

自私了，本来，你最怕的就是小燕子身份被看穿，现在，你居然作这样的提 议，你好可怕！”

尔康大大的叹了一口气。

“我可怕？我自私？你们不要拼命给我加罪名，而不用大脑去想一想！你们想，紫薇会 让小燕子危险吗？她会拼命保护小燕子的！小燕子现在才危险，一天到晚想出宫，有了危机 不会躲，被跟踪了也不知道！紫薇进了宫，姐妹两个有商有量，紫薇可以做小燕子的手，小 燕子的眼睛，小燕子的头脑，对小燕子，才是一个大大的帮助呢！我承认，我最终的目的确 实是尔泰所说的，难道，你们大家不想那样吗？紫薇真的不想认爹吗？小燕子真的不想脱身 吗？”

几句话说得小燕子热血沸腾，眼睛发光，激动的嚷道：

“我想我想！我决定了！就这么做！”说着，就站起身来，急冲冲的喊：“我这就回 去，告诉皇阿玛我要紫薇进宫… 不过…” 看着紫薇：“我当格格，要你当宫女，好像太 委屈你了，我就说，我有个妹妹。”

“你看你！你是夏雨荷的女儿，怎么会有妹妹呢？

宫女就是宫女！只有宫女，进宫才容易！”永琪说。

看着小燕子，突然对这个计划也兴奋起来：“如果真要这么做，大家就要把细节编得清 清楚楚，天衣无缝才行！”

“我还是反对，任何天衣无缝的故事，到了小燕子那儿，都会变得天衣有缝！”尔泰 说。

小燕子气得把尔泰一推，大吼着说：

“你对我有点信心好不好？这件事关系到紫薇认爹，关系到我的脑袋，关系至紫薇和尔 康能不能做夫妻……我还不知道严重性吗？大家编故事吧，我就是用一个字一个字背的，我 也要把它背出来！我再也不能忍受，紫薇和大家为我而痛苦了！如果紫薇再失踪一次，我那个格格也做不下去！”

紫薇看着大家，这个提议，对她确实是个大诱惑，但是，她仍然抗拒着。“不要忙！我 觉得不好，那里不好，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很危险！虽然，进宫能见到皇上，对我是一 个大大的诱惑，就算不能认爹，让我有机会亲近一下，也是好的！可是，我很怕小燕子因为 同情我，在乎我，会在一个冲动下，把真相整个抖出来，我不要！我不同意！”

小燕子急坏了，抓着紫薇的手，拼命摇着，喊着，哀求着：

“你不要婆婆妈妈了，如果我会抖出来，现在也会呀！想想看！这是多么伟大的提议， 说不定我不用丢脑袋，就可以把你爹还给你！就算不行吧。有你进宫来陪着我，我夜里作梦 都会笑！我跟你发誓，我一定都听你的话，只要你觉得危险的事，我全体不做！

你要说出真相的时候再说，你不说的话，我咬紧牙关，绝对绝对不说！紫薇，求求你！ 同意了吧！看在结拜的分上，不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吗？与其我来跟你住茅屋，不如你 去跟我住皇宫！”

小燕子这一篇话，可说得合情合理，婉转动听，又诚恳之至。紫薇的心，就大大的活动起来。

尔康就对紫薇积极的，诚恳的说：

“紫薇，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也给我们两个一线生机！我们以半年为期，如果半年之间，状况不能突破，小燕子就宣称不要你了，我们就把你接回家里去！如果，皇上真的认了你，我们所有的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永琪想明白了，不住点头，深思的说：

“我越想，就觉得这个办法实在不错，目前，我们大家等于是生活在一个大谎言里，每天担心着怎么圆谎，确实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小燕子的秘密，其实随时都有可能拆穿，危危险的！紫薇或者是小燕子唯一的机会！只要皇阿玛两个都喜欢，她们彼此又情深义重，皇阿玛本来就是性情中人，到时候，一定会感动！只要他感动了，大概就不会追究小燕子的欺君大罪了！”

一直在默默旁听的金锁，此时，再也按捺不住，上前激动的说：

“小姐！你的梦想，太太的遗命，尔康少爷的希望，都在你的身上啊！你还考虑什么呢？不过……”

她掉头看小燕子，郑而重之的说：“你不能只要一个宫女，你得连我一起弄进宫去才行！我和小姐，是绝不分开的！”

尔泰看着大家，大叫：

“你们通通走火入魔，全体发疯了！不过，既然要发疯，大家一起发吧！时间宝贵，你们还拖拖拉拉些什么？大家过来过来，仔细的编故事吧！”

于是，全体的人，都聚了过去。

就这样，大家作了一个决定：把紫薇送进宫去！

第十四章

一切都照计划进行。

小燕子没有耽搁，第二天一早，就到了令妃面前，对着令妃就跪下磕头。

“娘娘！我有事情要求你帮忙！”

“干嘛行这么大的礼？赶快起来！”令妃惊愕的说。

腊梅冬雪就去搀扶小燕子。

“不起来！不起来！等娘娘答应了我，我才要起来！”

“什么事情那么严重？”

“对娘娘来说，是一件小事！我想增加两个宫女！”

“你还要两个宫女？难道明月彩霞侍候得不好吗”令妃不解，困惑着。

“不是！她们两个好极了，只是我还想要两个。”

“再要两个人也不难，只是你一个人，需要那么多人侍候吗？”

“其实，不是侍候，是解闷！这两个人如果进了宫，我就不会每天闹着要出宫了！娘娘 也可以少操一点心！”

令妃大惊：

“难道，你还有指定的人选不成？难道……还要从宫外弄进来不成？”

小燕子就从地上站起，走过去，搂住了令妃的肩。

“娘娘！算你宠我一次！我知道，您心里疼我，每次有好吃的，好用的，你总是送给 我！皇后娘娘骂我的时候，总是您帮我说话，我将来一定会报答您的！您宠我就宠到底吧！ 把这两个宫女赐给我吧！”

令妃听得糊里糊涂。

“哪两个呢” “她们一个叫紫薇，一个叫金琐！现在都在福伦大人家里当差！”

“福伦？又是他们家？”令妃审视小燕子：“你跟他们家走得真近！”

“那两个丫头真是好得不得了，跟我投缘得不得了，简直像我的姐妹一样！她们进了 宫，我也不需要宫里发月俸钱给她们，皇阿玛赐我的银子，我还没有用完，我自己付月俸！ 只要您允许她们进宫！”

令妃凝视小燕子，十分疑惑。

“好！这件事我放在心上了，等我考虑几天再说！”

小燕子急死了。

“娘娘，不用考虑了！我那个漱芳斋，每天的饭菜都吃不下，多两个人吃饭，一点问题 都没有！”

“那也不能说是风，就是雨，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总得让我想想！”，小燕子再急， 也无可奈何了，只好等令妃考虑。

令妃并没有考虑太久，找来了福晋，她仔细的问了问，福晋早已和大家套好了词，说得 头头是道。令妃这才恍然大悟：

“你说，那两个姑娘是还珠格格의结拜姐妹？”

“是啊！当时，还珠格格刚进宫，见着尔泰，她就托尔泰去照顾这两个姑娘！尔泰那会 做这些事呢？

我就跑了一趟，谁知这两个姑娘，长得玲珑剔透，干干净净，我一看就喜欢，干脆接到家里来，让她们帮忙做做家务。这样，还珠格格想她们的时候，来我家就见着了！”

“原来如此啊！这孩子，怎么也不跟我明说呢？”

那么，上次格格偷溜出宫，也是要见她们两个吗？’ “不错！三个姑娘，感情好得不得了厂令妃沉吟：

“依你看，她们进宫来当宫女，有没有什么不妥呢？”

福晋看着令妃，诚恳的说：

“还珠格格现在是皇上面前的小红人，这也是你处理得当的结果！说真的，不定那一天，我们会需要她的支持！让她高兴，又有什么不好呢？宫里又不在乎多两个人。至于这两个姑娘的人品，我可以担保！”

令妃眼睛一亮：

“是啊！还是姐姐您想得周到，那么，就这么决定了吧！过两天，你就让她们进宫来 吧！”

真是顺利得出乎意料。本来，在宫中，尊贵如令妃，要安排两个宫女进宫，根本就是小事一件。

紫薇进宫的前一晚，尔康真是矛盾极了，担心极了。离愁依依，千丝万缕。对紫薇，有说不完的话：

“紫薇，这次把你送进宫，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一条路，我千思万想，只有冒这个险，才能让每个人都各得其所！可是，在我心里，真巴不得你再也不要离开我！那道宫墙，虽然只是一道墙，感觉上，有些像铜墙铁壁！我还真不放心你，不舍得你！明天你进了宫，我会一直担心下去，还不知道要担心到那一天为止？你还没进宫，我已经有些后悔了！不知道这步棋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你答应我，千万千万，要小心谨慎啊！”

紫薇不住点头，凝视着尔康。

“你放心，我不是小燕子，我会非常小心，非常谨慎的！我知道你作这样的安排，有多么矛盾！我也知道，你为我想得多么深入！你明白我心底对皇上的渴望，你也明白，我在你家这样住下去，妾身不明，非长久之计！现在安排我进宫，解决了我处境的尴尬，又给未来铺下了一条相聚的路，你真是用心良苦！如果我不了解你这种种用心，我也不会听你安排了！”

尔康听得又是激动，又是感动，又是心醉，又是心碎。

“有时，真恨自己生在公侯之家，弄得身不由己！

那天，在幽幽谷见到你，我应该把你抱上马，就这样策马而去，再也不要回来！”

“如果那样，你就不是有担当，有责任感的福尔康了！”

尔康深深的盯着她。

“你进了宫，我们见面就不像现在这么容易，但是，我还是会进宫来跟你见面！你随时要跟五阿哥联络，每天都要让我知道你的情形！”

紫薇拼命点头，眼中已有泪光。

“在宫里，不比外边，你又只是一个宫女，不像小燕子有“格格”身份撑腰，你的一举 一动，都要留神。对皇上，也不要太心急，更不要亲情发作，就不能自己！你一定要有个 数，他心底，已经先入为主的认了小燕子！”

“我知道，我都知道！”

“万一在宫里住不下去，告诉五阿哥，我们就接你出来，千万不要勉强！”

“我知道，我都知道！”

尔康深深切切的看着她；恨不得用眼光将她紧紧锁住。

“记住！今天的小别，是为了以后的天长地久。”

紫薇又拼命点头。

“那么，你还有话要跟我说吗？”尔康不舍已极的看着她。

“珍重！”

尔康心头一热。

“就这么两个字？”期待的问：“还有没有别的呢？”

紫薇就走到桌前坐下，开始抚琴。她一面拨出叮叮咚咚的音符，一面凝视着尔康，婉转 的唱着：

“聚也不容易，散也不容易，聚散两依依，今夕知何夕！

见也不容易，别也不容易，宁可相思苦，怕作浮萍聚！

走也不容易，留也不容易，心有千千结，个个为君系！

醒也不容易，醉也不容易，今宵离别后，还请长相忆！

紫薇唱完，眼光幽幽柔柔的看着尔康。

尔康神魂俱醉，痴倒在紫薇的眼神歌声里。

于是，这一天，福晋领着紫薇、金琐，进了宫，直接来到令妃面前。

小燕子早就等在令妃旁边，用热切的眸子，盯着紫薇。兴奋得不得了。

“娘娘！我把紫薇和金琐带来了！”福晋说。

紫薇和金琐双双跪下磕头。

“奴婢紫薇叩见令妃娘娘！娘娘千岁千千岁！”

“奴婢金琐叩见令妃娘娘！娘娘千岁千千岁！”金琐也跟着磕头。

“抬起头来！给我瞧瞧！”令妃说。

紫薇和金琐便双双抬头。

令妃走到两人面前，仔细的打量二人。心里有些惊讶，不能不赞美：

“哟！长得真是不错！白白净净，清清秀秀的！”

便问紫薇：“几岁啦？”

“奴婢十八岁！”

“我十七！”金锁急忙跟着答。

“没问你，不用答话！”令妃笑着说。

“是！我知道了！”金锁急忙回答。

“好了，这‘我呀我的’毛病，慢慢再改吧！跟了还珠格格，我想，这规矩就难教了。不过，格格得到皇上特许，可以不苛求‘规矩’，你们两个，就不一样了！这些宫中的礼仪规范，还是要遵守的！如果出了差错，别人会说我们令妃，怎么让你们两个进宫的！知道吗？”

紫薇急忙磕头说：

“奴婢谢娘娘指点！一定遵守规矩，不让娘娘为难！”

令妃一怔，忍不住再看了紫薇一眼。

小燕子站在一边；早已忍耐不住，上前对令妃急急的说。

“我可不可以带她们回漱芳斋了？”

“你急什么？我话还没有说完呢！”令妃又对两人叮嘱：“你们两个，是靠着还珠格格的面子进宫来的，没有受过正式的宫女训练，自己要机警一点，要知道分寸！就算在漱芳斋里，也不可以和格格没上没下！

宫里地方大，除了漱芳斋，别的地方不要乱走乱逛！

出了漏子，可没有人给你们收拾！”

紫薇又磕头，说：

“奴婢谨遵娘娘教诲！一定会自我约束，谨守本分，不敢逾矩！”

令妃又看了紫薇一眼，觉得此女说话不俗，有点纳闷。

小燕子已经急得不得了。

“娘娘！您说完没有？其他的规矩，我会慢慢的教她们！”

令妃睁大眼睛，失笑的说：“你教？那你还是别教的好！”

正说着，外面忽然传来太监的大声通报：

“皇上驾到！”

紫薇一听到这四个字，脑中顿时轰的一响，整个人就惊得一颤。皇上？皇上？她才进宫，居然马上可以

见到皇上？天啊“她的心擂鼓似的在胸腔里敲击，脸色顿时发白，眼睛直了。皇上来了，乾隆来了，那一国之君，万人之上，她从未谋面的亲爹啊！她简直不能呼吸了，跪在那儿动也不敢动。

乾隆大步走进。一屋子的人请安的请安，拜倒的拜倒。

令妃和福晋急忙迎过去。

“皇上，怎么这会儿有时间过来？”令妃问。

乾隆心情良好，大笑说：

“哈哈！今天真高兴，缅甸的问题解决了！他们居然派了使者，要来讲和！可见咱们大清朝，还是威名赫赫！几位大将，都不含糊！”这才看到福晋，笑着说：“哟！这儿有客！”

福晋早已福了下去：

“臣妾参见皇上！”

乾隆对福晋点点头，和颜悦色的说：

“朕刚刚还奖励福伦了一番！你家的尔康尔泰，越来越有出息了，你的相夫教子，功不可没！”他一眼，看到小燕子，更乐了，对小燕子招手说：“过来！过来！许你不学规矩，你见了皇阿玛，还是应该主动招呼一声，怎么这样傻傻的？”

小燕子看到乾隆进门，就和紫薇一样，兴奋得发呆了。一双眼睛，不停的看乾隆，又不停的看紫薇，恨不得冲上前去，拉着乾隆大喊、：看啊看啊！那才是你的女儿啊！赶快认清楚啊，那才是你真正的还珠格格啊……”可是，她什么话都不能说，拼命憋着，看来看去，心情紧张，魂不守舍。这时，听到乾隆点名召唤，才急忙请安，说道：

“皇阿玛吉祥！”

乾隆对小燕子笑着说：

“哈哈！你是金口啊！居然给你说中了！你说，国家会越来越强盛的，果然不错！‘国有乾隆、谷不生虫’也有点道理！哈哈！”

乾隆忽然看到跪在地上的紫薇金锁，一怔，就仔细的看了看。紫薇接触到乾隆的眼光，心里崩咚崩咚跳，心脏几乎从嘴里跳了出来。她知道应该低头，就是无法移开视线。天啊！他多么英俊，多么高大，多么神气啊！她心里想着，身子僵着。乾隆看了一会儿，觉得眼生，便不在意的挥手说：

“起来！起来！不要每个人看到朕，就跪着忘记起身！”

紫薇再度一颤，看到乾隆跟自己说话，连呼吸都几乎停止了，脸色苍白得厉害。

在一边的福晋，急得要命，赶快走过去，轻轻一碰紫薇：

“皇上要你们起来，就赶快谢恩起来呀！”

紫薇这才震动的觉醒。抖着声音磕下头去。

“谢皇上恩典！”

金琐也跟着说了一句，两人站了起来。紫薇心情太激动了，又在久跪之后，脚下一软，差点跌倒。金琐急忙扶住，一声“小姐”几乎脱口而出，幸好及时咽住了。

乾隆觉得两人有点奇怪，诧异的再看了她们一眼。

令妃就说：

“这是新来的两个宫女，我拨给小燕子用了！”

乾隆听说是宫女，毫无兴趣。

“哦！”转头看小燕子：“你今天是怎么啦？平常话多得很，今天怎么如此安静？”

小燕子一惊，慌忙振作了一下，没话找话，对乾隆说：“皇阿玛，‘面店’的问题解决了，‘生姜’的麻烦是不是也没有了？”

乾隆怔了怔，半天才醒悟，大笑说：

“是！‘面店’的问题解决了，‘生姜’的麻烦也会过去！”拍拍小燕子的肩膀，立即一瞪眼：“什么‘面店’‘生姜’，还‘麻油’呢！明天去跟纪师傅说，皇阿玛要你把边疆问题，弄清楚！”

小燕子着急，提到纪师傅就头大，说：

“‘生姜’都还没闹明白，你还要我学‘边姜’！”

‘边姜’是个什么姜，我怎么弄得清楚嘛！明天我可不可以不上课？因为，我…看紫薇，突然把紫薇推到乾隆面前，冒出一句：“这是紫薇！”又指指金琐：“那是金琐！”

乾隆觉得莫名其妙，再看了两人一眼，心不在焉的说：

“好好，你们不必一直杵在这儿，下去吧！”

紫薇的心，蓦的一沉，好生失望。脸色就一片惘然，眼神中一片落寞。

小燕子急忙对乾隆屈了屈膝，嚷着说：

“谢谢皇阿玛！我带她们先去漱芳斋，等会儿再来侍候您！”

小燕子一拉紫薇，紫薇便对乾隆福了一福，跟着小燕子，失魂落魄的出去了。金琐依样葫芦的福了一福，也跟着出去了。

福晋这才暗暗的呼出一口气。被这一幕父女相见，弄得紧张死了。

从“延禧宫”出来，紫薇失神落魄，小燕子神魂未定，金琐却兴奋不已。“我见着皇上啦！真的是皇上！他看起来好年轻，好威风啊！他脾气挺好的样子，一直笑！”金琐低低的，不敢相信的说。

“你没看到他发脾气的时候，只要喉咙里哼那么一声，一屋子的人都会吓掉魂，噗通 噗通全跪一

地！”

小燕子说。

金锁陷在自己的震撼里：

“当皇上好神气呀！”她转头看小燕子，羡慕的：

“你也很过瘾嘛！皇上对你那么好，你说那个‘生姜’的时候，他笑得好高兴！”忽然发现紫薇的失魂落魄，急忙对紫薇说：“小姐，你不要难过，他等于还没发现你呢！”

小燕子也急忙对紫薇说：

“今天才是你第一天进宫，想不到皇阿玛会突然进来，你一点准备都没有，当然没办法引起皇阿玛的注意，你千万不要泄气，日子还长呢！”

紫薇眼中含泪，轻轻的说：

“我没有泄气、也没有难过，只是……忽然发现自己的亲爹站在那儿，高大，挺拔，威武，神气……我觉得心里像是烧滚的油锅一样，整颗心都快从嘴里掉出来了。我那么激动，但是，他几乎没有正眼看我！”

“小姐，你别急呀！小燕子说得对，日子还长着呢！咱们慢慢等机会嘛！”

紫薇忽然回过神来，惊觉的说：

“金锁！小心！你如果不改称呼，我们迟早会出问题的！”

金锁被提醒了，急忙收收神：

“我忘了！以后一定注意，绝对不再出错！”就对小燕子屈屈膝：“格格请走前面，奴婢后面跟着！”

小燕子看了紫薇一眼，心中涨满了喜悦，实在没有办法让紫薇跟在自己身后做“奴婢”，又见紫薇若有所失，便跑过去，一把挽住紫薇的胳膊，热情的说：

“紫薇！你振作一点！不要失望！现在，我们两个又在一起了，多好呀！想想看，几个月以前，我们还什么门路都没有，像大头苍蝇一样到处乱飞，不知道要怎样才能见着皇上！现在，我们两个都进了宫，而且……”

紫薇被小燕子振作了，深吸口气，接口说：

“而且，我已经见着了皇上！这才是我进宫的第一天，我居然就见着他了！”说着说着，就喜不自胜了。

小燕子因紫薇的高兴而高兴，跳跳蹦蹦的走着，说着：

“是啊是啊！我们已经很不容易了！这就像五阿哥说的，山路走完了有水，柳树落了又有花……”

紫薇笑着更正。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对抖抖！就是这两句话！”拍着紫薇的肩，又笑又兴奋：“我们已经走完山路，现在 走水路了！你还有什么不开心呢？开心起来！知道不知道？”

紫薇心情已经好转，被小燕子引得兴奋起来，应道：

“是！格格！奴婢遵命！”

“你敢这样叫我……我呵你痒哦！”小燕子笑着喊。

紫薇机警四望，咳了一声：“格格，请走好！”

小燕子赶紧收敛，放眼四望。

容嬷嬷站在回廊下，正对三人阴沉而好奇的凝视着。

小燕子笑容僵了，拉了紫薇一下“我们绕路走吧！别惹这个老巫婆！”小燕子低声说。

紫薇觉得有点不对，眼光顺着小燕子的眼光看去，和容嬷嬷冷冽的眼神一接，不知怎 的，竟机伶伶的打了个寒战。

小燕子带着紫薇和金琐，走进漱芳斋，就兴奋的大喊：

“明月！彩霞！小邓子！小卓子！通过来！通过来！”

明月，彩霞，小邓子，小卓子立刻奔了过来，屈膝的屈膝，哈腰的哈腰。

“格格吉祥！”

“我要给你们大家介绍两个人！”小燕子喊着，就一手拉紫薇，一手拉金琐，对四人 说：“这是紫薇，这是金琐！对宫里的人来说，她们两个是我这儿新来的宫女，实际上，她 们两个是我的结拜姐妹！”

紫薇吓了一跳，看着小燕子：

“格格！怎么这样说？”

小燕子对紫薇一笑。

“如果我们在漱芳斋里，还要避这个避那个，我们就活不下去了！你放心，他们四个， 已经是我的心腹了，就像五阿哥的小桂子和小顺子，大家是一条心，一条命！他们不会出卖 我！”就看四人，问：“是不是？”

四个人异口同声，有力的回答：

“是！”

小燕子又继续交待：

“紫薇和金琐，名义上是我的宫女，那是没办法的事，因为我要她们进宫，只能这样安 排，你们给我咬紧牙根，不要胡说八道，知道吗？如果有刀搁在你们脖子上，逼你们说，那 怎么样？”

四个人都抬头挺胸，豪气干云的嚷：

“要头一颗，要命一条！”

紫薇和金琐看傻了。

“既然她们是我的姐妹，那么，是你们的什么？”

小燕子再问。

“是主子！”四个人回答。

小燕子笑了起来：

“什么主子？教也教不会！大家是一家人！知道吗？一家人！你们怎么待我，就要怎么待她们两个，谁对她们不礼貌，就是对我不礼貌，知道吗？”

“知道了！”大家又高声回答。

小邓子眼光在紫薇和金琐脸上看来看去，恍然大悟，说：

“这就是那两位‘天仙’姑娘嘛！咱们都明白了，上次在茅屋前面，格格要咱们找的那两个天仙，就是她们。没想到，‘天仙’也来漱芳斋！咱们的‘家’，就越来越大了！”

“说得好！小邓子有赏！”小燕子兴高采烈。

四人就赶快上前，对紫薇金琐拜了下去。

“奴才。奴婢叩见大仙姑娘！”

紫薇慌忙拉起明月、金琐就拉起彩霞。

“千万不要这样称呼，更不能对我们拜来拜去！”

紫薇急忙说：“我是紫薇，那是金琐，以后，大家都称呼名字，免得让别人疑心！”回头对金琐说：“金琐！咱们带来的东西呢？”

金琐打开一个随身的小包袱，紫薇拿了两件首饰，两个钱袋，过来分给四人。

“一点见面礼，请大家收了！”

金琐笑着对四人说：

“别小看那个钱袋，是咱们小姐亲手做的，这些首饰，也是小姐自己戴过的东西！既然在这漱芳斋里，不用避讳，那么，我就得告诉你们，紫薇名义上是我的结拜姐妹，事实上，是我的主子！”

四人拿着礼物，又惊又喜，看到紫薇气度不凡，不禁油然生敬。但是，对于这两人的身份，实在头昏脑胀了。

小邓子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又拜了下去。

“谢紫薇姑娘赏赐！谢金琐姑娘赏赐！”

其他三人立即依伴葫芦的拜了下去。喊着：

“谢紫薇姑娘赏赐！谢金琐姑娘赏赐！”

小燕子对紫薇一笑说：

“没办法，慢慢再来教他们！这主子奴才，小姐丫头……别说他们会糊涂，连我都糊涂了。”

那大晚上，在漱芳斋，有一场“宴会”。

小燕子一定要给紫薇和金琐接风，命令小邓子、小卓子、明月、彩霞全体参加，反正漱芳斋没有“主子奴婢”那一套，大家都是“一家人”。

小燕子兴致勃勃，不管三七二十一，拉着七个人“聚餐”。几杯酒一下肚，就得意忘形了，面颊红红的，握着酒壶，为每一个人斟酒。兴高采烈的喊：

“喝呀！大家尽兴一点，好好的喝一杯！，我今天太高兴了，高兴得快要昏掉了！自从进宫以来，今天是我最高兴的一天，紫薇！喝酒喝酒，不要怕！我们已经把院子门，房门都锁起来了，别人进不来！”

小邓子、小卓子、明月、彩霞虽然和小燕子同桌，却怕得要命，不住回头观望。

紫薇和金琐也很不安，时时刻刻望向门口。紫薇见小燕子已有醉意，便拉拉小燕子的衣袖，警告的说：

“格格！你收敛一点，听说，你这个漱芳斋，皇上随时会来，你喝得醉醺醺，万一给皇上撞见，岂不是又要遭殃吗？”

小邓子立刻站起身来，害怕的说：

“紫薇姑娘说得对，我看，我还是去门口守着吧！

有人来，我也可以通报一声！”

小燕子笃定的说：

“坐下坐下！不要扫兴嘛！皇阿玛今天不会来我这儿了！饭前我去请安，皇阿玛说，今晚要和兆惠将军吃饭！兆惠将军不知道从什么姜回来，皇阿玛好忙，要跟他谈‘边姜’大事！所以，他们那儿面店生姜，咱们这儿我就可以花雕陈绍了！来呀！”欢喜的一口干了杯子，大叫：“紫薇！为了庆祝我们的团圆，喝吧！今天不醉的人是小狗！”金琐连忙站起身来：

“好了，小姐，你就和格格痛痛快快的喝酒吧！你不喝，她不会安心的！我来做小狗，帮你们守门。”

“我来做小狗吧！我守门！”小邓子忙说“我也做小狗吧！”小卓子跟着说。

“我看，我跟大家一起做小狗！”明月说。

“那……我也要做小狗！”彩霞也说。

小燕子生气，跳起来大叫：

“你们不要气死我好不好？那有抢着当‘小狗’的道理？我要那么多小狗干什么？来来来，大家勇敢一

点，高兴一点，起劲一点！天塌下来，有我撑着！”

说着，就近抓住彩霞，就端起酒杯，往她嘴里灌去：

“再不喝，算你‘抗旨’！”

彩霞不得已，咕嘟咕嘟喝下酒。

小燕子再端着一杯酒，双手捧着，走到紫薇面前，说：

“这杯酒，我要敬你！这些日子，我让你受尽委曲，让你伤心，让你难过，还差一点永远见不到你我的罪过，堆得比山还高！今天，我就借这一杯酒跟你诚心诚意的道歉！如果你真的原谅了我，就干了这一杯吧！”

紫薇听小燕子说得真诚，叹了口气，举起杯子豪气的说：

“好了！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我干了！”就一口喝干了杯子。

一小燕子快乐极了，简直要乘风飞去了，对大家喊：

“都来干一杯吧！小邓子，小卓子，明月，彩霞……你们一个也不要逃，为了‘还珠格格’，大家干一杯！为了我们大家的脑袋，再干一杯！但愿‘格格’不死，“脑袋”不掉！”

四人一听，这杯酒关系大家的‘脑袋’，就通通举杯了。大声的喊：

“祝‘格格不死、脑袋不掉’七个酒杯，重重上碰。

这样一干杯，大家就都松懈下来，你一杯，我一杯，逐渐放任的喝了起来，一会儿之后：桌上已经杯盘狼藉。再过一会儿，七个人全部喝得醉醺醺。小卓子趴在桌上睡着了，小邓子满屋子行走，嘴里念念有辞，不知道在说什么。明月搂着彩霞，两人低档的唱着歌。

金锁拼命维持清醒，睁大眼睛看着小燕子和紫薇。

小燕子已经大醉，抱着紫薇，一面诉说，一面掉泪。

“我算什么嘛？义气没义气，勇气没勇气，…说穿了，我就是一个骗子嘛！以前骗吃的 骗喝的，还说得过去，骗你的爹，就应该被雷劈死，被闪电打死……我坏嘛，黑心嘛…连自己的结拜妹妹我都骗，我会下地狱的…”

紫薇搂着小燕子，像个慈母般拍着。帮她擦泪，安慰着：

“嘘！不要说了！玉皇大帝和阎王老爷都好忙，世界上大多的是是非非，对对错错，好 好坏坏… 他们管都管不了！轮不着你！嘘… 别哭。我保证你不会下地狱，有我守着你 呢！，有我看着你呢！”

金锁看得好感动，不住的吸鼻子。

就在此时，窗子外格登一响。

小邓子蓦然收住脚步，对着窗子大叫：

“什么人？”便冲到窗前去，一开窗子。

窗外，一条黑影，晃了一晃。小邓子大喊：

“窗外有人！”

小燕子直跳起来，酒醒了一半，泪痕未干，就冲到窗前，嘴里大吼：

“是那条道上的人，报上名来！”

窗外的黑影，一闪而过。

“你逃？你往哪里逃，你不知道你姑奶奶叫做‘小燕子’。小燕子叫着，便施展轻功，对窗外窜去。

谁知，小燕子不胜酒力。这一窜，竟然将脑袋在窗棂上撞得砰然一响，身子便重重的跌落在地，嘴里不禁“哎哟哎哟”叫出声。

紫薇、金琐、明月、彩霞、小邓子全部围过来看小燕子。

紫薇抱着小燕子的头，拼命揉着：

“不得了！撞出一个大包了，怎么办？”转头急喊，“金琐！那个‘跌打损伤膏’有没有带来？”

“好像没有那！”

“药膏？我这儿有一大堆，皇上说格格容易受伤，留了各种药膏。五阿哥又送了一大堆来，我去拿来！”

明月说，就奔去拿药。

小燕子一挺身，从紫薇怀里坐起来，气呼呼的，还要对窗外冲去。嘴里怒骂：

“那个王八蛋，在外面鬼鬼祟祟？有种！你给我出来！”说着，就摇摇晃晃的，又要施展轻功。往窗外窜。

紫薇慌忙一把抱住了小燕子。

“算了算了，你站都站不稳，怎么追人嘛？”

“人已经跑了，追也追不上了。”金琐也说。

“小燕子仍然跳着脚骂：

“会武功？会武功有什么了不起？半夜三更来偷看，看什么看，欺负我这儿没高手是不是？赶明儿我把柳青柳红也弄进宫来，看你们还能逃到哪里去！气死我了！”

一场宴会，就被这门外的黑影给匆匆的结束了。

紫薇进宫的第一天，也就这样结束了。

第十五章

尔康自从紫薇进宫，就害起相思病来。心里七上八下，总是怀疑自己的主意拿错了，一天到晚，魂不守舍。虽然，永琪和尔泰都说，小燕子这两天很乖，宫里也没有出什么状况，可是，他就是不能安心，也不能放心。早也想紫薇，晚也想紫薇。这天，再也按捺不住了，就不管合不合适，得不得体。拉着永琪尔泰，一起来到漱芳斋，探视紫薇。

紫薇看到他们，又惊又喜又紧张，问：

“你们三个人，就这样闯来了？给人看到有关系没有？…“五阿哥是阿哥！在宫里走来走去，当然没关系，我跟五阿哥是一道的，也没关系！就是尔康没事往宫里跑，有点问题！”尔泰说。

“那…尔康，你还不赶快离开！不要让人发现了！”紫薇着急的说。

尔康盯着紫薇看，眼里，盛载着千言万语。

“已经冒险进来了，你就不要担心害怕了！就算有人看到，说是陪伴五阿哥，过来办事，也就搪塞了。总之，皇上没出宫，我在宫里陪着，也还说得过去！”他上上下下的看紫薇，好像已经分别了几百年似的。“你怎样？好吗？有进展吗？”

“我才进来几天，谈什么进展呢？除了第一天匆匆忙忙的见了皇上一面，到现在根本就没有再见到过他！”

“大家长话短说，说完了就走！咱们三个这样出现在漱芳斋，实在有点引人注意！”永琪说，看着小燕子的额头：“怎么肿个大包？又跟人动手了吗？”

一句后提醒了小燕子，就急急的说：

你们三个臭皮匠，赶快再想个办法，给我找几个武功高手来。要不然，你们去找柳青柳红，把他们弄进宫里来，做我的侍卫！”

永琪净大眼睛：

“你这真是异想大开！刚刚把紫薇金琐弄进来，已经好不容易，你还想把柳青柳红弄进来！”

“等到柳青柳红进来之后，你大概就想把什么小豆子、小虎子，宝丫头…通通弄进来，你预备把整个大杂院搬进皇宫，是不是？”尔泰问。

“可是！我这漱芳斋晚上会闹贼！半夜三更，还有夜行人来偷看！我的武功，越来越退步，翻个窗子，都会撞到头！”“那是因为你喝醉了！”紫薇说。

尔康、永琪、尔泰大惊。

“有人偷看，什么人？你们有没有注意？小邓子、小卓子他们怎么不在外面守卫？”

“金琐给每个人倒了茶过来。就接口说：

“小邓子，小卓子都喝醉了！那晚，小燕子一定要给我们接风，大家都醉了！”

三个男人全部变色。

尔康就往前一迈，对小燕子急促的，命令的说：

“你不要太任性了，不管心里怎么高兴，都不可以全体的人喝醉酒，你好歹要让小邓子、小卓子保持清醒…不不！不止小邓子、小卓子，你们谁都不可以喝醉！这个宫廷之中，敌人到处都是！防不胜防！

你们两个都有任务在身，不是进宫来玩的！这大局一天不定，你们两个都有危险！怎么一点警戒心都没有呢？”

“好了好了！你别训我，人，总有忍不住的时候嘛！你还不是一样，明知道跑到漱芳斋来不妥当，你还不是进来了？”小燕子不高兴的说。

尔康一怔，尔泰便急急的把尔康推到紫薇身前。

“小燕子说得有理！你有话快说，如果要我们回避，我们大家就回避！”

紫薇脸一红，还没说什么，忽然，外面传来们顺子和小桂子的急呼。

“皇后娘娘驾到！”

接着，是小邓子和小卓子的急呼。

“皇后娘娘驾到！”

接着，又是明月、彩霞的急呼：

“皇后娘娘驾到！”

室内众人，全部吓了一跳，还来不及交换任何讯息，皇后已经大步走入，后面跟着容嬷嬷、宫女、赛威、赛广和太监们一大群人。

一屋子人赶快行礼的行礼，请安的请安。紫薇和金琐急忙匍匐于地，喊着：

奴婢紫薇、金琐叩见皇后娘娘。恭祝娘娘千岁千千岁！”

皇后的头，高高的昂着，眼光威严而凌厉的环室一扫。挑了挑眉毛说：

小燕子！你这漱芳斋可真热闹，外面奴才站了一院子，里面主子站了一屋子！五阿哥和福家两位少爷都在，真是盛会！哟，这儿还有两张生面孔，想必就是令妃娘娘赐给你宫女了！”就看着紫薇金琐，命令的说：“抬起头来给我瞧瞧！”

紫薇、金琐就抬起头来。

皇后来，就是冲着紫薇和金琐来的。听说漱芳斋又来了新的宫女，而且是一令妃赏“赐”，心里就是一肚子气，又有一肚子的怀疑。一个不学无术的小燕子，到底需要多少奴才？令妃和小燕子，到底在搞些什么把戏？她有意要看看两个新人；是何方神圣？所以，当紫薇和金琐抬头，她就认真的、仔细的看二人，好像要在两人的脸上挖掘出什么秘密似的。好标致的丫头！皇后看得纳闷，满屋子的人也被皇后的眼光，弄得惴惴不安起来。

“你刚刚说你叫什么名字？”皇后问紫薇。

“紫薇，就是紫薇花那个紫薇！”紫薇战战兢兢的回答，难免紧张。

皇后下巴一抬，逮着机会了，就大喊：

“容嬷嬷！给我教训她！居然不说‘奴婢’，简直反了！”

容嬷嬷立刻上前，劈手给了紫薇重重的一耳光。

满屋的人全部惊跳起来。尔康几乎冲了出去，被尔泰机警的一把抓住。可是，尔泰顾到了尔康，就没顾到小燕子，小燕子直冲上前，大嚷：

“容嬷嬷！你敢！”容嬷嬷旧恨新仇一起算，得意的说：

“我帮皇后娘娘教训奴才！有什么不敢？”

皇后厉声说：

“容嬷嬷！再教训她！”

“遵命！”

容嬷嬷大声应着，竟左右开弓，对着紫薇的脸熟练而迅速的连续开打。

尔康又气又急又心痛，脸色都白了，浑身发抖。

尔泰死命拉住他，对他制止的摇头，他眼睁睁的看着紫薇挨打，竟然一筹莫展。

金琐还不知道宫里的规矩和厉害。急喊了一声，什么都顾不得了，扑上去，用身子挡着紫薇，喊：

“打我！打我！我来代替她受罚！”

“容嬷嬷，两个一起打！”皇后怒喊容嬷嬷便抓着金琐的头发，一阵劈哩叭啦，耳光清脆的响着。

“谁敢打她们！容嬷嬷！我要你的命……”

小燕子嘴里喊着，身子就箭一般往前冲去，赛威赛广一拦，她就像撞到了铜墙铁壁，震开好几步。

燕子大怒，飞扑上去，动手就打，赛威一伸手，小燕子那是对手，被赛威一撂，身子像断线风筝一般飞跌出去。永琪再也忍不住了，飞身一跃，接住小燕子，气得脸色发青。大吼：

“反了吗？敢对格格动手！”同时间，尔康也什么都顾不得了，挣开了尔泰，他飞窜上前，左打赛威、右打赛广，一阵连环踢，把赛威赛广踹了开去。赛威赛广见是尔康，不敢还手，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尔康

一面打，一面怒喊：

“赛威赛广！你们好歹是我的手下，不要命了吗？

谁敢再动手，我把他交到大内监牢去！”

赛威赛广吓住了，震住了，连 后退。

皇后走到尔康面前，昂着头说：

“福大人，你是不是要把我也送到大内监牢去？”

尔康吸了口气，面色惨然的躬身说：

“臣不敢！请皇后娘娘看在五阿哥面子上，再闹下去谁都不好看，请手下留情！”

永琪也急忙往前，说：

“皇额娘！这漱芳斋是皇阿玛最喜欢的地方，皇额娘不看憎面看佛面，手下留情！”

“留什么情？这还珠格格有圣旨，可以不守规矩，难道奴才也有吗？我就教训了她们，你们预备怎样？”

皇后回头喊：“翠环、佩玉…你们也上去！帮容嬷嬷教训这两个丫头！”

宫女便应着“喳”，上前帮忙容嬷嬷，分别抓住紫薇、金琐，容嬷嬷扬起手来、又要对 两人打去。

尔康飞快的冲过去，人已经切入容嬷嬷和紫薇之间，伸手一挥一舞，两个宫女飞跌出 去。容嬷嬷眼睛一花，已经被震倒在地。一时之间，哎哟哎哟之声不断，屋子里摔的摔，跌 的跌，乱成一团。

皇后气得快疯了，怒喊：

“赛威！赛广！你们是死人吗？”

尔泰和永琪对看一眼，见闹成这样，就都豁出去了。两人同时迈步，一个拦住赛威，一 个拦住赛广。

永琪就高高的昂着头，语气铿然的说道：

“皇额娘！儿臣斗胆，请皇额娘高抬贵手！今天，儿臣在漱芳斋，就不允许任何人在这 儿动手！如果要动手，无论是谁，都得先把我撂倒再说！”

永琪气势凛然，不可侵犯。容嬷嬷、宫女、赛威赛广全都震慑住了。

皇后气得脸色铁青。话都说不出来。

紫薇见场面弄得如此不可收拾，心惊胆战，又怕连累到尔康尔泰和永琪。急得五内如 焚，便膝行到皇后面前，磕下头去。

“皇后娘娘请息怒，奴婢罪该万死，让娘娘生气！

奴婢甘愿受罚，请娘娘饶恕大家！”说完，就自己掌嘴。”…金琐大惊，也爬行过来、 哭着说：

“皇后娘娘！，请罚金琐，饶了紫薇！”说着，也自己掌嘴。

这时，小邓子、小卓子、小顺子、小桂子、明月、彩霞全都进来，跪了一地。

皇后娘娘！奴才们愿意代她们两个受罚！”六个人便劈哩叭啦，自打耳光。

皇后看着跪了一地的奴才，如此护着紫薇金锁，心中实在震撼。见大家纷纷自打耳光，总算面子有了，就乘机下台，说：

“好了！不用打了！”

大家停手。

皇后扫了尔康、尔泰和永琪一眼，眼神阴沉而凌厉，义正辞严的说：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今天我管奴才，用的是‘家规’！这整个皇宫，还没听说过，我不能教训奴才！今天看在五阿哥面上，我就算了！大家也都收敛一点吧。这漱芳斋是宫闱重地。不是酒楼！身为阿哥和臣子，也该自己有分寸！”

“皇额娘教训得是！”永琪忍气吞声，说。

“谨遵皇后娘娘教诲！”尔泰也应着。

唯有尔康，脸色苍白，咬牙切齿，一语不发。

皇后就一挥手说：

“容嬷嬷！咱们走！”

皇后带着众人，昂着头，威风凛凛的走了。

皇后一走，大家就纷纷从地上跳了起来。明月和彩霞，急急忙忙端了一盆水来，绞了帕子，来给紫薇和金锁敷脸。小燕子也来帮忙，一面给紫薇敷脸，一面说：

“拿冷帕子这样冰着，比较不疼，而且可以消肿，明月彩霞她们都有经验，我帮你弄！”

紫薇推开小燕子忙碌的手。

“算了！算了！没有关系！”她着急的看着尔康等三人：“你们怎么还不走？”

尔康窜上前去，拉着紫薇就向外走。

“走！我们一起走！我这个猪脑袋想出来的笨主意！我恨不得把自己给杀了！走！我们这就出宫去，什么都不要了！天涯海角，难道还没有我们两个容身之地吗？”

“尔康！你理智一点！”永琪一拦。

“我不要理智！我就是太理智了，才会把紫薇和金锁陷入困境，我要把她们救出去！我什么都不管了！”尔康红着眼说。

尔泰跺脚，拦住尔康：

“哥！你不要碰到紫薇的事，就阵脚大乱！你什么都不管，你怎么能什么都不管，阿玛跟额娘你要不要

管？五阿哥你要不要管？小燕子你要不要管？令妃娘娘你要不要管？”

紫薇死命挣脱了尔康，眼泪滚了下来：

“我不跟你走！我好不容易进宫来了，好不容易见着了皇上。你现在用一百二十匹马来拖我，也没办法把我拖出宫去！”眼泪汪汪的看着尔康：“你快走，不要管我了，我不痛，真的！挨两下打，没有关系！

我以后会很小心，不会说错话！”

“你还不了解吗？皇后想打的不是你，是小燕子！

她不敢打小燕子，就打你！你无论怎么讲话，她都可以挑你的错！”尔康喊。

“那也阻止不了我要留下的决心！”紫薇哀求的看着尔康：“我才进来几天，什么状况都没摸清楚，要见的人，要说的话。要做的事……一件都没有完成。

你要我现在放弃，死也不甘！你那么了解我，才把我送进来，怎么不成全我呢？”

小燕子气得胃都痛了，用手揉着胃，手里拿着湿帕子，满屋子乱转。

“尔康！你不要婆婆妈妈了，今天的仇，我记下了！总有一天，我会跟她们算总帐！你尽管把紫薇交给我，我来保护她！”小燕子气冲冲的叫。

“就是交给你，我才心惊胆战！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怎么保护她？”

永琪对大家喊：

“大家都冷静一下好不好？”

大家安静了片刻，永琪就对尔康正色说：

“不要再说带走紫薇的后，人，是你额娘送进来的，要带走，也得让你额娘来带！现在这样走，等于全盘皆输，你服吗？”

尔康冷静下来了，深思着。永琪急急的说：

“不要感情用事了！棋，已经走到这一步，没办法后悔了！现在，最重要的，还是眼前的事！皇后看到我们三个在这儿，已经满肚子怀疑了，又闹得这么严重。

紫薇和金琐虽然吃了亏，她也吃了亏！她会干休吗？

刚刚、已经对我们话里藏刀，现在，会不会跑到皇上面前去说一些不干不净的话？咱们在宫内这样大打出手，对方又是皇后，可是犯了大忌啊！一个‘忤逆’罪，大家就吃不了兜着走！”

紫薇一听，更是心惊胆战。

“那要怎么办？”

小燕子往门外就跑：

“我先去跟皇阿玛告状！就说皇后娘娘来我这儿杀人放火！打我的人，安心要我活不成！”

尔康一把拉住小燕子，被永琪点醒了，理智也恢复了。

“你不要毛毛躁躁，这样不行！”想了想，点头说：“不是你去！应该我们三个去！”

乾隆正在御书房批奏章，永琪、尔康、尔泰三个，气极败坏的进来了。

永琪一进门就急切的嚷着：

“皇阿玛！儿臣先跟您请罪！刚刚咱们三个，大闹漱芳斋，跟赛威赛广动了手，气走了 皇额娘……”

乾隆惊愕极了。

“永琪，你慢一点，到底是怎么回事？尔康！你讲！”

尔康就急急禀告：

“皇上！刚刚我们三人，正和还珠格格研究边疆问题，皇后娘娘忽然带着容嬷嬷、侍 卫、宫女…，浩浩荡荡到了漱芳斋，才说了两句话，皇后娘娘就命令容嬷嬷打人，是臣一时 按捺不住，没有时间深思熟虑，唯恐还珠格格吃亏，只有下手维护！”

乾隆大震。

“怎么？皇后又去漱芳斋找小燕子的麻烦了？小燕子挨打了吗？”

“打的不是格格，是令妃娘娘赏赐的两个宫女！”

可是，格格气得发狂了，完全失去理智了… ” 尔泰说。

“朕听得糊里糊涂，到底是怎么回事？”

永琪就急如星火的喊：

“皇阿玛！事情经过，让儿臣再慢慢禀告！总之，就是容嬷嬷打了新来的紫薇金锁，皇 阿玛也知道，小燕子那个脾气，是最重义气，最爱护奴才的！打她还好，打了她手下的人， 比打她还严重！她一气，就无法控制了！现在，正在漱芳斋发疯呢 ” “发疯，什么叫发 疯？” 乾隆大惊，“跳起身子，“朕自己去看！”

乾隆带着尔康他们三个赶到的时候，康到的是一个惊人的场面。

只见一条白绫，高高的挂在屋檐上，下面凳子叠凳子，架得好高。小燕子爬在凳子顶端，正要把头往白绞圈圈里套去。脸上，一脸惨烈，嘴里，激烈的喊着：

“土可杀不可辱！被人这样欺负，不如死掉算了！”

凳子下面，小桂子、小卓子、小顺子、小邓子全部吓得魂飞魄散，绕着凳子尖叫。大家 各喊各的，吼声震天：

“格格！不可以！千万不可以！格格冷静呀，命只有一条呀 ” 明月和彩霞吓得发抖， 跪在地上磕头，哭喊：

“格格！下来呀！求求你下来吧！”

“格格，我给您磕头！您要保重呀，这种玩笑开不得呀！”

紫薇、金锁抬头，仰望着高高在上、摇摇欲坠的小燕子，也不禁心惊胆战。紫薇哀求的喊着：

“你下来吧！不要这样嘛！我看起来好可怕！”

“小心小心啊… 不要把头伸进去呀 …一伸进去就真的完了！”金锁也喊。

大家各喊各的，一片混乱。小燕子却怒喊不停：

“你们谁都别劝我，士可杀不可辱！哦气死了，不要活了…”

小燕子一面尖叫，一面眼观四方。

乾隆急急的冲了进来，小燕子的声音立刻高了八度：1“紫薇！我死了，你帮我收尸，带我回济南，葬到我娘的坟边，给我立一块墓碑；上面写‘还珠格格冤死之墓’… 我走了！大家再见！”

乾隆一见这等景象，惊得目瞪口呆。急喊：

“小燕子！你这是干什么？你下来！这是圣旨！”

小燕子悲声喊：

“皇阿玛，小燕子跟您永别了！那个…士可杀不可辱，小燕子变成鬼，还是会孝敬您的！”

小燕子说完，眼睛一闭，头伸进白绫圈圈，脚下一踢，凳子乒乒乓乓摔倒。

底下众人的声音吼成一片，有的叫“格格”有的叫“小燕子”，有的叫天，有的叫地，有的叫菩萨。

“尔康！永琪！你们还不上去救她…” 乾隆大喊。

谁知，那白绫的结根本是虚打的，那里套得住小燕子，乍然松开。

乾隆话未说完，小燕子却从空中直溜溜的掉下来了。正好掉在乾隆脚前。

乾隆惊愕，眼睛从上面移到下面，瞪着小燕子。

小燕子一跃而起，嘴里怒骂着。

“什么都跟我作对。连个白绫都跟我作对！”

小燕子一面喊，一面捞起白绫，奔到另一根屋檐下，搬凳子，架凳子，跃上凳子，抛白绫，打结…。

乾隆看出苗头不大对，怒喊：

“小燕子！你在胡闹什么？”就对尔康等人一瞪眼：“你们由着她胡闹吗？赶快把她给捉下来！”

“臣遵旨！”

尔康和尔泰便飞跃上去，把小燕子拉下了地。

乾隆往小燕子面前一站，生气的瞪着她：

“你这是怎么了？你到底有完没完？你要气死朕吗？只有那些没教养的小女子，才闹这手‘一哭二饿三上吊’！你什么不好学，居然学这个！一点出息都没有！”

小燕子往乾隆面前一跪，说：

“我本来就是‘没教养的小女子’，改也改不好！皇后想尽办法要杀了我，我帮她处理了，让您少费心！”

“你跟皇后又怎么了？她打了你两个宫女，又没打你，你也要气成这样？”

这一下。小燕子不是做戏了，真情流露，痛喊出声：

“皇阿玛！宫女也是人，宫女也有爹有娘，爹会疼，娘会爱呀！她的娘虽然死了，她还有爹…她的亲爹如果知道她被人打成这样，一定会心痛死的！”

说着，爬起身子，把紫薇拉到乾隆面前来：“紫薇，抬起头来，让皇阿玛看看你的脸！”

紫薇万万料不到小燕子会这样把她拉到乾隆面前，跪在那儿，又是激动，又是伤心，再加上脸上有伤，心里更是难过，觉得不能给乾隆一个最完美的印象，所以，抬起头，两行热泪，就沿颊滚落。

尔康、尔泰、永琪都没有料到小燕子这一招，三人十分震动与期待的观望着。

金锁更是激动，目不转睛的看着这父女的相会。

紫薇磕下头去。声音颤抖着：

“奴婢紫薇叩见皇上！”再抬头痴痴看着乾隆。

乾隆见紫薇眼中，盛满千言万语，两颊肿胀，热泪双行，说不出来的楚楚动人，不禁一怔，没来由的被深深撼动了。

“你是紫…紫什么？乾隆怔怔的问。

“奴婢名叫紫薇，奴婢出生在紫薇花盛开的季节，所以取名叫紫薇。”

“嗯，好名字！挺容易记的。”低头看看紫薇的脸：“让她们给你擦点药！”

乾隆这样一点点关心，已经让紫薇感动得一塌糊涂，哽咽说：

“有皇上这样一句话，不用上药了！奴……奴婢谢皇上恩典！”

乾隆心中一热，有股奇异的悸动。就柔声说：

“宫里规矩多，受点委曲，也是难免。皇后的脾气不好，打你们两下，只好认了！平常，要劝着格格，不要再火上加油，知道吗？”

紫薇柔顺的答道：

“奴……奴婢知道。皇后教训奴婢，也是奴婢的福气，不敢抱怨，不敢委曲。格格厚爱奴婢，才引起这样一场大乱，奴婢知罪了！以后，一定劝着格格，不再和皇后娘娘冲突！”

乾隆忍不住仔细看紫薇：

“嗯！脑筋清楚，是个懂事的……怪不得格格宠你！”便振作了一下，说：“你们都起来吧！”

小燕子看了紫薇一眼，起身。

紫薇再磕了上个头，也起身。

乾隆就正视着小燕子，说：

“好了！事情过去了，你不许再胡闹了！以后，皇后找你麻烦，你也机灵一点，不要硬碰硬，嘴巴甜一点，态度好一点，能够‘化戾气为祥和’，不是皆大欢喜吗？你是聪明孩子，怎么不懂呢？”

小燕子一听，大惊失色，抗议的大声说：

“皇阿玛！你不要太狠心！那个‘力气’怎么能化成‘浆糊’呢？我每次见到皇后娘娘，就要倒媚，不是这儿伤，就是那儿痛，再把‘力气’化成‘浆糊’，我就升天了！”

尔康、尔泰、永琪你看我，我看你，拼命憋着笑，快要憋死了。

紫薇脸上泪痕未干，眼中已闪着笑意。

乾隆怔了怔，又好气又好笑，抬眼去看永琪。

“永琪，你跟小燕子常在一一起，朕要问问你，她是不是每次说话都这样颠三倒四？朕说东，她说西，朕说上天，她说下地，但是接嘴接得个快，也不知道她是真的还是假的？她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回皇阿玛，我们跟小燕子说话的时候，会迁就她的语言！”永琪忍笑回答。

“原来如此！”乾隆笑笑，点点头，看看小燕子，忽然回头，对三人瞪圆了眼睛：“那么，是谁教她说‘士可杀不可辱’这句话的？这不是她的语言吧！”

三人一呆，面面相觑。没想到演了半天戏，栽在一句台词上！

“还不快说实话！”乾隆喊。

尔康一叹，上前说：

“皇上圣明！什么都瞒不过皇上。”

乾隆对几个人看来看去，明白了。

“好！你们气走了皇后，跟她的人动手，还恶人先告状，把朕引到这儿来看小燕子演戏，是不是？”

永琪对乾隆心服口服，坦白的说了：

“皇阿玛别生气，如果我们不告状，皇额娘一定先告状，而且会说得很难听，我们走投无路，别无选择！”

“皇上！这都是臣出的主意，请不要怪罪五阿哥！”尔康急忙请罪。

“皇上英明！”这都是我的主意，跟五阿哥和尔康没有关系！”尔泰抢着说。

小燕子挺身而出：

“皇阿玛！不是的！他们都是要保护我，所有坏点子，当然是我出的！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才不要他们帮我担罪名！”

乾隆呆了呆，看着大家，瞪大眼睛，骂着说：

“你们串通一气，。联手做戏！这样大胆！这样放肆！连朕都敢骗！不怕朕摘了你们的脑袋吗？但是……哈哈！”再想想，忍不住大笑了，“你们演得这么逼真，这么卖力，大概也是情迫无奈吧！看在两个宫女受伤的分上。朕只好化力气为浆糊，就饶了你们这一次！但是，下不为例！”

小燕子噗通跪落地，高喊：

“皇阿玛万岁万万岁！”

一屋子的人便全体跪落地。齐声喊：

“皇上万岁万万岁！”

乾隆被大家喊得心里热烘烘，可是，觉得小燕子实在太过分了，就对小燕子严厉的说：

“你不要以为对朕喊句万岁万万岁，朕就会不罚你！你这样又上吊又发疯的乱闹，让大家陪着你撒谎，简直无法无天！朕看你的学问一点进步也没有，坏点子倒有一大堆！书房也白去了！朕罚你把‘礼运大同篇’写一百遍！三天之内，交给朕看！而且要把它讲解出来给朕听！如果你做不到，朕会再打你二十大板！君无戏言！”

小燕子脸色惨变。

“皇阿玛！您不是说烧了我们吗？”

“别人能饶，你不能饶！你‘化力气为浆糊’，绝不能饶！”

“但是…但是，这个‘搬运大桶什么篇’是什么东西？”

“三天之后，你告诉朕，那是什么东西？”

小燕子呆了。

紫薇看着这个明察秋毫，又恩威并用的乾隆，不禁又是佩服，又是景仰，又是崇拜，又是依恋……各种复杂的情绪，把她那颗充满孺慕之情的心，涨得满满的了。

引爆青春 风往 南吹 重庆 孤男寡女 一个鸭子的自白 第一 次亲密接触 more...

亲亲大色狼 木板门被拉开了，湖水绿的窈窕身影一出现，人群就疯狂地往前冲，差点没把黛堂小小的门槛踩断。 "各位大叔、大婶、伯伯、小朋友们，这次黛堂的供货量充足…… 早春小老婆 该死！人家不都说男人上了床 就会变成禽兽吗？ 可为何他一上了床反而变成石雕像了？ 人家真的好想、好想要“那个”喔！ 三岁与阿那答相遇、六岁迷恋他、 十五岁如愿进了礼堂， 但结婚至今两年，他却从来不碰她……

风姿物语正传 超人气的大作，没什么好说的，是个很旧的作品，但如果你有耐心的话，你会觉得没有白读，当然之所以放在这里和它的“情色”是分不开的，但我个人以为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平淡的，所以如果你没满18岁看看也没什么关系 我所接触的日本女孩 很明显，作者是带着意淫的想象去完成故事的，简单的故事（或者说老套），一般的文笔，但依然能给人"硬"的感觉，所以还是推荐一看！ 舌战法庭 我想看名字也可以猜得出以什么为主，自我感觉是比较荒诞的，以严肃的法庭为背景展开不经意的情色叙述，另外抛开情色而言，小说在一个侧面体现了当代人人性丑恶的一面。

第十七章

紫薇和乾隆，居然有这么好的开始，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小燕子真是兴奋极了，每天 都高兴得手舞足蹈。这天，她要带紫薇去“景阳宫”看五阿哥。和紫薇研究了半天，决定 “正大光明’的去。

于是，小燕子穿着一身红色的格格装，紫薇穿着一身绿色的宫女装，两人都装扮得十分 美丽，昂头挺胸的走在前面。后面紧跟着金琐、明月、彩霞、小邓子、小卓子，一行人非常 惹眼，浩浩荡荡的往景阳宫走去。她们一路走，身前身后，一直有太监伸头伸脑的窥探着， 紫薇拉拉小燕子的衣服，小燕子就发现了，仔细再一看，容嬷嬷居然站在假山后面，全神灌 注的看着她们。

小燕子就不动声色，大声的说：

“紫薇，我现在带你去五阿哥那儿走走，五阿哥在兄弟姐妹里，跟我最谈得来！奇怪的 是，我每次去看五阿哥，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在我后面伸脑袋。你瞧，那儿就有一 个！”

小燕子一面说着就突然飞窜到一根柱子后面，捉出一个太监，撂倒在地。对那小太监大声一吼：

“谁要你来跟踪我的？说！”

小太监吓得魂飞魄散，跪在地上大拜特拜。

“格格饶命！没有人要奴才跟踪您，是奴才正穿过花园，要去坤宁宫办事……”

小燕子一脚就踩在太监的胸口。

“你说不说？说不说？”

紫薇拉拉小燕子的衣袖，慢条斯理的说：

“格格不要生气！上次你把那个侍卫踩到吐血，你忘了你脚力大，别闹出人命来！”

“那我可管不着！他不说不说，我就踩死他！”小燕子说着，用力一踩。

小太监吓得浑身发抖，尖叫起来：

“格格！高抬贵脚呀！冤枉啊！高抬贵脚啊！”

“我这个‘贵脚’抬不起来了！你再不说，我要把你的五脏都踩出来！”

小燕子再一用力，小太监尖口叫出声了：

“是容嬷嬷！容嬷嬷！”就对着容嬷嬷的藏身处大喊：“容嬷嬷救命啊！”

容嬷嬷一见情况不对闪身要溜，谁知，一个人影一闪，已经拦住了她。容嬷嬷定睛一看，原来是永琪。

“容嬷嬷！站住！”永琪大喝一声。

容嬷嬷吓了一跳，只得站住。永琪就厉声说：

“这宫中规矩，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

容嬷嬷维持着骄傲，说：

“奴婢不知道五阿哥是什么意思？”

永琪气势凌人的一吼：

“什么意思？这‘格格’大，还是你大？”

“当然‘格格’大！”

小燕子可逮着机会了，大喊：

“放肆！说话居然不用‘奴婢’，反了！金琐！给我教训她！”

“啊？格格……”金琐愣住了。

“金琐，你不知道怎么教训，是吗？就是上去给她几巴掌，就像她上次给你的！”小燕子喊着，其势汹汹。

金琐眨巴着眼睛，呐呐的说：

“格格… 奴婢不会这个！”

小燕子没辄，又喊：

“明月！你去教训她！”

明月一惊：

“格格… 奴婢不敢！”

小燕子跌脚大叹。

“真没出息！你们不敢教训她？那么，我亲自教训她！”

小燕子说着，已经飞身上前，“啪”的一声，就给了容嬷嬷一耳光。

容嬷嬷一直是皇后面前的红人，那里受过这样的侮辱，又惊又怒。可是，面前的人，一个是格格，一个是阿哥，她只能忍气吞声，动也不敢动。

“这一耳光，是当初你打我，我没加利息，就这样打还给你！现在，紫薇和金琐的帐，我再和你一起算！”小燕子嚷着，举起手来，还要继续开打。

斜刺里，赛威匆匆赶至。飞身而上，拦住了小燕子。

“格格请息怒！容嬷嬷是皇后娘娘身边的人，又是老嬷嬷，格格手下留情！”

小燕子见是赛威，就停住手，喊：

“赛威！你武功好，身手好，我把你看成一个好汉！为什么好汉不做好事？老是跟我作对？”

“奴才不敢！”赛威看着小燕子，诚恳的说：“奴才是奴才，上面有主子，主子是主子，主子有命，奴才从命！对主子不忠，就不是好汉了！”

小燕子呆了呆，听得头昏脑胀。

“什么主子奴才，我头都给你绕昏了，不过，好像你有你的道理…”就抬高声音，“那么，你不预备让开了！是不是？”赛威躬身行礼，说：

“请格格息怒！”

小燕子背脊一挺，怒喊：

“我今天一定要打容嬷嬷，如果你不肯让，你就得把我撂倒，你要忠于你的主子，你就动手吧！”说着，往前一迈步，气势凛然，赛威不得不往后一退。

永琪就义正词严的大声喊：

“赛威！你只要碰格格一下，你就是‘以下犯上’，罪无可赦！你想想清楚！摸摸你脖子上有几颗脑袋？那有奴才拦格格的路？你也反了吗？”

容嬷嬷到这个时候，才知道情况严重，眼见很多太监宫女都围过来，生怕当众吃亏，下不了台，便屈服急呼着：

“格格息怒，奴婢知罪了，奴婢不敢了！”

紫薇见容嬷嬷年迈，一脸的委曲惊恐；心中不忍。就走上前来，对小燕子说：

“格格！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就饶了容嬷嬷吧！”

就像这位勇士说的，容嬷嬷上面有主子，主子有命，奴才从命！生为奴婢，也有许多身不由己！容嬷嬷虽然是奴婢，在宫中多年，也算是长辈了！不是‘人不独亲其亲’吗？您就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小燕子对紫薇惊问：

“紫薇！你居然帮她说话？你忘了她怎么欺负你？

怎么打得你脸都肿了？这正是报仇的时候，你不要报吗？”

“格格，我宁可不报！”

小燕子愣了一下，这样放过容嬷嬷，心有不甘，就说：

“那……还有金锁的帐！”

金锁急忙往前一步，说：

“格格，我和紫薇一样！她不报，我也不用报了！”

小燕子跺脚：

“我这个漱芳斋全是一些没出息的人！只会同情别人，不会保护咱己！”就抬头看永琪：“五阿哥，你怎么说？”

永琪就往容嬷嬷面前一站，正气凛然的说：

“容嬷嬷！今天，我和还珠格格就放你一马！我们饶你，不是因为赛威挡在前面，赛威功夫再好，不能和主子动手！”你心里也明白这个道理！今天饶你，是因为你这把年纪，这个辈分，真要挨打，你的面子往那儿搁？看在你四十年的工作上，我们放了你！你自己也想清楚，和我作对，和格格作对，你值得吗？你够分量吗？我们尚且顾全你的面子，你呢？”

容嬷嬷脸色铁青，此时此刻，不得不低头。就忍辱的说：

“谢五阿哥不罚之恩！谢还珠格格不罚之恩！谨遵五阿哥和格格的教训，奴婢知错了！”她仍然维持着尊严，只屈了屈膝。

小燕子怒叫：

“跪下！”

容嬷嬷不得不双膝落地，脸色惨白。

小燕子就声色俱厉的喊：

“容嬷嬷！不要以为你不会落单，不会栽跟斗！

夜路走多了，总会遇到鬼！今天，五阿哥说放你，紫薇说放你，金琐说放你，我就放了 你！我现在清清楚楚的告诉你，我要到五阿哥那儿去坐坐！你不用再跟踪我了！你回去告诉 你的主子，我们漱芳斋所有的人，都在五阿哥那儿串门子，皇后娘娘没事做，也可以来参加！，你那些偷偷摸摸的事，你就给我免了吧！”

小燕子说完，掉头看紫薇。

“紫薇，我们走！”

小燕子就高昂着头，和永琪、紫薇向前走去。

金琐、明月、彩霞、小邓子、小卓子一群人跟随，个个都感到痛快极了，对容嬷嬷胜利的注视，大家昂首阔步，趾高气扬。

容嬷嬷像个被斗败了的公鸡，跪在那儿，灰头土脸，咬牙切齿。

教训了容嬷嬷，小燕子好得意，和紫薇走进永琪的书房，尔康尔泰早已等在那儿了。小燕子一看至尔康兄弟，就兴奋的大嚷：

“我们刚刚碰到容嬷嬷，我和五阿哥把她狠狠的教训了一顿，总算出了半口气，报了半箭之仇！”

“什么叫半口气？半箭之仇！”尔泰问。

“本来，我可以狠狠的给她几耳光，在所有的太监宫女面前，打得她脸蛋开花，那才算 是出了一口气，报了一箭之仇！都是紫薇拦着我，五阿哥又说什么她那把年纪，要给她留点 面子，所以，我只好手下留情了！结果，只出了半口气！只报了半箭之什！”

尔康吓了一跳，急得跺脚，说：

“为什么要逞一时之快？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什么‘快不快，小人大猫’的？小燕子瞪圆眼睛。

永琪义愤填膺的接口：

“没办法忍了，我赞成小燕子的做法，总要让容嬷嬷知道一下利害！一个格格加一个阿哥，还收拾不了这个老刁奴，也大不像话了！”

尔康着急，看着紫薇，他已经好多日子没见到紫薇了。

“那么，你们这样一闹，待会儿皇后又会找来了，大家还有机会说话吗？”

小燕子就把紫薇推到尔康身前，急急的说：

“所以，你们有话快说！我们去门外帮你们两个守门，只要听到我们咳嗽什么的，你们 两个就知道有人

来了！”就回头喊：“五阿哥！尔泰！我们回避一下！”

紫薇脸一红。说：

“不要这样嘛，大家一起说话嘛…”

小燕子偏着脑袋看看紫薇，一喊着：

“那你的‘悄悄话、怎么告诉他？”

紫薇脸更红了：

“我那有‘悄悄话’嘛！”

小燕子就偏着脑袋看尔康：

“那… 尔康的‘悄悄话’怎么告诉你？”

“谁说… 他有‘悄悄话’嘛！”紫薇哼着。

小燕子看看紫薇，又看看尔康。

“都没有‘悄悄话’？好奇怪！那我就不走喽，你们不要后悔啊！”

尔康只好笑着上前，对小燕子一揖到地。尔泰就笑着喊：

“小燕子，不要耽误他们两个的时间了！走鬃鬃！”

小燕子这才嘻嘻哈哈笑着，跟尔泰、永琪跑出门去了。

房里剩下了紫薇和尔康。

两人深深注视，尔康就激动的握住了紫薇的手。

“我都听说了！皇上跟你下了一夜的围棋？”

紫薇兴奋的点点头，眼睛发光。

尔康凝视紫薇，又惊又喜的说：

“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的会下围棋！你还有多少事情是我不知道的？你简直是深藏不露啊！”

紫薇谈到乾隆，就兴奋起来，好多话要告诉尔康。

“我现在终于知道，我娘为什么为他付出了一生。

临终还要我来找他！他是个好有深度，好有气度，好有风度的人，我崇拜他！想到他是 我爹，我就充满了幸福感！当他几次三番问到我娘的时候，我的声音都激动得发抖，如果不是为了小燕子，我真想把一切都告诉他！”

尔康眩惑的看着紫薇，分沾着紫薇的喜悦，也有着无数的担心：

“我就知道，你的光芒遮也遮不住，藏也藏不住！

不过，我没想到这么快，你就进入情况了！我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你这么争气，忧的是这

深宫之中，危机重重，生怕皇上对你的喜爱，会变成你的另一个危机！紫薇，你真的是要小心阿！”

我知道！你放心，我会拼命保护自己和小燕子的！”

尔康就热切的、渴望的、上上下下的看她，低声问：

“想我吗？”

紫薇头一低。

“不想！”

“有没有悄悄话要告诉我？”尔康再问。

紫薇头更低了，轻声说：

“有一句。”“是什么？”

紫薇就在他耳边，吹气如兰，低低说：

“那名‘不想’是假的！”

尔康一个激动，就把她拥入怀中。

紫薇依偎着他，两人片刻温存，毕竟有所顾忌，就轻轻分开了。紫薇想了想，说：

“有件事一直搁在心上，希望你帮我办一下！”

“什么事？”

“柳青和柳红那儿，我大概暂时没办法过去了！”

上次他们把我藏在小茅屋，给你们找到了，接着带进宫，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我对他们兄妹好抱歉，该给他们一个交待的！你可不可以去看看他们？那个大杂院里的人，你也要时时刻刻去照顾一下！”

尔康凝视紫薇。真的，那个柳青柳红和大杂院里的老老小小，是个大大的隐忧，不能不解决了。他郑重的点头。

“是！我知道了！”

尔康第二天就去了大杂院。交给柳青一个钱袋，郑重的说：

“这是小燕子和紫薇托我交给你的！里面有五十两银子，她们暂时无法照顾大家，希望你和柳红，帮大伙儿搬一个地方住！”

柳青锐利的盯着尔康：

“你是说，要我把大杂院里二十几口人，都给疏散了？”

尔康也锐利的盯着柳青：

“不错！给老人找个可以安养的地方，给孩子们找个家，如果找不到，这些钱可以盖一个！但是，必须离开这个大杂院，而且，越早越好！走得越远越好！”

柳青抓起钱袋，往怀里一揣，简短的说：

“我们换一个地方说话！”

两人来到郊外。站在一个山岗上，四顾无人，柳青才正色的问：

“你是不是预备告诉我，小燕子和紫薇到底是怎么回事？”

尔康摇头。

“不，我不预备告诉你！你知道得越少，对你越好！我只能告诉你一件事，小燕子把紫薇也接进宫里去了，你们那个大杂院，出了两个进宫的姑娘，总有一天，会引起注意，为了大家的安全，我才对你做那样的要求！”

柳青镇静的一笑。

“那么，让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好了！假格格进了宫，真格格进了府！现在，你又把紫薇送进宫去，想让皇上再认一个！”

尔康大惊失色：

“谁跟你说了这些话？”

柳青一叹，直率的说：

“小燕子在大杂院往了五年，她的事，我那一件不知道！至于紫薇，自从来到大杂院，心心念念的，就是要找她的爹！她和小燕子每天叽叽咕咕，总有一些蛛丝马迹露出来。等到小燕子和紫薇闯围场，小燕子变成了格格，紫薇居然疯狂到去追游行队伍，然后留在你们的府中，就不回来了！事情一直发展到今天，如果我还看不明白，我就是傻瓜了！”

尔康点点头，对柳青诚挚的说：

“紫薇说你是侠客，碰到困难就找你！小燕子想把你们兄妹弄进宫去当侍卫！她们如此器重你，我想，她们都没有看错你！”

柳青眼光闪了闪，心里就萌生出一份，‘士为知己者死’的知遇之感来。

“是吗？她们这么说？”

尔康凝视着柳青：

“是！你都分析出来了，我也不瞒你了，小燕子和紫薇，是一个阴错阳差的错误！紫薇才是真正的‘还珠格格’。我们现在把紫薇送进宫，是抱着一线希望，希望真相大白，而不会伤害到小燕子！也让紫薇得回她的爹和她应有的身份！”

柳青沉思，许多疑团全部解开了，不禁惊叹：

“一直知道她不简单，原来竟是一个格格！”

“我希望，你会咬紧这个秘密！”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搬弄口舌的无聊汉吗？”柳青有些生气的说。

“当然不是！我一直欠你一份最深刻的感激！谢谢你上次帮助紫薇！”

柳青一笑，掉头看尔康：

“你会保护她们两个的，是不是？”

尔康诚挚的回答：

“我会用我的生命来保护她们两个！”

柳青点头，和尔康交换着深沉的注视。

“好！那么，我去保护大杂院里的老老小小！你放心，十天之内，大杂院里的人就都不见了！没有人再会泄露任何秘密！如果她们需要我，你去上次紫薇住的小茅屋，告诉那儿的张老头，就可以找到我！记住，不是只有你，愿意为她们出生入死！”

尔康感动极了。

“紫薇说你是侠客，我认为你是英雄！”

柳青微微一笑，两个男人把所有未竟之言，都心照不宣了。

小燕子有了紫薇作伴，又打了容嬷嬷，真是“志得意满”，快乐得不得了。至于怎对尔康担心的“小人大猫”，她一点都不放在心上。这天心血来潮，带着整个漱芳斋的女性，裁了一大堆的锦缎，在那儿缝制一种奇怪的东西。

紫薇一面缝，一面说：“我觉得你做这个有点多余，真用得上吗？”

小燕子拼命点头，说：

“用得上！用得上！我告诉你，等到做好了，我们每个人膝盖上都绑一个！我已经想了好久了，才想到这个主意！这一天到晚下跪，总得把膝盖保护保护！我就不明白，皇阿玛那么聪明的一个人，干嘛动不动要人跟他下跪？”

“你绑这么厚两个东西在膝盖上，走路会不会不灵活呢？”紫薇问。

金琐已经做好了一对，就对小燕子说：

“格格！你要不要先试一试看！”

“好！”

小燕子就兴冲冲的坐下，捞起裤管，金琐把“护膝”给她绑上，明月、彩霞都来帮忙。绑好了，金琐说：

“怎么样？膝盖动一动看，如果太厚了，我再把它改薄！”

小燕子把裤管放下，满屋子跳来跳去，得意的哈哈大笑：

“哈哈！好极了！一点都不妨碍走路！在室内绕了一圈，突然重重的“崩咚”一跪。“哈哈，像跪在两团棉花上，可舒服了！这玩意好，我给它取个名字，就叫‘跪得容易’，我们漱芳斋每人发一对！大家赶快做，我还要去送礼！五阿哥、尔康、尔泰、小桂子、小顺子、腊梅、冬雪……简直人人需要！你们想，常常在那个石子地上，说跪就跪、几次都把我跪得青一块，紫一块！”

“你别送礼了！五阿哥他们收到你这样的礼物，不笑死才怪！你教他们戴上这个，我想，他们没有一个人肯戴！”

小燕子瞪大眼：

“为什么？这么好用的东西，为什么不戴？赶明儿，我还要做一个“打得容易”，那么，就不怕挨打了！”

金锁实在忍不住，问：

“你这个‘跪得容易’绑在膝盖上就可以了，那个‘打得容易’要怎么绑？”

小燕子纳闷起来。

“是啊！说的也是！这有点伤脑筋！”

明月贡献意见：

“格格以后都穿棉裤算了！”

“那不成，”紫薇笑着说：“这个大热天穿棉裤，就不是‘打得容易’，是中暑容易”了！”

大家都笑了起来。室内嘻嘻哈哈，好生热闹。就在一片笑声中，小邓子带着小路子来到。小路子甩袖跪倒，对小燕子说：

“格格！皇上在书房，要格格马上过去！”

小燕子一呆，喊：

“完了！完了！皇阿玛一定又找到什么“好运坏运”‘大桶小桶’的东西来教训我！看样子。我最该发明的，还是一个“写得容易”！”

小燕子走进御书房，抬眼一看，尔泰、永琪都在，正给她拼命使眼色。除了他们还有一个纪晓岚。她糊里糊涂，心里有点明白，自己又出了什么错。仗着膝盖上绑着“跪得容易”，她对着乾隆就砰的跪倒，说：

“皇阿玛吉祥！”

“起来！”

小燕子心里一阵得意，那个“跪得容易”真好用，膝盖一点都不痛。站起身来，面对纪晓岚，又“崩咚”一跪。

“纪师傅吉祥！”

纪晓岚吓了好大一跳，慌忙伸手扶起小燕子。

“格格请起，为何行此大礼？”

小燕子刚刚起身，又对着乾隆噗通跪倒。

“皇阿玛，我不是又做错了事？”

乾隆好生纳闷。这孩子怎么被吓成这样？左跪右跪的？

“起来！起来！”

“我就跪着吧反正‘跪得容易’。”小燕子自言自语。

乾隆听不懂，伸手一挥。

“叫你起来就起来，又没罚你，你一直跪着干嘛？”

小燕子这才不情不愿的站起身来。

乾隆拿着好多篇文稿，对小燕子说：

“今天。朕跟纪师傅研究你们的功课，朕刚刚看了永琪和尔泰的文章，心里非常安慰！可是，纪师傅把你的功课拿给朕一看，朕就头晕了！”把一张字笺递给小燕子：“这是你作的诗吗？”

小燕子拿过来看了看。

“是！”

“你自己念给朕听听看！”

“最好不要念！”

“叫你念，你就念，什么最好不要念！”

小燕子迫不得已，只好低头念：

“走进一间房，四面都是墙，抬头见老鼠，低头见蟑螂！”

永琪尔泰彼此互看，拼命要忍住笑。

纪晓岚一脸的尴尬。

“你这是什么诗？”乾隆看着小燕子。

“这是很‘写实’的啦！我现在住在皇宫里，当然什么都好！可是，我进宫以前住的那个房子，就是这样！那个李白，能够‘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一定是窗子很大，又开着窗户睡觉，才看得到月亮，我那间房，窗子不大，看不到月亮，半夜老鼠会爬到柱子上吱吱叫。至于蟑螂吗？也是写实。”

“你还敢说是写实”乾隆大声一吼。

小燕子吓了一跳，慌忙说：

“下次不写实就好了嘛！”“这首也是你作的？”乾隆又拿出一张诗笺问。

小燕子拿来一看，头大了，点点头。

“念来听听看！”

“可不可以不念？”

“不许不念！”

小燕子只得念：

“门前一只狗，在啃肉骨头，又来一只狗，双双打破头！”

永琪和尔泰拼命忍笑，快憋死了。

纪晓岚也忍俊不禁。

“你这种诗，算是诗吗？你也缴得出来？乾隆瞪着小燕子。

“没办法，师傅说：‘你给我作鬼打架也好，狗打架也好，反正一定要作首诗给我！’我想，还是写实一点，‘鬼打架’、我没看过，狗打架，我看过！

所以就写了这首！可是，师傅说我‘双双’两个字，用得还不错！”说着，就求救的看纪晓岚。

纪晓岚就急忙说：

“皇上！格格已经进步很多了，她确实在努力学习，偶而还有很典雅的句子出现，慢慢调教，一定会进步的！”

永琪也上前禀告：

“皇阿玛！小燕子本来字都不认得几个，现在能写两首打油诗，真的已经难能可贵，不要把她逼得太紧，反而让她对文字害怕起来！”

尔泰也上前帮忙：

“皇上，小燕子作诗，已经分得清‘五言’‘七言’，也会押韵了！她起步太晚，有这样的成绩，是师傅的‘功劳’，徒弟的‘苦劳’了！”

“哼！”乾隆瞪瞪小燕子，啼笑皆非的说：“作出这样的诗来，居然还人人帮你说话！”又抓起第三张诗笺，对小燕子说：“你再念这首给朕听听！”

小燕子大大的叹口气，无奈的念：

“昨日作诗无一首，今天作诗泪两行，天天作诗天天瘦，提起笔来唤爹娘！”

“又是一首‘写实’诗？”

“是！”

“作诗那么辛苦啊？”

“是！”

“还敢说是！”

“本来就是！如果说‘不是’就是‘欺君大罪’！”

乾隆一拍桌子，挥舞着那张诗笺：

“可是，这就不是‘欺君大罪’了吗？是谁帮你写的？从实招来！这首诗虽然努力模仿 你的语气和用字，仍然不是你写得出来的！是永琪写的吗？还是尔泰写的？”

永琪和尔泰，慌忙摇头否认。

小燕子见又逃不过，只好招了：

“皇阿玛！这作诗，不是那么容易嘛！我已经很努力的学了，那个‘平平仄仄’实在很 复杂，什么是‘韵’还没弄清楚…”

“你不要跟我东拉西扯，先告诉朕，是谁代笔，朕要一起罚！” 乾隆生气。

小燕子一急：

“您罚我就可以了，罚她…” 忽然眼睛一亮。

“如果是罚写字，就罚她好了！她不怕写字，写得又快又好！”

乾隆纳闷。

“她是谁？”

“紫薇！”

乾隆震动了。紫薇？又是紫薇！

“这首诗是紫薇写的？”

“是！她说我作诗实在太辛苦了，帮我随便写了两句！”

乾隆眼前，立刻浮起紫薇那清灵如水，欲语还休的眸子。耳边，也萦绕起她那缠绵哀怨 的歌声。好聪明的丫头，好动人的丫头，好奇怪的丫头！他不由自主、就出起神来。

尔泰和永琪，又对看一眼，有意外之喜。

乾隆出了半天神，这才回过神来，转眼看纪晓岚。

“晓岚，我觉得，小燕子必须管得紧一点，她的帮手一大堆，课堂上好几个，家里还 有，你不能不防！”

“臣遵旨！” 纪晓岚看乾隆：“其实。格格天资聪颖，生性活泼，有格格的长处！在课堂上规规矩矩的上课，对格格是一种虐待，如果能从生活上教育，说不定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乾隆沉思，就把作业推开，说：

“纪贤卿说得很有道理。好了！功课的事，就让纪师傅去伤脑筋！朕最近想出门走走，”微服出巡一趟，视察视察民情。纪贤卿一起去！永琪、尔泰，你们和尔康也一起去！”

“是！”永琪和尔泰兴奋的应着。

“我也一起去！”小燕子急忙喊。

“你是女子，不能去！”

“你‘微服出巡’也是要化装的，我装成你的丫头，不就行了吗？”。小燕子兴奋极了，哀求的说：“皇阿玛，求求你带我去，我整天闷在宫里，都快要生病了！有我在路上跟你作伴，说说笑笑，不是很好吗？”

“你想去，有个条件！”乾隆盯着小燕子。

“什么条件？”

“把李颀的‘古从军行’给背出来！”

“‘古从军行’是什么东西？”小燕子自言自语：

“不管它是什么东西，我背就是！如果我背出来了，皇阿玛，你可不可以也答应我一件事？”

“你也要讲条件吗？你说！”

“你不能只用一个丫头，让紫薇跟我一起去！”

乾隆想了想，紫薇一起去？路上，有人下棋唱歌，岂不快哉？他爽气的一点头。

“好！让紫薇跟你一起去！”

“皇阿玛万岁万万岁！”小燕子这一乐，非同小可。情不自禁，就欢呼了起来。一面喊着，一面就高兴的一跃，又“崩咯”跪下，谢恩：“小燕子谢皇阿玛恩典！”

谁知，小燕子这一次动作太大了，这样一跃一跪，两个“跪得容易”就滚了出来，跌落在地。

乾隆惊愕的喊：

“这是什么东西？”

小燕子慌忙抓起护膝，纳闷的说：

“这是跪得容易！怎么一跳就掉出来了？简直变成掉得容易了！不行！还得改良！回去再研究！”

尔泰、永琪、纪晓岚全都瞪大了眼睛，个个莫名其妙。

乾隆希奇极了，困惑极了，喃喃自语：

“跪得容易？”

第十八章

就在小燕子被乾隆叫去问功课的时候，宫里的太监头儿高公公，带着一群很有气势的太监们，昂首阔步的来到漱芳斋。

“皇后娘娘懿旨，宣紫薇去坤宁宫问话！”高公公大声说。紫薇大惊，跳起身子。

“皇后娘娘？”

“是！快走！”

“金琐、明月、彩霞全部围了过来，慌成一团。金琐急忙应着：

“格格此刻不在，交待大家不得离开漱芳斋，等格格回来。立刻就去！”

“是适适！咱们奉命，谁都不许走！”彩霞也跟着说。

高公公面无表情。

“皇后娘娘的懿旨，是马上去！谁敢延误，以‘抗旨’论！”

高公公身后，一排太监往前跨了一步。

紫薇看看这个气势，知道逃不过了，挺身而出。

“好！我跟你们去！”“我也一起去！”金琐急忙嚷。

“皇后娘娘只叫传紫薇，别人不用去！走吧！不要让娘娘等！”

紫薇给了金琐一个眼光，便被一群太监，押犯人似的押走了。

金琐脸色惨白，回头看明月、彩霞，大喊：

“决去找格格！快去找五阿哥！快去找福少爷啊！”

紫薇怀着一颗忐忑的心，跟着高公公走进坤宁宫。高公公一语不发，埋着头走。紫薇身后，一群太监紧紧跟随。拐弯抹角的走了好大一段路，穿过回廊，穿过后花园，来到一个光线暗暗的房门口。赛威赛广在门口走来走去，气氛十分诡异。紫薇还没看清楚，忽然觉得有人在身后将她一推，她就跌进一间密室里，房门立刻关上。

紫薇抬头一看，皇后正端坐桌前，容嬷嬷和三个老嬷嬷侍立在侧，室内光线幽暗，气氛阴沉。

紫薇一见皇后，立刻跪落地，磕头说：

“奴婢紫薇叩见皇后娘娘！”

皇后起身，走到紫薇身前、冷冰冰的说：

“抬起头来！”

紫薇被动的抬起头来，胆怯的看着皇后。

“哼！听说你会唱歌，会下棋？还会写字？是不是”“回皇后，只是皮毛而已！”

“你的‘皮毛’，已经会勾引人了，你的‘骨肉’岂不是会把人给吞了？”皇后的声音 抬高了。

紫薇大惊，震动极了，忍不住就喊了出来。

“皇后娘娘！”

皇后一拍桌子，厉声问：

“你给我老实招出来，你混进宫来；为了什么？

是令妃娘娘训练你的吗，是福伦家养着你的吗？你学了什么东西，让你来勾引皇上？说！”

紫薇惊得目瞪口呆，脸上的血色，全体消失。天啊，这是怎样的误会，但适，自己的来 龙去脉，怎么说得清楚呢？她便以头触地，诚挚的喊：

“皇后娘娘，请不要误会，奴婢和令妃娘娘，几乎不认得！奴婢所学，都是奴婢的娘教 的，与福大人家里，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绝对绝对没有勾引皇上，我可以指天誓日，那适 天理不容的呀！”

皇后绕着紫薇走，上上下下打量紫薇，怒喊：

“长的就是一股狐媚样子，做的都是下流事情，还在这儿狡辩！容嬷嬷、李嬷嬷，给我 教训她！”

容嬷嬷就带着三个嬷嬷一起上来，容嬷嬷对着紫薇肚子一踢，其他几个嬷嬷就将紫薇按 倒在地，紫薇魂飞魄散，大叫起来：

“皇后娘娘！您冤枉我了！您真的冤枉我了！我跟您发誓，我绝对不是任何人，为了皇 上安排的女人，我不是不是呀……对皇上而言，我根本是个‘零’，是个‘不存在’ 呀……”

“你这个零，如果再说实话，我就让你变成真的‘零’！真的‘不存在’！”皇后咬 牙切齿。

地上，放着一块红布，布上，放着无数的金针。

容嬷嬷就拿起一根金针，猛的插进紫薇的胳臂。

其他嬷嬷，纷纷拿起金针，对着紫薇浑身上下，狠狠刺下去。刺完便收针，随刺随收。 紫薇顿时陷入一片针海里，那细细的针，那么有经验的、专门拣身上最敏感的地方下针，似 乎每一针都刺进了五脏六腑，痛得她天昏地暗。

“哎哟……娘娘！请不要！请不要……”紫薇喊着，泪落如雨，“我真的没有啊……我 对皇上，只有孺慕之思啊……天啊！老天知道，苍天救我……哎哟！”

“你叫天吧！你叫地吧！皇宫这地方，就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地方！谁教你千方百 计的混进来！

‘孺慕之思’！你居然敢用这四个字？你有什么资格用这四个字？会两句成语，就这佯 乱用！容嬷嬷！

让她抬起头来！”

容嬷嬷便把紫薇的头发，死命的往后一扯。紫薇的头发散开，钗环滚落。容嬷嬷拾起一根发簪，就往紫薇混身戮去。

紫薇痛得天翻地覆，不住口的喊着：

“娘娘！不是的！不是娘娘想的那样呀……”

“容嬷嬷！跟她说说清楚！”

容嬷嬷就拉起紫薇的头，警告的说：

“娘娘没时间跟你耗着，今天，问你什么，你老老实实的回答，咱们就放你一条活路！如果你不说，你这张漂亮脸蛋，就没有了！会弹琴的这些手指，也没有了！你自己想一想吧！”

紫薇在剧烈的痛楚中，突然逼出一股力量，抬头喊：““娘娘！我只是一个卑微宫女，死不足惜！可适，我奉娘娘旨意，到这坤宁宫来，是宫女们太监们看着过来的，还珠格格一定会追究我的下落，她的个性，一定闹得天翻地覆，娘娘贵为东宫之首，真要为一个无名小卒，担当杀人之罪吗？”

皇后冷哼了一声：

二7飞“嘴巴倒是很厉害！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说上一大堆！容嬷嬷！”

容嬷嬷对着紫薇的腰际，一脚端去。另外几个嬷嬷，更是扭的扭，掐的掐，戮的戮，刺的刺。

紫薇痛喊：

“容嬷嬷……御花园里，我还帮你说情，你今天一定要对我下这样的狠手吗？大家都是奴才呀！”

容嬷嬷恨恨的说：

“不提御花园，我还会手下留情，提了御花园，我再赏你几下厉害的，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和那个还珠格格在演戏吗？欺负了人，还要假扮好心！”

容嬷嬷说着，掐住紫薇腰间的肉，狠狠的一扭。

“现在，告诉我，你和令妃娘娘、福伦家、小燕子，还有五阿哥在图谋什么？说！”皇后厉声问。

紫薇心想，这样的问题，简直说都说不清。她根本不屑于回答，就闭嘴不语。容嬷嬷抓起一把金针，迅速的对紫薇腰际戮下去。这样一戮，紫薇痛得冷汗直流，身子都痉挛起来，再也忍不住，凄厉的大喊出“皇后！别这样待我呀，谁无父母，谁无子女，给您的十二阿哥积点阴德吧！你看！十二阿哥在窗外看着你呢！”

皇后大惊，本能的就冲到窗前，窗外，什么人也没有。皇后大怒，过来，对着紫薇狠狠一踢。

“你死到临头，还在这儿胡说八道！我今天毙了你，也不过是打死一个丫头！”

“皇后！你看！十二阿哥真的在窗外看着你呢！”

紫薇再喊。

皇后又一惊，本能的再抬头，窗外依然静悄悄。

“容嬷嬷，给她一点厉害的！”皇后怒喊。

容娘姣拿了针，对紫薇浑身乱刺。紫薇喊得更加惨烈了。

“皇后！你看！十二阿哥真的在窗外看着你呢！

上有天，下有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

皇后一凛，被紫薇喊得五心烦躁。

“容嬷嬷！这儿交给你！我没有时间慢慢蘑菇，你帮我问个清楚！”

“是！”，容嬷嬷大声应着。

皇后就昂着头，出门去了。

容嬷嬷见皇后一走，就抓起紫薇的手，用一根针，刺进紫薇的指甲缝里去。

“啊…”

紫薇惨叫着，晕过去了。

皇后刚刚回到大厅，小燕子已经带着永琪、尔康、尔泰、金锁等人，冲进门来。

小燕子气极败坏的喊。

“皇后娘娘，你把紫薇带到哪里去了？你要干什么？请你把她还给我吧！”。

皇后雍容华贵的站在那儿，身后一排的宫女，一排的太监，十分威武。

“什么事！在我宫里这样大呼小叫？格格，你在漱芳斋里可以不守规矩，到了我这坤宁 宫里，希望你维持起码的礼貌！”

小燕子心急如焚，知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急急的屈了屈膝：

“皇后娘娘吉祥！听说我房里的紫薇，被您叫来了！如果问完了话，可不可以把她还给我，我屋里有一大堆事要她做！缺了她不行！”

皇后好整以暇，慢条斯理的问：

“哦？紫薇吗？就是那个新来的宫女啊？”

小燕子一股气往上冲，简直按捺不住了，大声说：

“是啊！就是新来的宫女啊，就是被你‘教训’过的宫女啊…”

永琪怕小燕子把事情闹僵，急忙一步上前，说：

“皇额娘！还珠格格和这个宫女非常投缘，日常生活，全是这个宫女照顾，如果皇额娘 没什么事，就把她放回去吧！”

皇后看着永琪，又看尔康尔泰，心里更加疑惑。

“一个小小宫女，居然惊动五阿哥和福家少爷，是不是大小题大作了？”

尔康往前一冲，急切之情，已难控制，喘息的说：

“皇后！那丫头虽然事小，还珠格格事大，整个皇宫，几乎都知道，皇后和格格不睦，皇后何必再为一个丫头，再和格格伤和气呢？如果皇后肯放回紫薇，我想，格格会感激涕零的！”

皇后见尔康情急，疑惑中更添疑惑，便冷冷说道：

“谁说那个丫头在我这儿？”

金锁大急，往前面一冲。喊：

“皇后！明明是你派人把她叫来了！我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怎么说不存在呢？”

皇后大怒：

“你小小一个宫女，也可以到坤宁宫来撒泼？回头大喊：“翠环！给我教训她！掌嘴！”

小燕子一个飞身，就拦在金锁前面，厉声喊：

“谁敢打金锁！先来打我！”抬头怒视皇后：“你有什么气，冲着我来好了，要问什么话，你问我！放掉我屋里的人，你今天不把紫薇还给我，我马上去告诉皇阿玛，我不怕把事情闹大，反正我不守规矩已经出了名了！皇后，你也要弄得跟我一样出名吗？”

尔泰急忙推了推小燕子，对皇后躬身，恭恭敬敬说道：

“皇后！为了一个小小的紫薇，实在犯不着如此！”

“皇额娘！这实在是件小事，还是不要惊动皇阿玛比较好！”永琪也说。

“皇后娘娘有什么话要问，大概也问完了，就让还珠格格把人带走吧！”尔康也低声下气了。

皇后满腹疑云，脸上，却不动声色。

“你们真是太奇怪了！我叫紫薇来问问话，值得你们一个个脸红脖子粗的？何况，那个紫薇，在我这儿只停留了半盏茶的时间，我就让她回去了！你们都跑到我这儿来吵吵闹闹，有没有回去漱芳斋看看呢？

如果不在漱芳斋，在不在令妃娘娘那儿呢？”

“您已经让她回去了”小燕子一呆。

“是啊！老早就走了！”

尔康掉头看尔泰，尔泰低声说：

“我就说先回去看看，格格已经沉不住气了！”

尔康便甩袖俯身，急道：

“臣等告辞！”

小燕子也不行礼，已经气极败坏对外冲去。

紫薇没有回漱芳斋，没有在令妃娘娘那儿，没有在皇宫任何一个角落。大家找到日落时分，已经断定紫薇陷在坤宁宫，出不来了。

小燕子跌坐在一张椅子上，用手蒙住脸，痛哭失声。

小燕子这一哭，金锁也控制不住了，跟着痛哭。

“我就是应该跟去嘛！我追在后面，喊着要一起去，可是，那些公公拦着我，不许我去，我就应该什么都不管，跟定了她才对！”

尔泰安慰金锁，说：

“你去了，是多一个人失踪，对紫薇一点好处也没有！幸亏你没去！”

“皇阿玛叫我去，我就把紫薇带在身边又怎样？”

为什么把她一个人留在漱芳斋？尔康，你杀了我吧，我把紫薇弄丢了……”小燕子哭得伤心。“我得去告诉皇阿玛，让皇阿玛帮我做主！”说着，跳起来就往外跑。

永琪把她抓了回来。

“你不要这样激动，商量清楚再行动呀！”

“等你商量清楚了，紫薇就没命了！”

“你认为皇阿玛会为一个宫女，跑去向皇额娘兴师问罪吗？就算他肯去，皇额娘还是咬定人不在坤宁宫，皇阿玛又能怎样？要找皇阿玛，你就要有证据，紫薇确实陷在坤宁宫才行！否则，救不了紫薇，还会逼得皇后‘杀人灭口’！”永琪说。

“杀人灭口！”尔康大震。

“给你这样分析来，分析去，紫薇是死定了嘛！”

小燕子脸色如死。

尔康忽然往众人面前一站，脸色惨白，意志坚定的说：

“你们听好，天已经黑了，再等半个时辰，等到天黑透了，我要‘夜探坤宁宫’！”

“夜探坤宁宫？”永琪惊喊。

“是！我承认，五阿哥分析得都对！可是，我现在忧心如焚，已经顾不得理智不理智！这样等下去，我会发疯！我必须采取主动！我要弄清楚，紫薇在不在坤宁宫？其实，我们都知道，她一定在，只是不知道在那间屋子里！好在，坤宁宫不大，我去一间一间搜！只要确定紫薇人在坤宁宫，小燕子就可以理直气壮去找皇上！如果我失手被捕，你们大家，就拼出你们的全力，去求皇上救我和紫薇吧！”

众人目瞪口呆的看着尔康。

“你一个人去夜探坤宁宫，不如我舍命陪君子吧！”尔泰吸了口气。

“要去，不能现在去，要等夜静更深才行！而且你们两个去，不如我们一起去！万一出事，好歹我是‘阿哥’，可以罩在那儿！毕竟，没有人敢把‘阿哥’扣上‘刺客’的帽子！”永琪说。

“那我也一起去，人多好办事！我们看到紫薇，就把她救出来！”小燕子立刻热烈的喊。

永琪对小燕子正色的说：

“如果你真的想帮忙，真的想救紫薇，你就老老实实的呆在漱芳斋，什么事都不要做，等我们的消息！否则，我们大家还要照顾你，更加手忙脚乱！”

小燕子心里明白，自己那点儿武功，在高手云集的皇宫内，实在不算什么，为了救紫薇，只好忍耐了。

于是，这天深夜，尔康、尔泰、永琪穿着一身黑衣，蒙着脸，去了坤宁宫。

由于对地形熟悉，三人又都是武功高手，几乎没有碰到什么障碍，就深入了坤宁宫的内院。三人分开，一间一间的探视，探到后院的密室，尔康从屋檐上倒挂在窗口，就看到紫薇了。紫薇蜷缩在地上，像个虾米一般，动也不动。尔康一看到紫薇，顿时热血沸腾，什么都顾不得了，就想穿窗而入。谁知，倏然之间，赛威和赛广飞窜出来，挥拳就打。

尔康和赛威很快的交换了几招，尔泰和永琪听到著音，奔来救援。

五人立刻缠斗起来。赛威、赛广见来者地形熟悉，身手不凡，招数又非常熟悉，心里就有些明白了。赛威并不高喊，低声问：

“来者是谁？是刺客？还是自己人？报上名来！”

否则，惊动所有侍卫，我不管了！”

“是好汉，跟我走！”尔康也低语。

赛威赛广已听出声音，心知有异。五个人迅速的来到一个冷僻的角落。

永琪倏然拉开面巾。

赛威赛广双膝落地，低喊。

“五阿哥！”

“我特地来找你们两个，问你们一句话，紫薇怎样了？”永琪开门见山的问。

“被容嬷嬷用了刑，已经支持不住了！”

尔康一把扯下面巾。

“我敬重你们两个都是好汉！这坤宁宫竟然做些伤天害理的事，我想，你们两个不会同流合污，也不会自己人打自己人，我现在要去把紫薇救出来，你们两个，就当没看见吧！”

“那不成！如果你们要救紫薇，必须把我们两个杀了！”

尔泰上前，匕首出鞘，一下子抵在赛广喉咙上。

“你以为我们不敢杀你吗？”

“尔泰！不要冲动！”永琪看二人：“你们只有‘忠心’，没有‘是非’吗？”

“如果我们只有‘忠心，没有‘是非’，在发现你们的时候，就已经大喊出声，现在，所有大内高手，都早已围过来了！”

“那么，你们还刁难什么？”

“皇后把犯人交给我们看管，如果犯人丢了，我们的脑袋也保不住！五阿哥已经知道紫薇的下落，没有几个时辰，天就亮了！何不等明儿一早，来坤宁宫公然要人！那时，要闯入内，赛威赛广恐怕……抵挡不住！”

“可是，这几个时辰里，紫薇会怎样？”尔康问。

“容嬷嬷早已累垮了，没力气再审了！紫薇姑娘暂时没有危险。”

“你保证？”

“我们保证！我们会‘看管’她！”

永琪立即抱拳说：

“两位壮士，永琪和还珠格格记在心里了！回头看尔康和尔泰：“咱们退！此地不能久留！”

尔康还有犹豫，永琪用力拉了他一下。

“别忘了，这儿是皇宫，你是御前侍卫！快走！”

三人迅速的穿屋越墙而去。

天才亮，乾隆就被小燕子惊动了。

“小燕子，你又发生什么事了？腊梅说你四更天就来了，跪在这里跪到现在？你怎么了？两个眼睛肿得像核桃一一样？”

小燕子匍匐于地，泪如雨下，泣不成声的痛喊：

“皇阿玛！我已经没有办法了！请你救救我，救救紫薇，如果紫薇死了，我也活不成！我跟皇阿玛老实招了，紫薇不是普通的宫女，她是为我而进宫的！

她是我的结拜姐妹呀！当初，我跟玉皇大帝和阎王老爷都发过誓，我要跟紫薇一起活，一起死！现在，我把她害得这么惨，我真的活不下去呀……”一面说，一面哭得唏哩哗啦。

乾隆简直摸不着头脑，但是，听到紫薇的名字，就不能不关心了：

“你慢慢说，慢慢说，朕听得糊里糊涂，紫薇怎么了？”

“昨天，我和皇阿玛在谈功课的时候，她被皇后娘娘带进坤宁宫，就一直没有回来！她被皇后关起来，

用了刑，现在，不知道是死是活……”

乾隆心中怦然一跳，皇后带走了紫薇？想到紫薇，不知怎的，他也不能平静了。

“你怎么知道她被皇后关起来，还用了刑？”

小燕子急坏了，大喊：

“我知道，我知道，我就是知道！皇阿玛，求求你不要耽误时间了！五阿哥和尔康尔泰，已经在昨晚‘夜探坤宁宫’，亲眼看到紫薇被囚……”说着，就用额头碰地，砰然有声：“皇阿玛！求求你！拜拜你！只有你才能救紫薇，你看在她跟你彻夜下棋谈天的分上，去救她吧！五阿哥、尔康、尔泰、金锁都在外面等着呢！”

乾隆震动的站起身子。

乾隆冲进坤宁宫的进修，还是拂晓时分。身后跟着小燕子、金锁、永琪、尔泰、尔康等众人。

“皇后！”乾隆大喊。

皇后急步走出，见到乾隆，连忙屈膝行礼：

“臣妾恭迎皇上，给皇上请安！怎么一大早就过来了？”惊看小燕子等人，心中已经有数：“哦？来人不少！”

“你把紫薇带到你的宫里，要做什么？”乾隆盯着皇后，严厉的问。

“皇上！一个宫女，也值得您亲自跑一趟吗？”皇后一怔，讶异已极的说。

“只怕我不亲自跑一趟，你不会把人交出来！”

“紫薇那丫头，说话不得体，行为不得体，是我把她叫了来，训斥了几句，就让她回去了，怎么？她不在漱芳斋吗？是不是化妆成小太监，溜到宫外玩儿去了？”

小燕子一听此话，就完全失控，发起疯来。大叫：

“皇后！你把紫薇怎么样了？你赶快把紫薇交出来！要不然，我和你没完没了，我也不管你是不是皇后，我也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力，我跟你拼命！紫薇被你扣在宫里，已经是千真万确的事，你还睁着眼睛说瞎话！”

小燕子一边嚷着，一边就怒发如狂，冲到皇后面前，抓着皇后胸前的衣服，一阵乱摇。

“这还像话吗？反了反了！来人呀！”皇后大喊。

赛威赛广冲了出来。和永琪尔康电光石火般的交换了一个眼光。

小燕子什么都不顾了，拼命摇着皇后，大喊大叫：

“紫薇不会武功，说话连大声都不会，你还说她这个不得体，那个不得体，你是安心要弄死我们！放她出来！紫薇少一根头发，少一根寒毛，我都要你的命……放她出来！再不放，我跟你同归于尽！”

小燕子喊着，就整个扑在皇后身上，双双滚倒于地。小燕子就去勒皇后的脖子。

“不可以！”赛威大喊。

赛威赛广往前扑，尔康和尔泰同时出手，挡开赛威赛广，拉起小燕子，干净利落。赛威 赛广便被逼后退。

皇后跌在地上，惊得面无人色。早有宫女太监奔去扶起。

这样一片混乱，看得乾隆目瞪口呆，此时，尔康喊：

“皇上！救人要紧！”

乾隆一步上前，怒声喊：

“朕已经知道紫薇在坤宁宫，不要推三阻四了，闹成这样子，成何体统？赶快把人交出来！”

皇后怒不可遏。

“皇上一清早，就带着这个没规没矩的格格，来我这儿大吵大闹，又动手，又动口，难道还是臣妾有失体统吗？”

“你身为皇后，居然囚禁宫女，动用私刑！现在，朕亲自来跟你要人，你还扣住不放，你是不是连朕也不放在眼睛里了？”

“皇上有什么证据，说紫薇在坤宁宫？”皇后挺了挺背脊。

“皇后这么说，紫薇不在坤宁宫！”你敢指天誓日的说一句，紫薇确实不在？如果所说 是假，皇后犯法。与庶民同罪！”乾隆疾言厉色。

皇后话锋一转：

“好吧！就算紫薇在坤宁宫，紫薇不过是个宫女，我跟格格要了这个宫女，留在身边侍候我，可以吗？”

乾隆大怒：

“一个皇后，说话出尔反尔，做事跋扈嚣张，简直可恨！”

皇后面无血色，不敢相信的看着乾隆：

“皇上！难道臣妾今天的地位，还不如一个宫女吗？您怎能用这种话来说我！”

乾隆不由自主，竟引用了小燕子的话：

“宫女也是人，宫女也有爹娘，也是人生父母养的！所谓‘皇后’，正应该‘母仪天下’！你的‘母仪’在哪里？你不知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吗？如果你不能胜任当一个‘国母’，这个‘皇后’的位子，你不如让贤吧！”

皇后大震，连退了两步，张口结舌，竟吓得说不出话来了。

乾隆便厉声再喊：

“还不赶快把紫薇交出来！”

皇后心一横。

“臣妾要为皇上除害，不能把紫薇交出来……”

乾隆大怒，回头喊：

“尔康！尔泰！永琪！你们去把紫薇搜出来！”

尔康、尔泰、永琪巴不得有这样一句，便大声应着“遵旨”，冲进后面去了。

尔康三人，冲进密室的时候，只见到容嬷嬷带着三个老嬷嬷，正在对紫薇用刑，她们居然“日出而作”，气得三个人都血脉贲张。

尔康一声大吼：

“该死的老巫婆，居然还在用刑！”就飞扑上前，踢翻了容嬷嬷，一看旁边的刑具，气得鼻子里都冒烟了，抓起一把金针，就对容嬷嬷肩上一插。“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没有人心的魔鬼！让你自己尝尝这是什么滋味！”

容嬷嬷倒在地上，痛得打滚。杀猪似的叫了起来：

“哎哟！皇后娘娘……快救命啊……”

尔康看到蜷缩成一团的紫薇，心都震痛了，顾不得容嬷嬷，就忘形的扑过去，一把抱住紫薇，痛楚的喊：

“紫薇！对不起，我来晚了！”

紫薇看到尔康，泪水潜潜而下。

容嬷嬷还在杀猪似的惨叫，尔泰上前，劈手就给了容嬷嬷好几个耳光。

“还敢叫？这种歹毒的老太婆，不如杀了”匡郎一声，拔出匕首。

容嬷嬷大惊，吓得发抖，跪在地上，拼命磕头。

“饶命！饶命啊！福少爷，我知错了！”尖叫：

“五阿哥！救命啊……”

永琪早把其他嬷嬷一一踢翻在地。众嬷嬷全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永琪喊：

“尔泰！要杀她，不能在这儿杀！先救紫薇要紧！”

这个老太婆，随时可以收拾！皇阿玛还在外面等着呢，不要耽误时间了！，，尔泰心有不甘，一挥手，将容嬷嬷发髻一刀削掉。

发髻落地。容嬷嬷以为自己的头割掉了，咕咚一声，晕倒在地。

尔泰拎着她背脊的衣服，拖了出去。

“我不杀她，有人会杀她！让皇上发落！”

尔康已经抱起紫薇，往外大步走去。

当尔康抱着披头散发，狼狈不堪，脸色苍白的紫薇走出来时，乾隆震惊极了。永琪和尔泰跟在后面。

尔泰还拖着一个没有发髻的容嬷嬷。

“皇上！紫薇救出来了！已经受过严刑拷打，遍体鳞伤！”尔康喊着。

小燕子和金锁，一看到紫薇这样子，心都碎了，两人尖叫着扑上前去：

“紫薇！紫薇！我害死你了……我真该死！真该死！”

“他们把你怎样了？怎么会弄成这样…你的伤在哪里？我能不能碰你呀？”

紫薇知道乾隆在，便挣扎着要下地。尔康也不便一直抱着紫薇，就小心翼翼的把她交给小燕子和金锁。

小燕子和金锁，一边一个，去扶住紫薇。

紫薇东倒西歪的倚在两人怀里，好生凄惨。

乾隆大步上前，不敢相信的看着紫薇。震动而心痛。

“紫薇，你哪里受伤了？”

紫薇抬眼见到乾隆，就挣扎着要站稳，无奈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在小燕子和金锁的扶持下，好不容易，摇摇晃晃站着，她还试图跪下。可是，一个头昏眼花，力不从心也就倒在金锁和小燕子怀里。

“皇上，紫薇不曾受什么伤……”她勉强的说着。

乾隆看着那张又是汗，又是泪的脸孔，心里实在吃惊。

“弄成这样，还说不曾受什么伤！你尽管说，谁打了你？怎么打的？用什么东西打的？你说！不要怕！朕为你做主！”

皇后见到紫薇救出，心里害怕，向前迈了一步。

“皇上……”她喊着，声音里已有怯意。

乾隆震怒的抬头，扫了皇后一眼，厉声说：

“朕在问紫薇，皇后请不要插嘴！”

这时，尔泰将容嬷嬷拖到乾隆面前，一掷而下。

“皇上，我把这个刽子手捉来了！”

容嬷嬷被这样一摔，醒过来了，睁眼一看，差点又要晕倒，跪地惨叫道：

“万岁爷饶命！万岁爷……奴才不敢了……奴才再也不敢了……”

乾隆怒瞪着容嬷嬷，对皇后所有的怒气，全部转移到容嬷嬷身上。

“你这个下流东西！就是你在兴风作浪！如此对待一个弱女子，太可恶了！”回头大喊：“赛威！赛广！把她拖出去斩了！”

“遵旨！”赛威赛广大声应着，便来拖容嬷嬷。容嬷嬷魂飞魄散，尖叫：

“皇后……皇后……”

皇后此时，心胆俱裂，再也顾不得皇后的形象，噗通一声，对乾隆跪下了。

“皇上请手下留情！容嬷嬷是我的乳娘，等于是半个亲娘！皇上请开恩！”

“你现在要朕开恩了？容嬷嬷不过是个奴才，一个罪大恶极的奴才，我杀一个奴才，你也会舍不得吗？”

皇后落泪了。

“臣妾知错了！请皇上网开一面！这些年来，臣妾虽在坤宁宫，长日无聊，多亏容嬷嬷悉心照顾，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请看在你我夫妻情分上，放她一马吧！”

皇后一句“长日无聊”，乾隆心中一震，也有侧隐之心，但盛怒难减。

“你的奴才，你知道怜惜，小燕子的人，你为什么不能怜惜？什么叫推己及人，你不知道吗？”

“臣妾知罪了！”皇后委曲求全。

乾隆便厉声说道：

“容嬷嬷！朕把你的人头，暂时记下！如果再有任何差错，再去漱芳斋找麻烦，你就必死无疑！”

“奴才谢皇上恩典！谢皇上恩典”容嬷嬷匍匐于地，浑身颤抖。

“死罪虽然免了，活罪难逃！赛威，赛广，把她拖出去打二十大板！”

赛威赛广便拖着容嬷嬷出去。

皇后眼睁睁看着容嬷嬷被拖走，什么话都不敢再说。

乾隆见容嬷嬷拖下去了，就转头看着紫薇。

“紫薇，除了容嬷嬷，还有谁对你用刑？为什么对你用刑？”

紫薇在金锁和小燕子的左右搀扶下，跪在地上，摇摇晃晃的给乾隆磕了一个头。

“回皇上，没有了，请皇上不要追究了！皇后教训奴才，是天经地义，皇上不追究，就是紫薇的福气了…”一。

紫薇说到这儿，眼前一黑，竟晕了过去。

小燕子抱住紫薇，泪如雨下，惨烈的喊：

“紫薇，紫薇！你不要死，你死了我跟你一起死！”

乾隆又惊又急又痛，连声喊：

“赶快送她回漱芳斋！马上传太医！快！、快！”

紫薇躺到漱芳斋的床上，人就清醒过来了。

漱芳斋一阵忙乱，太医来了好几位，令妃也赶来了。明月、彩霞、小邓子、小卓子和诸多宫女太监，忙忙碌碌，跑前跑后。倒水的倒水，擦拭的擦拭，先帮紫薇弄干净，清理更衣。然后，太医们诊治的诊治，抓药的抓药，煎药的煎药，上药的上药…。又忙了好一阵子，才把紫薇弄定了。终于，紫薇躺在床上，换了干净衣裳，梳洗过了，伤口都上了药，觉得自己又活过来了。

乾隆居然亲自到床前来看紫薇。

金锁和小燕子看到乾隆，便屈膝请安。小燕子眼眶一红，委屈万分的喊了一句“皇阿玛”，眼泪就簌簌直掉，哽咽难言。

紫薇苍白如死，见乾隆亲临，受宠若惊，急忙想起床。

“皇是！”

乾隆一伸手，将紫薇身子按在床上。

“这种时候，不要多礼了！”凝视紫薇：“令妃都告诉我了，是用针扎的？嗯？听说浑身都是针孔？疼极了，是吗？”

这么温柔的语气，这么关心的眼神，紫薇好感动，眼中立即充泪了。

“谢皇上关心，不疼了！”

乾隆点点头：

“疼得脸色都像白纸一样，还说不疼？”

“有皇上和令妃娘娘这样关爱，又请太医，又赐药，又殷殷垂询，真的不疼了！”紫薇哽咽的说。

乾隆心中一抽，怜惜之情，不能自己。

“皇后为什么对你动刑？刚刚在坤宁宫，你不说，现在，可以说了！”

“请皇上不要追究了！”紫薇在枕上磕头。

“你尽管说，没有关系！”

紫薇看着乾隆，眼光诚诚恳恳，声音温温婉婉：

“皇后贵为国母，无论怎样教训我，都有她的理由和权利。皇上，家和万事兴，犯不着为了小小一个丫头，闹得宫内不宁！皇上已经罚过容嬷嬷，够了！”

“话不是这样说，万一闹出人命，怎么办？而且，这皇宫，是多么高贵宁静的地方，是朕的家呀！居然在皇宫里动用私刑，这像话吗？”

紫薇见乾隆发怒，就含泪不语。小燕子在一边，再也熬不住，落泪嚷：

“皇阿玛！这还有什么好问的？皇后就是看我这个漱芳斋不顺眼，没办法除掉我，就欺负我房里的人！皇阿玛，你那么忙，我们不能一出事就找你，今天是紫薇命大，您在宫里，如果您不在宫里，紫薇大概就被弄死了！”

乾隆抬头看小燕子，叹口气：

“你放心，朕已经吩咐尔康，调侍卫来保护你们，以后，坤宁宫叫传，先告诉朕，朕为你们做主，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了！”

令妃便上前说道：

“皇上，请回宫去休息吧！这儿，有小燕子她们照顾着，尔康、尔泰保护着，应该不会 再出问题了！”

乾隆看着紫薇，看了好一会儿。怜惜一叹，说：

“紫薇，你好好休养，想吃什么，尽管叫厨房去做！你今天受了委屈，你虽然不肯说，朕心里也大概明白！你一句‘家和万事兴’包涵了千言万语，朕也了解了！你不要怕，伤好了，朕再来跟你下棋！”

乾隆说得如此委婉。紫薇感动得泪如雨下，在枕上拼命磕头。嘴里重复的说：

“谢皇上……谢皇上……谢皇上……”

“看样子，朕不离去。你也没办法休息！令妃，走吧！”乾隆体贴的说。转身离去。

一屋子的人忙着恭送。

乾隆刚走，尔康进来了。

小燕子一看到尔康，就挥手要大家全体出去，一面对尔康说：

“不要谈太多了，太医说，她需要休息！我和金琐在门口守着，不会让人进来！”

“谢谢你！”

金琐过来，对尔康屈了屈膝，低档的叮嘱：

“她很痛，到处都痛，你跟她谈谈，或者可以止痛！就是，千万别说要带她出宫去，皇上亲自慰问，她感动得要命。什么力量都没办法让她离开了，你如果又说要带她走，那会让 她更痛的！”

尔康一怔，对金琐拼命点头：

“我知道了！”

小燕子就和金琐匆匆出门去。

尔康奔到床前，见紫薇仍然苍白如死。他在床前坐下，把紫薇的手抓了起来，紧紧的放在胸口。两眼热烈而痛楚的凝视着她，半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紫薇眼中含泪，过了片刻，反而是紫薇先开了口。

“都过去了，好在，有惊无险。”她安慰着尔康。

“有惊无险？你已经遍体鳞伤，还说有惊无险？

我……”摇头，咬牙：“我会为你心痛而死！”

“不要这样，你这么难过，我会因为你的难过。

而更加难过的！”

“我知道不该让你更加难过，可是，我真的没办法不难过！我怎么样都没想到，会发生今天这种事！

我觉得自己真该死！真没用！居然没有力量保护你！

看到你这样，我又没有办法替你痛，我真的好后悔！”

“我知道，我都知道！”紫薇含泪看尔康，勉强的挤出一个软弱的笑。不要为我难过，皇上因此而注意我，我是因祸得福了！”

“伤成这样，你还这么说！身上到底有多少伤口？

除了针，还有没有别的？”

“没有关系！你来了，这样守着我，看着我，我知道你对我的疼惜，知道你比我还痛！够了，我心里很温暖，很感动。受一点小小的伤，发现自己被这么多人珍惜着，这点伤，其实是一种幸福！不要后悔。

我觉得好兴奋！皇上为我亲自去坤宁宫，亲自送我回来，为我宣太医，还要令妃娘娘来照顾我，还对我问东问西，我已经受宠若惊，我高兴都来不及啊！”

“你是陷在这个‘父女相认’的漩涡里，不准备出来了！”尔康凝视她。

“我义无反顾，不准备出来了！”紫薇坚决的说。

“皇后到底为什么拷打你？”尔康疑惑的问。

“她要我说出和你家的关系，和五阿哥的关系，和令妃娘娘的关系……她以为，我是你们大家设计的‘鱼饵’，在‘勾引’皇上！”

尔康震动极了。

“天啊！我们赶快把真相说出来吧，不要再拖了！”

“不行啊，我还一点把握都没有，你说过不能急！”

“可是，我太害怕大害怕了！今天这种事情，如果再发生一次，我都没有把握自己会不会失去理智，做出疯狂的事情来！我真的为你神魂颠倒，心惊胆战。你那么坚强，又那么脆弱，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保护你！怎样才能把你揣在口袋里，带在身边，让你远离伤害！”尔康担忧已极，怜惜已极的说，眼睛都涨红了。

紫薇就伸手轻触着尔康的面颊，柔声说：

“我不痛了，我真的一点都不痛了！”

“可是…，我好痛！”

尔康就捉住她的手，送到唇边去吻着。

紫薇苍白的脸，终于漾出了红晕。

第十九章

紫薇的伤，其实一点都不严重，休息了几天，就恢复了元气。乾隆和令妃，又赏赐了无数的补品，什么灵芝人参当归熊胆……一件件搬至嫩芳斋来，给紫薇进补。因此，十天过后，紫薇不但神清气爽，而且面颊红润，精神抖擞。

这天风和日丽，云淡风清。

小燕子兴冲冲的站在院子里，手里抡着一条九节鞭。紫薇和金琐，笑吟吟的看着她。明月、彩霞、小邓子、小卓子全都围绕着，看小燕子表演。

“紫薇，你的身体完全好了，我要开始教你武功了！金琐、明月、彩霞、小邓子、小卓子，你们通通要学！我现在才知道，不会武功真的不行！，我这个漱芳斋，必须要想出保护自己的办法；那就是：人人会武功，个个是高手！”

“你要我学那个东西。我是绝对不行的。”紫薇笑着说。

“什么绝对不行？你看，我都学了‘礼运大同篇’，都念了四书，还学作诗！还要天天练字！如果我可以做那些事，你就可以练武！来览览！”小燕子兴致勃勃。

“你饶了我吧！我真的没办法！”紫薇躲开，笑着。

“金琐！你第一个来练，你责任重大，下次紫薇再被人带走，被人欺负，就是你的事！”小燕子转移目标，喊着。

“我？”金琐愕然的问。

“是适适！你们不要拖拖拉拉了，每一个都要练就对了，那有只会挨打不会还手的人，气死我了！”小燕子大叫。

金琐想到紫薇被欺，义愤填膺起来，下决心的说：

“好汉汉！我练！”

小燕子舞动九节鞭，一阵虎虎生风。边舞边说：

“这样挥出去，这样收回来，手腕要有力，马步要踩得稳，动作要灵活，鞭子要舞得活络……”说着，就呼汉汉的舞了一阵，把鞭子交给金琐。

金琐学着小燕子，拿着鞭子，软绵绵韵一鞭挥去，嘴里跟着喊：

“这样挥出去，这样收回来……这样挥出去，这样收回来……”

不料，那条鞭子竟完全不听指挥，每一节都能自由活动，呼啦呼啦几下，竟然打到金琐自己的头上，发簪也掉了，耳环也掉了。金琐急忙要收回鞭子，手忙脚乱之余，劈哩叭啦的打在小燕子身上头上。

小燕子一边跳着躲鞭子，一边着急的大喊：

“金琐！你这是干什么？是打敌人还是自己呀？

你把那棵树想成你的敌人，对那棵树招呼过去，不要打我，不要打你自己呀……”，金琐挥着那根完全不听话的鞭子，打得自己簪飞发散，打得小燕子跳来跳去，看得众人目瞪口呆。

“不对不对！”金琐气喘吁吁的喊：“这根鞭子有点邪门，它像一条蛇一样，是活的！它根本不听我的话，它高兴往那儿绕就往那儿绕，我拉都拉不住它！”

“胡说！什么鞭子邪门？这九节鞭有九节，你不要用‘蛮力’，要用‘巧劲’，只要劲用对了，每一节都会发生作用，指东打西，好用得不得了！你用点力气呀！这不是纺纱，不是绕棉线，不是绣花呀！用力！再用力！速度快点！呼啦…挥出！呼啦”金琐拼命学习，嘴里也依样画葫芦的大喊。

“呼啦……挥出！呼啦……收回！”

金琐这一呼啦，鞭子竟叭的一声，打到旁观的小桌子脸上。小桌子大叫一声，往后就退，竟然“砰”的一声，把小邓子撞倒在地。金琐急忙收鞭，又波及明月彩霞，人人被打得东倒西歪。金琐好不容易才收住鞭子，忙着对大家道歉：

“哎呀！哎呀！你们怎样？我不是故意的！”

小桌子，小邓子爬起身子，哎哟乱叫，明月、彩霞揉手的揉手，揉头的揉头，呻吟不已。

“金琐，等你的功夫练好了，我们大概人人受伤了！”小邓子喊。

“我看，不止受伤，能不能保命是个大问题！”明月说。

“求求你，可以了，拜托你别练了！”小桌子对金琐直拜。

“这鞭子怎么专打自己人呢？那棵树站在那儿动也没动，闪也没闪，你就打不到？”彩霞问。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紫薇忍俊不禁。

“小燕子，你正经一点，就拿恨棍子教教她好了！

教什么九节鞭？”紫薇说。

“对抖抖！你先从‘一节鞭’教起，我们一步一步来！”金琐急忙应着。

“那有什么‘一节鞭’？我听都没有听说过！”小燕子生气。

“那…我还是不要学了！”金琐对小燕子苦着脸说。

“不行不行！为了保护紫薇，你非学不可，没有那么难！来览览，我再示范一次给你看！”

小燕子接过九节鞭，呼汉汉的又舞了起览，大家拼命给她鼓掌，叫好。

小燕子听到大家叫好，不禁得意洋洋，越舞越高兴。嘴里嚷着：

“看到没有，鞭子可以向前，向后，向左，向右，向上，向下挥动……手腕一定要有力……鞭子这样出去，哗啦一下，就勾住对方的脖子，呼噜一下，就把敌人勾到面前，然后鞭子这样一摔，打得他落花流水小燕子一边说，一边舞着鞭子，谁知，表演得太卖力了，一个“落花流水”之后，那鞭子竟然脱手飞去，高高的挂在一棵松树上面了。小燕子大惊，说：

“哗！这鞭子被金琐带坏了，怎么不听话？叫它回览，它往外走，就回头喊：“小邓子！给我把鞭子拿回览！”

“啊？拿回览？”小邓子就跑到树下，抬头看着那棵树，一筹莫展。

大家全都来到树下。

“太高了，恐怕要去找一个梯子来！”紫薇说。

“什么梯子，我用轻功就上去了！”

小燕子飞身上窜，伸手去捞鞭子，奈何无处落脚，鞭子仍然卡在两根树在中。

小燕子不相信自己的轻功竟然那么烂，再飞一次，松枝勾住头发，把发簪都扯掉了。紫薇看得心惊胆战，连忙阻止：

“好了，你不要再跳了，危危险险的，呆会儿又撞了头！金琐，哪儿有梯子！”“这么高的梯子，哪儿有？”明月异想天开，提议：

“小邓子，我们来叠罗汉，试试看拿得着，拿不着！”

“对抖抖！叠罗汉！大家赶快叠罗汉，给我把鞭子拿下来！”小燕子喊。

于是，一群人就跑到树下去叠罗汉，小卓子在最下面，小邓子站在他肩上，明月危险危险的爬上小邓子的肩，彩霞抱住小卓子往上攀，大家还没爬到一半，一个站不稳，尖叫着全体摔落地。

“好了好了！不要叠罗汉了，这个办法也行不通！”紫薇忙叫。看着大家：“你们没有一个人会爬树吗？”

小燕子恍然大悟：

“对呀！爬树就行了嘛，真笨！”就命令大家：

“爬上去！爬上去！”

小燕子以身作则，第一个往上爬，小卓子，小邓子跟着往上爬。

紫薇、金琐、明月、彩霞全仰着头观看。

大家爬得气喘吁吁。

正在这紧张的时刻，尔康尔泰过来了，见状大惊。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都爬在树上？”尔康问。

小燕子抱着一根树枝，危危险险的挂在那儿，拼命伸手去拿九节鞭，嚷着说：

“别吵别吵，我就快拿着了！”

尔泰看得心惊胆战：

“你小心一点啊！别摔下来啊！”

“喂喂，谁要告诉我，这是干嘛？”尔康惊奇极了“就是要拿那根鞭子嘛！”紫薇说。

“拿鞭子啊？”

尔康就轻轻松松的一跃，姿态优美的飞身而上，取下鞭子，翩然落地。

小燕子还挂在树上，瞪大眼睛嚷：

“你就这样拿下去了”“是！”尔康喊着：“你快下来吧，皇上要你和紫薇到御花园里去赏花！五阿哥已经去了，快走！别让皇上等你们！”小燕子听到皇上传唤。这才跳下了地。大家也不练九节鞭了，赶快整衣梳妆，去见皇上。

乾隆看到神清气爽的紫薇，心里好生安慰。

“紫薇，你身上的伤，完全好了吗？”

“回皇上，完全好了！”花园中，姹紫嫣红，繁花似锦。乾隆看着小一辈，小燕子活泼，紫薇沉静。永琪俊朗，尔康儒雅，尔泰潇洒，几乎个个郎才女貌，不禁欣悦。心里想着令妃的暗示，小燕子不小了，和福家兄弟又走得很近，不知道该许给尔康好？还是许给尔泰好？就对小燕子和福家兄弟，多看了两眼。

“好极了！今天把你们找来，是因为，朕想‘微服出巡’了！小燕子，紫薇，你们是不是真的也要去！”小燕子一听，兴奋得不得了，冲口而出的叫：

“当然真的了！最近，我们好倒霉。皇阿玛带我们出去走走，说不定我们的霉运就过去了！”

“朕不明白，你的霉运，跟出门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嘛！出门就是喜事，有了喜事精神就爽，精神一爽；霉运自然不见“你那么爱出门，朕看你是‘女大不中留，年纪到了！看样子，得给你找婆家了！”乾隆笑着说，眼光在小燕子身上转来转去。

小燕子大惊，脚下一绊，差点摔了一跤。紫薇急忙扶住。

尔泰和永琪互看，两人都有些紧张紧张。

“小燕子，你怎么了？听到找婆家，乐得站都站不稳？”乾隆打趣。

“皇阿玛。别开这种玩笑了，吓得我差点晕倒！”

我这种人，没有婆家要的啦！您千万别费这个心！”小燕子嚷小“怎么会没有人要呢？”就抬头，有意无意的看着尔康。“尔康！把还珠格格指给你，如何？要不要？”尔康 大惊，还来不及反应！”小燕子一个踉跄，“砰”的一声，就跌倒在地。

紫薇慌忙去扶，手忙脚乱，被小燕子一拉，也一屁股坐倒在地。

宫女们忙着去搀扶两人。

尔康、尔泰、永琪看着摔倒的两人，个个都有心事，显得紧张紧张。

乾隆惊奇，瞪着小燕子和紫薇。

“你们两个是怎么回事？”

两人站起身来，都有一些狼狈。小燕子揉着膝盖，抬头看乾隆，抗议的说：

“皇阿玛，这种事情，您老人家不跟我私下商量吗？我好歹是个姑娘家嘛，这样一问一，如果人家不要，我的面子往那儿搁？，我知道您喜欢尔康，可是，人要忠厚一点，别害人家嘛！”

“什么忠厚一点？你说的话，朕听不懂，怎么会害人家呢？”乾隆惊愕。

“您跟谁有仇，再把我许给他吧。没有仇，就饶了人家吧！那个娶了我，那个就是倒霉蛋！”

“哦？你對自己，评价这么低呀？”乾隆瞪着小燕子。

“皇阿玛！快别开玩笑，我们言归正传，谈谈‘微服出巡’的事好不好？您准备化装成什么人？我们去哪儿？”小燕子急忙转话题。”

乾隆一笑，便丢开了那个问题，看大家。

“尔康，你的计划是怎样？”

尔康看着紫薇出神，竟然没有听到。尔泰急忙撞了尔康一下：

“你想什么？皇上在问你话，问你对‘微服出巡’的计划是怎样？”

尔康这才回过神来，慌忙看乾隆，勉强整理自己零乱的思绪，乾隆见他魂不守舍，误会了，笑吟吟的看着他。

“回皇上，我想，还是化装成商人比较好，皇上是“老爷”，五阿哥是“少爷”，我跟尔泰是随从，还珠格格跟紫薇是丫头！纪师傅还是师傅，阿玛、傅六叔、鄂敏是伙计，大家跟老爷去收帐，并且一路游山玩水！这样，您身边除了纪师傅，都是武将，就不用再带很多侍卫，引人注目了！”想了想，“恐怕还要加一个人，胡太医！以备不时之需！”

“好！就是这样！你想得非常周到！”乾隆就抬头看小燕子：“那么，小燕子，你把‘古从军行’背给

朕听听！”

“‘古从军行’啊？”小燕子一怔。

怎样？不是讲好条件的吗？”“可是，我还没有背，最近好忙，没时间念！可不可以不背呢？”小燕子说。

“不背？”那就不能跟朕出门！”乾隆一本正经。

“那……明天，明天再背，好不好？我马上回去念？”小燕子急了。

“好！明天！一言为定！”

逛完御花园，三个臭皮匠，就聚集在永琪书房里开紧急会议。

“我们三个，一定要好好的研究一下了，我觉得，现在情况复杂，隐忧重重，我真的担心得不得了！你们听皇上今天那个口气，万一紫薇还来不及禀明身份，皇上就来个乱点鸳鸯谱，那怎么办？”尔康紧张的对尔泰和永琪说。

永琪心事重重，也是一脸的焦急，在室内兜圈子。”“是啊！现在所有格格里，就是小燕子和你年龄相当，皇阿玛看到小燕子和福家走得那么近。一定误会了！今天明摆在那儿，就是刺探我们一下！”

尔泰瞪大眼睛，愤愤不平的说：

“皇上每次就想到尔康，总是把我这个做弟档的忽略掉！要指婚，也不一定指给尔康呀，指给我不是皆大欢喜吗？你们不要急。改天我跟皇上禀明心迹，让皇上把小燕子指给我，解除尔康的危机！…永琪手里的折扇，“啪”的一声掉落地。瞪着尔泰，结舌的问：

“什么心迹？什么心迹？尔泰，你什么时候和小燕子有这个、有这个……默契的？”

“什么默契？”尔泰一股天真状，拾起扇子，交给永琪：“尔康有难，做弟档的不挺身而出，那要怎么办？小燕子总不能先抢了紫薇的爹，再抢紫薇的心上人吧？”

尔康想了想，越想越高兴。

好好好！就这么办！尔泰，要说就得快！小燕子嫁了你，大家还是一家人，这样好！她和紫薇从姐妹变成妯娌，这一辈子就再也不用分开了，我想，小燕子也会喜欢的，这样再好也不过了！”就对尔泰作揖：“谢谢！”。

永琪这一下急坏了，跳脚说。

“好什么好？你们把我都忘了是不是？”尔泰瞪着永琪，看了好一会儿，大叫说：

“五阿哥！我总算把你心里的话给逼出来了！”

“五阿哥！你不行啊！你是小燕子的兄长啊！”尔康惊看永琪。

永琪一阵烦躁：

“现在，我们不是在努力让她们各归各位吗？等到她们各归各位的时候，我就不是兄长 了呀！事实上，根本就不是兄长嘛！我和她，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就因为我知道不是兄 长，才没有约束自己的感情！”

“这有点麻烦！”尔泰凝视永琪。

“什么麻烦！”永琪更加烦乱。

“除非你用阿哥的身份，命令我不加入战争，否则，我们只好各凭本领！尔泰一本正经 的说。

“尔泰！”永琪喊，脸色一沉。

尔康看看永琪，又看看尔泰，伤脑筋的喊：

“你们认为现在的状况还不够复杂是不是？你们两个还这样搅和！”

永琪涨得脸红脖子粗，一脸的汗，痛苦的看着尔泰。哑声问：

“尔泰，你是认真的吗？”“当然认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不是唯一的君子！”尔泰瞪大眼睛。

永琪呆了半晌，心里挣扎。在室内像困兽般兜了好多圈子，最后，往尔泰面前一站，几 乎是痛苦的说：

“尔泰，你明知道我没办法用阿哥的身份来命令你！这些年来。我们情同手足，这份友 谊，对我而言，实在太珍贵了！”就一咬牙：“好！我退出！只有你去表明心迹，才会快刀 斩乱麻！我，就死了心，认了命，当这个莫名其妙的兄长吧！”

尔泰感动极了，凝视着永琪：

“五阿哥，谢谢你这几句话，对我也太珍贵了！

但是，这样的割舍，你会不会很心痛呢？”便对永琪嘻嘻一笑：“既然和你情同手足， 我怎么忍心夺人所爱呢？”

永琪一震，盯着尔泰。

“你是什么意思？”

尔泰就对永琪诚挚的说：

“有你这一番话，我就心甘情愿做你的跟班了！

事实上，我老早就知道你对小燕子的感情，老早就退出了战争。因为，我发现，小燕子 只有对你说话的时候，才会脸红！”

“是吗？”永琪惊喜：“她跟我说话的时候会脸红？

那代表什么？”

“我不知道那代表什么！我只知道，如果她会为我脸红，我不会把她让给你！”

“尔泰，你是诚心说这些？不因为我是阿哥？”永琪眼睛发亮了。

“我是诚心的，不因为你是阿哥！好了，我们把混沌的感情局面先弄清楚，再来商量以 后的大事！”

尔泰说。”

永琪大喜，伸手猛拍着尔泰的肩。

“尔泰，承让了！我会谢你一生的！”尔康瞪着两人，烦恼得一塌糊涂。

“你们不要谢来谢去了，我听得更烦了！五阿哥，你这是个遥远的梦！想想看，她现在 是还珠格格，跟你有兄妹的名分，什么都不能谈！如果有一天，她不是还珠格格了，她就是 平民女子，你贵为阿哥，皇上怎么会让你配一个平民女子呢？除非你收她作个小妾！可是， 小燕子虽然出身贫寒，言谈之间，对女子的权利，非常维护，恐怕不是甘愿作小老婆的 人！”

永琪傻住了，痛苦的说：

“是啊！这是一个遥远的梦”“有梦，总比没梦好！不是有成语说‘美梦成真’吗？大 家走着瞧吧，焉知道美梦不会成真呢？”尔泰鼓励大家。

“这一下，要皇上不乱点鸳鸯谱，更难了！”尔康叹气：

“我还发现一件事，觉得非常危险！”永琪想到什么，看着尔康。

“什么事？”“紫薇表现得那么好，皇阿玛显然已经太喜欢她了！我们都知道她是皇阿 玛的骨肉，紫薇自己也知道。可是，皇阿玛并不知道！”尔康倒进一张椅子里，大大的呻吟 了一声。

这正是让我胆战心惊的事啊！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马上把真相说出来！”

“不能‘马上’说！小燕子现在树大招风，敌人太多！一个不小心，她就会脑袋搬家 的！皇额娘一定会把国法家法，通通搬出来，置她于死地！我们要想个法子，让小燕子和紫 薇双双拿到一个皇上的特赦令，准她们两个无论犯了什么错，都免于死罪！然后再说出真 相！”永琪说。

“这个‘特赦令’那有这么容易！皇上从来没有发过这种命令！”尔康喊。

尔泰深思起来，眼睛里燃着光彩，声音里充满信心：

“唔，不一定很难。这次微服出巡，就是一个机会！大家朝夕相处，如果她们两个表现 得好，我们乘机打边鼓，说不定会成功！我觉得，紫薇和小燕子都各有功夫，让皇上不喜欢 都难！有希望#####”

就充满信心的看永琪和尔康：“你们两个，是‘关心则乱’，我现在最超然，最理智， 你们听我的，没错！”

尔泰说得神彩飞扬，尔康和永琪都看着尔泰，不禁跟着尔泰兴奋起来。唔，这次的微服 出出巡意义重大！可是……

“可是，小燕子还没背出‘古从军行’来，怎么办？”永琪忽然大叫。

“我们大家想个办法，帮她忙，让她快读快背！

尔康跳起身子。

“快读快背?”永琪沉思。

几乎是毫不耽搁，三个臭皮匠就来到了漱芳斋的小院里。

永琪拿着一把长剑舞得银光闪闪，像一条光环，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好看得不得了。紫薇和小燕子，带着所有漱芳斋里的人，围着观看。看到那把长剑像是活的一样，时而凌厉，时而柔软，大家都看得叹为观止，小燕子尤其赞不绝口。永琪一面舞剑，一面随着剑的动作，念着“古从军行”：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郊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家。”

永琪舞完，大家掌声雷动。小燕子看得兴高采烈。永琪就再示范一遍：

“这样拿剑一路往上劈，叫作‘白日登山望烽火’，这样回剑一扫，叫作‘黄昏饮马傍交河’，这样刷刷怱怱舞过去，叫作，‘行人刁斗风沙暗’，这样咚哐哐哐连续震动，。叫作‘公主琵琶幽怨多’！来，小燕子，我们先练这四句！

小燕子高兴极了，兴致勃勃的喊：

“这个好玩！”

尔康递了一把剑给她，她就舞了起来，一边舞，一边念着：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风…”大家欣喜，又叫又跳。喊着：

“学会了！学会了！她会了！”

“这个方法有用，是谁发明的？”紫薇笑着问尔康。

“这叫作‘穷则变，变则通！’因材施教，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尔康说。

小燕子忘了下面的句子，喊着：

“下面是什么？”“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永琪边舞边教。

小燕子的剑，舞得呼呼作响，嘴里大喊：

“‘皇上刁难风沙暗，公主背诗幽怨多！’尔康和紫薇面面相觑。

“她还会改词？”尔康惊问。

“有进步，不是吗？”紫薇说。

尔泰听得直摇头，苦着脸说：

“只怕‘皇上听了脸色暗，公主禁足幽怨多’！”

永琪毫不懈怠，也毫不泄气，继续舞着剑。

“这一招是‘野云万里无城郭’，这一招是‘雨雪纷纷连大漠’”！这一招是‘胡雁哀鸣夜夜飞’，这

一招是‘胡儿眼泪双双落’！”

小燕子的剑，越舞越有模有样了，眉飞色舞，连刺好几剑，喊：

“野人……野人怎么啦？”

“不是‘野人’，是‘野云’，你心里想着，你这一路的剑劈过去，把一万里的敌人都杀死了，连城市啦，乡村啦，都没有了！”尔康着急，想尽方法帮忙。

小燕子又劈又刺又喊的：

“那下面是什么？什么下雪什么沙漠？”尔泰也忍不住提辞，学着尔康教她：

“雨雪纷纷连大漠！你心里这样想，这把剑舞得像雪花一样，和沙漠都连成一大片！看敌人怎么逃？

就是‘雨雪纷纷连大漠’！”“懂了！”小燕子大叫，就兴高采烈的舞着剑，喊着：“野人万里打不过，剑像雪花和沙漠！”大家全体傻眼了。

然后，小燕子在永琪、尔康、尔泰和紫薇的护航下，到了乾隆面前。郑而重之的背“古从军行”。还把乾隆拉到御花园里，以便容易给小燕子提示。

大家在御花园里，边走边逛边看小燕子背诗。小燕子充满信心的说：

“好不容易！我都背出来了！”

紫薇、尔泰、尔康、永琪都看小燕子，每个人都紧张紧张，对小燕子毫无把握。

于是，小燕子眼睛看着永琪，手中虚拟着有剑的模样，不敢动作太大，只是小幅度的劈来劈去。永琪也小幅度的示意着，手臂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乾隆左看右看，看得纳闷极了。小燕子就开始背了：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皇上刁难风沙暗……”

紫薇轻轻一哼，慌忙扯小燕子的衣服。

尔康咳嗽，尔泰清嗓子，永琪手中虚拟的剑动作大了些。嘴里忍不住小声提示：

“刷怱怱……”

乾隆惊奇的看大家：

“喂，你们大家在做什么？”

大家吓了一跳，慌忙收收神，看花的看花，看天空的看天空。

“背错了！背错了！是‘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背诗幽怨多！…小燕子更正。

几个年轻人又咳嗽的咳嗽，哼哼的哼哼，舞动的舞动……

乾隆看着大家，又好气又好笑，故意不动声色，说：

“背下去！”

“皇阿玛，下面有一点难，我要一把剑来帮个忙！”小燕子说。

“什么？背诗跟剑有什么关系？”乾隆真的被搅糊涂了。

“没有剑，找根树枝也可以！”

小燕子就去摘了一根树枝，这一下精神来了，把树枝当剑舞了起来。

“我重背一遍！”就边舞边背：“白日登山望烽火，昏黄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大家呼出一口大气，彼此安慰的对看点头。永琪手中的虚拟之剑，又连续舞动。

小燕子就一口气背了出来：

“野人万里打不过，剑气如雪连沙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听说玉门还被遮，应该杀他一大车……”

尔康跺脚大叹，尔泰用手蒙住了脸，永琪手里那把虚拟的剑也不见了，紫薇叹气低头，看着脚下，不敢看乾隆。

乾隆一听，简直不知所云，生气的大叫：

“好了好了！你这样手舞足蹈的背诗，还背了一个乱七八糟！朕简直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小燕子委屈来了，抱怨的说：

“皇阿玛，你应该找一首容易一点的诗嘛！这首跟我的生活都不相关，怎么背嘛！句子又那么多，记了这句，忘了那句！一下胡人，一下野人，一下大雪，一下沙漠，一下白日，一下黄昏，没有皇上，倒有公主……这种诗，会让我的脑筋打结，舌头打结，真的不好背嘛！”

“那么，你们大家比来比去，指手画脚，是在干什么！”乾隆问。

尔康叹了口气，说：

“皇上就别研究了，这是一次失败的教学方式！

本想让格格把这首诗当成‘剑诀’来背，谁知，她剑都练会了，‘剑诀’练不会！”

乾隆这才恍然大悟，睁大眼睛：

“剑诀啊？原来这样比手画脚，是在舞剑！是谁编的剑谱？亏你们想得出来！”就瞪着大家：“那么，你们大家说，小燕子这首诗，算是过关了吗？”

“已经很难得了，前四句都没有错！”永琪说。

“‘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这两句也没错！”尔康说。

后面虽然错得比较离谱一点，“玉门”两个字还是对的……”尔泰说。

乾隆气得直吐气：

“你们的意思是说，这算是‘会背’了？”

小燕子知道难过关，挺身向前，忽然异想天开，建议说：

“紫薇代背，好不好？”

“代背？这还能代背的吗？”乾隆问。

紫薇见小燕子过不了关，很着急。就一步上前，对乾隆屈了屈膝，说：

“皇上，我代格格另外背一首诗。皇上如果喜欢，就让格格过关吧！如果不喜欢，再让她回去念！好不好？”

“你要另外背一首？”乾隆看着紫薇。

“是，另外背一首！”

“你背，朕听听看！”

“我想，现在大家心情愉快，正计划着要出游，不要背‘古从军行’吧，那首诗凄凄凉凉，咱们现在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何必背那么苍凉的诗呢？”

乾隆觉得有理，这几句话听得非常舒服，“好！不要背那首，那你就换一首欢乐的诗背给大家听听！”

“是！”紫薇应着，就清脆脆的朗声背诵起来：

“春云欲沔旋朦朦，百顷南湖一棹通。回望还迷堤柳绿，到来才辨谢梅红。不殊图画倪黄境，真是楼台烟雨，中，欲情李牟携铁笛，月明度曲水晶宫。”

紫极背完，乾隆惊喜莫名的看着紫薇，一脸的不相信。

“这是朕的诗！你居然会背朕的诗！”“是！奴婢斗胆了！念得不好。念不出皇上的韵味！”

乾隆盯着紫薇：

“你知道这是朕什么时候作的诗吗？”

“是皇上在乾隆十六年二月，第一次下江南，在嘉庆游南湖作的诗！”

乾隆太意外了，太惊喜了，看着紫薇，对这个灵巧的女子，打心眼里喜欢起来。

“哈构构构！小燕子，你的这个帮手太高段了！

朕甘拜下风！算你过关了！”抬头看大家：“至于你们的‘剑诀’，哼！”乾隆想想，想到小燕子手拿树枝，比手画脚状，实在忍不住，又大笑起来了。“哈构！

构构！剑诀，点子想得不错！只是学生太糟了！再想想，又笑：“什么‘皇上刁难风沙暗，公主背诗幽怨多’哈构构构！算了算了，‘古从军行’到此为止，你们就好好的给我筹备‘微眼出巡’的事吧。哈构构构！”在乾隆的“哈构”声中、大家也跟着嘻嘻哈哈。

尔康知道小燕子过关了，终于松了一口气。可是，乾隆看紫薇的眼神，那么欣赏，那么怜惜，尔康就觉得有点不对劲，担心极了，再看心无城府的小燕子，想到乾隆的暗示，更加烦乱。永琪和尔泰，嘴里跟着乾隆打构构，心里也都各有心事。大家虽然都在笑，却只有乾隆笑得最是无牵无挂了。

第二十章

虽然说是“微服出巡”，一位皇上要出门，仍然是浩浩荡荡的。又是车，又是马，又是 武将，又是随从。大家已经尽量“轻骑简装”，队伍依旧十分壮观。

马车，踢烫踏踏的走在风景如画的郊道上。马队踢烫踏踏的相随。

车内，乾隆、小燕子、紫薇、纪晓岚坐在里面。

车外，尔康、尔泰、永琪、福伦、鄂敏、傅恒、太医都骑马。

乾隆看着车窗外，绿野青山，平畴沃野，不禁心旷神怡。

“今天风和日丽，我们出来走走，真是对极了！怪不得小燕子一天到晚要出来，这郊外 的空气，确实让人神清气爽！”便高兴的喊：“小燕子！平常都是紫薇唱歌给我听，今天， 你唱一首来听听！”

“皇……皇老爷！你要我唱歌啊？”小燕子一呆。

“什么黄老爷？你这丫头，才出家门，你就给我改了姓？我是艾老爷！”

“是！艾老爷，我的歌喉跟紫薇没法比呀！”

“没关系，唱！”

小燕子无奈，就唱：

“小嘛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不怕风雨狂，只怕师傅说我，没有学 问，无脸见爹娘！”一边唱，一边看纪晓岚。

乾隆没听过这样朴拙的儿歌，听得津津有味，看着纪晓岚直笑。

“纪师傅、这首歌，是唱出她的心声了！”

“是！我明白了！原来她也有‘怕’，我只怕她‘不怕’！”纪晓岚笑着说。

紫薇心情愉快，看着众人，接着小燕子的歌，用同调唱了起来：

小嘛小姑娘，拿着作业上学堂，抬头见老鼠，低头见蟑螂，最怕要我写字，鱼家瓢虫， 满纸尽荒唐！”

小燕子一听，对着紫薇就一拳捶去。

“你笑话我，太不够意思了！”

紫薇又笑又躲，乾隆没听明白，忙着追问：

“什么鱼家瓢虫？”

“上次老爷要小燕子写‘礼运大同篇’，她一面写，一面问我，这个‘鱼家瓢虫’，怎么笔画那么多？我伸头一看，原来是‘鳏寡孤独’！”

紫薇话未说完，乾隆和纪晓岚都已放声大笑。

车外，尔康尔泰和永琪骑马走在一起。车内的歌声笑声，不断传出来。

“他们说说唱唱，高兴得不得了！”永琪说。

“我真是心里打鼓，上上下下，乱七八糟，不知道是该喜还是该愁？”尔康接口。

“你别烦了，当然是该喜，能够笑成这样，离我的期望，是越来越近了！”尔泰高兴得很。

尔康情不自禁的望向车里，只见紫薇和小燕子手拉着手，神采飞扬。两人正兴高采烈的合唱着一首歌：今日天气好晴朗，处处好风光！

蝴蝶儿忙，蜜蜂儿忙，小鸟儿忙着，白云也忙！

马蹄践得落花香！

眼前骆驼成群过，驼铃响叮当！

这也歌唱，那也歌唱，风儿也唱着，水也歌唱！

绿野茫茫天苍苍！

歌声中，金车宝马，一行人向前迤迤而行。青山绿水，似乎都被紫薇和小燕子唱活了。乾隆的脸，洋溢着欢乐。尔康、永琪、和尔泰，也放下重重心事，享受起这种喜悦来。连福伦傅恒鄂敏这一干武将，也都绽出了笑意。

这天，走在半路上，乾隆一时兴起、要去爬山。那座山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郁郁苍苍，都是参天古木。大家从山路走下来，山下，是一条蜿蜒的小溪，岸边，绿草如茵。周围的风景，居然美得不得了。乾隆站在水边，流连忘返。忽然说：

“走了这么大半天，现在饿了！不知道那儿可以弄点东西来吃吃？…

“现在吗？”尔康一怔。“好像一路走过来，都没看到村庄。想吃东西，只好赶快上车，我们向前赶赶路，应该离白河庄不远了！”

“可是，这儿的风景真好！如果弄点酒菜来，我们大家，铺一块布在地上，就这样席地而坐，以天为庐，以地为家，面对绿水青山，吃吃喝喝，岂不是太美妙了！”乾隆说，一点儿都没有离开的意思。

“就这么办，尔康、尔泰！你们赶快去想想办法，车上，我们带了酒，拿到附近老百姓家里去热一热，再找找看有什么可吃的？”福伦急忙交待。

尔康和尔泰面面相觑。

紫薇就热心的说：

“我刚刚看到附近有个农家，小燕子，我们两个去吧，要找东西吃，恐怕男人不行！他们又不知道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什么材料能做菜，什么材料不能做菜！何况，我们如果要弄东西吃，恐怕还要借锅借碗，连油盐酱醋，都不能缺少！”

“是适适！我们两个是丫头，诸位老爷就在这儿等一等，让我们去碰碰运气！”小燕子连忙点头。

“去吧！可不许空手而回！我现在酒瘾已经犯了！”纪晓岚喊。

纪晓岚此话一说，大家都纷纷叫饿。

“她们两个去，不如我们五个一起去吧！”尔康说。

于是，五人结伴，嘻嘻哈哈而去。

没多久，五个人回来了，大家手里捧着锅碗瓢盆，青菜鸡鸭，居然满载而归。

一会儿，火已经升起来了。小燕子在地上挖了个大洞，在烤两只“叫花鸡”，香气四溢。大家闻到这股香味，人人精神一振，大家陪着乾隆，坐在溪边，都是一脸的兴高采烈。

另一边，紫薇用石块架了一个炉子，用借来的菜锅，正熟练的炒着菜。尔康尔泰永琪都在一边帮忙，生火搬柴，忙得不亦乐乎。尔康一面帮忙，一面低问紫薇：

“都是一些青菜，只怕皇上吃不惯，怎么办？…

“这可是无可奈何的事，能够弄来的东西。都弄来了！”永琪说。

“没关系，有鸡有鸭，已经可以了！给皇上换换口味，也不错！”紫薇笑笑。

乾隆和众人被香味引诱得垂涎欲滴。

“小燕子，可以吃了吗？你这是一道什么菜？这么香，害得我肚子里的馋虫都在大闹五脏庙了！”乾隆问。

“嘻嘻！这个菜名不能讲给老爷听！”小燕子直笑。

“别卖关子，讲！”乾隆好奇。

“这是‘叫花鸡’，原来是叫花子偷了鸡，就这样烤着吃！”小燕子说。

“这个名字实在不雅！你弄什么鸡不好、怎么弄个‘叫花鸡’给我吃呢？”乾隆愣了一下，虽然贵为天子，还真有那么一点忌讳。

紫薇就回头笑着说：

“其实，那个叫花鸡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只烤一只叫做‘叫花鸡’，烤两只就不叫做‘叫花鸡’了！”

“哦？那叫什么？”

“叫‘在天愿作比翼鸟’！”

“好汉汉！好一个‘在天愿作比翼鸟’！”乾隆一怔，大乐。

纪晓岚也忍不住笑了，不禁惊看紫薇，心想，这个丫头好聪明！说：

“居然有这么美的菜名？好像让人不忍心吃了！”

小燕子烤好了“叫花鸡”，喊着；

“烤好了！烤好了！”

小燕子用石块敲掉泥巴的壳。乾隆和大家好奇的看着，都是大开眼界。小燕子撕开了鸡，递给大家，乾隆也不考究了，跟着众人，用手撕了鸡，津津有味的吃着。

紫薇为众人斟酒，并端上小菜。

“哇！这个‘在天愿作比翼鸟’确实好吃！”乾隆

赞不绝口：“紫薇，你炒的这个红杆子绿叶是个什么菜，颜色挺好看！”

“这个菜名字叫‘红嘴绿鹦哥’！”紫薇笑着说。

“好名字！好名字！又好吃，又好听！好一个‘红嘴绿鹦哥’！”纪晓岚欢呼。

鄂敏伸头一看。

“一什么‘红嘴绿鹦哥’，就是菠菜而已！”

“鄂先生，在这青山绿水中吃饭，必须诗意一点！紫薇说这是‘红嘴绿鹦哥’，这一定就是‘红嘴绿鹦哥’！”永琪说。

“是呀！是呀！你们这些带兵的人，就是太没有想像力！”乾隆大笑。

“美味呀美味！”傅恒附和着乾隆。“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又是‘比翼鸟’又是‘鹦哥’，今天，咱们还是跟天上飞的东西有缘！”

“只要你们不吃红烧小燕子，清蒸小燕子，别的飞禽走兽，我也顾不得了！”小燕子好脾气的笑。

“又好吃，又好听，又好玩！又好看！人家吃东西，只有色香味，现在，还加了一个‘听’！”我这次跟老爷出来，真是有福了！”太医也起哄。

“是啊，这个紫薇丫头，真是‘慧质兰心’！”纪晓岚由衷的称赞。

“纪师傅，那我呢我呢？”小燕子邀宠的问。

“你呀？你是‘有口无心’！”乾隆抢着说。

“老爷，你是‘有点偏心’！”小燕子冲口而出！”

众人大笑。

“小燕子有进步了！”纪晓岚说。

这时，紫薇上菜。一盘炒青菜。

“老爷，我拉临时作菜，这乡下地方，只能随便吃吃，这道菜味道普通，名字不错！叫‘燕草如碧

丝！”

众人不禁哈哈大笑，乾隆笑得尤其高兴。

紫薇又上了一盘炒青菜。

“这是：‘秦桑低绿枝’！”

紫薇又上菜，还是炒青菜，上面覆盖豆腐。

“这是‘漠漠水田飞白鹭’！”

紫薇再上菜，还是炒青菜，上面覆盖炒蛋。

“这是‘阴阴夏木啭黄鹏’！”

乾隆大乐，一群人笑得东倒西歪。

好不容易，来了一个荤菜，是烤鸭子。

“这是什么？”“乾隆问？”

“这怪‘凤凰台上凤凰游’！”

乾隆大笑。所有的人，都跟着笑得嘻嘻哈哈。

终于，一餐饭在吃吃笑笑中结束，杯盘狼藉。大家酒足饭饱。乾隆有意跟紫薇开玩笑，指着‘叫花鸡的泥壳问道：

“这是什么？”

“这是…‘黄鹤一去不复返’！”

乾隆抚着吃饱的肚子，笑得合不拢嘴。

“黄鹤一去不复返？哈哈！太有意思了！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哈哈！”

纪晓岚想难紫薇一下，指着已经吃得只剩骨头的鸭子问道：

“这又是什么！”

“紫薇看看鸭子骨头，再看前面的小溪。

“这是‘凤去台空江自流’！”

乾隆跳起身子，大笑道：

“紫薇丫头！我服了你了！”

众人跟着跳起身，跟着大笑不已。

尔康、尔泰、永琪惊喜的互视，尔康尤其振奋，看着紫薇，对这伴的紫薇，真是又敬又爱，折服不已。

这天，大家来到一个古朴的小镇。

乾隆带着众人，在古朴的街道上走着，不住的左顾右盼。

忽然，有众多群众，冲开众人，兴冲冲的往前奔跑章七嘴八舌的喊：“

“快去啊！快去啊！晚了，就占不到位子了。”

尔康急忙拉住一个路人，问：

“请问，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为什么这么闹哄哄的？”、

“你们一定是外地来的，对吧？难怪不知道，今儿个，杜家的千金，就是咱们这城里的 第一大美人，要抛绣球招亲呀！现在，全城都去凑热闹了！”

小燕子一听，兴奋莫名，拉着紫薇，就往前跑。

“快呀！快呀！我们也看热闹去！抛绣球招亲，我从来就没遇到过！”

“你别说走就走，也问问老爷，要不要去呀！”

“嗯，抛绣球招亲，这玩意我也没看过！大家看热闹去！”乾隆兴致高昂。” ”

于是，大家都跑到那杜家的绣楼前面，来看抛绣球。

那绣楼前，早已万头攒动，热闹非凡。乾隆带着众人，也挤进入群中。尔康、尔泰、福 伦、永琪、鄂敏、傅恒帮忙开路，保护着乾隆。小燕子埋着头，一直往前挤。好不容易，大 家占了一个很好的位置，可以把绣楼看得清清楚楚。

小燕子一到这种场合，就比谁都兴奋。回头对永琪嘻嘻一笑，说：

“少爷，听说这位小姐是个大美人，你信这些公子，可不要错过机会，等会儿那个小姐 抛绣球的时候，你表现好一点，只要跳起来这么一接，我想，是跟容易的事，如果你接不 住，我可以帮你！”

“你可别胡闹，这是不能开玩笑的事！那个绣球，你离它远远的，听到没有？”永琪知 道小燕子没轻没重，急忙严重警告。

“可是，机会难逢啊，除了尔康以外，你和尔泰，郁可以抢！只要那个小姐真正漂亮， 我就帮你们作主！”

永琪和尔泰，彼此互看，都有一些忧心忡忡。

“我看，这是个是非之地，少爷，我们是不是退后比较好！”尔泰问永琪。

乾隆偏偏听到了这篇对白，笑看小燕子，话中有话的问：

“小燕子，为什么尔康不能抢绣球？你给我解释一下！”

“因为…”小燕子一愣：“国为… 尔康他… 他心里…”

紫薇着急，狠狠的踩了小燕子一下。

尔康着急，又狠狠的撞了小燕子一下。

“哎哟！哎哟…”小燕子又抱脚又抱手。

乾隆正讶异问，人群一阵骚动，大家又叫又吼。原来小姐出来了。大家喊着：

“看呀！看呀！大美人出来啦！”

“好美呀！不知道今天谁有这个福气，抢到那个绣球！”

“杜家已经把礼堂都布置好了，只要有人抢到绣球，马上就拜堂成亲！”

尔康忍不住插嘴问：

“这不是太冒险了吗？”

“可是这位小姐，今年已经二十二了，就因为长得太漂亮，这个求亲也不愿意，那个也 不愿意，杜老爷知道不能再耽搁了，这才用了这个法子，把这头亲事，交给老天爷去决定 了！”

在议论纷纷中，那位杜家小姐，已经盈盈然的走到阳台上，两个丫头搀扶着，小姐红 衣，丫头绿衣，非常抢眼。乾隆和众人定睛一看，那位小姐果然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 之貌。

观众欢呼之声雷动。纷纷跳起身子大喊，要引起杜小姐的注意。

“杜姑娘！杜小姐！杜美人！杜千金… 记得把绣球抛到这边来呀！”

紫薇惊叹，说：

“真的好漂亮！”

“不及某人！”尔康接口。

“对！不及某人！”永琪也接口。

“对！不及某人！”尔泰也点头。

乾隆和福伦，都不由自主的看了三人一眼。

这时，有个衣服破旧，面容清瘦的少年，愁眉苦脸的在人群中乞讨：

“各位大爷，请赏一口饭吃！我家有卧病老母，和八十岁祖父，已经山穷水尽，走投无 路！大家行行好，我齐志高感谢各位了！”

小燕子看着这少年，不禁想起自己以往的事，和紫薇对看一眼，双双解囊。那少年大 喜，对小燕子和紫薇拼命作揖：

“谢谢两位姑娘！谢谢两位姑娘…”

阳台上一阵锣响，众人震动。大家安静下来。

杜老爷拿了绣球出来。朗声对众人说：

“各位乡亲，各位近邻，各位朋友… 今天，我女杜若兰，定了抛绣球招亲！只要是没 有结婚的单身男子，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下，十八岁以上，无论是谁，抢到绣球，立刻成婚！ 如果拿到绣球的人，家里已有妻室，或者年龄不对，小女就要再抛一次！请已有妻室的人， 年龄不合的人，不要冒昧抢球！现在，我们就开

始了！”

群众立刻大大的骚动起来。有意抢球的男子，全都跳起身子，大吼大叫：

“丢给我！丢给我！这边 # # # # 杜小姐……请看这边……请看这边……”

大家都往前挤，群情激动。

杜小姐拿起了绣球，底下人群更是尖叫不止，个个跳起身子，跃跃欲试。

杜小姐几番迟疑，终于把眼睛一闭，绣球飞出。

绣球飘飘而来，落向小燕子附近。一群男士，急忙伸手去抢。

小燕子实在按捺不住，竟然跳起身子，将绣球一拨。绣球就直飞到永琪头上，永琪大 惊，只得伸手又一拨。这次绣球飞向尔康，尔康也大惊，再一拨。绣球又飞往小燕子，小燕 子玩心大起，再把它拨给永溱。永琪看到绣球又飞到自己面前来，生气了，再把绣球再拨给 小燕子。小燕子拨还给永琪，永琪又拨还给小燕子……两人就把那个绣球拨来拨去。

绣球被这样拨来拨去，始终未曾落定，群众大哗，惊叫不断。乾隆忍不住喊：

“小燕子，你在做什么！”

乾隆一喊，小燕子一个分心，绣球就拨歪了，竟飘向乞讨少年，少年愕然间，被球击个 正着。

那少年完全出于本能，将绣球一抱，惊得跌倒在地。

群众全都围了过来，惊愕的看着少年，少年自己也惊得目瞪口呆。小燕子本来对这个少 年就有好感，这时，高兴的大叫起来：

“绣球打中了这个……这个……” 问少年：“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齐志高 # ”

“新郎是齐志高 # ” 小燕子高叫着：“新郎是齐志高 # ”

尔康尔泰急忙从地上扶起少年。

这时，杜老爷已经带着家丁们赶到。一见绣球竟被一个衣衫褴褛的乞儿抱着，大惊失 色，立刻反悔。说：

“这次不算，要再抛一次！”

小燕子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身子一挺：

“为什么不算？你不是亲口说的，只要家里没有老婆，年龄相合，就是新郎！问少年：“你家里有老婆吗？你几岁？”

少年连连摇头，呐呐的说道：

“我没有娶妻，今年二十！可是……人家嫌弃我，也就算了！” 连忙把绣球还给杜老 爷，彬彬有礼的

说：“贫门子弟，衣食无着，还说什么娶亲？绣球奉还，不敢高攀 #”

杜老爷拿着绣球就要走，小燕子大怒，一拦，大声喊：

“那有说话不算话的？人家年龄也对，又没娶亲，完全符合你的规定，你怎么不认帐？你一个女儿，要抛几次绣球？许几次人家？”

杜老爷生气。大吼：

“你是那里跑来搅局的小丫头，你管我”

小燕子凶了回去：

“我就管你！你看不起人，抛了绣球又不算，简直犯了……犯了……”看乾隆，大喊：“犯了欺君大罪 #”

杜老爷气得结巴了：

“什么……什么欺君大罪？那里……那里有‘君’？我爱抛几次绣球，就抛几次绣球！”

大家剑拔弩张，吵得不可收拾。乾隆按捺不住，往前一迈，声如洪钟的一吼：

“不许吵！听我说一句话！”

大家静了下来，博恒、福伦、鄂敏、尔康、尔泰、永琪……等人，就很有默契的挡住了杜老爷的去路。

乾隆问少年：

“齐志高，我听你说话不俗，你念过书吗 #”

“从小念书，可是，百无一用是书生啊 #”

“谁说？可曾参加考试？”

“中过乡试，然后就屡战屡败了！”

“年纪这么轻，前途大有可为！不要轻易放弃。1就回头看杜老爷，郑重的说：“我今天路过这儿，碰到这件大事，闲事管定了！杜先生，你不要嫌贫爱富，我看这位齐志高，将来一定会飞黄腾达 # 老天已经帮你选了女婿，你就认了吧！福伦，把我的贺礼送上！”

福伦走上前去，心里琢磨了一下，就拿出两个金元宝，交给齐志高。

“这是我们老爷给你的！结婚之后，记得继续去参加考试 #”

围观群众，一看到福伦出手如此之大，不禁大哗。少年和杜老爷，都目瞪口呆。杜老爷呆了半晌，才回过神来，仔细看乾隆，问道：

“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我姓艾。1

‘艾先生，请进去奉茶 #”杜老爷恭敬的说。

“我还要赶路，不坐了！既然遇到你家办喜事，算是有缘！你是不是已经决定把女儿嫁 给这个齐志高了！”

杜老爷面有难色。

“这个……”

乾隆回头喊：

“纪师傅！有没有带纸笔 #”

纪晓岚捧着纸笔走了过来。一笑：

“已经猜到老爷要用纸笔，带是没带，刚刚从杜家借了一份来！但是，这儿没桌子，怎 么写字 #”

“在我背上写！”

尔康躬起背给乾隆铺纸，乾隆提笔，一挥而就、写了“天作之合”四个大字。然后，从 怀中掏出一个小印，盖了上去。

乾隆把字交给杜老爷，并俯身在他耳边耳语了两句话。

杜老爷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拿着纸，双手发抖，眼睛直直的看着乾隆。

乾隆就挥手对福伦等人说：

“我们不是还要赶路吗？热闹看完了，大家走吧！”

乾隆就带着小燕子等人，全部撤走。

杜老爷双腿一软，又喜又惊的跪落地磕头。

乾隆走远，杜老爷才起身，看着乾隆等人的背影，好像作梦一样。等到乾隆等人走远 了，他才低头看手中的题词，和那个“乾隆御印”的小印。暮然间，喜不自胜。回头一把握 住少年的手，几乎涕泗交流了。

“贤婿啊！你这个面子可大了！原来你是老天爷赐给我的贵人啊！你一定会飞黄腾达 的！一定会！赶快去拜天地吧！”

少年愕然，更加糊涂了。杜老爷抬头对群众喜悦的大喊：

“各位乡亲，我们家马上办喜事，请各位全体来喝一杯喜酒！”

群众欢呼，掌声雷动。

这天晚上，大家投宿在客栈里。

小燕子到井边去打水，才走进院子，就被人一把拉住，拖进了一个亭子里。小燕子定睛 一看，是永琪。

“小燕子，我问你，你今天把那个绣球一直往我面前拨，到底是什么意思！”永琪气呼 呼、脸色非常不好。

“我是好意啊！你还不领情？那么漂亮的小姐。娶回去多好！”小燕子说。

“你知不知道我的婚姻，是要阿玛来指定的？”

“那又怎样，如果你被绣球打中了，阿玛也不能不承认！了不起，柯玛指的是正室，这个小姐给你作个二房也不错！等至那个杜老爷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之后，就算要她作第三第四，恐怕他都巴不得呢！”

永琪气得脸红脖子粗，紧紧的盯着小燕子，从齿缝中迸出几句：

“你就这么热心，要帮我拉红线啊？你有没有想过，我心里可能有人了？”

小燕子大惊，睁大眼睛：

“有人？有谁？那家的小姐？比这个杜家的小姐还漂亮吗？”

“是！最起码，我认为是！”

“反正我不认识，我不知道！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你认识她！”永琪抽了一口气。

“我认识？”小燕子惊呼：“是谁？”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小燕子立刻大惊失色。张口结舌，瞪着永琪，拼命摇头，说：

“不行不行！你不可以这样！你明知道紫薇心里已有人了，你不能再淌这个混水！人家尔康和你像兄弟一样，就算你是阿哥，也不能抢人家的心上人。那样就太没风度了！”

永琪见小燕子如此不解风情，心中着实有气，恨恨的说：

“你气死我了！”

小燕子怔住，眼睛睁得大大的。说：

“只好气死你，这个忙我一定不帮！你找我也没用！”

永琪叹气，摇了摇小燕子，说：

“怎么可能是紫薇呢？你有没有大脑？我明知道紫薇是我的妹妹啊，我对她只可能有兄妹之情，不可能有其他感情呀！你不要胡说八道了！”

小燕子呆了呆：

“对呀，那么……不是紫薇？”

“当然不是紫薇！”

“那……”，小燕子寻思：“难道是金琐！”

永琪气得又摔袖子，又顿足。再也憋不住了，终于一口气说了出来：

“不是紫薇，不是金琐，不是明月，也不是彩霞！是那个一天到晚和她们在一起的人！是那个被我一箭射到、从此就让我牵肠挂肚的人！是那个不解风情，拼命帮我拉红线的人！现在，你懂了没有？难道，这么

久的日子以来，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小燕子这一下明白了，惊得连退了两步，脸色由红转白，又由白转红。

“可是…可是……”她张口结舌：“为什么？你把我弄糊涂了！你说的是我吗？”

“你认为我除了你，还用箭射到过多少只小燕子？”永琪气极的问。

小燕子退后，一屁股坐在凳子上，手肘撑在石桌上，托着下巴，发起呆来。永琪看到她这种样子，实在泄气，实在失望，说：

“原来……我一直在自作多情？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不是！”

小燕子眨巴着大眼睛，看着他。

“可是……你是我的哥哥啊！”

“是吗？真的是吗？那么紫薇是什么呢？我那里跑来这么多妹妹？”

小燕子突然显得扭捏和羞涩起来，可怜兮兮的问：

“可以……算是‘不是’吗！”

“本来就不是呀！”

“可我…可我……从来不敢这样想……”，小燕子结结巴巴。

“如果可以这样想呢？”永琪兴奋起来。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小燕子眼睛闪亮如秋水，如寒星，神情迷惘如梦。“我要好好的想一想，我现在好糊涂，好混乱……”

小燕子这种神情，这种眼光，让永琪心动得快发疯了。他就一步上前，抓住她的双臂，把她从凳子上拉了起来，摇着她，热烈的，请求的说：

“从今天起，答应我好好的想一想，用另外一个身份和角度来想！紫薇可以对尔康怎样，你就可以对我怎样，虽然未来的事还得努力，我们自己总该认清自己！等你和紫薇各归各位，你就不是现在的身份了！你这个身份是假的！而我的感情是真的！”

小燕子盯着永琪，心里还是迷迷糊糊的，惊愕困惑的。只是，永琪这种语气，这种神情，却让她深深感动了。

这天晚上，小燕子破天荒第一次，竟然失眠了。整个晚上，她又捶床，又叹气，嘴里喃喃自语，不知所云，搅和得紫薇也睡不着。紫薇对永琪的心事，早已体会，现在，看到小燕子的神情，就猜到两人已经摊牌了。

“你坦白告诉我，”她抓住小燕子：“那个‘少爷’对你说了什么？你是不是动心了？我有点糊涂，一直以为，你像个男孩子一样，和所有的人都是‘兄弟’，难道，你也动心了？那个“少爷”，不是你的‘兄

弟’了？”

我跟你说实话，在今晚以前，我真的把他看成‘兄弟’！”小燕子坦白的说。

“今晚以后呢？”紫薇立即追问。

小燕子脸红红的，眼睛水汪汪的，一股迷糊状。说：

“现在，我就是皇阿玛讲的那句话：“化力气为浆糊”了！我想也想不清楚，满脑子浆糊，给五阿哥搞得昏头昏脑！”她又捶床，又叹气。寻思，回想，神情如醉：“我真的不明白，他怎么会喜欢我呢？我什么都不会，连字都不认识几个，每次都要他来给我解围，诗词歌赋，一样都不会！他见过那么多有水准的女人，他的武功那么好，他的书也念得那么好，怎么会喜欢我呢？他一定是犯糊涂，胡说八道啦！不能认真的！我才不要去相信他！”

紫薇见小燕子这种神情，心中了然，一喜。

“哈！小妮子春心动矣！终于开窍了！”

小燕子再捶床：

“什么动不动？我才不要心动，心动好麻烦！我亲眼看到你和尔康，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一下子高兴得要死，一下子又愁得要命，疯疯癫癫的，我才不要像你们这样！”忽然盯着紫薇，小小声的问：“你说，五阿哥会不会拿我开玩笑？他真的会喜欢我吗？不是犯糊涂吗？”

紫薇看着小燕子出神，半晌不语。

“你发什么呆？你说话啊！”

“现在，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五阿哥跟尔康一样热心，要让我们两个各归各位！原来，这个‘兄妹’关系，是他的大问题！想来，他一定经过一番痛苦和挣扎，你还说他是犯糊涂！碰到你，是他倒霉，倒是真的！你害死他了，这些日子来，他为你操的心，绝对不会少于尔康！但是，尔康比他还幸福一点，因为我有回报。你呢？却在那儿给他‘乱抛绣球’！怪不得他今天气得脸色发白！”

小燕子睁大眼睛看了紫薇好一会儿，坐起身子来，又“砰”的倒回床上去。

“我就说，不能心动嘛！被你这样一说，好像我很对不起他似的，我‘已经’觉得自己欠了他了，烦死了！怎么办嘛！”

小燕子一脸的烦恼，却又是一脸的陶醉。

紫薇看在眼里，会心的笑了。

“天啊！”她低档的说：“我们这么复杂的局面，这么复杂的故事，等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不知道皇上会不会被我们吓得晕过去？”

第二十一章

这天，大队人马，走进了一条山路。天气忽然阴暗下来，接着，雷声大作，大雨倾盆而下。乾隆的马车，陷进泥淖。马儿拼命拖车，车子却动弹不得。

众人围着车子，无可奈何。

尔康掀起门帘，对里面喊：

“老爷，恐怕你们要下车，让我们把车子推出来！”

乾隆、紫薇、小燕子都下车。

福伦和纪晓岚连忙用伞遮住乾隆。

雨点稀哩哗啦的下着。乾隆放眼一看，四周没有躲雨的地方。紫薇和小燕子，几乎立刻淋湿了，就问福伦：

“还有伞吗？”

“这真是一个大疏忽，就带了两把伞！”福伦歉然的说。

乾隆一听，就大喊。

“紫薇，小燕子，你们两个过来！到伞底下来，不要淋湿了！”

“我没有关系，我去帮他们推车！”小燕子嚷着。

永琪、尔康、尔泰、鄂敏都淋得透湿，在奋力推车，傅恒和太医在前面控马，大家都狼狈极了。小燕子奔来，加入大家推车。嘴里吆喝着：

“来！一、二、三！用力！”

永琪看到小燕子浑身是水，心痛，喊：

“你不要来凑热闹了！去伞底下躲一躲！”

“我才不要，我要帮忙！来！大家用力！”

“一二三！起来！”大家大叫。

车子仍然不动。

雷电交加，马儿受惊，不肯出力了。一个雷响，马儿就昂头狂嘶不已。

紫薇站在乾隆身边，已经浑身是水。乾隆手里的伞，一直去遮紫薇，自己竟然浴在大雨中。他心痛的说：

“你过来，女儿家，身子单薄，不比男人，淋点雨没有关系！过来！过来！”

紫薇看到乾隆给她遮雨，自己淋湿，又惊又喜。忙接过乾隆手里的伞，完全罩着乾隆，喊着说：

“老爷，你不要管我了，反正我已经湿透了！你是万乘之尊，绝对不能有丝毫闪失，你 别淋到雨，就是您对我的仁慈了！”

纪晓岚和福伦，见到乾隆如此，急忙用另一把伞遮着紫薇，让自己浴在大雨里。

“老爷，你别管紫薇丫头了，我来照顾她！”纪晓岚说。

“是呀，是呀，我们来照顾她！”福伦按口。

紫薇见福伦淋雨，大惊。那敢让福伦和纪晓岚来给自己遮雨。手里的伞，又去遮福伦和 纪晓岚。

“拜托两位大人，不要折我的寿，好不好？我是丫头呀！”

大家遮来遮去，结果是人人湿透。

紫薇见乾隆执意遮着自己，一急，就把伞往乾隆手里一塞，喊着说：

“我帮他们去！”

乾隆急喊。

“紫薇！紫薇！”

紫薇已经跑到马车前面去了。

紫薇没有加入推车的行列，却奔到马儿身旁，对傅恒笑着说：

“这马儿不肯出力，让我来开导开导它！”就对着马耳朵，不知道说些什么，说完一匹，又去跟另一匹咬耳朵！”

傅恒和太医，惊奇的看着紫薇。

这天晚上，乾隆发烧了。幸好太医随行，立刻诊治，安慰大家说：

“只是受了凉，没有大碍，大家不必担心！还好从家里带了御寒的药，我这就拿到厨房 去煎，马上服下，发了汗，退了烧，就没事了！”

乾隆裹着一床毡子，坐在一张躺椅中，虽然发饶，心情和精神都很好。

“我看，你干脆叫厨房里熬一大锅姜汤，让每个人都喝一碗，免得再有人受凉！尤其两个丫头，不要疏忽了！”乾隆叮嘱太医。

“是！我这就去！”太医说，急急的走了。

永琪关心的看着乾隆：

“阿玛，你还有那儿不舒服，一定要说，不要忍着！”

“是啊！是啊！好在太医跟了来，药材也都带了？”福伦说。

乾隆抬眼，看到大家围绕着自己，就挥挥手说：

“你们不要小题大作，身子是我自己的。我心里有数，什么事情都没有！你们下去吧！该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别都拧在这儿！让……紫薇和小燕子陪我说说话，就好了！大家 都去吧！”。

“如果你要叫人，我和尔泰就在隔壁！”尔康说。

“这一层楼，我们都包了，有任何需要，尽管叫我们！”傅恒说。

“去吧！去吧！别把我当成老弱残兵，那我可受不了！别罗嗦了！”乾隆说。

纪晓岚便非常善体人意的说：

“紫薇丫头，你好好侍候着！”

“是！你们大家放心！”

尔康听纪晓岚那句话，直觉有点刺耳，不禁深深的看了紫薇一眼。

紫薇全心都在乾隆身上，根本浑然不觉。

众人都躬身行礼，退出房间。房里，剩下乾隆、紫薇和小燕子。紫薇就走到水盆前，绞了帕子，拿过来压在乾隆额上。

“把额头冰一冰，会舒服一点！”

小燕子端了茶过来，拼命吹气，吹凉了，送到乾隆唇边去。

“还好，紫薇想得周到，带了您最爱喝的茶叶！来，您喝喝看，会不会太烫？”

乾隆接过茶，嚼了一口。紫薇又拿了一个靠垫过来，扶起乾隆的身子，说：

“我给您腰上垫个靠垫，起来一下！”

乾隆让紫薇垫了靠垫。小燕子又端了一盘水果过来。

“您爱吃梨，这个蜜梨好甜，我来削！”

“我来！我来！”紫薇抢着说。

“那，我来换帕子！”小燕子就去换乾隆额上的帕子。

乾隆左看右看，一对花一般的姑娘，诚诚恳恳的侍候着自己，绕在他身边，跑来跑去，嘴里你一句，我一句，有问有答的。他竟有一种不真实的幸福感。他凝视二人，越看越迷糊，越看越困惑。

“你们两个，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他忽然问。

小燕子和紫薇双双一怔。

“老爷，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小燕子有点惊惶。

紫薇停止削梨，盈盈大眼，惊疑的看着乾隆。

“不要怕！”乾隆温柔极了。“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很感谢上苍，把你们两个，赐给了我！我觉得

好幸福，好温馨。这种感觉，是我一生都没有感觉过的！我真的非常非常珍惜！”

紫薇和小燕子，双双震动着。

药熬好了。小燕子和紫薇，就端着药碗，要喂乾隆吃药，一个拼命吹，一个拿着汤匙喂。乾隆看这两个丫头，把自己当成小孩一样，不禁失笑，伸手去拿碗，说：

“你们不要把我当成害了重病，好不好，我自己来！”

紫薇微笑，吹气如兰：

“老爷，有事丫头服其劳！您就让我们侍候侍候吧！您有幸福的感觉，我们也有啊！何不让这种感觉多延续一下？”

乾隆眩晕了，看着紫薇，默然不语。便由着她们两个，喂汤喂药。

没多久，乾隆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夜色已深，小燕子早就支持不住，靠在一张椅子上，也睡着了。

只有紫薇，仍然清醒得很。看着熟睡的乾隆，她思潮起伏，激动不已。这是她的亲爹啊！是她梦寐以求的情景啊！这个“爹”，离她那么近，对她那么好，她却不能喊一声爹！她凝视乾隆，把乾隆的被拉拉严，伸手抚摸乾隆的额，发现乾隆在出汗，就掏出手帕，细心的拭去乾隆额上的汗珠。

乾隆在作梦。梦里，雨荷对他缓缓走来，大眼中盈盈含泪。梦里，雨荷在说：

“请不要走，我不舍得你走！我很怕今日一别，后会无期啊！”

乾隆不安的蠕动着身子，紫薇忙碌的手，不住拭去他额上的汗，不住换帕子。

梦里的乾隆，看着梦里的雨荷。雨荷在说：

“我不敢要求你的爱，是天长地久，我只能告诉你，我的爱，是永远永远不会终止的！就怕皇上的爱，只是蜻蜓点水，而我，变成一生的等待！”

乾隆呓语，模糊不清。

紫薇有点着急，双手更加忙碌的为他拭汗，为他冷敷。

乾隆仍然在作梦，梦里的雨荷在说：

“记住几句话：‘君当如磐石，妾当如蒲草，蒲草韧如丝，磐石无转移！’”

梦中的雨荷幽幽怨怨，转身而去。乾隆惊喊而醒：

“雨荷！雨荷！”

乾隆陡然坐起身子！”接触到紫薇惊怔的双眸。迷糊中，紫薇和雨荷，叠而为一。

乾隆一伸手，紧紧握住了紫薇正为他拭汗的手。

两人瞳然对视，紫薇听到乾隆喊着母亲的名字，陷入极大的震撼中。乾隆惊见紫薇殷勤照顾，疑梦疑

真。

“我作梦了，是不是？”乾隆怔忡的问。

紫薇点点头，颤声的答：

“您在叫‘雨荷’！”

乾隆一眨也不眨的凝视紫薇。

“你也知道雨荷！”

“是！知道雨荷的每一件事！知道老爷的诗！”就轻轻的念：“雨后荷花承恩露，满城 春色映朝阳，大明湖上风光好，泰岳峰高圣泽长。”念完，心中激动，口中难言，一滴泪就 滑落面颊，滴在乾隆手背上。

这滴眼泪震动了乾隆，他整个人一跳，看着紫薇的眼神，更加深邃了。

“你怎么会知道这首诗？”转念一想，明白了：“哦，是小燕子告诉你的！”

紫薇低头不语。

乾隆再看了她好一会儿，沉吟而困惑的：

“好奇怪，总觉得跟你很熟悉似的，好像老早就认识，中国自古就有成语‘似曾相 识’，想必，这是人与人之间常有的一种感觉吧！”就柔声说：“紫薇，我从来没有问过 你，你家乡在哪儿？”

“我和小燕子是同乡，家在济南大明湖边！”紫薇清晰的回答。

“你和她是同乡？难道你见过雨荷？”乾隆惊愕。

“是！她是我的干娘！”

乾隆大惊。愕然半晌。

“我不懂。难道你和小燕子认识已久？”

“我和小燕子是缘分，是知己，是姐妹！大概从上辈子开始，就已经认识了！”

乾隆惊看紫薇，一肚子疑惑，却不知哪儿不对劲。正要再仔细盘问，熟睡的小燕子忽然 从椅子上滚落地。嘴里在说梦话：

“小贼！看你往哪里跑？你给我滚回来…””，这一摔，就摔醒了，坐在地上发楞：“我在哪里？”

紫薇急忙奔过去，把她扶起来。

“怎么回事？睡着了还会滚到地上来？作梦都在跟人打架吗？”

小燕子看到乾隆，这才一个惊跳，站起身，跑到乾隆面前问：

“老爷，你好一点没有？我怎么睡着了呢？就伸手摸摸乾隆的前额，喜悦的喊：“你不 烧了！”

紫薇那几乎要脱口而出的秘密，就这样被打断了。紫薇看着乾隆，笑着说：

“老爷，你到床上好好的躺一躺吧！烧已空完全退了，也不出汗了，我想，再休息两 天，就可以上路

了！”

乾隆看着面前的一对璧人，神思恍惚。小燕子伸手去扶乾隆：

“我们扶你到床上去！”

乾隆起身，小燕子和紫薇，一边一个扶着他。

“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了！”乾隆说。

“把你当成‘爹’啊！”小燕子答。

紫薇就看着乾隆，大胆接口：

“是啊！我知道没有资格，但是，我好想跟小燕子说同样一句话！””

乾隆一震，看紫薇。紫薇眼中，闪耀着渴盼和千言万语，这样的眼光，使乾隆整个人都怔住了。更加迷糊起来。

乾隆休息了两天，身体就康复了。车车马马，大家又上了路。

这天，大家到了一个村庄，正好赶上“赶集”的日子，广场上，热闹得不得了。各种日用商品、布匹、牲口、杂货应有尽有，小贩们此起彼落的叫卖着。各种小吃摊子，卖糖葫芦的，捏泥人的，卖馄饨的，卖煎饼的…也应有尽有。

乾隆等一行人走了过来。乾隆看到国泰民安，大家有的卖，有的买，热闹非凡，心里觉得颇为安慰。东看看，西看看，什么都好奇。

忽然，大家看到了个年约十七、八岁，长得相当标致，浑身缟素的姑娘，跪在一张白纸前。许多群众，围在前面观看。小燕子和紫薇，已经挤了进去。紫薇看着那张纸，纸上写着：“卖身葬父”。紫薇不禁念着内容：

“小女子采莲，要赴京寻亲，经过此地，不料老父病重，所有盘缠，全部用尽，老父仍然撒手西去。采莲举目无亲，身无分文，只得卖身葬父。如有仁人君子，慷慨解囊，安葬老父。采莲愿终身为奴，以为报答！”

小燕子站在采莲前面，看着那张状子，拉了拉紫薇，悄悄低问：

“这个画面，有没有一点熟悉？你看那个采莲，会不会是个骗子？”

紫薇也低声说：

“如果是，你要怎样？如果不是，你又怎样？”

小燕子嘻嘻一笑，低声说：

“如果是真的‘卖身葬父’，我当然要给钱呀，总不能让她把自己卖了。如果是假的，我当然更得给钱了，因为是‘同行’嘛！”

两人正低声议论，忽然一阵喧嚣，来了几个面目狰狞、服装不整的恶霸。其中一个，长得又粗又壮，满脸横肉，满嘴酒气，一窜就窜到采莲面前，伸手一把拉起了她。大吼着说：

“卖什么身？老子咋几个就给了你钱，已经把你买了！你是我的人，怎么还跑到这儿来卖身？跟我走！”

采莲死命抵挡，哀声大叫：

“不是不是！我没有拿你的钱！我一毛钱也没有拿，我爹还躺在庙里，没有下葬呀！我不跟你去，我不是你的人，我宁愿死，也不要卖给你…我不要！”

“混蛋！”那恶霸“啪”的一声，就给了采莲一个耳光：

“你不卖给我，我也买定了你！”

其他恶霸，就喊声震天的嚷着：

“是啊！是啊！我们都看见的，你收了张家少爷的钱，还想赖！把她拖走，别跟她客气…”

小燕子怎么受得了这个，身子一窜，飞身出去了。

“呸！放下那位姑娘！”

那恶霸出口就骂。

“放你娘的狗臭屁！”

恶霸话才说完，“啪”的一声，居然脸上挨了一个大耳光。定睛一看，永琪不知道怎么就飞身过来，满脸怒容的站在他面前，疾言厉色的大骂：

“嘴里这样不干不净，分明就是一个流氓！人家姑娘已经走投无路，你们居然趁火打劫，太可恶了！”就大吼一声：“放下那位姑娘！”

那恶霸勃然大怒。

“那里来的王八蛋，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说着，挥手就打。

其他恶霸一见，全部聚拢，挥拳踢脚，大打出手。小燕子嘴里喊叫连连，对着那群恶霸乱打一气：

“看掌！看刀！看我的连环踢！小贼！别跑…”

福伦叹了口气，无奈的喊：

“尔康！尔泰！照顾着他们！”

尔康尔泰早已飞进场中去了，一场恶斗，就此开始。那群恶霸怎么经得起尔康等三人联手，没有几下，已经哼哼唉唉，脸上青一块，紫一块，都趴下了。

小燕子拍拍手，挥挥衣袖，好生得意。

“过瘾！过瘾！”对地下的恶霸们喊：“还有谁不服气？再来打！”

一个恶霸躺在地上哼哼，对小燕子恨恨的说：

“你打你老子，当心我跟你算帐……”

一句后没有说完，尔康喘起一块泥团，不偏不倚的射进恶霸的嘴里。大声问：

“还有谁要说话？”

恶霸们没存一个敢说话了。

福伦就急忙说：

“我们走吧！这样一路打打闹闹，恐怕太招摇了！小燕子，你也得收敛一点！”

“那可没办法，路见不平，总得拔刀相助啊！”小燕子说。

“好了！打完了，大家走吧！”乾隆说。

大家便往前走去。走了一段，永琪一回头，发现采莲痴痴的跟在后面。

“等一下！我们只顾得打架，把她给疏忽了！”就停步，看着采莲：“你爹在哪儿？”

采莲看着永琪，眼中闪着崇拜与感激，走过来。倒身就拜。

“我爹就停放在那边的一间破庙里！”指了指远处的山边。

永琪掏出一锭银子，交给采莲。

“快去葬了你爹，剩下的钱，用来进京，找你的亲人吧！”

采莲收了银锭子，泪，流下来，对永琪磕了一个头。

“少爷，那……我是你的人了！”

“是不是！我不是要买你，只是要帮你！你快去葬你爹吧！”永琪挥挥手。

“可是……可是……我怎么办呢？那些人，我很怕啊！他们一直缠着我，一直欺负我……”采莲抽抽噎噎的说。

“恐怕这样不行，那几个恶霸还会找她麻烦的！等下爹没葬成，说不定连银子都给人抢了去！”尔康说。

“是啊！你们要帮人家忙，就干脆帮到底！要不然，我们走了，她还是羊入虎口！”尔泰也点头。

“怎么帮到底？难道还要帮她葬父吗？”福伦问。

小燕子豪气的一摔头：

“好吧！就帮她葬父吧！”

福伦摇头。纪晓岚和众大臣都摇头。只有乾隆，一笑说道：

“看样子，我们又得找个客栈，住上一晚！”

采莲的爹入了土。帮忙已经帮完了。

大家继续行程，行行复行行。

大队人马，走了好大一段路，永琪一回头，忽然发现后面有个人，跌跌冲冲，蹒蹒珊珊的追着队伍。永琪定睛一看，竟是采莲！永琪不禁一怔，一拉马缰，奔到采莲面前，问：

“采莲，你是怎么回事？我不是跟你说清楚了吗？你应该继续上路，到北京去找你的亲人，不要再跟着我们了！”

采莲可怜兮兮的看着永琪：

“可是……我是你的人了！你买了我！”

“不是！不是！我没有买你，只是帮你！我家里丫头一大堆，真的不需要人，你别跟来了，回头走吧！”

采莲低头不语。

永琪一看，才发现采莲穿着一双鞋底早已磨破的鞋子。由于追车追马，脚趾都已走破，正在流血。永琪抽了一口冷气，无奈而同情，说：

“算了，先到我马背上来，我们到了前面一站，我再来安排你怎么去北京！”

永琪便伸手一捞，把采莲捞上马背。采莲又惊又喜，坐在永琪身前，两人回到队伍里，尔泰吃了一惊，问：

“你怎么把她带来了？”

“到前面一站再说！”

小燕子坐在马车里，一直伸头望着窗外，这一幕，就全体落在小燕子眼里。

到了下一站，永琪发现，跟采莲说不清楚了。那个姑娘，一直睁着一对泪汪汪的大眼睛，痴痴的看着他，一副“抵死相从”的样子。无论永琪跟她说什么，她都是一厢情愿的，低档的，固执的说：

“我是你的人了，你已经买了我，我不会吃多少粮食，我要侍候你！”

永琪忍牡的解释：

“我跟你讲，我真的不能带着你走！我们是出来办事的，带着你非常不方便！到了这儿，你就自己管自己了！”掏出钱袋：“喂，这都给你！拿去买双鞋，买些衣服，雇一辆车，自己去北京，或者回你的家乡去，知道吗？”

小燕子走了过来，没好气的插口：

“少爷，我看你就把人家带着吧！最起码，在路上骑个马，有人说说笑笑，也解个闷！”

尔泰听出小燕子的醋意，便恐天下不乱的笑着接口：

“是啊！一路上，我看你跟采莲姑娘谈得挺投机，人家现在无家可归，你就好人做到底吧！”

大家这样一说，采莲更是对着永琪，一个劲儿的拜拜。

“我不会给您找麻烦，我什么事都为您做！请你不要打发我走！”

永琪好无奈，好不忍，回头看紫薇，求救的看紫薇，说：

“你给她找双鞋！她的脚磨破了，所以不能走路，我才带她骑马！”

永琪这句话，原是向小燕子解释，为什么会并骑一马，谁知，小燕子听了更怒，一扭身，就走掉了。紫薇赶紧给永琪使眼色。永琪才急忙追去。

小燕子跑到一座小桥上，气呼呼的东张西望。

永琪急急奔来。问：

“你在生我的气吗？”

“奇怪，谁说我生气？”小燕子不看他，调头去看另一边。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看风景！”小燕子说得好大声。

永琪一怔。

“等会儿老爷一定会到处找你，你不进去侍候着，跑到这儿来看风景？”

小燕子更大声了：

“老爷要人侍候，你不是已经买了一个丫头了，叫她去侍候！难道我是生来的奴才命，就该给你们喊来喊去，做这做那！你又没给我钱，没买了我！我干什么一天到晚等在那儿，等你们差遣！”

永琪毕竟当惯了阿哥，那里被人这样冲撞过，一时间，声音也大了起来：

“你真是莫名其妙！那个采莲，是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你要管人家的闲事，帮人打架，帮人家葬父！现在，你生什么气？难道她的脚流着血，一跛一跛的跟在我们后面追车追马，我们就该视而不见吗？你的同情心就那么一点点？我还以为你真的是女侠客呢！”

小燕子一听，怒不可遏：

“我不是女侠客，好不好？我从来就没说过我是什么女侠客！你受不了人家追车追马，受不了人家的脚流血，你还不回去照顾她，跑到这儿来干什么，你走！你走！”

“你这个样子，我会以为你在吃醋！”永琪盯着她看。

小燕子勃然大怒，顿时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大喊：

“作你的春秋大梦！你以为你是‘少爷’，每个人都会追在你后面，苦苦哀求你收留？你把我看得那么扁，让我告诉你，你在我心里根本不是什么！”

永琪一震，倒退一步，气得脸色雪白。

“你是一个蛮不讲理、没有原则、没有感觉、没有思想的女人，算我白白认识了你！”

这几句话未免说得太重了，小燕子眼圈一红，跺脚大喊：

“你滚！我再也不要理你！我没思想，没深度，没学问……可我也没招惹过你！你走！你也不要再来招惹我……”

“我可没说你没深度，没学问……”

“你说了！你说了！你就是这个意思！”小燕子跋扈的喊，弯腰拾起一块石头，就对永琪砸过去。

永琪大怒，说了一句：

“简直不可理喻！”掉头就走了。

剩下小燕子，呆呆的站在桥上，气得脸红脖子粗。

这个采莲，就这样跟着队伍，跟了整整三天。

小燕子憋着气，也整整憋了三天。

第三天黄昏，大家停在客栈前面，卸车的卸车，卸马的卸马。永琪看着小燕子，两人已经三天没有说话了，他实在憋不住了，看到乾隆等人进了客栈，门口就剩下他们年轻的几个人。就走过来来说：

“讲和了，好不好？那天，我害了‘刺猬’病，偏偏胡大夫说，这个病无药可治，只能让它自己好。现在，病状已经减轻，你是不是也可以停止生气了？还有，那个采莲……要跟你告辞了，她在这儿，转道去北京……”

永琪话还没有说完，小燕子忽然跳上一匹马背，对着城外，疾驰而去。

紫薇大惊失色，大喊：

“小燕子！你干什么？你不会骑马呀！回来！回来呀！”

尔康急推了永琪一把。

永琪便跃上一匹马，疾追而去。

小燕子骑着马飞驰。

在她身后，永琪策马追来。

两人一前一后，奔进草原。永琪一面追，一面喊：

“小燕子！不要这样嘛！你又不会骑马，这样很危险呀！要发脾气，你就叫一顿，喊一顿，骂骂人，打一架……什么都可以！不要这样拿自己开玩笑，你赶快停下来呀！”

小燕子没有想到马儿那么难以控制，跑起来又飞快，在马背上摇摇欲坠，却已经欲罢不能。她吓得花容失色，缰绳也掉了，她拼命去捞缰绳，捞得东倒西歪。永琪追在后面，看得心惊肉跳，喊着：

“不要管那个马缰了！你抓着马脖子…抱着马脖子…”

小燕子偏不听他，伸手一捞，居然给她捞着了缰绳，身子差点坠马。

“天啊……”永琪惊叫。

小燕子拉着僵绳，骑得危危险险，还不忘记回头吵架，大喊：

“你跟着我干什么？你走！哪哪哪哪不要管我！我危不危险，是我的事！”就拍着马喊：“驾！马儿！快跑！快跑……”

马儿疾冲向前，小燕子一个颠簸，又差点坠马。永琪急死了，拼命催马向前，大喊大叫的教她：

“你抓紧马缰，不要放手，身子低一点，伏在马背上，你的脚没有踩到马蹬，这样太危险了。试试看去踩马蹬……”

“不要你教我，不要你管！”小燕子喊，拼命去扯缰绳，马儿被拉得昂首长嘶，小燕子差点掉下马背。

“天啊！”永琪急喊：“你放轻松一点，不要去夹马肚子……”

“我就不要听你！谁要你来教……”

小燕子一面说，一面对马肚子狠狠一夹。那匹马，就像箭一般射出。小燕子再也支持不住，翻身落马。 ～

同时间，永琪已经从马背上飞跃而出，伸长了手，要接住她。但是，他毕竟晚了一步，小燕子已经重重落地，正好落在一个斜坡上。她就骨碌骨碌的滚了下去。永琪扑了过去，一把抱住小燕子，两人连续几个翻滚，滚了半天才止住。

小燕子气喘吁吁的，惊魂未定，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永琪。

永琪紧紧的抱着她，也是惊魂未定，也睁着大大别的眼睛，看着小燕子。

小燕子突然惊觉，大怒的跳起身，喊：

“你不要碰我，你离我远一点……哎哟！”小燕子腿上一阵剧痛，站不稳，跌落地，伸手抱着自己的右脚。

永琪急扑过来，不由分说，就翻起她的右脚的裤管，只见裤子已经撕破，血正流了出来。永琪一看到小燕子流血，心中重重的一抽，心痛得无以复加。

“你快动一动，看看骨头有没有伤到！”

小燕子推着他：

“你走开，不要管我！我已经发过誓，再也不跟你说话了！”

永琪四顾无人，就什么都不管了，把她紧紧一抱。

“已经摔成这样，还要跟我呕气！呕什么气呢？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为了你，整天心神不定，把全世界

的人都得罪了……那个采莲，在我心里怎么会有一分一毫的地位呢？什么王公之女，什么天仙佳人，都赶不上你的一点一滴啊！”

小燕子想挣开他，奈何他抱得紧紧的。小燕子就委委屈屈的说：

“我没学问，没思想，没才华，没深度，没这个，没那个，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不是……”

永琪注视着她飞快蠕动的唇，再也控制不住，飞快的吻住了她。

小燕子大震，呆住了。一阵意乱神迷，天旋地转，半天，都不能动弹。好一会儿，她才忽然惊觉，就大力的推开永琪，跳了起来。单脚跳着。

“你子什么？你还欺负我？”

永琪追过去扶住她。

“我不是欺负你，我是欺负我自己！求求你，赶快坐下来，让我看看伤口怎样了？难道你要让自己流血流到死掉吗？”

小燕子心中一酸，落泪了。

“是！死掉算了！”

“我陪你死！”

“现在说得好听，一转眼，就摆出阿哥的架子了！”

永琪把她的身子按下，让她坐在草地上，俯头看看她的腿。伸手撕下自己衣襟的下摆，去扎住伤口。

“我先给你止血！还好胡太医跟来了，回去之后。就说你练骑马，摔了！知道吗？”

“不知道！”

永琪怜惜的看她，叹口大气，一边包扎，一边说：

“是我错了，好不好，你原谅我，这是我第一次了解男女之情，一旦动心，竟然像江海大浪，波涛汹涌，不能控制！以至于我的很多行为。都失常了！你会吃醋，证明你心里有我，我应该高兴才是，怎样都不应该和你发脾气！你说对了，我从小是阿哥，已经习惯了，难免会把‘阿哥’的架子端出来，以后不敢了！你给了我定心丸吃，我还乱闹一阵，故意去气你，是我糊涂了！”

小燕子见永琪低声下气，心已经软了，听到后来，又抗议了：

“什么定心丸？我那有给你定心丸吃！”

“是，没吃！没吃！现在，我们赶快回去吧！”凝视她：“动一动你的腿给我看！我真的很担心！”

小燕子动了动，痛得龇牙咧嘴。

“还好！没伤到骨头！但是……伤到了我的心。好痛！”

“是人家的脚趾头让你好痛吧！别在这儿装模作样了！”

永琪伸出手掌给她。

“给你打，好不好？”

小燕子“啪”的一声，就给了他狠狠的一记。永琪摔着手，惊讶的说：

“你的手劲怎么那么大？真打？”

小燕子闪动睫毛，落下两滴泪、永琪一看她哭了，心慌意乱。

“小燕子，不要哭，是我的错！你一掉眼泪，我心都揪起来了，我真的心慌意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小燕子用衣袖擦掉眼泪，把头在永琪肩上靠了一靠。

“以后不可以凶我！不可以说我‘什么都不是’！”泪又落下来。

“是！我们彼此彼此，好不好？”永琪手忙脚乱的帮她拭泪。

“什么‘噗哧噗哧’，还‘呼噜呼噜呢！”小燕子听不懂。

永琪忍不住“噗哧”一笑，小燕子也就“噗哧”一笑。

“原来是这样‘噗哧噗哧’！”小燕子自言自语。

两人就相视而笑了。

采莲，当天就被尔康派人送去北京了。

这段“采莲插曲”，总算过去了。没有惊动乾隆和长辈。只是，从这次以后，小燕子就多了一份女性的娇羞，比以前显得更加动人了。而五个年轻人之间，有更多的“目语”，更多的‘默契’，更多的“‘秘密”了。

第二十二章

和乾隆“微服出巡”，实在是小燕子进宫以后最快乐的一件事，也是紫薇进宫以后，最接近乾隆的一段日子。两个女孩子，忙得不得了，要照顾乾隆，要找机会说出秘密，要和三个臭皮匠随时商量大计，还要闹恋爱，吵吵架。这一路，真是非常热闹。小燕子平均每三天就要跟人打一架，她每次一出手，永琪就只好出手，生怕她吃亏。永琪一出手，福家两兄弟就不能不出手，忙着保护这一个格格，一个王子。乾隆虽然也告诫小燕子，不要太冲动，这样一路打打闹闹，要不引人注目，都不容易。但是，小燕子对乾隆振振有词的说：

“看到那些坏蛋欺负好人，我怎么能装作看不见呢？没办法呀！如果老爷你也装成看不见，那……您就成了……成了……”她压低声音，嘻嘻一笑：“昏君啦！”

乾隆瞪眼，拿这个小燕子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们一路打抱不平，走得其慢无比。好在乾隆也只是出门散散心，旅行是真的，出巡是说得好听，所以也不匆忙。这一路，有个刁钻的小燕子，有个可人的俏紫薇，他真的享受到从来没有享受到的温馨和幸福。如果不是一件突如其来的大事，结束了这段旅行，他说不定会东西南北，一路“出巡”下去。

这天，走到冀州境内。正好赶上当地的庙会。大家早已有了默契，有热闹的地方，不能放过！所以，一行人就全体来到庙前。

庙会，永远是最热闹的。有人在卖东西，有人摆地摊，有人卖膏药，有人卖艺。各种小吃摊子，各种小点心，更是应有尽有。冀州的老百姓大概全城出动，庙里，香火鼎盛，庙外，人潮涌来。

小燕子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兴高采烈的东张西望，永琪紧张张张的跟在她身边。

“小燕子，你的腿还有伤，不要再向前挤了！”

“那一点伤，早就好了！”小燕子满不在乎的说。

突然一阵锣鼓喧天，人群中，出现一个踩高跷的队伍，有狮子有龙，有观音菩萨，有金童玉女，还有哼哈二将，有蚌仙，有唐僧取经，后面还跟着“八仙”……几乎把所有民间传说的人物，都包容在内。最精彩的是，全部踩着高跷，摇摇晃晃而来。

小燕子一看，兴奋得不得了，喊着：

“这个好看！好看了！”就奋力挤上前去。

“小心！小心！大家不要走散了！”福伦看到人山人海，急忙警告。

小燕子那里肯听，已经奋不顾身，拼命的挤进人群，要去看高跷队。她东一钻，西一钻，转眼就淹进人群中，没了影子。永琪不放心，追着小燕子而去。尔康和尔泰，忙着去追永琪，四个人就一前一后，挤得看不见了。

福伦和几个武将，护卫着乾隆。紫薇紧紧的跟在乾隆身边。乾隆本来也要去看高跷队，但是，人潮一波一波的挤着，再加上烟雾氤氲，就觉得很热，拿着扇子退在后面，紫薇用手里的扇子，拼命帮乾隆扇着风。福伦、纪晓岚等人，被挤得东一个西一个，但是，大家还是眼光不离乾隆。

这时，一个卖茶叶蛋的小贩，老夫妻二人，憨汉厚厚的，挑着担子停在乾隆面前。两人对人潮张望着，挺无奈的样子。老头就对老妻说：

“那儿人多，咱们两个大概挤不进去了！就在这儿将就将就吧！”

老太婆一股忠厚样，拼命点头：

“是啊，这卖茶叶蛋不比卖糕饼，又是火，又是炉子，万一烫着人，就不好了，能做多少生意，就做多少生意吧！”

乾隆觉得两夫妻善良勤勉，年纪那么大了，还要作生意。不禁同情，低头问：

“生意好不好？”

“凑合凑合，够过日子了！”老头说。

“老爷子要不要吃个茶叶蛋？”老太婆急忙问：“咱们都用上好的红茶煮的，您闻闻看香不香？不香不爽口，就不收钱！”

乾隆笑了，说：

“好吧给我十个！紫薇丫头，来付钱！”

“是！”

紫薇挤上来，掏出钱袋来付钱。乾隆就去拿茶叶蛋。

突然间，老头跳起发难，一炉子炭火陡然飞起，直扑乾隆面门。热腾腾的茶叶蛋，全部成了武器，飞打乾隆。紫薇首当其冲，被烫得大叫。老头嘴里大喊：

“皇帝老儿，纳命来吧！”

老太婆哗啦一声，突然从腰间抽出一把尖锐的匕首，直扑乾隆，吼着：。

“我给大乘教死难的信徒报仇！看刀！”

变生仓卒，小燕子等人远水救不了近火，近处的鄂敏、傅恒、福伦等人大惊。

“有刺客！有刺客！保护老爷要紧……”，福伦大喊，声如洪钟。

乾隆已经挥着折扇，来不及的打着那些炭火和热腾腾的茶叶蛋，一抬头，陡见利刃飞刺而下。乾隆本不至于招架不住，但是，前前后后全是人墙，施展不开。眼见利刃直逼胸前，自己竟退无可退，闪无可闪。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紫薇奋不顾身，用身子直撞乾隆，挺身去挡那把刀。

只见利刃“噗”的一声，插进紫薇胸前。鲜血立刻出来。

乾隆大震，什么都顾不得了，伸手捞起紫薇，嘴里发出一声大吼，把周围的人，撞得跌的跌，倒的倒，他抱着紫薇，飞窜出去。

同时，鄂敏、傅恒、福伦都大喊着飞扑过来救人。和那老头老太婆大打出手。

远处，小燕子、永琪、尔康、尔泰听到这边的喊叫，知道出事了，也顾不得伤人不伤人，一路吼叫着扑奔过来，飞的飞，窜的窜，跳的跳……

谁知，高跷队伍全部发难，高跷成了武器，和永琪等人展开恶斗。一群人竟然都是武功高手，大家打得天昏地暗。

群众喊着叫着，摔着跌着，四散奔逃，场面混乱。

傅恒、鄂敏和老头应战，福伦就保护着乾隆且战且退。乾隆一直抱着紫薇，不曾放手。利刃也一直插在紫薇胸前。

尔康等人，和那个高跷队杀得难解难分。始终没办法杀到乾隆身边，大家急死了，只得拼命死战。

傅恒、鄂敏已将老头和老太婆打倒在地。可是，“蚌壳精”和“舞龙舞狮”又都砍杀过来，傅恒见乾隆抱着紫薇不放，显然无法自保，急忙大喊：

“鄂敏！去保护皇上！这儿交给我！”

“是！”

鄂敏抽身，和福伦保护着乾隆，终于退到了安全地带。纪晓岚也奔了过来。

乾隆低头，看着怀中面孔雪白，血一直淌下的紫薇。哑声大叫：

“胡太医！汉汉汉汉汉大医……胡太医在哪儿？”

“忙乱之中冲散了，皇上别急，我去找！”鄂敏说。

“鄂敏，你别去！在这儿保护皇上！”傅恒急喊。

乾隆大急，看着紫薇，心如刀绞，大喊：

“去找胡太医！这儿已经安全了，保护什么？赶快去找胡太医！”

纪晓岚急忙应着：

“我去找！我去找子

纪晓岚冲进人群，到处找胡大医。

尔康耳听四面，眼观八方，看到纪晓岚在人群中，疯狂的喊着“胡太医”，知道有人受伤。他大吼一声，连倒了好几人。飞过人群，抓住了正在盲目奔窜的胡太医。后面“何仙姑”追杀过来，一刀砍伤了尔康的手臂。尔康负伤，却不肯放掉胡太医，急促中，嘴里大吼，脚下连环踢，踢倒“何仙姑”，尔泰赶来，一刀刺下。

“皇上已经退到树下，紫薇身受重伤，你赶快去！这儿有我！”尔泰急喊。

尔康一听，紫薇身受重伤，脑中轰的一响，抓着胡太医，一路杀出去。

树下，乾隆仍然抱着紫薇，不曾松手。他低头，看到紫薇的脸色越来越白，血一直滴到地下，不禁心慌意乱。他喊着紫薇：

“紫薇！紫薇丫头！看着我，别晕过去，保持清醒！跟我说说话！听到没有！”

紫薇看着乾隆，好痛，吸着气，觉得每次呼吸，血就跟着流出去。她以为自己要死了。好多话，还没说明白，怎么办？

“皇上，我是不是快死了？”她挣扎着问。

乾隆大震：

“什么死不死？受这么一点小伤，怎么会死？抬头又一阵大喊：“胡太医！找到胡太医 没有？”

紫薇心里好急，颤声的说。

“皇上，如果我死了，可不可以请求你一件事？”

“什么？”乾隆心痛，着急，心不在焉，到处找太医。

“请你饶小燕子不死！”紫薇轻声说，恳求的。

“不要再死不死的了，谁都不会死！”乾隆生气的喊。

紫薇好痛，呻吟着：

“我们不是安心的……请饶小燕子一命！”她再说。

乾隆根本听不懂，以为紫薇已经失去意识了，急得不得了，大声说：

“紫薇，你撑着一点，太医马上来了！”

这时，尔康浑身浴血，手臂带伤，提着太医，几乎是脚不沾尘的飞窜而至。

“太医来！太医来了！”他喊着，一眼看到乾隆臂弯里的紫薇，看到那把深深插在她胸前的利刃，和那点档滴滴往下淌的鲜血……他眼前一黑，几乎要晕过去，脱口就喊：“老天 啊！”

胡太医惊魂未定，喘息的站在那儿。

“请皇上把紫薇放下地，让臣诊治！”

鄂敏已将身上外衣脱下，铺在地上。

乾隆这才将紫薇放在地上。太医急忙上前把脉，察看伤口。

另一边，战事已经告一段落。高晓队东倒西歪，全部躺下。冀州的守备丁大人已经得到 消息，率领了大批官兵赶到，捕捉刺客。

小燕子这时才能脱身，听到是紫薇受伤，吓得面无人色。连滚带爬的扑奔乾隆这儿，一看到地上的紫薇，魂飞魄散。

“紫薇，怎么会这样？你中了一刀……天啊！”她爬过去，抱住紫薇的头，泪珠就落在紫薇面颊上了：

“我答应过金琐，不让你少一根头发，现在，你居然中了一刀，我要怎么办啊……”

紫薇看到小燕子，好多叮嘱，简直不知道要先讲那一样好。

“金琐，要照顾金琐……”她虚弱的说。

小燕子更是泪如雨下。

“你说什么，不会有事的！你勇敢一点，不会有事的……”她哭着喊。

众人此时已恶战完毕，纷纷聚拢。

“报告皇上，丁大人已经带兵赶到，所有乱党全都抓了起来！都是大乘教的余孽，从‘抛绣球’那天就盯上我们了，现在，已经押去审问了！”傅恒禀告。

就有丁大人带着一队官兵，急跪于地。

“卑职丁承先叩见皇上，不知皇上驾临。护驾来迟，罪该万死！”

官兵全部跪落地。齐声大喊：

“皇上万岁万万岁！”

乾隆烦躁的挥手，心急如焚的说：

“都不要吵，现在什么事都别说！先把紫薇治好要紧！胡太医，紫薇怎样子

“赶快找一个干净地方，臣要把匕首拔出来！”胡大医紧张的说。

乾隆就对丁大人喊：

“听到没有？最近的地方在哪儿子

丁大人磕头说：

“皇上不嫌弃，就到奴才家里吧！”

乾隆一俯身，就从地上抱起紫薇，急促的说：

“还耽搁什么？走呀！”

说着，乾隆就迈开大步，大家赶紧急步跟随。

丁府一阵忙忙乱乱。

紫薇躺上了床，胡大医不敢立刻拔刀，生怕刀子一拔，紫薇也就去了。看乾隆这种神情，万一紫薇不保，恐怕他这个太医也不保了。先要丫头们准备热水，准备参汤，准备绷带，准备止血金创药……他忙忙碌碌，在卧室内内外外跑。

乾隆在门口拦住了他。

“胡太医，你跟我说实话，拔刀有没有危险？”

“回皇上，紫薇姑娘的伤，并没有靠近心脏，可是，流血大多，伤到血管，是显而易见的！刀子拔出时，只怕她一口气提不上来，确实有危险！臣已经拿了参片，让她含着，但是……”

乾隆明白了，咬牙说道。

“朕跟你进去！看着你拔刀！”

两人大步来到床前。

紫薇躺在床上，脸色惨白，匕首仍然插在胸前。太医已将伤口附近的衣服剪开，丫头们用帕子压着伤口

周围。

太医推开丫头，按住伤口，准备拔刀。

小燕子、乾隆、尔康、尔泰、永琪、福伦全部围在床前，紧张的看着太医。

“我需要一个人帮忙，抱住她的头，压住她的上身，免得拔刀时身子会动！”

尔康往前一冲，忘形的说：

“我来！”说完，才发现手臂上有伤，根本动作不便。

乾隆已经一步上前。坚定的说：

“朕来！”就上前，紧紧的，稳定的抱着紫薇的头，低头对紫薇说：“朕在这儿稳着 你，朕既然贵为天子，一定能够给你力量！你也要为朕争一口气，知道吗？”

紫薇虚弱的点头。心里明白，自己的生命，恐怕会随着拔刀而消失。眼睛不禁看众人， 好多的不舍，好多的话要说。

胡太医很不安：

“皇上！臣拔出匕首时，只怕血会溅出来！是不是让别人……”

“你不要顾虑了，赶快救人要紧！”就看众人：“你们退下吧！小燕子，你也出去！”

小燕子立刻哀声喊：

“我不走，我守着她！我绝对绝对不离开她！”

尔康两眼，死死的看着紫薇，整个魂魄，都悬在紫薇身上，那里能够离开。永琪看大家 这个状况，就急促的说：

“皇阿玛，如果没有不方便就让我们看着这把刀拔出来。毕竟，这些日子以来，我们跟 紫薇已经像一家人了！没看到她平安，大家都走不开！而且，我们可以给她打气呀！”

乾隆自己已经方寸大乱，顾不得大家了。就默然不语。

太医就握住刀柄，看着紫薇说：

“紫薇，我要拔刀了！拔出来的时候会很痛，但是，没办法，非拔不可！”

紫薇点了点头，抬眼看乾隆。

“等一下！”她的眼光，深深切切，里面藏着千言万语，盯着乾隆。

乾隆在这样的眼光下，觉得心都碎了。他振作了一下，用有力的语气说：

“紫薇丫头，只是痛一下，你不会有事，朕不许你有事！不要怕，知道吗？”

“皇上……皇上……我要请求一件事！”紫薇衰弱的说。

“是！你快说！这刀子要马上拔，不能再耽搁了！”乾隆着急。

“皇上……请答应我，将来，无论小燕子做错什么，您饶她不死！”

小燕子一听，泪水就疯狂滚落。

“好，朕饶她不死！你安心了吧”乾隆匆匆回答。

尔泰和永琪交换了一个注视，这句话终于听到了，却在这种情况底下，人人震动而心碎了。

紫薇放心了，一笑，眼光就停在尔康脸上。

“尔康，我也求你一件事！”

尔康震动的盯着紫薇，哑声的：

“你说！”

“万一我有个什么久请你收了金锁！我把她的终身托付给你了！，，

尔康心中，一阵绞痛，此时此刻，她关心的是小燕子，是金锁！他咬了咬牙，忍着泪不敢再耽误时间，有力的答道：

“是！”

紫薇就对太医沉着的说：

“请拔刀！”

大家连大气都不敢出，摒住呼吸，定定的看着那把刀。

小燕子泪水不停的掉，用手蒙住嘴。

尔康咬紧牙关，好像是自己在拔刀，脸色和紫薇一样苍白。

太医握住刀柄，用力一拔。

鲜血立刻飞溅而出。紫薇一挺身，痛喊出声：

“啊……”

乾隆将紫薇的头，紧紧一抱，血溅了一身。

紫薇昏厥了过去。乾隆急喊：

“紫薇！髹髹髹髹……”

“她死了……她死了……”

“崩咚”一声，小燕子晕倒在地。

紫薇悠悠醒转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她闪动着睫毛，微微的睁开眼睛，只见室内灯火 荧荧。她的眼光，从灯光上移开，看到了太医和小燕子……然后蓦然发现乾隆正一眨也不眨 的看着她。紫薇一个震动，清醒了，惊喊：

“皇上！”

小燕子立刻扑了过去。惊喜的喊：

“她醒了！她醒了！”

乾隆给了紫薇一个难以察觉的微笑，转头急喊：

“胡太医！”

“臣在！臣马上诊视！”

胡太医急忙上前，看了看紫薇的眼睛，又握起紫薇的手来把脉。半晌，胡太医放下紫薇的手，松了一口气，回头看乾隆：

“皇上，紫薇姑娘脉象平稳，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真是皇上的洪福，苍天的庇佑！现在，只要好好调理，休养一段时间，就可以恢复健康了！”

乾隆那颗提着的心，这才回归原位，就低头去看紫薇。

“紫薇！觉得怎样？醒了吗？真的醒了吗？认识朕吗？”

“皇上，我……让您担心了！”紫薇衰弱的说。

乾隆紧紧的盯着她：

“是，你让朕担心了，担心极了，担心得不得了！现在怎样，坦白告诉朕！”

“好痛！”紫薇诚实的说。

胡太医急忙说：

“我这就去熬药，吃了，可以安神止痛！”

“有那种药，还不快去熬！”乾隆对太医喊。

“喳！”太医急急退出门去。

小燕子对着紫薇，左看右看。越看越欢喜。她握起紫薇的手，终于有真实感了。突然放声大叫：

“哇！你活了！”低头看紫薇，乐不可支：“恭喜恭喜！你没有死！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你已经到阎王那儿去报到，可是，阎王老爷看到你，非常生气，跟那些抓你的小鬼大发脾气，说：‘这个姑娘时辰没到，还有一百年阳寿，你们抓错了人，赶快送她回去！’所以，你就活过来了！度过这一关，你还有一百年好活！…

紫薇看着小燕子，笑了。

“一百年，那不是变成老妖怪了！”

“反正有我这个‘千岁千千岁’陪着你！你怕什么？咱们上面，还有万岁万万岁，呢！”

乾隆就俯身看着紫薇，眼中，盛满了温柔。紫薇接触到乾隆的眼光，不安的动着身子：

“皇上！您还不赶快去休息，我那一百年阳寿，准会被您打折了！”一动，伤口好痛，不禁咬牙吸气。

乾隆急忙按着她的身子：

“别动！那么大一个伤口，你还要动来动去，血好不容易才止住了！千万不要动！”就 深深的看着紫薇，说不出有多么怜惜。“还记得整个发生的事吗？”

紫薇点点头。难过的说：

“怎么会有刺客呢？一个好皇上，千载难逢，他们还要行刺，我真……想不通！”又关 心的问：“还有人受伤吗？”

“只有尔康，受了一点轻伤，其他人都还好！”

“尔康！”紫薇惊呼。

“操心你自己好不好？不要管别人了！和你的伤比起来，那些伤都不算什么了！”乾隆 忍不注用帕子拭去紫薇的汗。“这一会儿，疼得好些吗？”

“好多了！拔刀的时候，我真的以为活不成了！”

“傻丫头！有我镇在那儿呢！朕心里一直有个强烈的声音在说，你不会死！绝对绝对不 会死！”

紫薇感动极了，吸了吸鼻子，请求的说：

“我现在没事了，请皇上去休息！”

乾隆继续看着紫薇，看！”好久好久。

“好！朕去休息，让你也能休息，不过，在朕去休息以前，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紫薇又点点头。

“你今大用你的身子，为朕挡那把刀，你带给朕震撼、不是一点点，而是惊涛骇浪。你 受伤之后到现在，朕一直看着你，不明白如此柔弱的你，怎么会有这种勇气？你，真的让朕 困惑了，感动了！”

紫薇眼中充泪了。

“皇上，你不用困惑，那不是‘勇气’，只是一种本能！”

“本能？多么珍贵的‘本能’！朕会永远珍惜着你这份‘本能’！”

紫薇很想说什么，奈何伤口痛楚，欲说无力。

乾隆见她欲言又止，体贴的接口：

“现在，夜已经深了，朕还要去追查那些刺客的来历，不陪你了！有什么话，慢慢再告 诉朕，来日方长，知道吗？”

紫薇再点点头。乾隆就起身，看着小燕子：

“小燕子，你好好的侍候着紫薇，需要什么，马上说！太医的药熬好了，要看着她吃下 去！”

“我知道！”

乾隆再看了紫薇一眼，转身去了。小燕子送到房门口。

“去陪着紫薇，别送朕了！”

“是！”

乾隆离去了，小燕子就回到床边，对紫薇崇拜的说：“紫薇！你好了不起，胸口插了一把刀，你还记得要皇阿玛饶我死罪！我的脑袋，是不是不会搬家了！”

“我想，不会搬家了！”

“那…我们还等什么？我们都说出来算了！”小燕子兴奋的说。

“无论如何，要先回宫才能说！”

“无论如何，要等你身体好了才能说！万一皇阿玛大发脾气，你才有力气帮我！”

紫薇虚弱的笑，同意了。

这晚房门一开，尔康闪身入内。他关上房门，就直冲到床前。

紫薇一见到尔康，就紧张的惊呼着：

“你的手臂怎样了？给我看！”

尔康心痛已极的说：

“不要管我的手臂了！”就用没有受伤的手，抓住紫薇的手，急促的说：“嘘！你别说 话，也不要动！我知道你很衰弱，没力气跟我多说话，你什么话都别说！听我说就好了！我 看着太医离开，问过你的情形，我也看到皇上离开，知道你不会有事了！我不再说让你泄 气，或者让你担心的话，我只要告诉你，我爱你爱得好心痛，爱得快发疯了！请你为我快快 好起来！”

紫薇含泪点头。

“你已经赢得皇上的爱，赢得每一个人的尊敬，你这么勇敢，这么不平凡！我想到这样 完美的一个你，居然心中有我，就觉得好骄傲！我想，我不用告诉你，你的受伤，带给我多 大的痛楚，因为你那么了解我，你会体会的！现在，皇上和太医，时时刻刻都在你身边，我 反而只能远远的看着你，我能说的，听得见，我不能说的，相信你也听得见！”

紫薇拼命点头。

“你好伟大，你好能干！现在，我们等于已经拿到特赦令了，等到我你回宫以后，等你 的身子完全康复了，我们再找一个机会，去跟皇上说明一切，现在我不要你操心，不要你烦 恼，我一定配合你！不会冲动。我信任你，爱你！”

尔康说完，就在紫薇额上，印下一个重重的吻。站起身来说道。

“太医马上要给你送药来，我不能停留了！答应我，好好吃药，好好休息！”

紫薇含泪看尔康，握着尔康的手，用力的紧握了一下。

“你的手臂…”

“我知道！”尔康急忙回答：“我也会为你保护我，你放心，只是一点点皮肉伤！”他依依不舍的放开紫薇。“我走了！明天再来看你！”

紫薇再点头。

尔康很快的闪身出去了。

小燕子眨动眼睑，对紫薇说：

“我好感动！我好嫉妒”“你怎么能让这么多的人都喜欢你呢？”

紫薇一笑。

“你还不是一样吗？”

“‘噗哧噗哧’啊！”

紫薇怔了怔，听不懂。

“就是‘彼此彼此’啊！我才学会的句子！”

紫薇虽然很痛，却忍不住笑了。

紫薇的受伤，带给乾隆的震撼，真的不是一点点，而是强烈巨大的。他身为皇上，早已习惯了前呼后拥，被人千方百计保护着的日子。从小到大，侍卫、随从为他受伤的也有好多，他的感觉都只是“理所当然”而已，那些人是训练了来保护他的。可是，紫薇却用血肉之躯，来为他挡刀，他就不能不震动。感动到“忘我”的地步了。一连好几天，他陷在这种感动中，眼中，都是紫薇，心中，也都是紫薇。

几个大臣，也看出皇上的心事了。福伦是知情的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纪晓岚在毫不知情下，却成了乾隆的知己。君臣之间，对紫薇有着最坦率的谈话。

“这个紫薇，真的让朕困惑极了，震动极了！”乾隆说。

纪晓岚察言观色，就诚挚的接口：

“紫薇姑娘，是个冰雪聪明、才气纵横的女子。这一路上，臣看着她在生活小事中，流露出来的智慧，已经觉得非常惊奇。作诗、写字、下棋，她什么都会，书籍的涉猎，又那么广博，真是难得！而这次面对刺客，表现出来的勇气，才更让人佩服！”

乾隆被纪晓岚说进心坎里：

“是啊！朕这些天，一直在回忆被刺那个刹那，就想不明白是什么力量，让她去挡那把刀！她没有武功，手无缚鸡之力，只是一个弱女子。当她用身子去挡刀的时候；她根本没有时间思想！她说，那是‘本能’！是的，朕千思万想，那确实出于‘本能’，她的‘本能’，让她毫不犹豫的代朕去死！朕只要想到这

一点，就觉得惊心动魄了！”

纪晓岚了解的看着乾隆，觉得已经‘读’出了他的心意。

“这样的女子，可遇而不可求！是皇上的洪福，才会遇到。这次皇上化险为夷，论功行赏，紫薇姑娘，也要排个首功！无论如何，应该给她一点封赐！臣以为，皇上回宫以后，不妨再作安排！”

乾隆迷惑起来：

“朕也这么想。可是”这个紫薇，实在有些奇怪！朕从来没有对于一个女子，像对她这样！在朕内心深处，总觉得对她有种感情，甚至超越了男女之情。朕会去在乎她的看法，她的感觉，几乎‘尊重’着她的一些思想，不愿意用‘皇上’的身份去勉强了她。朕也对她充满好奇，很想去透视她，研究她！哦！真有些说不明白！”

“臣以为，最美丽的女人，是一本吸引你一直看下去，却永远读不完的书！”

“哦！”乾隆对这个说法，非常感兴趣。“你这个说法，很有意思！是！紫薇就是这样一本书！有时，朕很想翻到最后一页，去看看结尾，又生怕这样，把中间最精彩的部分跳掉了，于是，就压抑着自己，不要操之过急！还是一页一页的看吧！她有些地方，像一个谜！”

是的，紫薇是一个谜，有些神秘。乾隆在震撼之余，根本没有去推敲谜底。

紫薇在丁府，休养了半个月，所幸年轻，复元得很快。半个月以后，已经活动如常了。乾隆自从碰到刺客事件，就对“微服出巡”败了兴致，很想回宫了。只是紫薇身子没好，他生怕她禁不起舟车劳累，一直按捺着不动身。

这天，小燕子和两个丫头，扶着紫薇坐进亭子。

尔康、尔泰、永琪都围了过来。

“紫薇，怎么下床了？太医说可以出来吗？吹风不要紧吗？”

紫薇站起身来，跳了跳，转了一圈，表示自己已经好了。

“我好得不得了，你看，跑跑跳跳，都没关系！就是皇上太关心，太医才说多休息几天比较好，其实，我没事了，你们不要再把我当病人了！我拖累得大队人马，都不能行动，已经好抱歉了！”

“好汉汉！我们相信你，你不要跳！不要转圈子了，当心头晕！”尔康急忙说。

亭子外面，丁府的几个女孩子，正在踢毽子。毽子一上一下，煞是好看。孩子们一面踢，一面数着数：

“五、六、七、八”

毽子飞得太高，眼看接不到了，小燕子技痒，一个飞身而出，接着毽子，继续踢下去，一面踢，一面对孩子们喊着：

“我教你们怎么踢毽子！这踢毽子有各种各样的花样…”就表演起来：“前踢，后踢，转身踢，连环

踢，高踢，翻个跟斗踢，这个踢法叫‘鲤鱼跃龙门’，这个踢法叫“老鹰抓小鸡”……”

小燕子表演得十分精彩，孩子们看得目瞪口呆。个个的脑袋，都跟着那个毽子忽上忽下。

紫薇和尔康、尔泰、永琪、丫头等人都笑吟吟的看着。尔康看看小燕子，看看紫薇，因紫薇的恢复健康而欣喜着。小燕子继续喊：

“这样反脚从后面一个高踢，叫作‘一飞冲天’

毽子被这个“一飞冲天”，真的飞上了天，然后，竟然落到屋顶上去了。

众孩子全体“哇”的大叫：

“毽子！毽子！我们的毽子！怎么办？我们要毽子……”

“要毽子？那有什么难？拿给你们就是了！不要吵，不要吵……”

小燕子一面说着，一面施展轻功，飞身而起，永琪大喊：

“小燕子！你不要去拿了，我帮你去拿……”

永琪话没说完，惊见小燕子这次的表演居然成功，已经上了屋顶。

“她上去了！居然上去了！”尔泰不相信的喊。

所有的小孩全体仰头往上看，佩服极了，大喊：

“还珠格格好伟大啊！好伟大啊！可以飞上屋顶耶！”就鼓起掌来，大叫：“还珠格格好伟大！还珠格格了不起！”

小燕子上了房，好生得意，听到掌声吆喝，更加得意。但是，毽子在屋顶另一角，小燕子就一面走向那个毽子，一面对下面众人喊：

“谁都不要下来帮忙，我马上拿下来了！”

小燕子就在屋顶上迈步，摇摇晃晃的去拿毽子。

众人看得提心吊胆。

就在此时，乾隆带着纪晓岚、傅恒、福伦、鄂敏等人来到。

乾隆见大家都仰头看屋顶，跟着抬头一看，大惊。大喊：

“小燕子！你怎么跑到人家屋顶上去了？这成何体统？赶快下来！”

小燕子被乾隆一吼，吓了一跳，一面回头看，一面伸手捞毽子，这样一分心，脚下一滑，就尖叫着，整个人滚下屋顶。

孩子们惊呼起来。

永琪早就蓄势待发，此时飞窜过去，伸手一接，小燕子落在永琪怀里。手里牢牢的握着那个毽子。

乾隆眉头一皱，本来就觉得小燕子和永琪之间，有些怪异，现在的感觉更强了。

“小燕子！你实在有点过分！那有一个格格，像你这样淘气！现在，我们是在丁家作客，你好歹也要收敛一点！怎么上了人家的屋顶！像样吗？乾隆骂着。

小燕子从永琪怀中跳了起来，对乾隆鼓着腮帮子：

“只是帮孩子们去捡毽子嘛！毽子飞到屋顶上去了，不上去怎么拿呢？本来拿得好妹妹的，难得我的轻功这么灵，一跳就上了房，人家孩子们给我又鼓掌又吆喝的，我正在得意呢！皇阿玛一来就吼我，害我从上面摔下来！这一摔，得意也摔掉了，光彩也摔掉了，弄得我一鼻子灰！我是因为紫薇好了，心情好，才稍微放松一下，跟孩子们玩玩嘛！皇阿玛干嘛那么凶？”

乾隆啼笑皆非，睁大眼睛：

“哈，朕才说了一句，你倒有这么多句！看样子，还是朕怪你怪错了？”

小燕子叹口气：

“老爷还没回宫，你又把‘体统’搬出来了！我最怕的，就是皇阿玛那句‘成何体统’！”

乾隆瞪着小燕子，很想凶她，却又凶不起来。此时，紫薇走过来，笑着说：

“皇上，格格只是高兴，您就让她高兴一下吧！”

乾隆凝视紫薇，声音不知不觉的柔和了。

“好！看紫薇丫头的面子，不怪你了！”

小燕子一屈膝，笑开了。

“谢皇阿玛不怪之恩！”

小燕子得意，把毽子一丢，飞身一踢，毽子落到孩子中。孩子接着毽子，笑着跑走了。

乾隆摇头，唇边却堆满了笑，众人察言观色，也都笑了。

这时，丁大人带着两个官兵，急步而来。甩袖一跪：

“启禀皇上，北京有急奏！”

“拿来！”乾隆神色一凛。

官兵跪倒，双手高举，呈上奏章。

福伦等人，脸色全体一变，紧张的看着乾隆。乾隆看完奏章，惊喜的抬头：

“福伦，你们猜发生了什么事？”

福伦看乾隆脸色：

“臣猜不着！想必是件好事！”

“哈哈！是件好事！西藏土司巴勒奔带着她的小公主塞娅，订于下月初来北京朝拜！西藏这样示好，真是大清朝的光彩呀！”

大家全体惊喜起来。尔康算了算日子，惊喊：

“下月初？那么，我们要快马加鞭，赶回北京了！”

乾隆接口：

“是！我们要快马力口鞭，赶回北京了！”

第二十三章

小燕子和紫薇回到漱芳斋那天、整个漱芳斋都乐翻了。金琐和紫薇团聚，有问不完的问题，说不完的故事。碰到一个夸张的小燕子，更是叽叽喳喳，指手画脚，把这一路的状况，说个没停。至于“紫薇救乾隆”这一段，那就更加绘声绘色，说得天花乱坠。那把插在紫薇胸口的刀，她比划得像把长剑，紫薇流血，更是形容成血流成河，越说越严重。把金琐、明月、彩霞、小邓子、小卓子几个，听得眼睛都直了。金琐一面听，一面落泪不止，拉着紫薇，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简直恍如隔世。嘴里不停的说着：

“哎呀！怪不得我在家里，一下子眉毛跳，一下子眼睛跳，就觉得心惊胆战，好像要出事似的！小姐啊……你答应过我，会照顾你自己，你怎么还让自己受伤？又瞪小燕子：“小燕子，你的保证呢？”

小燕子伸出手掌给金琐。

“给你打！随你要打多少下！”

明月他们听得津津有味，一直追问。

“后来呢？后来呢？”

紫薇忍不住，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好了好了，故事说到这里为止，被她这样渲染下来、我大概会变成女神仙什么的了！那有那么神呢？你们看我，不是好端端的吗，如果刀有那么长，我早就没命了！别听格格吹牛了！就转变话题：“你们在家里怎样，皇后有没有再来找你们的麻烦？”“她来过两次，东张西望了一会，就走了！你们两个不在，她发脾气都找不着对象了，所以，就没什么事！”看紫薇：“真的伤得很严重吗？塞娅

“放心！这不是活着回来了？”

小卓子、小邓子还要追问“刺客”的故事，小燕子拍拍手，嚷着：

“好了好了，故事明天再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总之，紫薇大难不死，我们七个人，又都团圆了，难道你们几个，都没有准备一点酒菜来欢迎我们吗？”

金琐走过来，弯腰，手一挥，说：

“格格、小姐，清进餐厅！”

原来，福伦已经派了“加急”部队，一早就先进宫来报喜。所以，大家都有了准备。漱芳斋里，也已将好酒好菜，摆了满桌。

这种场合，小别重逢不说，还有大难不死的喜悦。漱芳斋内，就又顾不得“规矩”了。小燕子不许任何一个人离席，坚持要“团圆”。于是，六个人围桌而坐。像是一家人一样，没大没小，嘻嘻哈哈。

七个酒杯，在空中一碰。小燕子欢声大叫着：

“祝大家‘长命百岁，脑袋不掉’！”

大家哄然响应，都喊：

“祝大家‘长命百岁，脑袋不掉’！”

大家正在酒酣耳热，外面忽然传来太监的喊声。

“皇上有赏！”

众人一惊，全体跳下桌子，狼狈的整冠整衣，跪落在地。

小邓子哈腰过去，打开房门。

但见外面一溜的灯笼，照耀如同白昼。

就有两个宫女，高举着两只烤好的“叫花鸡”进来。高声报着：

“皇上赐‘在天愿作比翼鸟’给还珠格格和紫薇姑娘！给两位加菜！塞娅

小燕子和紫薇两个对看，眼里不禁闪耀着惊喜。宫女将菜放上桌。两人还来不及表示什么，宫女又送上第二道菜。继续报着：

“皇上赐‘红嘴绿鹦哥’给还珠格格和紫薇姑娘！”

第三道、第四道、第五道…鱼贯而入。

“皇上赐‘燕草如碧丝’给还珠格格和紫薇姑娘！”

“皇上赐‘秦桑低绿枝’给还珠格格和紫薇姑娘！”

“皇上赐‘漠水田飞白鹭’给还珠格格和紫薇姑娘！”

“皇上赐‘阴阴夏木啭黄鹂’给还珠格格和紫薇姑娘！”

“皇上赐‘凤凰台上凤凰游’给还珠格格和紫薇姑娘！”

好不容易赏赐完毕，放了一大桌。

就有太监往前一站，朗声说：

“皇上有旨，今晚漱芳斋可以‘没上没下，没大没小’！尽情喝酒，尽情狂欢，不受任何礼教拘束！”

小燕子这一下喜出望外，跳起身子，就爆发了一声欢呼：

“皇阿玛万岁万万岁！”

紫薇带着众人，匍匐于地。

“还珠格格和紫薇，谢皇上赏赐！”

太监和宫女退出。

小燕子抓着紫薇的手，又跳又叫。

“我们可以尽量的吃，尽量的喝，尽量的醉。尽量的疯了！”

金锁听出名堂，奔过来，激动万分的抓住紫薇的手：

“你和小燕子，终于‘平等’了吗？难道皇上知道！？塞娅

“还没有，还没有！可是，已经‘呼之欲出’了！”

“什么‘鱼粗鱼细’的？一条鱼都没看见！”小燕子吼着，笑得好开心：“大家不要挑三挑四了，没有鱼，有鹦哥，有凤凰，有比翼鸟，有白鹭……还不够吗？大家赶快过来‘狂欢’吧！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开心的“遵旨”啊！”

大家就奔回桌前，拿起酒杯，又砰然一碰。

紫薇看着那一桌子的菜，想着乾隆此时此刻，会做这样的安排，记住了自己每一道菜，心中的欢喜，就涨满了胸怀。那份“窝心”，别提有多么深切了。她不禁匍伏在桌上，在几分酒意之下，笑不可仰。

金锁看着紫薇，感同身受，也笑不可仰了。

那晚，乾隆和令妃在一起，小别之后，也有数不尽的温馨。令妃一面帮乾隆宽衣，一面柔情百斛的说：

“怎么会碰到刺客呢？臣妾真的是吓得魂飞魄散了！幸好有个紫薇奋不顾身，要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臣妾只要一想到当时的情况，就浑身冒冷汗！皇上，以后不要微服出巡了！”

乾隆伸手握紧令妃忙碌的手，郑重的说：

“令妃，朕要跟你讲一声，在紫薇那样拼死救朕以后，朕再也不能，把她当成一个单纯的丫头了！”

令妃震动了一下。

“皇上，你已经……已经……和她……”

“朕没有！她和小燕子整天在一起，像亲姐妹一样，朕就算有什么打算，也得问问她自己的意思，和小燕子的意思！”不禁深思起来：“总觉得，她对朕并不是那么单纯，说不定，她有她的想法！…

“皇上的想法，就是她最大的幸福了，她还会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呢？等她知道以后，恐怕会高兴得昏过去。皇上要臣妾去帮您问她吗？”令妃藏住自己的醋意，温婉而体贴的问。

“不！朕宁愿自己问！”

令妃凝视乾隆，在乾隆眼中，看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情。这使令妃震慑了。

“皇上，那紫薇…让您这么动心？”她低声的问。

乾隆深思，自己也有一些儿迷糊。

“不是动心，是珍惜！从来没有过的珍惜！”

令妃有一点儿受伤。但，旋即掩饰住了。

“能为皇上拼命，能为皇上挨刀，臣妾虽然有些吃醋，可是，也对她充满感恩呢！”就 振作了一下：“那么，皇上的意思是，要收了她？封她作贵人？”

乾隆不知道为什么，竟震动了一下。眼底闪过一丝困惑。

“眼前不忙，不要吓着她，什么都别说！西藏土司巴勒奔马上要来了！等忙过这一阵 子，再来办紫薇的事！”

巴勒奔带着公主塞娅来的那一天，真是热闹极了。巴勒奔和塞娅，分别坐了两乘华丽的大轿子，由十六个藏族壮汉，吹创打打的抬进了皇宫。在轿子前面，又是仪仗队，又是鼓乐 队，最别开生面的，是有一个藏族鬼面舞，做为前趋。所有的舞蹈者，都戴着面具，配合着 藏族那强烈的音乐节奏，跳进宫门。

乾隆率领众大臣及阿哥们，都站在太和殿前。迎接巴勒奔。

鬼面舞舞进宫门，舞到乾隆及众人面前，旋转，跳跃，匍匐于地，行跪拜礼，然后迅速 的散开。两乘大轿，抬进来，轿夫屈膝，轿子放在地上。巴勒奔和塞娅在勇士搀扶下下轿。 见到乾隆，就都匍匐在地，所有藏族的队伍全部跪下，大喊：

“巴勒奔和塞娅参见皇上，吾皇万岁屯屯屯万岁！”

远处的一根石柱后面，小燕子带着紫薇和金琐，正在偷窥。紫薇害怕，拼命去拉小燕子 的衣服：

“好了，你看够了，赶快走吧！别给大家发现了！这不是普通场面，皇上在接待贵宾 啊！”

小燕子拼命伸头，兴奋得不得了。

“好好看啊！你看那些戴面具的人，跳那么奇怪的舞！那个西藏土司，长得好威武！”

金琐也看得津津有味。

“可是，那个小公主却长得好小巧！那身红衣裳真漂亮！”

小燕子的头，越伸越出去：

“皇阿玛太不够意思了，你看，人家西藏土司从西藏到这儿还把一个公主带在身边。见 皇阿玛也没让公主躲起来！为什么我不能大大方方跟皇阿玛站在前面呢？”

紫薇死命拉住小燕子的衣服，把她拼命往后扯：

“你怎么回事？脑袋越伸越出去，快走吧！呆会儿，他们大家一回身，就看到我们 了…”

“让我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就好……”小燕子不依的，头更往外伸。

乾隆和巴勒奔行礼已毕。巴勒奔就放声的大笑着，用不标准的中文，说：

“哈构构构！这中原的景致、风土，和西藏实在不一样，一路走过来，好山好水！好！好！一等的好！”

乾隆也大笑着：

“构构！西藏土司路远迢迢来到北京，让朕太高兴了！请进宫去，国宴侍候！”

巴勒奔拉住塞娅的手，带上前来。

“这是我最小的女儿，塞娅！”

乾隆也急忙让永琪和阿哥们上前。

“这是朕的儿子们！”

“皇上没有女儿吗？”巴勒奔惊奇的问。

“当然有！朕有八个女儿！”

“怎么没看见？塞娅

“大清规矩，女儿不轻易见客！”乾隆一愣。

巴勒奔很惊奇，不以为然的说：

“女儿尊贵，不输给男儿，没有女子，何来男子！”

乾隆对这种论调，也很惊奇，谈笑间，已经转身向里走。

柱子后面的紫薇和金琐，急忙放掉小燕子，回头就跑。小燕子正伸长脑袋往前看，紫薇和金琐骤然放手，她的身子就冲了出去。她一个煞车不及，竟然摔了一交。

乾隆和众人看到小燕子跌了出来，大惊，个个愕然，看着她。

小燕子好尴尬，跳起身来，返身想跑，已经来不及了。

乾隆一怔，只得喊。

“小燕子！”

小燕子急忙对乾隆一跪。

“皇阿玛吉祥！”

乾隆回头对巴勒奔说：

“这就是朕的一个女儿！还珠格格！”

小燕子抬头看西藏土司，塞娅已经一步上前，好奇的打量着小燕子。接着，就神气活现的用西藏话，叽哩咕噜的说了一些什么。巴勒奔对塞娅吼：

“不是学了中文吗？不要说藏语！”

塞娅就大声说：

“这个还珠格格，怎么趴着出来，跪着说话？比大家都短一截，像话吗？”

小燕子一听，气坏了，跳起身子，嚷着：

“我来跟你比比看，谁比谁高！”

乾隆摇头，急忙阻止，瞪了小燕子一眼

“小燕子！不得无礼！你退下吧！”就回身对巴勒奔说：“这边请！”

大队人马，跟着乾隆，迤迤而去。

小燕子仍愤愤不平的站在后面，瞪大眼睛看着众人的背影。

西藏土司一来，大家都忙起来了，不但乾隆没时间来漱芳斋，连尔康尔泰永琪三个，也都忙得晕头转向，好多天不见人影。小燕子寂寞之余，就大大的怀念起“微服出巡”的日子来。对这个塞娅，意见也多得很多。

“那个塞娅公主，人小小的，气派可大大的！这样被八人大轿抬进来，神气活现，看了谁都不怕！见了皇阿玛，也抬着头挺着胸，看着我的时候，眼睛长在头顶上，这样瞅着我，说……”就胡乱学着西藏话：

“嘛咪嘛咪咕嗜咕嗜巴比隆东呛！”

“啊？她还敢对你念咒啊？”小邓子瞪大眼睛，惊问。

“‘嘛咪嘛咪咕嗜咕嗜巴比隆东呛！’是个什么意思？”小卓子也喊。

“不是念咒，是西藏话！意思是说我跪着出来，太丢脸了！同样是‘公主’，她就那么神气，我就那么‘扁’！气死我了！”小燕子又摇头，又叹气。

正在谈着，尔泰忽然匆匆忙忙的跑来了。

“我来跟你们说一声，明天，在比武场，有一场盛大的比武大会！那个西藏土司带了八个武士来这儿，说是要跟我们的武士较量靠靠！所以，我们大家都忙死了，全部在准备明天的比武！皇上说，小燕子一定爱看，特别留了三个位子，让小燕子、紫薇和金琐去看！”

金琐惊喜交集的喊：

“连我都有位子吗？”

小燕子这一下又高兴起来，把手里的帕子往空中扔去，嘴里大叫：

“啊哈！哇哈！嘛咪嘛咪咕嗜咕嗜隆哆呛！”

尔泰听得一头雾水：

“你在说些什么？”

“西藏话！意思就是：明天会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

这天，在皇宫的比武场上，真是热闹非凡，人头滚滚。

乾隆带着皇后、令妃、众妃嫔、众大臣、阿哥格格们一起观战。乾隆身边，坐着巴勒奔 和塞娅。再旁边，小燕子，紫薇，金锁和尔康尔泰都在坐。

小燕子、紫薇、金锁都非常兴奋，皇后不时冷冷的看着紫薇和小燕子，眼神充满了不满 和嫉恨。令妃也不时看着紫薇，见这种场合，紫薇出席，心中更是了然。

那个塞娅，真是活泼极了，在那儿又跳又叫，大声给自己的武士加油，西藏话，中文夹杂，喊得乱七八糟：

“鲁加！给他一球！重重的打… 哈哩哈啦嘛咪呀！快呀！冲呀…”

场中，赛威和那个鲁加，正打得难解难分。赛威的武器是一根链子，鲁加是一个大铁 球。一会儿链子套中铁球，一会儿铁球又震飞了链子，打得惊险无比，高潮起伏。

小燕子看看塞娅，那里受得了她如此嚣张，跳起身子，也大声嚷嚷：

“赛威！努力 # # # # 你是大内高手，你是最伟大的勇士，不要丢了我们的脸，给他们 一点颜色看看！用力 # 用力… 把链子摔起来，套住他的球，打飞他的球… 小心呀…”

塞娅回头看看小燕子，听到小燕子叫得比她还大声，整个人就站起身子，狂喊：

“鲁加！胜利 # # # # 利 # # # # 哈哩哈啦嘛咪呀！”

小燕子也狂喊：

“赛威！哈哩哈啦嘛咪呀！打他一个落花流水！打他一个落花流水！把他打倒，不要客气…”

乾隆、皇后和众人听到塞娅和小燕子呐喊助阵，都傻眼了。一会儿看小燕子，一会儿看 塞娅，几乎都忘了看比赛。巴勒奔却兴趣盎然，似乎觉得有趣极了。

塞娅学着小燕子喊：

“鲁加！打他一个落花流水！打他一个落花流水！”

小燕子不甘示弱，也学着塞娅喊：

“赛威！哈哩哈啦嘛咪呀！哈哩哈啦嘛咪呀！塞娅

塞娅和小燕子，两人惊异互看。再掉头比嗓门。

“鲁加！一等的好！一等的勇士！重重的打！塞娅

“赛威！特等的好！特等的勇士！打得他抬不起头来！”

场内场外，一片热闹。不料赛威不敌，链子竟脱手飞去。

塞娅大喜，跳着脚狂喊：

“我们赢了！胜利#####”双手高举向天。

小燕子愀然不乐，气得直吐气。还好，场内马上换了人。赛广和另一个西藏武士正在角力，彼此抱着，翻翻滚滚，摔来摔去。打得也非常精彩。小燕子又大喊了：

“赛广，给他一个过肩摔，不要客气！努力！”塞娅绝不礼让，西藏话，中文并用，狂喊：

“过肩摔！不要客气！努力！”塞娅

“赛广！灵活一点，用你的轻功对付耍#”

赛广似乎被提醒了，一阵脚不沾尘的飞绕，西藏武士被他弄得头昏眼花，连几拳挥空，小燕子大笑，场中掌声雷动。

“赛广！你好伟大！就是这样！累死耍#”

塞娅气坏了，跳脚大喊：

“西藏武士得第一！”

“才怪！满族武士得第一！”

两人叫着叫着，赛广已经捉住对方，高举过头，用力掷下。两藏武士起不来了，赛广赢了。小燕子好生得意，转头对塞娅喊：

“你们输了！你们输了！”

塞娅脸色一沉；回头大喊：

“朗卡！”

朗卡就飞跃入场，手无寸铁。大内高手高远出场迎战。

小燕子和塞娅又开始尖叫加油。

谁知，这朗卡十分厉害，没有几下，高远就败下阵来。又一个大内高手出去迎战朗卡，朗卡灵活，武功高强，大内高手又败下阵来。

乾隆脸色暗了下去。

塞娅喊声震天：

“朗卡万岁！朗卡胜利#朗卡哈哩哈啦！”

小燕子气得脸发白，只见又一个高手被朗卡撂倒。小燕子就忍不住大叫：

“我们满族的高手到底在哪里？出来呀！”

一个人从看台上飞跃而下，众人一看，不禁发出惊呼，原来是尔康。

小燕子疯狂般的喊起来：

“尔康！伟大！尔康！拿出本领给他们瞧瞧……”

尔康和朗卡就大打起来。两人都武功高强，拳来拳往，打得精彩无比。

紫薇忍不住心惊胆战，手里的帕子，绞得像个麻花一样。

乾隆和众人，看得惊呼不断。

尔康将轻功和武术结合，时而飞跃，时而踢脚，时而挥拳，时而在前，时而在后，打得 朗卡应接不暇。

紫薇、金锁、小燕子都忍不住喊叫起来：

“尔康！努力啊！”

“尔康少爷，胜利###！”

“尔康！给他一个连环踢！让他见识见识你的本领！打呀！打呀！”

塞娅情急，中文已经不灵了，西藏话叽哩呱啦喊个不停。

场中，两人再一阵激烈缠斗，朗卡就被打倒在地。

小燕子高兴得快昏倒了，双手伸向天空，大叫：

“这才叫高手！这才叫胜利#塞娅

塞娅脸色一变，回头大喊：

“班九#”

班九应声而出，再度和尔康交手。奈何尔康的武功实在太强了，没有多久，班九就被撂倒。接着，藏族的武士就一个轮一个的出场，尔康从容应战，左摔倒一个，右摔倒一个。乾隆和众大臣，得意在心，都面带微笑，巴勒奔看得纳闷。小燕子如痴如狂，塞娅逐渐没有声音了。

终于，尔康撂倒了最后一个敌人。

已勒奔大笑说：

“哈构构构！皇上！大内高手，毕竟不凡，我们认输了！”

塞娅大叫：

“谁说？我们还有高手！”

塞娅喊完，已经飞身入场，落在尔康对面了。乾隆等人，都发出惊呼。小燕子一个起身，就想效法，尔泰死命抓住了她。

“你不要去！先看看这个塞娅功夫如何？”

尔康见塞娅飞身而下，磨拳擦掌的对着自己，想到对方是公主，又是女子，不敢应战。就抱拳说：

“臣福尔康不敢和公主交手，就到此为止，好不好？”

尔康话未说完，塞娅一声娇叱，怀中抽出一条金色的鞭子，闪电般的对尔康脸上抽去。

尔康大惊，急忙闪避，已是不及，脸上被鞭尾扫到，留下一条血痕。

紫薇、小燕子、金琐发出惊呼。

尔康尚未站稳，塞娅连续几鞭，鞭鞭往尔康脸上招呼。尔泰忍不住大喊：

“不要客气了，拿出本领来打吧！”

小燕子也大喊：

“尔康！你在干什么？看人家长得漂亮，舍不得打吗！”

尔康心中也有气，被众人一叫，不再留情，欠身上去，要夺塞娅手里的鞭子。但是，那塞娅竟然功夫高强，鞭子舞得密不透风。

两人蹿来蹿去，飞上飞下，打得煞是好看。

紫薇、小燕子、金琐、乾隆、尔泰、永琪和众人看得目不暇接，惊呼不断。

忽然间，塞娅一个疏忽，手中鞭子，已被尔康夺走。

尔康此时收了鞭子，弯腰一鞠躬，说一声：

“公主好身手，承让了！”

谁知，塞娅一脚就踢向尔康的面门，大吼着：

“什么叫‘承让了’，听不懂！哈哩呜啦…”又是一串西藏话。

尔康一个后翻，避掉了这一脚。心里实在生气，无法客气了，鞭子出手，“忽”的一声，卷掉了塞娅的帽子。

塞娅却越战越勇，继续拳打脚踢。尔康再一鞭挥去，卷掉了塞娅左耳的一串耳环。接着再一鞭挥去，又卷掉塞娅右耳的耳环。

巴勒奔看得佩服不已，问乾隆：

“这个勇士是谁？”

“他是福尔康，是朕身边的御前护卫！是福伦大学士的长公子！”

“‘好功夫！好###上等的好#’”

此时，塞娅脖子上的项链，也飞上了天空。尔康一个旋转，姿态美妙的接住项链，捧给塞娅，问：

“还要打吗？”

塞娅接过项链，接过鞭子，对尔康终于心服口服，抱拳而立，嫣然一笑。

“勇士！塞娅服了！”、

塞娅飞身回到看台，对巴勒奔叽哩咕噜，说了一

巴勒奔仰天大笑。

“哈构构构！塞娅碰到对手了！满人的武功，真是名不虚传！”

乾隆高兴极了，也哈构大笑了：

“哈构构构！这西藏人，也是身手不凡啊！连一个小公主，都让人刮目相看呢！塞娅乾隆和巴勒奔，就彼此欣赏的大笑不已。

比武过去了，尔康、尔泰和永琪还是忙不完，整天见不着人影。

这天，令妃来到漱芳斋，腊梅、冬雪手里各捧着一叠新衣跟在后面。

”叫小燕子！紫薇！这是给你们两个新作的衣裳！皇上说，最近难免会有一些宴会喜庆，怕你们两个无聊，要你们也参加！这些新衣裳，是特别赏给你们的！”

“喜庆？什么喜庆？都是为了那个西藏土司，是不是？这西藏土司也真奇怪，他的西藏都不要管吗？跑到北京来，呆了这么久，还不回去？”小燕子说。

“看样子，他们是‘乐不思蜀’了！”令妃微笑。

“就算‘乐得像老鼠’，也得回家啊！”小燕子冲口而出。

金琐上前，接过了那些新衣服。惊呼：

“好漂亮的新衣服！”

令妃仔细的看紫薇，话中有话的说：

“只怕不止新衣服，以后各种赏赐，都会源源而来了！你这一生，穿金戴银，富贵荣华，是享用不尽了！”

紫薇惊看令妃，震动无比。

“娘娘，您在说奴婢吗！”

令妃走过去，更仔细的看紫薇，眼神里有着羡慕，有着赞叹，有着微微的妒意，也有真诚的怜惜。那是一种复杂的眼光，带着认命的温柔。她伸手帮她把一根发簪ii好，细声细气的说：

“听说，皇上特许你不说‘奴婢’两个字。在皇上面前，你都不是‘奴婢’，在我面前，又怎么用得着这两个字呢？以后，都是‘你我’相称吧！”

“奴婢不敢！”紫薇惊喊，觉得有些不对了，心里着急。

令妃叹口气，深深的看紫薇：

“你为皇上，挡了那一刀，你不止是皇上心里的‘贵人’，你也是我的‘恩人’了！皇上心心念念，惦记着你！只怕你在这漱芳斋，也住不久了！塞娅

小燕子和金琐，正低着头泡茶，两人互看，眼光里都是惊疑。小燕子急忙说：

我和紫薇，在这个漱芳斋已经住惯了，我们不要搬家，也不要分开！娘娘，你跟皇阿玛说一声，不要麻烦了！我和紫薇，是公不离婆，秤不离砣！塞娅

令妃啼笑皆非，笑着骂：

“什么公不离婆，秤不离舵？你迟早要嫁人的，难道紫薇还跟你一起嫁？”

“嫁什么人？嫁什么人？”小燕子呆了呆，急问。

“那我就知道了，只听到皇上这些天，都在念叨着要把你指婚呢！”

小燕子、紫薇、金锁都惊慌起来。指婚？不指错才怪！三人还来不及说什么，令妃整个情绪都系在紫薇身上。看着紫薇说。

“紫薇，你缺什么都跟我说，要用钱，也跟我说，身体不舒服也告诉我，我会照顾着你的，总之，当初是我把你引进宫来，在我心里。你就跟我是一家人一样！你，不要和我见外啊！”

紫薇听到令妃话里，大有玄机，更加心慌意乱。不安极了：

“娘娘说那里话！娘娘一直对我和小燕子，都照顾得不得了，我们充满了感恩，怎么还会见外呢！塞娅

“那就好！我已经去给你打首饰了，改天再给你送来！皇上这些日子，忙着那个西藏土司，恐怕没时间过来，很多事，都得等西藏土司走了才能办！可是，这个塞娅格格，说不定要嫁到咱们家来，那就又要先办塞娅的事了！”

“嫁到咱们家来？她要嫁给谁？”小燕子惊问。

“你们还没听说吗？巴勒奔看上咱们了，想把塞娅嫁给皇室来，皇上想解决西藏问题，他们谈得好投机！所以，五阿哥和福家兄弟每天陪着塞娅东逛西逛。今天听皇上说，现在是八九不离十，要把塞娅配给五阿哥！准备在这个月底，或者下个月初，就办喜事！”

小燕子整个人惊跳起来。匡郎一声，手里的茶杯茶壶，落地打碎了。一壶热茶，全都泼在手上，小燕子痛得直跳。

紫薇急忙跑过去，抓着小燕子的手。

“金锁！明月！彩霞……快拿‘白玉散热膏’来！”紫薇急喊。

令妃看着这慌慌乱乱的几个人，怎么回事？自己已经明示暗示了，紫薇还是一脸的糊涂，连个笑容都没有。这个小燕子更加古怪，泡个茶都会烫到手！她站在那儿，纳闷极了。

令妃一走，小燕子就对着桌脚一脚踢去，嘴里激动的喊：

“有什么了不起？结婚就结婚嘛！谁希奇？谁在乎？怪不得这么多天连影子都看不见，原来是陪小公主去了！有种，就永远不要来见我！永远不要跟我说话！”

金锁和紫薇一边一个，拿起她烫伤的手，忙着给她上药。金锁急急的安慰着说：

“你先不要急，这个事情只是令妃娘娘说说，到底是真是假，还大有问题！那个塞娅凶巴巴的，又是西藏人，皇上不会要她作媳妇吧！”

小燕子气呼呼的喊：

“为什么不要，人家好歹也是个公主啊！塞娅

紫薇皱皱眉头，认真的说：

“公主又怎么样呢？只要五阿哥不愿意，皇上也不会勉强他的，到底是婚姻大事嘛！现在，不过是皇上和西藏土司两个人在打如意算盘，五阿哥大概根本搞不清楚状况！等他来了，我们再问个清楚，现在，不要莫名其妙就跟自己过不去！”

小燕子跳起身子，手一摔，把金锁手中的药膏也打到地上去了。她满房间走着，怒气冲冲。

“什么不清楚状况？我看他早就知道了！我看他高兴得很！以前，他只要有时间，就往我们这个漱芳斋里跑，现在，几天都没露面了！他这个毫无心肝的东西，只会骗我，只会哄我。等到有个真正的公主一出现，我就不够看了！哼！他一定等不及要当西藏土司的驸马爷了！”越说越气，眼睛就红了：“没关系！赶明儿，等那个‘生姜王’来的时候，我去给人家当媳妇！”

“你说些什么嘛！把事情弄清楚再生气，也来得及呀！”紫薇说。

小燕子满房间绕圈子，拼命呼气。

“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不会啦！你不要这样，我觉得五阿哥对你，是一片真心，你不要冤枉他！你看…”金锁捡起药膏：“这个药膏还是五阿哥送来的呢！你一天到晚受伤，他把所有进贡的药膏都往这儿搬…”

金锁话未说完，小燕子冲了过去，抢过药瓶，就扔到窗子外面去了。

不料，窗外传来“哎哟”一声，金锁伸头一看，大叫：

“打到曹操的头了！”

什么曹操的头？还诸葛亮的头呢！”小燕子没好气的喊。

紫薇也伸头一看。

“真的！真的！是‘赛过诸葛亮’来了！是他们三个臭皮匠！”

小燕子也冲到窗前一一看，窗外，永琪、尔康、尔泰正急急走来。

小燕子反身就对外冲去。

永琪和尔康尔泰，这一阵子，确实整天陪着塞娅。这个塞娅，永远精神抖擞，花招百出，片刻都不肯安静。一会儿逛街，一会儿买东西，一会儿吃小吃，一会儿看露天戏…什么都希奇，什么都要玩。白天玩完了，还要逛夜市，把三个人累得惨兮兮。

好不容易，这天，大家抽了一个空，到漱芳斋来看紫薇和小燕子。

谁知，小燕子直奔过来，就不由分说的把他往外面推去。

“你走！哪哪哪哪不要到我这个漱芳斋来！你去陪西藏公主好了！到这里来干什么？我 不要听你胡说八道，不要再被你骗了！”大吼着：“你走！”

“这是干什么？好不容易，才抽一个空来看你们，你又摔东西，又赶人，是谁招你惹你 了？”永琪愕然的问。

小燕子眼眶一红，怒喊：

“还有谁？就是你招我惹我！”回头对尔康、尔泰也一凶，咆哮的喊：“还有你们两 个，根本就是帮凶！”

“帮凶？我们做了什么？”尔泰瞪大眼睛，奇怪极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尔康看紫薇。

“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吗？听说，皇上要在你们三个之中，选一个人跟塞娅结婚！刚刚令 妃娘娘来，说是皇上已经选定五阿哥了！”紫薇说。

永琪一个震动，往后连退了两步，尔康和尔泰也惊讶得一塌糊涂。

“不可能的！我一点都不知道！塞娅？皇阿玛要我和塞娅结婚？真的还是假的？”永琪 怔怔的问。

小燕子跳脚：

“连日子都订了，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了，你还在这里装模作样！你看你看！”跑过去把 令妃送来的新衣一件件拉开，拉得满房间都是。“令妃娘娘连礼服都给我们送来了，说是参 加你的婚礼要穿的…”

金锁忍不住插嘴说：

“格格，令妃娘娘不是这样说的…”

“就是！就是！她说‘喜庆’，什么喜庆嘛！就是婚礼嘛！”瞪着永琪：“你已经要结 婚了，你每天陪着那个小公主，乐得像老鼠… 那么，你还来我这儿干什么？出巡的时候， 一路上你都在骗我！现在，我不要再听你，不要再见你了！”

永琪呆呆的掉头看尔泰尔康。

“难道是真的？”

“可能是真的！”尔康想了想。

尔泰恍然大悟了。

“现在我明白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就说，真要保护塞娅，动用到我们三个，也 有点小题大作，原来，是在为塞娅选驸马！”

紫薇看三人神色，知道事情确凿，不禁大急。

“五阿哥！事不疑迟，你马上去跟皇上说明呀！塞娅

永琪愣了一会儿，抓起小燕子的手，就往门外冲去。

“我们一起去，反正皇上已经饶哪不死，我们把一切都说清楚吧！”

尔康迅速的一拦。

“等一等！哪的意思是要‘真相大白’吗？…

永琪着急：

“不‘大白’要怎样？紫薇也说了，事不疑迟，再耽误下去，我一定会被皇阿玛配给塞娅的！你们想想看嘛，除了我，只有六阿哥和塞娅能配，但是，皇阿玛只叫我陪塞娅，提都没有提六阿哥！那个塞娅，是巴勒奔的掌上明珠，他当然想配一个王子，我逃不掉了！再不去，我真的逃不掉了！”

尔康顿时心乱如麻了：

“但是，这一个‘真相大公开’不是一件小事，是一件大事，有好多‘真相’要一件件去说明，现在，皇上那有这个工夫来听？那有这个心情来接受？那有这个情绪来消化？那个西藏土司，还排了一大堆的节目，每天要按表行事！在这个乱军之中，我们公布真相，以时机来说，是不利极了！”

尔泰也急急接口：

“是啊！这件事对皇上一定是个好大的意外。他的反应会怎样，我们还不能预料。有个西藏土司杵在这儿。他怎么有心情来处理家务事？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等西藏土司走了再说！”

永琪大吼：

“来不及了！西藏土司还没走，我就被出卖了！”

金锁忍不住往前一站，说：

“五阿哥，这件事我们只是听到令妃娘娘在说，是不是真的还没确定，你为什么不先去确定一下，再来商量要不要说呢？”

“是啊！金锁说得对！我们每次就是不够冷静！事情一发生就乱成一团！五阿哥，你先去问明白再说吧！”尔康点头。

永琪怔着，被点醒了，转身就跑。

片刻以后，永琪就气极败坏的跑回来了，带来的是另一个爆炸般的讯息：

“确实要联婚，但是，新郎不是我，是尔康！”

尔康大惊，不相信的喊：

“不是五阿哥？是我？”

“是的！是你！听说，皇阿玛本来要把塞娅指给我，可是人家塞娅看上了你，巴勒奔坚持要你！皇阿玛起先还不愿意，说你是他准备指给小燕子的人选，不能让贤！后来拗不过巴勒奔，就同意了！你阿玛想为你

解围，皇阿玛就大发脾气，说是已成定局！要你‘奉旨完婚’！”

紫薇踉跄一退，脸色惨变，金琐急忙扶住她，就喊了起来：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顾那么多了，是不是？不管时机好还是不好，小姐呀，你不能再耽搁了！快去跟皇上说明白吧，反正，迟早是要说的，拣日不如撞日，干脆就是今天，把什么都说出来吧！否则，误会重重，各种问题都会发生的！”

永琪也喊着说：

“我们一天到晚，顾虑这个，顾虑那个，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现在，情况已经很危急了！我们面对的问题，像波浪一样，一波一波的卷过来，避得了这个危机，避不了下一个危机！我们如果一直优柔寡断，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我看，金琐说得对，拣日不如撞日，算是天意，我们让真相大白吧！塞娅

紫薇看着小燕子，脸色苍白，神情惶恐：

“让我再想一想…”

小燕子跳起身来，往门外拔脚冲去、边跑边叫：

“想什么想？再想下去，尔康就变成西藏驸马，你也变成娘娘了！不能再想了！你想来想去，还是为了保护我！我受不了了！我要把所有的事都说出来，管他时机对不对？管他后果会怎样？反正，我想明白了！要头一颗，要命一条…”

大家追在小燕子背后，大喊：

“小燕子！你去哪里？塞娅

“我去御书房，我去找皇阿玛！”

“要去一起去！慢一点呀…”

永琪一拍尔康：

“尔康！振作一点，遮不住了！大家一起去见皇上吧！小燕子这么激动，怎么说得清楚啊…”

尔康点头，拉住紫薇的手，追在小燕子后面就跑，于是，永琪、尔泰、金琐都放开脚步，一起奔出了漱芳斋。

第二十四章

乾隆不在御书房，他正带着皇后、令妃和众多妃嫔，陪着巴勒奔和塞娅，在御花园中散步参观。

“巴勒奔，从此，我们等于是亲家了！今晚，朕在大戏台点了几出戏，让你们见识见识 我们的戏剧！”乾隆说。

巴勒奔兴高采烈的对塞娅说：

“塞娅，你的中文不行，要做皇家的媳妇，一定要学中国的文化，看戏，是第一步，知道不知道？”

塞娅毫不羞涩，也兴高采烈的回答：

“知道了！还要学跪，这皇宫里的女人，见了谁都要跪！真是奇怪！”

令妃不禁掩口一笑，对乾隆低语：

“这个塞娅公主，和咱们的还珠格格，有点儿异曲同工呢，将来，一定会成为好朋友！”

皇后冷哼了一声，乾隆不悦的扫了皇后一眼。

巴勒奔问乾隆：

“这个还珠格格，就是你本来要配给尔康的那个格格吗？”

“正是！”

“塞娅！你好眼光！你选中的这个勇士，是从人家格格手里抢下来的，你要珍惜一点，以后，不要太凶！”巴勒奔大笑说。

“我一点都不凶！我呜啦呜啦”塞娅一串西藏话溜出口。

大家听不懂，见塞娅谈到婚事，毫不羞涩，当仁不让，不禁啧啧称奇。

正在此时，小燕子像一支箭一样，飞快的射来。后面跟着尔康、尔泰、紫薇 金 琐。小燕子一眼看到乾隆，就凄厉的、坚决的、不顾一切的大喊：

“皇阿玛！我有事要告诉你，你不可以把尔康配给塞娅广

乾隆和众人大惊失色。

巴勒奔一震，眉毛倒竖。塞娅立刻备战起来。

“是不是就是这个格格？”巴勒奔问乾隆。

乾隆见小燕子这样没礼貌，真是气坏了，怒喝一声：

“你疯了吗？你有没有看到有贵宾在场，这样大呼小叫，成何体统？有话，明天再说！”

“不能明天再说了！皇阿玛，如果你把尔康配给塞娅，你会后悔的！你赶快告诉她，不行不行呀！你不能把西藏土司的女儿，看得比你自己的女儿还重要！”

这句话一出口，大家都以为小燕子舍不得尔康。皇后忍无可忍，挺身而出：

“这样没上没下，不知羞耻！公然跑出来和西藏公主抢丈夫，皇上！你还能坐视小燕子 败坏门风吗”

乾隆脸上挂不住，实在太生气了，怒喊：

“来人呀！把还珠格格抓起来！”

紫薇、尔康、尔泰、金锁纷纷赶到。紫薇对乾隆“崩咚”一跪：

“皇阿玛！我们大家有话禀告！请摒退左右！”

乾隆怒极。一一个不懂规矩的小燕子，现在又来一个不懂规矩的紫薇！他大吼：

“紫薇！你也跟着小燕子发疯？这儿有贵宾在，什么禀告不禀告？‘左右’全是你的长辈，如何‘摒退’？简直放肆！”

紫薇见皇后、妃嫔全部在场，还有巴勒奔和塞娅，实在不是说话的时候，当机立断，一步上前，死命抓住了小燕子，哀声急喊：

“格格！这不是说话的时候，皇上正在招待贵宾……你什么都别说了！我求求你，赶快回去吧！”

金锁看看局势，情迫无奈，只得上前去拉小燕子。

“格格，你听紫薇的话吧！没有想到是这个状况，还是先回去再说吧！”

小燕子拼命挣扎、含泪看乾隆：

“不行不行，再不说，尔康就给那个塞娅抢去了！”

这时，塞娅已经忍无可忍，一声娇叱，飞身向前。对小燕子挑衅的喊：

“原来是你！你就是还珠格格？那天跟我比嗓门，今天跟我抢驸马，没有关系，你赢得了我手里的鞭子，尔康让给你！”

刷的一声，塞娅鞭子出手。

小燕子气得快要发疯了，挣脱紫薇，狂叫着一头向塞娅撞去。

“你这个莫名其妙的公主，难道西藏都没有男人？你要到我们这儿来抢人家的丈夫？打就打，谁怕谁！”

塞娅没料到小燕子会用头撞过来，一时后退不及，竟被小燕子撞个正着。小燕子力道又猛，塞娅摔跌在地。她立刻翻身而起，大怒，鞭子刷怱怱的扫向小燕子。小燕子怒火腾腾，势如拼命，拳打脚踢外带头撞，无所不用，两人竟大打出手。

乾隆大喊：

“这是什么样子！来人呀！”

众侍卫应声而出。

熟料，巴勒奔伸手一挡，兴趣盎然的说：

“好！好！你的还珠格格好勇敢！是一等的格格！生女儿就要这样，不能退让！好极了！让她们打，让她们用真功夫来抢驸马！我们谁也不要帮忙，看她们谁赢？”

乾隆愕然。众人更是惊诧无比。

紫薇、紫薇、尔康、尔泰、金琐都急死了，明知道小燕子不是塞娅的对手，却爱莫能助，无可奈何。眼睁睁的看着两人对打。

小燕子已连连挨了几鞭，被塞娅逼得走投无路。忽然大叫道：

“我不打了！不打了！停止#####”

塞娅收鞭，问：

“你输了？”

小燕子嘴里“哇……”的大喊，闪电般直扑上去，抱住塞娅，两人滚倒于地。小燕子双手紧紧勒住塞娅的脖子。大叫：

“谁输了？我是那个什么兵什么诈！”

塞娅气坏了，嘴里用西藏活叽哩咕噜大叫，被小燕子勒得透不过气来。”

“你输了没有？你输了没有？”小燕子喊，手下松了松。

塞娅乘机，一口咬在小燕子胳膊上。

“哎哟……”小燕子摔手。

塞娅立刻翻身而起，这一下不再客气，鞭子毫不留情的抽向小燕子，小燕子躲来躲去躲不掉，被打得好惨。

尔康再也看不下去，闪身切进两人中间，伸手握住鞭子，鞭子立刻动弹不得。

“好了！够了！不许再打了！”尔康喊。

塞娅一看，是尔康出手，立即嫣然一笑。

“是你，我只好算了！”她收鞭跃出身子，退向巴勒奔身边。

小燕子脸上手上都是伤，好生狼狈。紫薇和金琐立刻上去扶住她。

“好了！不要再胡闹了！小燕子，你立刻回漱芳斋去，给朕闭门思过！”乾隆见小燕子被塞娅打得那么狼狈，心中不忍。想到她会为尔康出来挤命，一定早已两情相悦，就更加后悔起来，这件婚事，是自己决定得太快了，对不起小燕子。这样想着，声音里已经透着怜惜：“回去吧！把自己弄干净，晚上来看戏！”

小燕子哀怨已极的看了乾隆一眼，心里涌塞娅千言万语，金琐和紫薇拼命想拖走她。小燕子死命的挣扎，泪流满面，终于，还是不顾一切的人喊出声：

“皇阿玛！我不是为了自己在抢尔康，我是为了紫薇啊！看在人家为你挨刀子的分上，你还不能给她一个丈夫吗？”

乾隆大惊，震撼到了极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惊叫着：

“什么？你说什么？”

小燕子还想说什么，紫薇一把蒙住了小燕子的嘴。拼命把她拖走。

但是，乾隆已经太震动了，眼光直勾勾的停在紫薇身上。厉声喊：

“回来！你们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紫薇眼睛一闭，放手。小燕子挣脱紫薇，对乾隆一跪。豁出去了，流泪喊：

“皇阿玛！我骗了你！我不是你的女儿，我不是格格！真正的格格是紫薇啊！是紫薇 啊。她才是夏雨荷的女儿呀 #”

“什么？什么？”乾隆越听越惊，混乱极了。

皇后、令妃、众妃嫔全体大惊，顿时你看我，我看你，惊呼连连。

巴勒奔和塞娅，听得糊里糊涂，满脸困惑。

紫薇再也无法逃避了，走上前去，在小燕子身边，对乾隆跪下。仰着头，她凄楚的看着 乾隆，温温婉婉。清清脆脆的说：

“我娘跟我说，如果有一天，我能见着我爹，要我问一句：你还记得大明湖边的夏雨荷 吗？还有一句小燕子不知道的话：‘蒲草韧如丝，磐石是不是无转移？’

乾隆踉跄后退，整个人都呆住了。

皇后听出端倪来了，往前一站。气势凛然的说：

“皇上！这种混淆皇室血统的大事，不能再草草了事，随就她们胡说八道了！夏雨荷到底有几个女儿？怎么人人都来自大明湖？如果不把她们两个送宗人府调查清楚，如何塞娅悠悠之口？”

乾隆怔在那儿，一任众人惊愕议论，却不知身之所在了。

片刻以后，大家都聚在御书房。听小燕子和紫薇说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乾隆居中而坐，皇后、令妃坐在两边。妃嫔环侍于后。小燕子、紫薇、金琐、尔康、尔 泰、紫薇全部跪在乾隆面前。福伦和福晋也被召来了，带着一脸的惶恐，肃立在小燕子等人 身后。这，等于是一个“家审”。

小燕子把整个故事都说了，如何认识紫薇，如何一见如故，如何结为姐妹，如何姓了紫 薇的姓，定了八月的生日，如何知道了紫薇的秘密，如何定计闯围场，如何因紫薇不能翻山 而受托送信……小燕子说到最后，已经泪流满面。

“整个故事就是这样，我只是紫薇的信差，我不是格格，当时，是我糊涂了，没有马上 说清楚。等到想说清楚的时候，就怎么都说不清楚了！其实，我跟每一个人说过，也跟皇阿 玛说过，我不是格格，但是，没有人要相信我，大家都警告我，如果再说不是格格，就要砍 我的脑袋！就这样，我吓得不敢说，左拖右拖，

就拖到今天这种状况了！”

皇后这一下，得意极了，威风极了。盛气凌人的一喊：

“你今天说的，就是真话了吗？我看你撒谎骗人，编故事，已成习惯！这是不是你们几个，串通起来，再编的故事？说！死到临头，不要再在这儿胡言乱语了！紫薇是格格？下次，会不会变成金锁是格格？你们到底准备了多少个假格格来蒙混皇上？简直荒唐透顶！到底真相是什么？你们的阴谋是什么？说！”

小燕子喊：

“我们那有什么‘阴谋’？我现在说的，句句是实活！”看着乾隆，求救的喊：“皇阿玛！你怎么不说话？”

乾隆情绪紊乱，大受打击。看着小燕子和紫薇。方寸已乱，甚至弄不清楚自己的定位，这个变化来得太大，太突然，几乎不是他所能承担的了。现在，听到小燕子喊“皇阿玛”，心中一痛，哑声的说：

“小燕子，紫薇，你们两个，居然这样把朕玩弄于股掌之上，朕如此信任你们，你们却这样欺骗朕！如果这些故事是真的，紫薇进宫的时候，为什么不讲？”

紫薇磕下头去，再抬头看乾隆，盈盈含泪：

“皇上，在不能确保小燕子的生命以前，我怎么能说呢？虽然，我好想认爹，可是，我不能让小燕子死啊！小燕子糊里糊涂，可是，我不糊涂，我知道欺君大罪，是多么严重！我没办法，我不能讲啊！但是，每当皇上问起我娘的时候，我都曾经暗示过您啊！”

皇后生怕乾隆又被两个丫头说服，立刻眼神凌厉的看乾隆，有力的喊：

“皇上！难道您相信他们现在编的这个故事？您相信小燕子不是格格，紫薇是格格？您已经错过一次，不要一错再错！现在，已经闹得西藏土司都知道了，你是不是要让全天下的人看笑话！”

令妃忍无可忍，插口说：

“皇后娘娘，您让皇上自己定夺吧！毕竟，皇上的事，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皇后头一“转，锐利的看令妃，正气凛然，声色俱厉的说：

“你说的是什么话？当初，我就说小燕子不可能是格格，一定是个冒牌货！可是，是谁对皇上说，她眼睛眉毛都像皇上？是谁力保她是龙种？今天，闯下这种大祸！小燕子是死罪，这造谣生事，蒙骗皇上的人，比欺君大罪，更加可恶！现在，你还要用你那三寸不烂之舌，来继续迷惑皇上吗？”

令妃一惊，听皇后说得头头是道，害怕，低头不语。

紫薇就磕头喊：

“皇阿玛！请听我说，这个故事里，没有一个人有坏心，虽然骗了皇阿玛，大家都极力在让皇阿玛快乐呀！小燕子和紫薇，不曾害过皇阿玛，她们两个，用尽心机，都在让皇阿玛高兴啊！”

乾隆陷在一种自己也不了解的愤怒里，低沉的一吼：

“福伦！你们一家人早就知道了秘密，为什么不说？”

福伦一颤，惶恐的躬身说：

“皇上，实在情非得已，有太多的顾忌呀！”

福晋见皇后咄咄逼人，乾隆却阴沉郁怒，许多话，再也不能不说了。

“皇上，请听臣妾说几句话，当时，我们对紫薇的身份，也是半信半疑，除了把她收留在府里，慢慢调查之外，不知道有什么路可走！等到小燕子偷溜出宫，两个姑娘见了面，咱们才确定了这件事！接着，我们千辛万苦，把紫薇送进宫，让两个格格，都陪伴在皇上身边……您没有损失呀！而我们大家，已经用心良苦了！虽然是‘欺君’，也是‘爱君’呀！”

尔康也接口了：

“皇上，请您仔细想一想，我们当初发现了紫薇，知道两个格格，有了错误，我们原可以杀了紫薇，保持这个永久的秘密！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也可以把紫薇送到天边去，让她永远接触不到皇上，我们也没有这样做！把紫薇留下，再把紫薇送进宫，这里面固然有臣的无可奈何，但是，最重要的，是紫薇对皇上的一片爱心，让人无法抗拒呀……”

皇后把桌子一拍，怒喊：

“放肆！福伦一家四口，联合令妃，做下这样瞒天过海的事！现在东窗事发，还不知道悔改，口口声声，还在那儿混淆视听，搅乱皇上的判断力！简直罪该万死！”就锐利的看乾隆，自有一股气势：“当初臣妾‘忠言逆耳’，一再得罪皇上，力陈不可信赖还珠格格。皇上不信！现在，臣妾不能不再度陈辞，这整个故事，荒谬绝伦！皇上不要再被他们几个骗了！”

乾隆看着众人，眼底沉淀着悲哀和愤怒。

“皇后说得对！朕不能一错再错，由着你们大家骗来骗去！你们的故事，漏洞百出，朕一个字也不要相信！”

小燕子太急，哀声痛喊：

“皇阿玛？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们？紫薇是你的女儿呀，是你嫡亲档档的女儿呀！你可以不认我，你怎么能不认紫薇呢”

尔康也大喊：

“皇上！想想紫薇为您挨刀的事吧！是什么力量，让她用血肉之躯，去挡那一把刀？想想她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吧！我们一个个旁观者，全部都看得清清楚楚，难道您真的不明白……”

皇后当机立断，对乾隆大声说：

“今天，只是一个‘家审’，臣妾以为，到此为止，他们大家狼狈为奸，已经是逃不掉的事实了，如何定罪，如何审判，自有宗人府去裁决！不如把他们都交给宗人府关起来！”

令妃大惊，喊：

“皇上！您要想明白啊！福伦一家，对国家屡立战功，是您钟爱的臣子，尔康更是西藏土司选中的驸马，您不要因为一时生气，让亲者痛，仇者快呀！”

皇后怒喊：

“令妃！你妖言惑众，现在，还不住口！应该一并送去查办！”

乾隆见皇后和令妃又吵了起来，感到头昏脑胀。就拂袖而起，沉痛昏乱的喊：

“都不要说了！来人呀！先把紫薇和小燕子送到宗人府去关起来！福家四口，暂时回府，再做定夺！”

乾隆此话一出，小燕子、紫薇、金琐、尔泰、尔康、紫薇…全部脸色惨变、小燕子顿时凄厉的大喊起来：

“皇阿玛！你砍了我的头吧！我不要我的脑袋了，一切都是我的错：我虚荣，我受不了诱惑，我欺骗了你和紫薇…可是，紫薇有什么错？你把我们都送宗人府，是要把我们两个都砍头吗？你怎么可以这样？”一面说着，一面爬了起来，冲上前去，抓着乾隆的衣服，拼命摇着：“皇阿玛！你醒一醒！紫薇有什么错？有什么错…我一个人的脑袋还不够吗？”

乾隆大喊：

“来人呀！”

侍卫一拥而入。

乾隆指着小燕子和紫薇：

把他们两个抓起来！”

尔康跳起身子，脸色雪白，眼神鹫猛。

“皇上！请三思！”

乾隆指着尔康，恨恨的喊：

“你敢反抗！我不管你是不是西藏土司选中的驸马；你们…”指着福伦福晋小燕子紫薇等人：“如此欺上瞒下，全部死罪难逃！”

福伦大惊，急扯尔康的衣服，要尔康不要再说了。尔康看着老父老母，心碎了，再看紫薇和小燕子，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惶急之下，额汗涔涔了。

这时，侍卫们早已冲上前去，把小燕子和紫薇，牢牢抓住。紫薇生伯尔康反抗，抬头喊着：

“福大人，福晋，尔康，尔泰，我谢谢你们的诸多照顾！请大家，为我珍重！”又转眼看乾隆：“皇

上，我可不可以再说一句话！”

“你说！”乾隆仍然无法抗拒紫薇的请求。

“上有天，下有地，我对皇上，苍天可表！我死不足惜，我娘会在天上接我，我不会孤独！但是，在我拔刀之前，您已经答应我，饶小燕子一死！君无戏言！有好多人为证！您，杀了我，放了小燕子吧！”

乾隆怔着，拔刀一幕，仍然历历在目。

这时，金锁发出一声凄厉的狂喊，扑上前来，扯住了紫薇的衣服。哭喊着：

“小姐！小姐！你说些什么啊？你不能用你的脑袋，去换小燕子的脑袋！如果皇上一定要砍一个人的脑袋才能消气，那么，请砍我的脑袋吧！我是丫头，我身受夏家重恩，我是夏雨荷养大的，跟皇上好歹有些瓜葛！让我为她们两个死！砍我的脑袋…饶了她们两个吧…她们没有害人，只是抢着要做皇上的女儿啊…”

皇后怒喊：

“把这个金锁，一起关起来！”

“喳！”

侍卫奔上前来，又抓住了金锁。

尔康、尔泰、紫薇面面相觑，大家都明白，乾隆现在在气头上，谁说话谁倒楣。皇后又虎视眈眈，一心要把大家一网打尽。这个关口，恐怕说什么都错。就彼此以眼神示意，警告对方不要冲动。

乾隆看着三个女子，心里的混乱，没有片刻平息。他不知道自己现在是爱她们，还是恨她们？只觉得自己突然像泄了气的皮球，苍老、感伤，而且抑郁。他凝视着这三个女子，郁闷的说：

“没有任何一个人，要你们的脑袋，你们不必自作聪明！闯了这么大的祸，死罪能逃，活罪难免！不管你们的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们要经过宗人府的调查和审判！朕不愿再用朕的‘感觉’，来判断这件事！只怕朕的‘感觉’都是错的！你们什么都不要说了！去牢房里彻底悔悟吧！”就挥手对侍卫喊道：“拉下去！”

小燕子就惊天动地般的大喊起来：

“皇阿玛！你会后悔的！皇阿玛，你放了紫薇呀，放了金锁呀！她们都是被我害的…皇阿玛，不是说‘人不独亲其亲，不独了其子’吗？别人的孩子都可以认，你到底为什么不认紫薇啊…为什么不认紫薇啊…”

金锁也痛喊着：

“皇上！皇上！紫薇有您的诗，有您的画，血管里流的是您的血啊！您要让夏雨荷在人间的时候，哭不停，到地下以后，还哭不停吗？”

紫薇到了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激动了。她镇静的，庄重的说：

“金琐，小燕子，你们省省力气吧！有我跟你们去作伴，不好吗？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说着，竟然笑了，回头深深看乾隆，清清楚楚的，幽幽柔柔的问：“皇上，您的心那么高高在上，习惯了众星捧月，竟不习惯人间最平凡的亲情了吗！”

乾隆大大的震动了，瞪着紫薇。

皇后急喊。

“拉下去！统统拉下去！”

小燕子、紫薇和金琐就被侍卫们拉下去了。

尔泰、尔康、紫薇直挺挺的跪着；咬牙不语。

牢门“哗啦”一声拉开。

小燕子、紫薇和金琐就相继跌进牢房。

门又“哗啦”关上。接着，铁链一阵“钦匡”响，铁锁再“卡答”锁上。

小燕子跳起身子，扑到铁栏杆上，拼命摇着，喊着：

“放我们出去呀！我不要被关起来，我不要不要啊！”对狱卒伸长了手，哀声喊：“你们去告诉皇上，我还有话要跟他说…”

狱卒粗声粗气的撂下一句：

“皇上？我劝你免了吧！进了这种地方，就等死吧！一辈子都见不着皇上了！”

狱卒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小燕子不禁哭倒在铁栏杆上：

“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我不信不信啊

紫薇和金琐走过去，一边一个，扶住了小燕子。紫薇掏出手帕，不停的给她拭泪，安慰着她说：

“不要哭了，不要伤心了！这是我们的命，认命吧！”

小燕子反手抓着紫薇的衣襟，哭着说：

“我不能认命，我不要认命，我想不通，皇阿玛为什么变得这么狠心？就因为我们骗了他，我们所有的好处，就跟着不见了吗？”说着，就痛悔起来：“都是我不好，你们都说今天时机不好，什么都不能说、我就是不信邪嘛！我就是急，就是毛躁嘛！我害死你了，还害了金琐…”

这一说，金琐就跟着哭了。

“是我是我！最沉不住气的就是我！说什么‘拣日不如撞日’，才会把大家都撞进鬼门关里去…我应该拦着大家，我非但没拦，还拼命扇火…”

紫薇就张开双臂，一把抱住了二人，紧紧的搂着说：

“都不要哭了，也不要自己怪来怪去，该来的，总是会来，我们逃不掉！想想看，早说，晚说，总是要

说的，对不对？好在，我信都关在一起，还能说话，还能聊天，将来如果 不幸，一起上断头台，黄泉路上，也有个伴。不用伤心了！到这儿来坐！”

紫薇将两人拉到墙角的草堆上。三人挤在一块儿，坐在地下。

金锁忽然惊跳起来，大叫：

“有蟑螂！有蟑螂！”

小燕子低头一看，地上，好多蟑螂正在乱爬。她忙着东躲西躲，又脱下鞋子，追着蟑螂 打来打去。

“人倒霉的时候，连蟑螂都来欺负！”她气冲冲的说。

紫薇却好整以暇的坐着，抬头看了看。忽然一笑，念出一首诗来：

“走进一间房，四面都是墙，抬头见老鼠，低头见蟑螂！”她抬头看小燕子：“你当初 做诗的时候，原来是有先见之明啊！”小燕子四面一看，脸上还挂着泪，就扑哧一笑：“只 有你，在这种情形下，还会逗我笑！”

乾隆整夜不能合眼，心情激荡起伏，奔腾澎湃。陷在一份自己也不了解的郁怒里。令妃 悄悄看他，对于他的郁闷心里有些明白，却不便说破。见乾隆彻夜不眠，象个困兽般在室内 走来走去。她不得不以待罪的眼神，祈谅地看着乾隆：

“皇上，您心里有气您就说吧！不要一直憋着。乾隆这才一个站定，抬头怒视令妃，恨 恨地说：

“令妃，朕是这样信任你，在众多嫔妃当中，把你当做真正的知己。既使皇后对你百般 猜忌，朕明着偏袒，暗着偏袒，就是袒护定了你！而你却联合福伦家这样欺骗朕！你让朕闹 了这么大一个笑话，以后在众多嫔妃之间如何自处，如何自圆其说？”令妃跪下含泪禀告：

“皇上！您错怪臣妾了！我跟您发誓，还珠格格是假的，这件事我也是到今天才知道！ 如果臣妾老早知道，就有一百个胆子，也不敢欺瞒皇上！”

“你还要狡赖？紫薇和金锁，不是你引荐进宫的吗？”乾隆生气的说。

令妃见乾隆发怒，害怕了，痛喊着：

“皇上，紫薇和金锁虽然是臣妾引进宫来，但是臣妾跟您一样，什么内情都不知道，只 以为是帮小燕子一个忙，让她的结拜姐妹，可以进宫来和她作伴，臣妾的动机，绝对没有丝 毫恶意呀！”

“动机！动机！现在你府每个人跟朕谈动机！好像你们每个人的动机都是好的，都是没 错的，都是情有可原的！但是… 却把朕陷进这样的困境里…”他的声音低了下去，哀伤 而迷惘：“这两个丫头，只有十八、九岁，不管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或者，都是假的… 她们两个，却骗了朕的感情，朕的信任，把朕骗得团团转，骗得好惨！她们居然敢这样明目 张胆的骗朕，一骗再骗！”

令妃低垂着头，一句话都不敢说了。

“最可恶的是，她们两个，一个看来天真烂漫，一个看来玉洁冰清，私生活却乱七八糟，到处留情！……就一咬牙：“皇后说得对，朕不能再凭感情来做事！如果朕不治她们，实在难消心头之恨！让她们在宗人府，尝尝当格格的滋味！”

令妃对乾隆那种矛盾的感情，尴尬的处境，被骗的伤害，和真相大白带来的震撼……其实是很了解的。乾隆最难受的，应该是紫薇在他心里的地位，突然从“娘娘”变成了“格格”，他一时之间，实在不能适应吧！但是，这种复杂的心情，除了乾隆自己来调适以外，任何人都不能说话。她低头不语，想着身陷牢狱的紫薇和小燕子，心里难过极了。

尔康和紫薇一早就来求见乾隆，两人也是彻夜未眠，神情憔悴。一见到乾隆，两人就对乾隆双双跪倒。永琪直接了当，诚诚恳恳的，掏自肺腑的说：

“皇阿玛！今天我和尔康跪在这儿，为两个我们深爱的女子请命！自从出巡以来，我相信皇阿玛已经看得非常清楚，我和小燕子。尔康和紫薇，都早已生死相许，情不自禁了！”请皇阿玛看在她们两个的好处上，原谅她们的错！放她们出来吧！”

乾隆大震，眼光锐利的看着紫薇和尔康。怒不可遏了：

“生死相许？情不自禁？你们两个，居然敢来跟朕说这八个字？你们不知道宫廷之中，女子的操守，是何等重要？以前，皇后就提醒过朕，你们在漱芳斋花天酒地，秽乱宫廷！是朕心存偏袒，没有听进去！现在，你们居然敢堂而皇之，跑来告诉朕，你们早已‘生死相许’？小燕子和紫薇，本来只有欺君之罪，现在，再加上‘淫乱’之罪！你们说，是可以饶恕的吗？”

尔康真情流露的喊了出来：

“皇上！首先，我一定要让您了解，我和紫薇、五阿哥和小燕子，我们‘发乎情，止乎礼’，绝对绝对没有做出‘越礼’的事来！两个姑娘都是洁身自好，玉洁冰清的！怎样也不能说她们‘淫乱’啊！”

“玉洁冰清？会谈情说爱，私订终身，还说什么玉洁冰清？”

“皇上，这个‘情’字，本来就不是‘理法’所能控制，如果处处讲理，处处讲法，处处讲规矩，处处讲操守……那么，整个‘还珠格格’的故事，都没有了！没有小燕子的误认，没有紫薇的存在，也没有我和五阿哥的痛苦和无奈了！”

尔康的话，字字句句，直刺乾隆的内心，乾隆恼羞成怒，一拍桌子，大吼：

“放肆！你的意思是说，这些错误，都是朕的错！”

尔康磕头，不顾一切的说：

“皇上，您也曾年轻过，您也曾‘情不自禁’过！您的‘情不自禁’，造成今天两个无辜的姑娘，关在大牢里，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她们最大的错误，不是撒谎，我们一生，谁不是在撒谎中长大？她们最大的

错误，是千方百计要认爹啊！皇上，错认格格，并没有什么了不起，错杀格格，才是终身的遗憾啊！”

乾隆拂袖而起，怒上加怒，指着尔康，恨恨的说：

“尔康！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公然指责朕！今天，如果不是你已经被塞娅选中，朕一定重重的办你！”

尔康磕头。坚定的说：

“臣不能娶塞娅公主！”

乾隆不敢相信的瞪着尔康：

“你敢‘抗旨’？”

紫薇急忙插口，诚挚的喊：

“皇阿玛！尔康是‘情有独钟’啊！您也是‘性情中人’，为什么不了解这份感情？不欣赏这份感情？不同情这份感情呢？”

乾隆被尔康和永琪，这样你一句，我一句，气得脸色铁青，吼着：

“大胆！你们两个，是要朕摘了你们的脑袋，才满意吗？滚出去！小燕子和紫薇，是朕的事，朕要怎样发落她们，就怎样发落她们，谁都不许求情！你们两个，如果再不收敛，朕一起治罪，绝不饶恕！滚！”

永琪和尔康互视。知道已经逼到最后关头，走投无路了。、。、，

那晚，紫薇、小燕子、金锁三个，被狱卒带进一间阴风惨惨的大房间里，她们几乎是被摔进房间的，三个人放眼一看，房里铁链铁环俱全，刑具遍地，这才知道到了“地狱”。在火炬的照射下，看到有个官员，坐在一张大桌子前面，后面官兵围绕肃立，杀气腾腾。桌子上，放着三份“供状”和笔墨。

那个官员，用惊堂木在桌上用力敲下，大喝道：

“吹！三个大胆妖女，你们从哪里来？冒充格格，是不是为了想刺杀皇上？从实招来！”

金锁觉得声音熟悉，抬头一看，喊着说：

“是那个‘太常寺’的梁大人啊！”

紫薇也抬头看，惊喊：

“小燕子！我们碰到老朋友了！”

小燕子一看，惊讶极了：

“这个梁大人还活着呀？他居然调到宗人府来了？”

紫薇看小燕子和金锁。

“大家心里有数吧，我们运气不好，冤家路窄！”

“什么‘路窄’、不‘路窄’！这个王八蛋早就该宰了！”小燕子恨恨的说。

那个官员不是别人，正是当初被小燕子大闹婚礼的梁大人。见三人居然谈起话来，大怒，重重的一拍桌子：

“大胆！你们嘴里说些什么？赶快过来画押！”就有好几个狱卒，分别拽着三人，去看状子。小燕子看也不看，对梁人大笑：

“梁大人！你把人家的闺女抢去作媳妇，又把新娘子弄丢了，这个案子，到底了了还是没了？你把新娘子赔给人家没有？”

梁人大惊，仔细看小燕子，想了起来，再看紫薇和金琐，恍然大悟，跳起身子，大叫：

“原来是你们三个！不用审了，这是三个女贼！偷了我家，大闹婚礼，劫走了我家的新娘，我和她们的帐还没算，她们居然还混到皇宫里去欺骗皇上！给我打！给我重重的打！”

梁大人一声令下，狱卒们的鞭子，就劈哩叭啦的抽向三人。鞭子很快的打裂了衣服，在三人身上脸上，都留下了一道道血痕。小燕子大叫一声，跳了起来，就直扑梁大人。

“我把你这个狗官给毙了！”

好几个狱卒，身手不凡，迅速的抓住了小燕子，把她的头抵在地下，紧紧压着。

紫薇喊着：

“小燕子！好汉不吃眼前亏！”

梁大人神气活现的，绕看三个人走：

“这才像话！现在，赶快画押！画了押，我们大家都好交差，半夜三更，我也没时间跟你们耗着！”

狱卒们就押着三人，去看供纸。小燕子问紫薇：

“这上面写些什么？”

紫薇看着供状，念道：

“小女子夏紫薇、小燕子、金琐三人，串通了福伦大学士，以及令妃娘娘，混进皇宫，假冒格格，预备乘皇上不备之时，谋刺皇上…”念到这儿，紫薇不念了，仰天大笑起来：“哈构构构！太可笑了：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笑的东西，胡说八道到这种地步…哈构构构！”

“你画押不画押？”梁大人怒喊。

小燕子对梁大人一口啐去，大骂：

“画你的鬼脑袋！画你的魂！画你的祖宗八代，你们全家通通不是人！全是狗脸猪身子蛇尾巴的怪物！小燕子骂得匪夷所思，梁大人气得七窍生烟。

“给我打！打到她们画押为止！”

鞭子又抽向三人。金琐痛极，大喊：

“你们要屈打成招吗？就是打死我们，我们也不可能画那个押的！小姐是什么人物，小燕子是什么人物？你们真的不在乎吗？”

梁大人走过来，用脚踏在金锁背上，用力一踩。

“啊…”金锁痛喊。

“我倒要看看，你们是什么人物？可以撒豆成兵吗？有三头六臂吗？”

“我们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一股正气！不论你怎么打，我们不画押，就是不画押！死也不画押…”紫薇正气凛然的喊。

“捉起她们的手来，给我画个符号就可以了！”梁大人吩咐狱卒。

狱卒就去拉扯三人的手。紫薇忽然说：

“算了！算了！我画押！”

狱卒扶起紫薇，紫薇握了笔，在整张状子上画了一个大叉，在后面写下“狗屁”两个大字。

梁大人走过来，“啪”的一声，给了紫薇一个耳光，力道之大，使她站立不住，跌倒在地。梁大人就用脚喘着她。金锁见状，狂喊出声：

“天啊…这还有王法吗？”

小燕子对梁大人挥拳磨掌，咬牙切齿的大叫：

“姓梁的，你给我记着，我会跟你算帐的！你小心，我会在你身上刺它一百个洞…”

梁大人阴沉沉的笑了！

“好！我等着你。今天不招，还有明天！明天不招，还有后天！我们就慢慢的磨吧！看谁最后认输！”挥手对狱卒说。“先带下去！明天再审！”

狱卒拖着遍体鳞伤的三人出了刑房，又丢进牢房。

三个姑娘，赶紧彼此去看彼此的伤，忙着去给对方揉着、吹着。

小燕子痛定思痛，哭了：

“我不明白，皇阿玛怎么会把我们关到这个地方来？他真的不要我们两个了吗？在微服出巡的时候，他一路都那么高兴，对我们好得不得了！出巡回来，他还赏各种菜给我们吃，许我们‘没上没下’，那个体贴温柔的皇阿玛，现在在哪里呢？”

紫薇沉思，有些了解的说：

“他在想着我们，他不知道我们的情况这么惨！这不是他的本意，那张供状，摆明了要把我们、福家和令妃娘娘一网打尽！你们想想，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们勇敢一点，等皇上想明白了，或者会来救我们的！”

“他会吗？你还相信他啊！”金锁毫无把握的问。

紫薇看着虚空，深深的沉思。

“我不是相信他，我相信人间的至情至爱！”她转身搂住两人：“让我们靠在一起，彼此给彼此温暖，彼此给彼此安慰吧！”

三人紧紧的靠着，好生凄惨。

第二十五章

乾隆又是彻夜无眠。

他想着紫薇，依稀仿佛，就看到紫薇在对他唱着歌：

“山也迢迢，水也迢迢，山水迢迢路遥遥。盼过昨宵，又盼今朝，盼来盼去魂也消！梦也渺渺，人也渺渺，天若有情天也老！歌不成歌，调不成调，风雨潇潇愁多少？”

乾隆抬眼看着虚空。现在，他明白了，这是雨荷的歌，雨荷的心声，雨荷的等待，雨荷的哀怨，雨荷的相思…他闭上眼睛，心中凄侧。

然后，小燕子和紫薇的影像，就交叠着在他眼前出现。她们的声音，也交错着在他耳边响起：

“皇阿玛！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根本不是‘格格’，你就放了我吧！”小燕子说。

“我爹，在很久很久以前，为了前程，就离开了我娘，一去没消息了！”紫薇说。

“皇阿玛！你也收她当个‘义女’吧！”小燕子说：

“我娘说，等了一辈子，恨了一辈子，想了一辈子，怨了一辈子…可是，仍然感激上苍，让她有这个‘可等，可恨，可想，可怨’的人！”紫薇说。

“我的阿玛不是皇上，我的阿玛根本不知道是谁！”小燕子说。

“皇上…请答应我，将来，无论小燕子做错什么，您饶她不死！”紫薇说。

“我从来不知道，有爹的感觉这么好！皇阿玛，我好害怕，你这样待我，我真的会舍不得离开你呀！”小燕子说。”

“皇上，你不用困惑，那不是‘勇气’，只是一种‘本能’！”紫薇说。

“把你当成‘爹’啊！”小燕子说。

“我知道没有资格，但是，我好想跟小燕子说同样一句话！”紫薇说。

乾隆眼前，各种各样的小燕子，各种各样的紫薇，声音交叠，影像交叠，越来越乱，越来越响，在他眼前，如闪电，如奔雷，纷至沓来。可爱的小燕子，可爱的紫薇，率真的小燕子，高雅的紫薇，热情的小燕子，体贴的紫薇，让他不能不宠爱的小燕子，让他不能不心痛的紫薇”。

乾隆终于明白了，不知为什么，心中痛楚，眼中模糊。用手抵着额头，他陷入深深的沉思中。

令妃走了过来，轻轻的喊：

“皇上！”

乾隆抬头，茫然的看着令妃。

“皇上不要自苦了！当初错认格格，确实是臣妾的错误，您罚我吧！”

乾隆茫然的说：

“怎么罚？罚你，还是罚朕？尔康有句话说对了，这都是朕的错！当时对雨荷的‘情不自禁’，造成今天所有的故事，如果有人要为这个故事承担什么，是朕，不是那两个丫头！”

令妃紧紧的，热烈的看着乾隆，知道乾隆想通了。她如释重负，含泪说：

“皇上，如果您真的想透了，说不定柳暗花明，海阔天空！臣妾一直以为，亲情之爱，是人间最深刻、最长久的爱！皇上身边，虽然儿女成群，都没有一个像小燕子和紫薇那样，千方百计的让您高兴。爱护她们，享受她们，也是一种幸福吧！”

乾隆震动极了，感动的看着令妃，所谓红粉知己，唯有令妃了。

“乾隆真的不知道，紫薇、小燕子、金琐已经陷进惨不忍睹的状况里去了。

这天，三个人又被推进刑房，狱卒用三根铁链，将紫薇、小燕子、金琐吊在房内。狱卒们手里握着鞭子，杀气腾腾。地上，烧着一盆炭火，烙铁烧得红红的。金琐一看，魂飞魄散：

“小姐，看样子，他们预备弄死我们了，我们怎么办呀？”

紫薇四面看看，吸了口气，说：

“小燕子，金琐，我们大家勇敢一点。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也是我们的福气！不要哭，不要怕，让我们死得有骨气一点！”

小燕子的豪气被紫薇燃起了。

“是！金琐，我们争气一点！别因为我们是女人，就让人小看了！”

一阵脚步杂沓，梁大人带着一队官兵，走了进来。梁大人坐定，惊堂木猛的一拍。

“好了，我们再开始！今天，你们三个准备好了没有？要不要画押！”

“不画！说什么都不画，要杀要打，悉听尊便！就是不画！”紫薇说。

小燕子破口大骂：

“画你这只梁乌龟！‘画’你被几千斤的大石头压着’！画你梁乌龟被压，压得头破血流，乌龟壳碎了一地…”

梁大人怒吼：

“她们三个欠打！给我打，重重的打！狠狠的打！”

鞭子就对着三人一阵猛抽。三人被打得衣衫破碎，鞭痕累纍。金琐痛极，忍不住了，就叫了起来：

“啊… 好痛… 啊…”

“金琐！我们来唱歌！”紫薇喊，就大声的唱起歌来：“今日天气好晴朗，处处好风光！蝴蝶儿忙，蜜蜂儿忙，小鸟儿忙着，白云也忙！马蹄践得落花香！”

为了抵挡疼痛，金琐和小燕子也跟着大唱了：

“眼前骆驼成群过，驼铃响叮当！这也歌唱，那也歌唱，风儿也唱着，水也歌唱！绿野 茫茫天苍苍！”

梁大人见三人居然大唱起歌来，怒极，喊道：

“你们三个女贼，死到临头，还不知道悔改？赶快画押！再不画，我们就大刑伺候了！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快画！”

官兵拿着写好的供词，送到小燕子面前去。

三人没有一个看供词，歌声更响了。

“烙刑伺候。把她们的脸蛋给毁了！”梁大人喊。

狱卒立刻取出烧红的烙铁，恶狠狠走上前来。三个姑娘已将生命置之度外，但是，当烧红的烙铁直逼面门时，就忍不住胆战心惊了。

就在这时，外面忽然有人大喊：

“圣旨到！圣旨到…”

小燕子又惊又喜，狂喊着：

“紫薇，听到没有，皇阿玛来救咱们了！”

。“有救了，有救了！我就知道皇上不会忘记咱们！”金琐又哭又笑。

梁大人一惊，慌忙跪倒，众狱卒和官兵立即跪了一地。

紫薇半信半疑，随着声音看去。只见永琪带着尔康、尔泰冲了进来，后面跟着的，居然是柳青、柳红、永琪一进门，就拿着一张假圣旨，虚晃了晃，大声说：

“皇上有命，立刻带小燕子、紫薇、金琐三人进宫，不得有误！”

永琪在那儿晃着圣旨，尔康尔泰柳青柳红就奔上前来，尔康一见三人这等景况，已经大怒，拔出剑来，一阵钦铃匡郎，却砍不断那些牢牢的铁链。尔康对狱卒大吼：

“还不赶快松绑！”

梁大人觉得情况不对，急忙大喊：

“慢着？让我看看这张圣旨！”

永琪立刻发难，大吼着说：

“我是五阿哥，今天亲眼目睹你们动用私刑，好大的狗胆！我要你们偿命！”

尔泰已经抽刀，劈向狱卒。柳青柳红扑上前来，锐不可当，劈哩叭啦一阵，打倒狱卒，抢下钥匙，为三人开锁。

小燕子惊喊：

“柳青柳红，怎么是你们…”

柳青低声警告：

“我们来救你们，不要多说，跟我们杀出去！”

梁大人跳起身子，大喊：

“有人劫狱啊… 来人呀！来人呀… 有人劫狱呀…”。

紫薇等三人，挣扎着站起身来，这时才知道永琪等人是来劫狱，惊愕互看。

“大家快走！马车在外面等着！”柳红喊。

大家还来不及走，官兵已经一拥而至。

永琪、尔泰、尔康、柳青、柳红拔刀的拔刀，拔剑的拔剑，和那些官兵大打起来。小燕子看到这种情形，精神大震。也顾不得自己身上的伤，夺了狱卒的一把长剑，反手就直刺梁大人，梁人大惊，狼狈奔逃，喊着：

“女侠饶命！女王饶命！格格饶命！女菩萨饶命…”一面喊，一面满室奔逃。

“你现在喊我天王老子也没有用了！”小燕子喊，追着梁大人，一剑劈下。梁大人的衣袖立刻破裂，手臂上一条血痕。

小燕子第二剑又刺了下去，梁大人吓得屁滚尿流，狼狈奔窜。

“女王饶命… 饶命… 小的是乌龟，不值得女王弄脏了剑…”

小燕子怒喊：

“你这个孬种！我要在你身上刺一百个洞…” 又一剑刺进梁大人肩膀。小燕子拔剑，再一剑刺进梁大人的大腿。

梁大人倒地，满地翻滚，嘴里狼嚎鬼叫：

“哎哟！杀人啊… 劫狱啊…”

尔康急喊：

“紫薇和金琐已经支持不住，大家不要打了，走人要紧！”

永琪就对受伤倒地的梁大人喊：

“你看清楚，今天劫狱的是我，五阿哥！不要把罪名乱扣给别人！”

尔康扛着紫薇，柳红扛着金琐，永琪拉着小燕子，大家就冲出门去。

就在尔康永琪尔泰大闹宗人府的时候，乾隆已经迫不及待的，把福伦、傅恒、纪晓岚、鄂敏都召进了宫，坦白的问大家：

“关于还珠格格，这整个事件，想必你们大家都知道了！朕现在已经把小燕子和紫薇，都关在宗人府的大牢里，虽然她们两个，都异口同声，说紫薇是格格，但是，朕已经不知道 能不能信任她们！朕紧急召各位贤卿入宫，是希望知道大家的看法！福伦对案情最清楚，晓 岚、傅恒、鄂敏都曾和她们两个一路出巡，到底这两个姑娘，朕应该怎么处置才恰当呢？”

大家低头，人人都不敢说话。纪晓岚排众而出：

“臣斗胆，说出心里的看法！这本是皇上的家事，不论皇上如何处置，不用顾虑大家的 看法！还珠格格虽然有欺君之罪，但是，是她的天性使然！她的淘气，皇上最是清楚，所谓 王法，也得兼顾人情！还珠格格入宫以来，常常让皇上开怀大笑，功过可以相抵，实在罪不 至死！”

乾隆不禁连连点头：

“那… 紫薇呢？”

纪晓岚凝视乾隆片刻。

“紫薇姑娘，在皇上微服出巡时，随侍皇上左右，任劳任怨，让人感动不已！至于遇刺 的时候，奋不顾身，更不是常人所能做到，当时，带给臣的震撼，就非常强烈！现在想来， 才恍然大悟，所谓“本能’，大概是父女天性吧！皇上自己，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啊！”

乾隆震动已极，看着纪晓岚。纪晓岚沉吟片刻，又说：

“皇上，一本好书，看到最后一页，虽然因为和自己预期的结局有点不同，难免有些惆 怅。但是好书就是好书，换一个角度去看，应该更是回味无穷啊！两个格格，天真烂漫，温 柔可人，是皇上的福气！何不以宽大的胸怀，原谅她们小小的过错，享受她们的天伦之爱 呢！”

纪晓岚的话，如醍醐灌顶，把已经心软的乾隆，完全点醒了。

乾隆沉吟片刻，方才如大梦初醒般说：

“是啊！朕一直觉得，她们两个，亲切得像朕的两只手，一左一右，是朕身体的一部分，和朕密不可分！真的，假的，又都怎样？最可贵的，是那一片真心啊！”

福伦一听此话，便排众而出，躬身请命：

“紫薇姑娘，自从身受重伤，始终不曾完全康复，宗人府那个监狱，阴暗潮湿，恐怕不宜久留，如果皇上开恩，不知可不可以放她们出来？”

乾隆尚未答话，纪晓岚也上前，躬身说：

“皇上，可怜两位格格，身子柔弱，尤其紫薇姑娘，大病初愈，怎么禁得起牢里的折腾呢？”

乾隆震动，心中热血澎湃，再难遏止。急促的说：

“各位贤卿，随朕出宫走一趟，去宗人府，亲自释放那两个丫头吧！”

大家赶快应着“遵旨！”，正要行动，忽然看到官兵狂奔而来，跪地禀告：

“皇上！五阿哥和福家兄弟，带了武林高手去宗人府劫狱，把三个女犯全部救走了！”

乾隆大惊失色。

“什么？什么？”

福伦脸色惨变。

就有一个官兵，身上还溅着鲜血，跪行到乾隆面前，禀告：

“启禀皇上，五阿哥和福家兄弟，假传圣旨，说皇上有令，传还珠格格等人进宫，乘大家接旨之时，打伤狱卒和梁大人，杀伤侍卫，劫走了三个人犯！”

乾隆一听，再看血迹斑斑的官兵，顿时怒不可遏：

“假传圣旨，打伤朝廷重臣，劫走人犯！简直胆大包天！傅恒、鄂敏！”

“臣在！”傅恒鄂敏急忙答应。

“马上带兵去把他们给捉回来！”

福伦对着皇上一跪。

“臣请旨，去捉拿逃犯！”

乾隆怒看福伦：

“你父子连心，难道不是同谋？捉拿什么？”

福伦磕头，诚惶诚恐的说：

“臣教子无方，罪该万死！但是，绝对不是同谋，让臣去追捕，以免两个逆子抗旨拒捕！”

乾隆震怒的一挥手：

“去！务必把他们活捉回来！一个都不能放掉！以后还有谁敢为这两个丫头说情，一起重惩！这样胡作非为，让人忍无可忍！几个人捉回来之后，全体死罪！”

同一时间，一辆马车在晨雾弥漫的旷野里疾奔，驾车的是柳青和柳红。

“驾！，驾！驾… ”

鞭子抽下，马儿狂奔。、

车内，小燕子、金锁、紫薇都披上了尔康等人的衣服，遮住受伤的身子，东倒西歪的靠在尔康和永琪怀里。小燕子看着永琪，又是震惊，又是感动，又是担心：

“真没想到，你们会来劫狱…这样一劫狱，下面要怎么办呢！”

永琪义无反顾的说：

“天涯海角，我们流浪去！”

“怎么可以这样，你是阿哥啊！”小燕子惊喊。

“阿哥又怎样？就算高高在上，向往的只是平凡人的夫妻生活啊！”

小燕子心中一热，泪水夺眶而出：

“五阿哥，有你这几句话就够了！我不能把皇阿玛最宠爱的儿子拐走，这样太对不起皇阿玛了，你一定要回去！”

紫薇也惊看着尔康：

“你呢？预备也不要家了？”

“正是！决心劫狱，就没有回头路了！”尔康坚定的说。

紫薇大惊：

“那你的阿玛要怎么办？皇上会气死的！”

尔康生气的冲口而出：

“不要管皇上了，那么心狠手辣，自己的骨肉，可以关进大牢，私刑审判，受尽折磨，不值得你再为他付出了！”

“可是……你的父母会被牵连的，不能这样做！”

尔泰大声的接口：

“紫薇，小燕子！你们放心！我送你们一程，就把你们交给柳青柳红，他们是你们的哥们，会保护你直奔济南，重新开始生活！我回宫里去见皇上！阿玛和额娘。有我侍候，我哥和五阿哥，从此，就交给你们了！”

“那……如果皇上大发雷霆怎么办？”紫薇震惊的

尔泰大笑，豪气干云。

“那……就是‘要头一颗，要命一条’了！”

马车来到一个荒原，柳青柳红四顾无人，勒住了马。大家纷纷跳下车来。尔泰毅然决然的对众人说：

“大家珍重！我送到这儿，不送了！”

尔康重重的把尔泰的手一握。

“尔泰，没想到，兜了一个大圈子，还是走到这步！从今以后，对阿玛尽孝，对皇上尽忠，都是你的责任了！我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有个这样的弟弟，是我一生的骄傲！”

永琪也拍着尔泰的肩膀，充满离愁和感激的说：

“皇阿玛那儿，一定有一番惊天动地，你要小心应付！”

柳青，柳红走了过来。柳青说：

“我想来想去，觉得这样不好，要走，为什么大家不一起走？闹成这样，已经不是小事，尔泰能够脱身吗？万一府上要找人开刀，岂不是就剩一个尔泰？”

紫薇抱着胳膊，因为遍体鳞伤，痛得发抖，激动的挺身而出，急切的说。

“尔康、尔泰，我没有料到你们会大胆劫狱，弄成这样，真的是不可收拾！柳青的话很对，尔泰现在回去，根本就是羊入虎口，要面对的风暴实在太大，说不定会代我们几个送命！我现在有一个提议，你们要不要听我？”

小燕子着急的喊：

“不要再婆婆妈妈了，尔泰，你跟我们一起逃吧！再耽搁下去，说不定追兵就来了！我们大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吧！”

尔泰往后一退，看着众人，微笑，衣袂翩然。一股“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样子。他坚定、自信，铿然有声的说：

“你们走！不要再迟疑了，换了是我，有这样生死与共的知己伴侣，我会头也不回的走掉！现在，祸已经闯了，总要有人面对和承担！否则会有很多无辜的人要倒霉。何况，阿玛和额娘，失去了尔康，不能再失去我。我要回去面对这一切，收拾这个残局，这是我的责任，你们不要担心我，皇上是仁慈的，今天要把小燕子和紫薇置于死地的，不是皇上，我相信后会有期！”

尔泰说完，昂首阔步，回头就走。

紫薇大急，一把抓住尔康的衣服：

“尔康！我们一起回去！尔泰有一句话很对，皇上是仁慈的，让我们一起去面对皇上，我们去自首，去认错！劫狱，是情迫无奈，皇上会听的，他从来没说过要我们死！我宁愿回去面对风暴，不能让尔泰代我们受罪！”

尔康看着尔泰的背影，心中怜悯，一时无语。

小燕子也看着尔泰的背影，泪，就滴滴答答往下掉。

“如果尔泰有个什么，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

“我也是？”金锁低声接口。

大家彼此互视，个个眼中含泪。尔康一跺脚，大喊：

“还等什么？大家上车吧！柳青，柳红，你们不要再跟着我们了！免得被我们牵连！承蒙帮助，大恩不言谢！”

小燕子把柳红紧紧一抱，又是泪又是笑的喊：

“谁说大恩不言谢，我谢你，谢换换换换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又奔过去，重重的用手背在柳青肚子上一拍。“柳青！等我飞黄腾达以后，我一定封一个王给你做！小燕子无戏言！”

柳青柳红大惊失色。

“好不容易劫狱成功了，难道你们还要回去？你们都疯了吗？”柳青喊。

“皇上一生气，说不定把你们全体斩了！”柳红也喊。

紫薇郑重的说：

“人，要活得坦荡荡，要活得心安理得，如果我们的生命，建筑在尔泰、阿玛、额娘的痛苦里，我们活得还有价值吗？还有意义吗？还活得下去吗？”

尔康就重重点头，对柳青说：

“紫薇说得对！苟且偷生不是办法！劫狱，是情不得已！回去，是责无旁贷！只能这样了！”

柳青柳红看着大家，知道大家的心念已定，劝也劝不住了，感动的说：

“除了祝福，我无话可说了广

于是，大家都上了车，尔康坐在驾驶座，一拉马缰，马车向前疾驰而去。

旷野中，风起云来。柳青、柳红站在那儿，拼命对大家挥手，喊着：

“再见！再见！后会有期！大家珍重！”

车子追上了尔泰，尔泰听到车声，惊异的回头，车子停都没停，一面飞驰，尔康就一面伸手一捞，把尔泰捞上了驾驶座。尔康大笑说：

“上车吧！大家决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该面对的，一起去面对！大家都一样，要头一颗，要命一条！”

福伦、傅恒、鄂敏带着马队，才追到城门口，就遇到了率众归来的尔康和尔泰。

尔康、尔泰滚鞍下马，对福伦跪下。

“阿玛！让您受累了！我们正快马加鞭，预备回宫去见皇上！”

永琪跟着跳下了车。对众人一拱手：

“劳师动众，是我的不是了！这就随各位回去领罪！”

片刻以后，大家都在乾隆面前聚齐了。

小燕子、紫薇、金锁都是脸上带伤，苍白憔悴，行动不便，穿着尔康等人的上衣，狼狈的跪在地上。尔康、尔泰、永琪跪在后面。福伦、鄂敏、傅恒肃立于后。

傅恒对乾隆行礼，禀告：

“臣和鄂敏福伦，刚刚才走到城门口，就看到他们正快马加鞭的赶回宫。所以立即带来了！恐怕‘劫狱’之说，另有隐情，请皇上明察！”

乾隆看着紫薇、小燕子、和金锁。震怒之余，却被三人的狼狈所惊吓了。瞪大眼睛，惊问：

“你们三个怎么了？脸上的伤，从何而来？”

小燕子再也忍不住，痛喊出声。

“皇阿玛！您好狠的心！杀了我们，不过是脑袋一颗，我们痛一痛，也就过去了！你把 我们关在那个又黑又臭的地方，蟑螂啃我们的手指甲，老鼠啃我们的脚趾甲，晚上，好多鬼 和我们一起哭！让我们坐也不能坐，站也不能站，睡也不能睡……这就算了，你还要那个和 我们有仇的“梁贪官”来审问我们，逼我们画押，不画押，就用鞭子抽我们……皇阿玛！你 怎么能这样对我？有什么深仇大恨，让您要这样弄死我们？自从进宫以来，好多次，我都想 偷偷溜走，一去不回头，我不走，是因为你的慈爱呀！早知道，你会这样对待我们，我和紫 薇，真是大错特错，千不该，万不该，要认这个爹呀！”

乾隆愕然，惊异得一塌糊涂。

“审你们？朕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审，谁敢审你们？”

“就是那个梁大人啊！他说‘奉旨审我们’！皇阿玛！你看！”

小燕子倏然让外衣从肩上滑落，露出伤痕累圻的手臂和双肩。再膝行过去，不由分说的 拉下紫薇的外衣，和金锁的外衣，三个惨遭毒打的身子，就暴露在阳光下。小燕子凄厉的 喊：

“皇阿玛！这是你给我们的？这些伤痕是假的吗不把我们弄死，你就不甘心吗，我们真 的这么罪大恶极吗？”

乾隆震惊，看着三个女子，浑身鞭痕累圻，心痛已极，踉跄后退，大怒的喊：

“傅恒！去把那个梁某人给我带来！马上去！”

“是！”傅恒急步而去。

三个女子，把衣裳拉好。紫薇这才抬起头来，深深的看着乾隆，眼中，仍然盛满温柔， 盛满千言万语，盛满孺慕之思：

“皇上！我们又犯下不可原谅的大错了！假传圣旨，伤人劫狱，我们知道，祸，已经越 闯越大：不可收

拾了！今天，我们本来要集体大逃亡，马车已经跑到郊外，我们仍然决定回来，面对皇上！我们前来忏悔，认错，领罪……要杀要剐，我们都顾不得了！回来，是相信皇上还有一颗仁慈的心，是相信我这些日子来，对皇上的认识和仰慕！如果，我们真的难逃一死，请饶恕五阿哥和福家兄弟！他们自从认得了我们，一路被我们连累，才弄到今天这个地步！”

乾隆凝视紫薇，在紫薇的哀哀叙述下，心已软，心已痛。

“不要说了！伤成这样，赶快去漱芳斋休息，传太医马上进宫！”

就有侍卫大声应着，急步退下。

紫薇磕头说：

“皇上如果不原谅福家兄弟和五阿哥，紫薇宁愿跪着，不愿起身！”

乾隆眉头一皱：

“假传圣旨和劫狱，是多么严重的事，那里可以听你一句求情就算了？你现在是泥菩萨过江，管你自己就好了！还管什么别人？这福家兄弟，如此胆大妄为，怎能原谅？”

福伦听到这儿，就‘崩咚’一跪，泪流满面了。

“皇上，请看在老臣几代的忠心下，网开一面。臣只有这两个儿子啊！”

尔康忍无可忍，开口说。

“皇上，幸亏我们去劫狱，如果不去，她们三个，现在都已经死了！”

永琪也急忙说：

“皇阿玛！当儿臣赶到的时候，她们三个，全用铁链吊在空中，皮鞭沾了盐水，狠狠的往她们三个身上抽！她们是姑娘啊！这样虐待，传出江湖，我们大清朝的颜面何在？皇阿玛的英名何在？”

尔泰接口：

“何况，她们三个，一个是皇上封的‘还珠格格’，一个是皇上的‘金枝玉叶’！真相没有查清，就要杀人灭口吗！”

小燕子就不顾一切，大喊着说：

“皇阿玛！今天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手造成的！我愿意一人做事一人当，你饶了他们大家，我就豁出去，不要脑袋了！”

乾隆怒看小燕子：

“你以为朕不敢砍你的脑袋是不是？确实，这所有的错误，所有的问题，都是你一个人造成的！如果你不冒充格格，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一咬牙：“好，既然你要代大家死，朕就成全你！”就回头大喊：“来人呀！把还珠格格推出去斩了！”

乾隆此话一出，就有侍卫，大声应着，前来抓住小燕子。永琪忙着磕头，痛喊：

“皇阿玛！请千万不要啊！”

纪晓岚带头，对乾隆一跪，所有大臣，就全部跪下了，大家都真情流露的喊：

“皇上请开恩！”

紫薇抬头，泪流满面：大喊：

“皇上！你忘了当初答应过我，不论小燕子做错什么，饶她不死！君无戏言！”

“那是饶她不死，现在，是她甘愿代你们而死！”

紫薇、尔泰、尔康、永琪、金锁就同声大喊：

“我们不要她代！要杀一起杀！”

乾隆往后一退：

“你们居然敢威胁我，是不是以为朕就是‘不忍’杀你们？”

紫薇抬着头，带泪的眼睛，直视到乾隆的内心深处去，哀声的喊：

“皇上啊！我们回来，是个必输之赌，我们什么把握都没有，唯一的筹码，就是皇上的‘不忍’呀！”

乾隆一震，惊看紫薇。在紫薇那盈盈然的眸子里，看到一个负心的、跋扈的、自私的、无情的乾隆。他打了个寒战，悚然而惊了。

小燕子反正脑袋不保，什么都不管了，大喊着说：

“皇阿玛，你从来没有承认过我呀！你诏告天下，只说我是‘义女’，既是“义女”，当然不是真格格，你根本没有把我当成女儿，我那有‘欺君’？如果你当初相信我是真格格，而你却说我是你的‘义女’，那么，你岂不是‘欺民’？”

乾隆被小燕子这几句话，说得更加汗颜了。

这时，傅恒捉了全身绑着绷带的梁大人过来，掷在地上。

“皇上，梁廷桂已经捉拿在此！”

梁大人浑身发抖，趴在地上。

“皇……皇上……开恩……饶命……”

乾隆的一股怒气，全部转移到梁大人的身上，一声怒喝：

“是谁让你夜审小燕子？说！”

“是……是…皇上……”

“什么是皇上？朕什么时候要你审过她们？”

“宫里……宫里的密令……要她们画押认罪……画押以后……”

乾隆大吼，声如洪钟：

“画押以后，要怎样？”

“格杀勿论！”

“宫里谁传的话？密旨在哪里”

“只有……口传……”

“谁的口？”

“卑职不敢说……不敢说……是一个公公……”

乾隆怒极，回头喊：

“傅恒，把这个梁廷桂，拖出去斩了！”

梁大人就杀猪般的叫了起来：

“没有罪证，怎能杀我？皇上开恩啊！”

纪晓岚起身，走上前去，从袖子里掏出三张供纸，递给乾隆。

“皇上，这是臣在宗人府搜出来的！”

乾隆一看，怒上眉梢。把状子往怀里一揣，大喊：

“立刻斩了！再抄了他的家！证据？三个姑娘的伤痕还不够吗？”

“臣遵旨！”傅恒大声应道。

傅恒就拖着狼嚎鬼叫的梁大人走了。

梁大人一走，乾隆就对跪了一地的众人说：

“大家都起来吧！闹得我头昏脑胀，气得我胃痛！尔康、尔泰，你们还不赶快传太医，给三个姑娘疗伤！”

小燕子大喜，跳起身子喊：

“皇阿玛！您不杀我啦？”

“你振振有词，我杀了你，难逃悠悠之口！”

小燕子不敢相信的问：

“那……您也原谅大家了吗？”

乾隆看着小燕子：

“朕被你们要胁，要杀就要杀六个，你刁钻古怪，杀了也罢了，偏偏朕又答应不杀你！至于其他的人，朕确有‘不忍’之心啊！”就低头看紫薇，用充满感性的声音说：“你真厉害，你用那个唯一的筹码，赢了这场赌！”

紫薇看着乾隆，甜甜的笑了。

“我知道我会赢……我一直都知道……我会赢！”

紫薇说完，眼前一黑，就晕倒在地了。

尔康忘形的急喊：

“紫薇！紫薇！”就扑了过去。

乾隆比尔康更快，一弯腰，抱起紫薇，脸色苍白，真情流露的喊道：

“太医？太医在哪儿？快来救我的女儿啊！”

第二十六章

乾隆定定的看着紫薇。

紫薇躺在床上，已经梳洗过了，换上干净的衣裳。太医也诊治过了，所有的伤口，都在 令妃的照顾之下，细心的擦了药。内服的药，也立刻去熬了。可是，紫薇一直昏迷不醒，药 熬好又冷了，大家试了又试，根本没有办法把药喂进去。太医说是“新伤旧创，内外夹 攻”，才会让她这样软弱。乾隆看着昏迷的紫薇，心里的后悔和自责，就像浪潮般涌涌来来 而来，把他一次又一次的淹没。坐在床边，他紧紧的盯着她。这是第二次，他等待她苏醒， 上次是她为救他而受伤，这次，却是他把她弄成这样！他的心，随着她的呻吟而抽痛。脑 子 里，一再响着她那句话：

“皇上，您的心那么高高在上，习惯了众星捧月，竟不习惯人间最平凡的亲情了吗？”

是啊，自己那么高高在上，一个“生气”，就可以给人冠上“欺君大罪”，关进大牢！ 如果自己不是皇上，紫薇怎会弄成这样？现在，他不是皇上了，他不再高高在上，他只是 一个焦急的父亲了。

紫薇不醒，整个漱芳斋都好紧张。小燕子和金锁，也都上过药，吃过药了，大难不死， 还能回到漱芳斋，劫狱之后，还能保住脑袋，本来应该个个欣喜如狂。可是，看到紫薇昏昏 沉沉，她们两个谁也笑不出来。天灵灵，地灵灵，保佑紫薇吧！

尔康、尔泰、和永琪，都在外间大厅里等着，人人神情憔悴，忧心如焚。紫薇不醒，大 家的心都揪着。尔康在室内不停的走来走去，每走到窗前，就用额头去碰着窗棂，碰得窗棂 砰砰直响。天灵灵，地灵灵，保佑紫薇吧！

是的，天也灵灵，地也灵灵。紫薇终于悠悠醒转

紫薇慢慢的睁开了眼睛，立刻接触到乾隆那焦急的、心痛的眼神。她一时之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慌忙坐起，惊喊了一声：

“皇上！”

令妃长长的吐出一口气来，一面伸手按住紫薇，一面欢喜的喊：

“醒了！醒了！太医，是不是醒过来就不碍事了？”

“你醒了吗？真的醒了吗？”小燕子扑了过来，抓住她摇着，又哭又笑：“你不要常常这样吓我好不好？为什么这么娇弱嘛？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挨打，我们两个都没事，怎么你动不动就昏倒？”

“别摇她，别摇她…”太医喊着，一面急急的给紫薇诊脉：“皇上，紫薇姑娘没有大碍了！赶快吃药要紧！快把药热了拿来！”

“是！”好多声音同时回答，脚步杂沓，奔出奔进。

小燕子听太医说没事了，就放开紫薇，飞跑到外面大厅里去报佳音：

“她醒了！她醒了！太医说没有大碍了！”

尔康正走到窗子旁边，听到这话，大大的透出一口气，一声“谢天谢地”脱口而出，精神骤然放松，身子一软，脑袋又砰的在窗根上一撞。

小燕子奔回卧房。

一屋子的人忙忙乱乱，跑出跑进。乾隆只是定定的看着紫薇，半晌，才哑声说：

“可怜的孩子，你又受苦了！”

紫薇好震动。凝视着乾隆，摒住呼吸，不知道眼前这个男人，是一个皇上，还是一个爹？还是两样都是？

金琐急急捧着药碗过来：

“小姐！药来了！赶快趁热喝下去！”

令妃把紫薇扶着坐起来，金琐就端碗要喂。令妃说：

“我来喂吧，小燕子，金琐，你们身上都是伤，也该去躺着休息！”

“我知道我知道，等紫薇吃了药，我们再休息！”小燕子急急的说。

“我那里有那么衰弱？我自己下床来吃！”紫薇完全清醒了，急忙说。对于自己这么娇弱，动不动就晕倒，也歉然极了。“每次都弄成这样，害大家担心，真是对不起！”

乾隆见她弄得这么狼狈，还要忙着向大家道歉，心里又猛的一抽，说不出有多么痛，一伸手，他从金琐手中，接过药碗，凝视着紫薇，说：

“不要嘴硬了，太医说，你旧伤还没好，现在又加新伤，如果不好好调理，会留下病根来的！”就回头看小燕子和金琐：“你们该吃药的去吃药，该休息的去休息！一个个都是满脸病容嬷嬷身的伤！这儿，让我来！”

乾隆就端着药碗，吹冷了药，用汤匙喂到紫薇唇边。

紫薇不相信的看着乾隆，像是作梦一样。眼里常常有的那种“千言万语，欲说还休”的神情，现在化为一片至深的感动。她扶着乾隆的手，轻轻饮了一口，然后，再饮了一口，眼泪就落下来了。她抬起头，含泪看乾隆：

“皇上！你知道吗？当小燕子第一次冒险出宫，告诉我，她被误认为格格的经过。她说，皇上亲手喂她喝水吃药，她当时就‘昏掉’了，再也无法抗拒格格的身份了！我听了，好羡慕，哭着说，如果有一天，皇上会亲手喂我吃药，我死也甘愿了。没想到，我真的等到了这一天！我也快‘昏掉’了！”

乾隆心里一热，眼眶潮湿了。一面喂着药，一面说：

“不许再‘昏掉’了，每次都吓得我心惊胆战！”

紫薇就诚心诚意的应着：

“是！以后再也不会了！再也不敢了！”

大家看着乾隆喂紫薇吃药，人人都震动极了，感动极了。令妃、小燕子、金琐的眼里，都含着泪。明月、彩霞、腊梅、冬雪……都感动得唏里哗啦。

紫薇就痴痴的仰望着乾隆，一口一口的把药吃了。

门口，尔康、尔泰和永琪都忍不住伸头张望，看到这一幕，大家激动的互视。尔康笑了，眼里一片模糊。紫薇啊。这一天，你是用生命换来的啊！

乾隆放下药碗，不禁用一种崭新的眼光，深深的看着紫薇。不由自主的，在她眉尖眼底，找寻雨荷的影子，这寸惊异于母女的相似。他奇怪着，怎么这么久，自己居然没有看出这一点？或者，雨荷在自己的生命里，就像她说的，是“蜻蜓点水，风过无痕”了。他想到这儿，对雨荷的歉疚，和对紫薇的怜惜，就融成一片了。他凝视着紫薇，带着无限的感慨，无数的真情，诚挚的说了：

“你等这一天，等得真是辛苦，弄得遍体鳞伤，千疮百孔！是朕的错！回忆起来，你几次三番，明示暗示，朕就是没有想明白！朕觉得你像一个谜，也没有细细去推敲谜底！那天，把你们三个下狱，只是因为皇后咄咄逼人，朕一时之间，心乱如麻，只想先惩罚你们一下，再来想想要怎么办，没料到，又把你们送进虎口里去了。朕看着这个新伤、旧伤，到处都伤的你，真是心痛极了！”

紫薇的眼睛湿漉漉的。她的唇边，却来上了笑。

“皇上，您不要心痛，能够等到今天，我再受多少的苦，也是值得的！”

乾隆盯着她，声音哑哑的：

“你还叫我皇上吗？是不是应该改口了？”

紫薇不能呼吸了，摒息的，小声的说：

“我不敢啊！不知道皇上要不要认我？”

乾隆眼中，一片湿润，努力维持着镇定，低哑的一吼：

“傻丫头！朕到那儿再去找像你这么好的女儿，琴棋书画，什么都会！简直是朕的翻 版！跟朕一样能干！不认你，朕还认谁？”

紫薇眼泪一掉，冲口而出的大喊：

“皇阿玛！”

乾隆伸出手去，便把紫薇紧拥在怀中了，对紫薇那份复杂的爱，终于归纳成唯一的一种 爱，那种人生来就俱备的本能、亲情之爱。

旁观的金琐和小燕子，忍不住都哭了。金琐哭着抓住小燕子，又笑又跳。

“她等到了！她做到了！她找到她爹了！”就抬眼看天，双手合十的祷告：“太大，我 完成了您的托付，您也安息吧！”

小燕子抱着金琐，也是又哭又笑又跳，激动得不得了，不住口的喊：

“我把格格还给她了！我总算把格格还给她了！”说到这儿，热情奔放，不能自己，就 忘形的把乾隆和紫薇统统一抱，“皇阿玛，我做错了好多好多的事情，闯了好多祸！我的头 脑只有虾米一样大，想出来的都是馊点子，虽然搅和得乱七八糟，可我还是把紫薇带你身 边了…”

乾隆清清嗓子，有力的接口：

“所以，将功折罪了！”拍拍小燕子的头了：“朕现在才明白，你为什么一天到晚，担 心你的脑袋了！还好，这颗脑袋，还是长得很牢的！”

令妃拭着面颊上滚落的泪珠，回头大喊：

“你们还不过来参见紫薇格格吗？”

明月、彩霞、腊梅、冬雪、小邓子、小卓子、小路子… 全体奔来，在床前一跪，吼声 震天的喊：

“奴才参见紫薇格格！格格千岁乔乔乔千岁！”

在门口张望的永琪、尔康、尔泰彼此互看，三只手用力一击。

“她做到了！”尔泰大喊，跳了三尺高。

“她做到了！”永琪也大喊。跳了五尺高。

“她做到了！”尔康喊得最大声。几乎跳到屋檐上去了。

门内门外，一片激动、

这时，院外忽然传来太监的大声通报：

“皇后驾到！”

紫薇大惊，脸色骤然变了。

尔康、尔泰、永琪全体变色。

乾隆一凛，倏然的站起身来。

皇后带着容嬷嬷，背后跟着宫女太监们，昂首阔步的走进了漱芳斋。

永琪和尔康尔泰急忙上前行礼。

“皇额娘吉祥！”

“臣福尔康、福尔泰参见皇后娘娘！皇后娘娘吉祥！”

皇后一看到三人，怒火中烧，不可遏止。顿时严峻的说：

“原来你们三个都在这儿！劫狱好玩吗？”

三人低头，一个都不敢说话。

乾隆带着令妃，从卧室里面大步而出。乾隆迎视皇后，想到遍体鳞伤的紫薇和小燕子，恨不打一处来，声色俱厉的喊：

“皇后！你来得正好！如果你不来，朕也准备马上去坤宁宫看你！”

皇后看到令妃也在，更是又嫉妒又恼怒。再看到小燕子和金锁，站在房门口，犹豫着是不是要上前参见。她就更加生气了，高高的昂着头，她用冷冽的眼光，扫视众人，气冲冲的说：

“皇上，这漱芳斋今儿个是家庭聚会吗？”

乾隆也高高的昂着头，清清楚楚的说：

“皇后说的不错！朕刚刚认了紫薇，她是格格了！”

皇后又气又急，惊喊：

“皇上！你左认一个格格，右认一个格格，到底是在做什么？”

“只要朕高兴，可以把全天下失去父亲的姑娘，全部认做格格！连小燕子都会说，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如果皇后有这种胸襟，那才是真正的皇后！”

皇后一震，怒视乾隆，义正辞严的说：

“臣妾又要‘忠言逆耳’了！”

乾隆怒喊：

“把你的‘忠言逆耳’收起来吧！否则，包你会后悔！”

皇后毫不退缩，气势凛然的说：

“臣妾不会后悔！臣妾宁可一死，不能眼看着皇上被小人所欺骗！您睁大眼睛瞧瞧吧！不要被这两个来历不明的丫头弄得昏头转向！五阿哥带人劫狱，你不惩罚，福家兄弟，假传圣旨，杀人劫囚，犯下滔天大罪，你也不管！反而把忠心耿耿的梁廷桂给斩首抄家！你这样不问是非，不分青红皂白，被两个女子，一群孩子牵着鼻子走，你就不怕被天下耻笑吗？”

乾隆一拍桌子，大喊：

“放肆！”

“皇上是不是要把臣妾也推出去斩了？”皇后问。

乾隆从怀中，掏出那三张状子，往桌上一拍。

“这是你的密令吗？要把你所忌讳的人一网打尽吗？你好狠呀！朕不会斩了你，你是皇后，朕当初立你，今天就不会斩你！但是，你心胸狭窄，不择手段，简直可恶极了！朕可以废了你，但是，朕不要！朕要把你送进宗人府，让宗人府去仔细调查这段公案！听说那里又黑又臭，有蟑螂会啃手指甲，有老鼠会啃脚趾甲，你和容嬷嬷，一起进去享受享受，等待审判吧！”

皇后脸色大变，容嬷嬷吓得发抖。容嬷嬷急忙拉扯皇后的衣袖。抖着声音说：

“皇后！请不要跟皇上呕气吧！二十几年的夫妻呀！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这是缘分，也是福分呀！”就对乾隆一跪，落泪说：“皇上！皇后娘娘的脾气，您是知道的！她一心一意，只是为了皇上好呀！”

乾隆一拂袖子，面带寒霜，声音冰冷：

“这种话，朕已经听腻了，没有用了！”毅然决然的：“皇后！你明天就去宗人府，朕已经决定了！”

“臣妾犯了何罪？”

“要太监假传圣旨，密令梁大人，私刑拷打两位格格，一个丫头，还要串供谋害令妃福伦，这还不够吗？”

皇后一惊，急急的说：

“臣妾绝对没有要梁廷桂拷打她们，只是传话要他早一点办案而已，这些，都是梁廷桂自己在捣鬼！”

“可惜现在已经死无对证了！”乾隆不为所动。皇后看着眼里闪着杀气的乾隆，忽然觉得这个皇帝好陌生。也忽然体会到一件事，乾隆对她，是“恩已断，情已绝”，毫无眷恋了。想到宗人府那个地方，想到许多打进那儿的妃嫔宗室，从此永无天日，她的心已经怯了，气也怯了，可是嘴里仍然强硬倔强：

“就算是我传话；臣妾也是要为皇上除害！”

乾隆怒极：

“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是这样说！你已经不可救药了！朕只好马上办你！”就回头大叫：“尔康！”

“臣在！”尔康应着。

“把皇后带到宗人府去！马上押进去！”

尔康怔住，不知道该不该行动。永琪和尔泰都惊怔着。

“为什么不动？”乾隆对尔康吼着，脸色严肃，眼神悲愤：“上次对紫薇用针刺，这次烙刑鞭子全部动用，这样残忍，这样狠心，还有什么资格当皇后？她什么都不是了！她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女人！尔康，尔泰！你们立刻给朕把她押到宗人府去！不许耽误！听到没有？”

大家这才知道乾隆是认真的，就全体震惊起来：毕竟，皇后的地位，高高在上，不能随便定罪。万一皇后入狱，宫中一定大乱。

永琪对着乾隆，双膝落地，诚挚的喊：

“皇阿玛！请息怒！皇额娘贵为国母，就算做错什么，也不能这样做啊！大清朝从没有一个皇后，被送进宗人府。再说，十二阿哥年纪还小，不能离开亲娘啊！看在小阿哥的分上，皇阿玛请三思啊！”

容嬷嬷更是磕头如捣蒜：

“皇上息怒，皇上息怒！”

皇后听到乾隆，句句指责，字字像刀，已经心灰意冷。再看乾隆傲然挺立，对于永琪的求情，毫不动容。容嬷嬷是万念全灰。她四面张望，忽然看到桌上有个针线篮，里面有布匹针线和剪刀。她就突然冲过去，一把拿起剪刀来，众人惊呼，以为皇后要行刺，尔康尔泰双双一跃，便把乾隆挡在身后。大家惊呼：

“皇上！小心！”

“皇后！你要做什么？”乾隆大喊。

谁知，皇后把发簪一抽，及腰的长发，立刻披泻下来，皇后抓起头发，就用剪刀去疯狂的乱剪。嘴里凄厉的大喊：

“忠言逆耳！不如削发为尼！”

所有的人，都大惊失色。容嬷嬷就扑上前去，死命的去抢那把剪刀，痛哭着喊：

“皇后！你这是何苦？你这样折磨你自己，真正心痛的，只有你的容嬷嬷啊！”

“皇额娘不可以！”永琪喊着，也扑上去帮容嬷嬷抢剪刀。

皇后披头散发，状如疯子，和容嬷嬷滚倒在地上，拼命要剪自己的头发，宫女们也扑上前去，帮着容嬷嬷抢剪刀。皇后死命不放，又吼又叫。大家抢抢夺夺下，容嬷嬷和冬雪都被剪刀刺伤，惊呼连连，房里桌椅倒，乱成一片。好不容易大家才抢下了剪刀。皇后的头发，已经剪下了好几络。

皇后力气已经用尽，坐在地上，眼神呆滞，一语不发。

满屋子的人都静悄悄，睁大眼睛，不敢相信的看着那个接近疯狂的皇后。

这时，紫薇不声不响的走了过来，她的脸色依旧白得像纸，脚步也跟貂跚跚。但是，她 的眼神坚定稳重，面容嬷嬷从容嬷嬷走过去，跪在皇后身前，含泪帮皇后挽住头发。明月急 忙捧来梳妆用具，紫薇就细心为皇后梳头发，一面梳，一面柔声说：

“皇后娘娘，现在，你虽然很恨我，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你会喜欢我！满人最珍惜 自己的头发，没有国丧，不得剪发！头发，几乎是满人的一种标记！皇后娘娘，无论你多么 生气，千万千万，不要把您的头发给剪了！”

皇后看着紫薇，见紫薇轻言细语，高贵恬静，这种气势，竟把身为国母的自己，比了下 去。她这才知道，要和这位来历不明的格格斗法，是自己自不量力。如今，弄成这种局面， 大势已去。终于明白了一件事，从今以后，她这个“皇后”，恐怕要在宗人府的监牢里，度 过余生，不禁痛定思痛，突然放声大哭。

紫薇用发簪将她的头发牢牢簪住，就将皇后轻轻的推进容嬷嬷怀中。

“容嬷嬷，好好照顾她！”

紫薇转向乾隆，虔诚的拜倒于地。

“皇阿玛！您刚刚认了我，请帮我积德，不要跟皇后呕气了！所谓宗人府，有两个格格 已经进去过了，不要再让皇后进去了！您的恩泽遍天下，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何况是 结发夫妻呢？请答应我，算是您许我的‘论功行赏’吧！”就磕下头去：“紫薇谢谢您！”

乾隆惊看紫薇，简直不敢相信她的所作所为。

房内所有的眼光，都看着紫薇，大家都被紫薇那种高贵的气质所征服了，房间里只有皇 后和容嬷嬷的饮位声，其他，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然后，容嬷嬷就跪得直直的，恭恭敬敬的对紫薇磕下头去。

皇后就这样回到了坤宁宫。乾隆什么都不追究了。但是，清朝的这位皇后，在若干年以 后，又和乾量大起冲突，激怒下，终于把自己的头发全体剪了。乾隆大怒，说：“无发之 人，如何母仪天下”？就把她入了冷宫了，一年之后，这位皇后就抑郁而死。清朝有一位 “无发国母”，说的就是她。这是后话，和我们的故事没有关系。按下不表。

回到我们的故事，这天，乾隆带着尔康、尔泰、永琪三人走到御花园。心情虽然愉快， 仍然有些烦恼和遗憾：

“这件‘劫狱’事件，朕就不再追究了！你们三个，以后一定要收敛一点！两个丫头， 也逐渐恢复健康！总算让朕松了一口气，可是，尔康和塞娅的婚事，不能再耽搁了！”

尔康大急，往前一迈步，急促的说：

“皇上，我不能娶塞娅！请皇上三思！”

乾隆看了尔康一眼，十分无奈的说：

“朕对于你的心事，早已心知肚明。你想，朕那么喜欢紫薇，她的心上人，朕如何舍得 配给西藏公主呢？但是，皇上的承诺，是一言九鼎，不容嬷嬷的！朕和你，以及紫薇，都要 做一番牺牲，这是身为一个臣子，和一国之君，必须付出的代价！紫薇，身为格格，也不能 不为大局着想，作一个割舍！”

永琪帮着尔康，急忙说：

“皇阿玛！您再想一个办法，您不知道，紫薇和尔康，真的是山盟海誓过！紫薇对尔康 说过一句话：‘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皇阿玛，您怎样能让山变得没有棱角、大 跟地都合并在一起呢？只有到那样一天，他们两个才能分手呀！”

乾隆好生震动。

“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他念着：“是吗？紫薇说的？”

尔康拼命点头，眼中盛满了痛楚。

“皇上，您再办一次比武，让所有还没结婚的王公子弟，全部参加！或者，塞娅和巴勒 奔会发现比尔康更加合适的人选！”尔泰急忙建议。

乾隆颌首沉吟，说：

“说不定这是一个办法，朕要想一想…”；

乾隆低头沉思，这时，只听到小燕子一声大喊：

“塞娅！你往哪里跑？你以为武功我比不过你，轻功也比不过你吗？”

乾隆和众人惊异抬头，定睛看去。只见塞娅挥着金鞭，小燕子挥着九节鞭，两根鞭子上 上下下，翻飞不已。两人且战且追，嘴里，却嘻嘻哈哈的笑着，原来随着时间过去，这两个 姑娘，年龄相仿，气味相投，居然作了朋友。小燕子一心要说服塞娅放弃尔康，对塞娅也拢 络起来了。塞娅边打边叫边笑：

“还珠格格，来呀！来呀！”

小燕子一飞身，跃到塞娅面前，喊着：

“来览览！让我打你一个落花流水！”

小燕子对于四个字的成语，说得最顺口的，就是一个“落花流水”了。

“什么花什么水？我打你一个‘喇叭花流鼻水’！”塞娅正在拼命学中文，接口接得很 快。

小燕子大笑：

“哈哈！哈哈！你这个‘喇叭花流鼻水’比我的乱七八糟还要乱七八糟！笑死我了，笑 死我了！”

两人一面追着，一面打着，打到了乾隆等人的面前。

寒妞一眼看到尔康，好乐，忘了打架，开心的跑来。

“尔康。你躲到哪里去了，害我都找不到你！”

尔康见到塞娅，头都大了，躲也没地方躲，一脸的狼狈。

寒妞这样一分心，手里的鞭子竟被小燕子的鞭子卷住。脱手飞去。

塞娅惊呼，抬头看着飞向天空的鞭子。

鞭子从天而降，忽然之间，尔泰跃起，接住鞭子。笑着大喊：

“塞娅！在鞭子，就来追我！追到了我，鞭子才要还你！”

尔泰说着，撒腿就跑。塞娅一声娇叱：

“看你往那里跑？我追你一个‘落花流水’！”

塞娅便拔脚追去。

乾隆和众人，看得傻眼了。

尔泰舞着鞭子，跑得飞快，一面回头喊：

“来呀！怎么那么慢？西藏公主都跑不动啊？”

塞娅已跑得气喘吁吁，还在嘴硬：

“谁说？谁说？鞭子还我！”

“才不要！”

尔泰把鞭子扔向空中，塞娅立刻飞身去接。尔泰却比她快，早已跃起，接住鞭子。塞娅 气得掀眉瞪眼，咬牙说：

“好！看你厉害还是我厉害！”

两人开始抢鞭子。

尔泰有意卖弄，鞭子忽而在空中，忽而在手中，忽而在塞娅眼前，忽而又变到塞娅身 后，塞娅被他弄得头晕眼花，娇喘连连。

塞娅知道敌不过尔泰了，忽然往草地上一坐。

“不抢了！不抢了！输给你了！”

尔泰就在她身边坐下。凝视着她说：

“西藏的姑娘，都和你一样漂亮吗？”

塞娅不禁对尔泰嫣然一笑。

从这天起，尔泰几乎天天和塞娅在一起。

塞娅骑术很好，两人常常比赛马。北京郊区，西山围场，两人都跑遍了。每次都赛得脸 红耳赤，嘻嘻哈

哈。

“来追我呀！来追我呀！我骑马，是一等的好！”寒哑喊。、、

尔泰笑着说：

“哈！吹牛都不打草稿！动不动就一等的好！这么‘大言不惭’！”

塞娅听得糊里糊涂，瞪着眼睛喊：

“‘什么牛啊，草啊，馋不馋的？牛看到草，当然馋啦！怎么会‘大眼不馋’呢！那一定是一只大笨牛！”

尔泰大笑起来：

“说不定，你和小燕子是双生姐妹，一个被西藏王弄去做了公主，一个流落到北京，成了还珠格格！小燕子的爹娘都不知道是谁。我珂，应该从你身上着手，好好的调查一下！”

“你叽哩咕噜，说些什么？”塞娅听不懂、

“说你很可爱！”尔泰由衷的说。

塞娅又嫣然一笑。

塞娅有“不眼输”的个性，对武术兴趣大得很，两人除了赛马之外，更喜欢比武。尔泰的武功，当然远胜过塞娅。可是，每次比武，他总是让着她。喜欢看她胜利的样子，也喜欢捉弄她。这天，两人打来打去，尔泰故意一个失手，被塞娅抛在地上。

“哎哟！哎哟！中原的姑娘都很温柔，那里像你这么野蛮！我的腿摔断了，不能动了！哎哟……哎哟……”尔泰叫着，煞有其事。

塞娅着急的跪在尔泰身边，去检查他的腿。

“哪里痛？我不是故意的！”

“你就是故意的！”尔泰生气的喊。

“真的不是故意的！”塞娅着急的喊，就去拉尔泰的腿：“看看能不能动？”

尔泰突然从地上一跃而起，大笑：

“中原的男人，可没有那么容嬷嬷伤！”

塞娅发现受骗了，跳起来就要打尔泰。

“你骗我！中原的男人太坏了！”

尔泰拔脚就跑，塞娅拔脚就追。

两人也去游山玩水，塞娅喜欢水，因为西藏很少看到河流。到了河边，听到流水潺潺，就高兴得不得了。这天，塞娅有些心事，她往河边的草地上一躺，看着天空。尔泰在她的身边躺下。看着她。

“北京的天空很蓝，我喜欢。”她说。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

“北京的河水很清，我喜欢。”

再过一会儿，她再说：

“北京的草地很绿，我喜欢！”

尔泰转头看着她。

“北京的勇士，你最喜欢？”

“是！我最喜欢！”

尔泰用手支住头，深深的盯着她。

“北京的勇士，不是只有尔康一个！”

塞娅凝视尔泰，嫣然一笑，伸手把尔泰的脖子一抱。

“这个，我‘最最’喜欢！怎么办？怎么办？”

当巴勒奔大笑着，不好意思的对乾隆说：

“真没有办法，我那个塞娅，已经被我惯坏了！她说她选错了，现在，说什么都不肯嫁 给尔康，一定要嫁给尔泰，反正他们两个是兄弟，皇上，你就包涵一点！那个尔康，你还是 留给你的格格吧！”

乾隆已经心知肚明，心里高兴。却故意吹胡子瞪眼睛：

“这不大好吧！我向来都是‘一诺千金’的！”

巴勒奔听不懂，连忙回答：

“千金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会送‘一万金’来当嫁妆的！”

乾隆大笑了：

“哈构构构！那只好换人了！”

我们的故事。已经到了尾声。

乾隆对“还珠格格”的公案，作了这样的宣布：

“今天，朕请各位贤卿到这儿，是要把还珠格格的事情，做一个结论！大家都已经知道，小燕子当初受伤进宫，被误认为格格，真正的还珠格格应该是紫薇！今天，朕正式撤掉 小燕子的册封！但是，小燕子进宫以来，非常得到朕的喜爱，朕另外封她为“还珠郡主”， 指婚给五阿哥！”

小燕子惊喜莫名，跪下谢恩。

“谢皇阿玛…”觉得不对，改口道：“谢皇上！”

乾隆看着小燕子：

“朕听你叫‘皇阿玛’已经听惯了！反正，你也逃不出皇宫了，做了朕的媳妇，还是要叫朕一声‘皇阿玛’，你就不要改口了！”

小燕子眼中充泪了，笑道：

“是！小燕子遵旨！”

永琪也跪下，感激涕零了。

“谢皇阿玛恩典！”

乾隆一笑，看紫薇和尔康：

“至于紫薇，朕正式册封她为‘明珠格格’，指婚给福尔康！”

紫薇和尔康都跪下了，山呼谢恩。

乾隆再一笑，说道：

“福尔泰即日起封为贝子，指婚给西藏塞娅公i！”

尔泰跪下谢恩。

乾隆分配完毕，心情欢快，大笑说：

“还珠格格的一段公案，总算结束，希望各归各位，各得各的幸福！儿女幸福，就是朕的幸福了！哈哈哈哈！”

众臣全部躬身祝贺：

“恭祝皇上一家团圆，万岁屯屯屯万岁！恭祝‘明珠格格’回归家园，千岁乔乔乔千岁！”

婚事虽定，乾隆还想多留紫薇和小燕子两年，并不急着让他们成婚。倒是尔泰和塞娅，奉旨提前结婚。七个年轻人不在乎什么时候成婚，大家在乾隆的特许“可以不避嫌疑，随时相聚”之下，常常骑着七匹马，驰骋在绿野中。

这天，塞娅一面骑马，一面喊：

“北京的马没有我们西藏的马好，跑都跑不动！”

“谁说的？”小燕子不服输的嚷着：“北京的马是特等的好！比你们西藏马强多了！”

“算了算了！”塞娅大笑：“你就是尔泰说的，那个牛看到了草，还‘大眼不馋’！”

小燕子傻眼了。

“这是什么话？”

尔泰忍不住发笑。

塞娅一夹马腹，往前飞奔。小燕子立刻追了过去。

永琪在后面喊：

“刚刚才学会骑马，别逞能了，当心又摔了！”

小燕子那里肯听，已经和塞娅跑到前面去了。

尔康笑看尔泰。

“尔泰，我不知道该怎样谢你！”

尔泰看着前面奔驰的两个女子，微笑说：

“不要谢我，塞娅有她可爱之处！说真的，她很多地方，好像小燕子，我想，在我心里，也有一个补偿作用吧！”

水淇深深看尔泰：

“尔泰，应该是我来说，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尔泰大笑，说：

“你们的谢，我通通收着！将来，你们加利息还给我，怎样？”

“一言为定！有一天，你需要我们，我们万死不辞！”永琪说。

“别说得那么严重！”

“‘生死相许’的事，怎么不严重？”

紫薇和金琐，了解的微笑。看着这样的画面，想着来京的种种，两人心中，都有说不出的喜悦。幸福，就闪耀在两人眼底。

小燕子发现众人落在后面，策马奔来。

“你们这些人是怎么回事？骑个马，也慢慢吞吞？”

紫薇笑了：

“我才不和自己开玩笑，骑马，我还生疏得很，万一摔了怎么办？何况，天气这么好，不冷不热，风也这么好，醇人欲醉，策马徐行，不是也别有滋味吗？”

小燕子听不懂，大叫着抗议：

“醇什么醉什么？这儿又没有酒，又没有菜，那儿有滋味嘛！”

“我们已经‘化力气为浆糊’了，跑不动了！”尔康笑着接口。

塞娅早已奔了过来，听得糊里糊涂。欢声的接口：

“要喝酒吃菜吗，好极了！那个‘浆糊’好吃吗？我只吃过‘奶糊’！我现在饿了，不是‘大眼不馋’，是‘小眼很馋’，我们去那里吃东西？”

尔泰大笑说。

“不得了！一个小燕子常常来个‘鸡同鸭讲’，也就算了，现在，又加了一个西藏人！”

大家都笑了。

“我太高兴了！我好想唱歌！”金琐说。

“我们一起唱！”紫薇说。

那首歌，大家都熟悉了，就欢声的大唱起来：

“今日天气好晴朗，处处好风光！蝴蝶儿忙，蜜蜂儿忙，小鸟儿忙着，白云也忙！马蹄 践得落花香！眼前骆驼成群过，驼铃响叮当！这也歌唱，那也歌唱，风儿也唱着，水也歌 唱！绿野茫茫天苍苍。”

歌声中，笑声中，大家骑马向绿野中奔去， — 全书完—

一九九七年七月十九日初稿完稿于台北可园

一九九七年七月三十日修正于台北可园

后记

“还珠格格”这个故事的灵感，来自于北京的地名“公主坟”。

我到过北京很多次，对于北京的地名和巷名都很感兴趣。因为它很写实。例如“帽儿胡同”像帽子，“响尾巴胡同”像狗尾。看到名字，就可以想像它的地形。可是，北京有个地区，名叫“公主坟”，就非常奇怪了。

和一些北京朋友谈起，才知道这个地名有个传说：

相传，在乾隆时期，乾隆收了一个民间女子作为义女，封为“书格”。这位“格格”去世后，仍然不能葬在皇家祖坟，所以，就葬在“公主坟”这个地方。当然，那时的“公主坟”还是一片荒烟漫草，是个很偏僻的地方，这个地方因为有幸葬了一位“公主”，从此就叫“公主坟”，一直延用到今天。

传说的内容婆婆简单。但是，给人的想像空间实在很大。

我忍不住就想像起这位“格格”的故事来，是怎样的因缘让她认识乾隆？是怎样的经过，可以进宫？进宫以后，过的是什麼生活？以一个民间女子，来适应宫闱生活，她如何适应？乾隆为什么收她为“义女”？既然封为“格格”，一定非常非常喜欢她，后来又怎样……想来想去，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小说题材，应该是一本很厚的书。我就在脑子里酝酿着这个故事。

去年年底，我决定动笔写这个故事。当时，真没料到是这么庞大的工作。

我很少写清宫小说，还没提笔，就面临到许多的问题。参考书堆满了桌子，还没写书，就先看书。对于

那个时代的称呼，礼仪，说话方式，规矩……我几乎要一样样的学习。我尽量让这本书现代化，毕竟，看书的人都是现代人。如果我犯了什么错误，希望读者多多包涵。

乾隆。一直是我很想写的一个人物。因为，他是一个有故事的皇帝，他的下江南已经被人写了又写。关于他的传说非常之多，包括他自己的身世之谜。他的大臣，像和珅，像纪晓岚，像傅恒，像刘墉，像福康安……都是小说材料。他一生娶了四十几个妃嫔，有情无名的还不知其数。他的妃嫔们，许多都有动人的故事。著名的回族女子“容嬷嬷，就是后世绘声绘色的“香妃”。他生了十七个儿子，十个女儿。这样一个皇帝，他的感情世界到底是怎样的？有这么多的儿女，传说中的“民间格格”，是怎样进驻到他的内心的？于是，我大胆的走进那个时代，虚拟了这个故事。

今年年初，我开始写“还珠格格”，这一写，就是大半年。

根据“传说”，写成“小说”，当然绝对不是历史。我不想限制自己的思绪，一任它天马行空。所以，这是一本故事性很强的书。我尽量用最平易近人的文字来写它，希望读者能很轻松的阅读。

“小燕子”这个人物，是我以前的小说中不曾写过的，对我来说，她是我一个挑战。我很熟悉紫薇，并不擅长写“小燕子”，用了很多时间在“小燕子语言”上。写完了，我自己却很喜欢“小燕子”。但愿我的读者们，跟我一样喜欢她。

亲情，一直是我笔下的“主题”，我相信，全天下的女儿，都是家里的“格格”，全天下的儿子，都是家里的“阿哥”。

谨将此书，献给天下所有的“格格”和“阿哥”们！

琼瑶

一九九七年八月一日于台北可园